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六
文山選定篇天石三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

道藏精華

黃帝陰符經
黃帝內外景經
西山羣仙會真記
全道正宗記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六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黃帝陰符經
黃庭內景經
西山群仙會真記
金蓮正宗記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九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黃帝陰符經
黃庭內外景經
合刊
增輯：陰符經玄解正義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九

黃帝陰符經合刊
黃庭內外景經

頁次

黃帝陰符經

唐張果註解，唐書、宋史藝文志均著錄。陰符一書，言隱義奧，絕少佳解本。此註能闡其隱幽，發其奧義，世間絕無單行本流傳，惟雲笈七籤中有之。實爲宋以前難得見之善本，今特錄而出之，以供有志仙道者之究持。

集註陰符經

唐書藝文志著錄。集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鑒、李銳、楊日成等十一家註。於觀機察變，各盡其奧妙，昇晨治御，均無不宜。

上清黃庭內景經

務成子註，宋史藝文志著錄。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大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凡三十六章，註解明晰。此經爲東華之所秘，義有四宗，會明七字。指事象喻，內外兩忘，誦持之能使調和三魂，制鍊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臟，生華色，反孩童，百病不能傷也。故世謂內景黃庭爲不死之道也。

太上黃庭外景經 六九

梁邱子註，經爲老君言，旨遠辭微，事肆而隱。義分三部，理會萬神。此經爲聖賢典要，大道總鑰，凡仙法萬端，無不一以貫之者是。

太上黃庭外景經 八五

此爲務成子註本，與梁邱子註本之正文字句，小有不同處，註釋亦間有異義。特併存之，以供參究。

黃庭遁甲緣身經 九九

此爲六甲秘要之靈訣，依教修持，則身神安靜，自能辟災辟難，却病治病。後具五臟補瀉法，理極精至，尤爲導養之妙門。

太清中黃道經 一〇七

此經爲九仙君撰，中黃真人註，總一十八章。號曰胎藏中黃經，又名胎藏論。意精於成道，言盡於養生。註語博引羣經，義理精詳。爲專氣之妙門，洵修仙之捷徑也。

瑣言續 一二七

沈太虛口授，閔小艮述。此書所以申河上所未發。辭淺義深，玄路直陳，書中多道前人所未及道者，對四季却病工訣，尤多精到之處。從此參究，坦修無阻，指日可與往古聖哲並駕齊驅矣。

黃石公素書……………一五三

黃石公素書六篇，爲黃石公所授張子房，佐劉邦以定漢室天下之道家秘籍。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用其一二，即可以安邦定國，縱橫捭闔於天下。本書爲宋、張商英註本。

陰符經玄解正義……………一七一

陰符經玄解正義，爲「古書隱樓藏書」精選本。原應與「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九黃帝陰符經，及集註陰符經二書合刊，俾大用之得以「參同造化，濟世渡人」；小用之則「三千行滿，八百功圓」時，亦可以登真證果。此書爲閔一得真人藏之四十春秋，始予問世；而藏之於蕭閣者，爲時亦幾同之。今始得因發行人曹哲士之請，綴而出之；其或亦斯書之「因緣時節」已至歟；此書「玄解」原爲道門范一中眞人所著，「余謂其書多能：闡陰符之秘，紹柱下之統，探乾坤之奧，發玄解之微，弘三聖脈，闢別傳坦途。」爲陰符重開蹊徑，另樹新聲，堪稱聖解。其書雖間以「拆字析理」爲解，似非正途，閔一得真人深不以爲然，而爲之「正義」，以正其不正。實則應屬「兩是而兩非」之說，兩存兩全之，合而觀之，則無不通也，相得而益彰矣。竊觀陰符古經，不得口傳，難以心領神會，且陰陽闔闢，爲造化樞機；未悟其中「三玄三要，三始三合」，便難望能通其「不玄之玄，與不神之神」之千古不傳之奧義。

也。且乎陰符玄妙，法無定法，訣無神訣，不觸類圓通，難期玄悟。且後人如能默體天道，翕符天行，自性自明，自心自靈。生死同根，陰陽相勝；自然之道靜，天地之道合。爰有奇器，是生萬物！神機鬼藏；宇宙在手。萬化出焉，萬物生焉，萬神明焉，莫可紀極。此陰符之所以爲千古聖經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端午節日文山遯叟蕭天石於文山精舍

黃帝陰符經敍

張 果

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無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注述。徒參人事。殊紊至源。不慙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也。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

張上真人傳 附錄

上真人。姓張名果。字宏範。道號紫霞子。衡州衡山縣人也。生於五代梁武帝時。誕而神異。幼卽好道。得老君長生祕訣。而精修有年矣。後隱於河東之中條山。再遇真師指點。煉成金液還丹。乃證脫胎神化之妙。復匿形住世立功。已經數百歲。而其貌不過如六七十者。時往來汾晉間。及遨遊諸處。常乘一白驢。日行萬里。休息時。疊之如紙。置於巾笥中。乘則以水嚙之。復成其驢。至唐太宗高宗。皆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武后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及玄宗開元年間。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不來。再命李嶠以禮往聘之。先生知帝求道之心專。於是乃至。帝賜以肩輿入宮。於集賢院安置。時有歸夜光者。善於視人之出處行藏。及物之變態情狀。試之百不失一。帝令其視先生。夜光視之良久曰。臣閱人多矣。未有如先生者。非人非怪。非鬼非神。如天地之難知其高厚。如江海之莫測其淵深。臣實爲之技窮。不能知其端倪也。又有邢和璞者。精於算術。凡人之生於何時。死於何候。其年紀之先後。各得數之若干。一算卽知。並無差失。帝亦命算先生。和璞布算者久之。輾轉推演。未能測識。心搖目瞪。氣窮口塞。於是帝知先生神異非常。倍加禮敬。問以治國之道。乃娓娓而言之。皆聖賢之精義。復問其神仙之事。則不答。先生善息氣。累日不食不饑。數飲酒而未嘗見其醉。帝賜之酒。辭曰。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帝令召之。俄頃一童子。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而步趨閑雅。辭氣溫和不。帝喜而賜酒。

飲及一斗。先生辭曰。不可更賜。以過其常度。帝乃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爲金盃。帝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童子矣。惟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物也。僅可貯一斗酒。一日帝謂高力士曰。朕聞萐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今觀張某。神異非凡。可試以飲也。時方天寒。因取以飲先生。三進而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衣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帝狩於咸陽。護一大鹿。將命大官烹之。先生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護此鹿乃放之。帝曰。鹿多矣。時遷世變。豈能常存乎。先生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但文字凋暗耳。於是亦貸鹿之生。而帝更以先生爲奇。益重之。詔圖其形於集賢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先生固辭不許。帝又以玉眞公主。好道多年。欲降於先生。命左右諭意。先生曰。賜婚公主。誠爲美事。但果之所好者道德。不喜者利欲。且今之應詔而來。原爲上之好道而起。以顯揚仙家玄妙。並非干求富貴。以邀榮寵者。今若此舉。不但臣之獲罪於天。而且君亦有過矣。使者覆命。帝乃止。及先生屢乞歸恒州。帝不得已許之。又賜號通玄先生。後於天寶年間。帝復遣使往迎之。先生聞詔至。卽卒。使者與其弟子。備棺槨葬訖而去。後有識認者。於他處又見之。其形狀語言如故。帝聞之。命發其棺。惟空棺而已。因命遍處求之不獲。嗟嘆不已。乃建棲霞觀祀之。以誌不忘云。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立爲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立受陰符經、至誠諱念。爲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爲骨肉。黃冠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黃帝陰符經

張果注解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心深微而無所不見、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

深微而能照、其斯謂之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故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無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變通而能契、斯謂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李筌以陰爲暗、符爲合。以此文爲序首、何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不顧

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禪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周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賊命爲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爲非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

在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傳曰、其立德明、其用機妙、發之於內、見之于外而已矣。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機

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握。況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胸臆。況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賊爲五味、順之可以神仙不死、**天性、人也。人性、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傳曰、人謂天性、誣道之甚也。機謂人心。人性

本自玄合、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

不死。天有弛張。用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人之機亦然。天以氣爲威。人以德爲機。秋冬陰氣嚴凝、天之張殺機也。故龍蛇畏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機也。故龍蛇悅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肅、君之張殺機也。故以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悅而馳騁。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晝若暝、以爲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德、萬變定

基。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性有於王。無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故曰天人合德、萬變定基。自然而然也。

性有

巧拙、可以藏伏。

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智、拙於用力。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對強與明、則伏羲以退避之。理國必以是。用師亦以是。

九竅

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爲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則無不安。情之則無不邪。性之則無不正。故聖人動以伏

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謂三要爲耳目口。李筌爲心神志。皆忘機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傳曰

夫木性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由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我聖。是以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無爲無不爲、得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之盜、萬物之盜、三

盜既宜、三才既安。

傳曰、天地以陰陽之氣化爲萬物、萬物不知其盜。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謨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三盜

玄合於人心、三才靜順於天理。有若時然後食、終身無不愈。機然後動、庶類無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故曰食其時、百骸治。

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其盜之

爲盜、只爲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覺謂之神。蓋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盜。別以聖人愚人爲喻、何其謬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

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之時、察

合、安之善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

之輕命。

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乎。小人用之、則惑名而失

其身。大夫種之謂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

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聰。聾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

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李筌不知師是衆。以爲兵師、誤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傳曰、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違而止之。所以勸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昧機、心生於物。以苻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

有否臧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傳曰、天以凶象咎徵見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

以迅雷烈風動人、人能恐懼以致福。其無恩而生大恩之謂也。李筌以天地不仁爲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爲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

至樂性餘、至靜性

廉。

傳曰、情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則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性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爲樂性、以廉爲靜。殊乖至道之意。

天之至

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聖人體之亦然。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氣。

傳曰、擒物以氣、制之以機、豈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蛇、黃腰啖虎之類、爲足

悲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者人之所愛、以其厚於身太過、則道喪

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以其損於事至明、則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己、則爲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爲生死。丁公管仲爲恩害。異哉。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

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

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沈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故無死機則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筌不昧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昧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注在自然之道靜、故天

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無爲而無不爲、動靜皆得其性、靜之至也。靜、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天地之

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微之漸也。微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至剛至順之謂也。

陰陽相

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

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注在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

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獸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傳曰、八卦

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氣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奇譎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

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恒微、而不遠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黃帝陰符經終

九華經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磨鏡決牖、則能徹洞萬虛、省察絕響。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氣內喪、丹津損竭。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競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八)

集註陰符經

唐書藝文志、集註陰符經一卷、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鑒、李銳、楊曰成、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

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念、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於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

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烝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烝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後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藏於心、隱於神。施之彌於天、給於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

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

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亮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太公曰：大荒大

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紮夏臺。周囚羑里。漢祖亭長。魏武乞巧。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贏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爲賤，反賤爲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亮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太公曰：中慾不出謂之敗。外邪不入

謂之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閒而得窺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

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太公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策，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

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於无形。國中藏奸，奸

始於无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无軍

之兵，无災之禍矣。以箕子逃而縛妻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

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

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

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

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斂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

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

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觀其聖，又察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

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

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

宙。人皆謂

之至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

足貴、而況於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絜自有、不爲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絜自有、不爲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聽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謂

項良曰、彼可取而伐之。晉師歸至於淮淝。苻堅曰、見其機、心死於物。謂苻融曰、彼勍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天子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无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

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聖人行賞也、无恩於有功。行伐也、無威於有罪。故**至樂性餘、至靜性廉。**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於重開之外。慮患於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者哉。**天**

之至私、用之至公。

尹曰、治極微。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精微。巨細

修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玄龜食蟻。鸛準擊鵠。黃

腰啖虎。飛鼠斷猿。蝮蛭嚼魚。狼狽嚙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炁、尙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太公曰、損己者、物

之。筌曰、謀生者、必先生而後死。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鶻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

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於越而害生。周
立害於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

以時物文理哲。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

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牆、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人以愚虞聖、我以不**

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至於陰變無方、自機轉

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爲愚者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亡。無生則無不生。

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勝。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是故聖**

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良曰、大人見之爲自然。英哲見之爲制。愚者見之爲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

違、故利而行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靜、律歷所不能契、從而機之。**爰有**

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陰陽相勝之術、

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

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集註陰符經終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夫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惟欲己富、己貴、己安、己樂、己生、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便生意貫徹、天理充溢、可會萬物爲一體耳。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主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先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皆名言也。

上清黃庭內景經梁邱子注釋敘

夫萬法以人爲主。人則以心爲宗。無主則法不生。無心則身不立。心法多門。取用非一。有無二體。隨事應機。故有凡聖淺深。愚智真假。莫匪心神辯識。運用之所由也。但天下之道。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從麤入妙。權實則有二階。賄跡符真。是非同乎一見。黃庭內景經者。東華之所秘也。誠學仙之要妙。羽化之根本。余褻習未周。而觀想粗得。裁靈萬品。模擬一形。義有四宗。會明七字。指事象諭。內外兩言。紉聰墮體之餘。任嘯從咽之暇。舐筆摩墨。輒貽原筮。

魏書釋老志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有。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敕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立飛步之經。五石金元。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獨去邪累。澡雪心術。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其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侶。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信之。

上清黃庭內景經敘

務成子撰注

扶桑大帝君、命陽谷神仙王、傳魏夫人、

陽谷神王、當是大帝之臣。授此經之時、與青童君俱來。夫人初在修武縣

中

黃庭內景者、

脾爲黃庭、命門、明堂中部。老君居之、所以云黃庭內人服錦衣也。自臍後三寸、皆號黃庭命門。故下一云、命門中有黃庭元王、

玄闕大君。又云坐當命門、猶如頭中。亦呼爲泥丸洞房中也。此經以虛無爲主、故用黃庭標之耳。其景者、神也。其經有十三神、皆身中之內景名字。又別有老君外景經。總真云黃庭內外、涓子云黃庭內經外經者、皆是也。此神名與八景不同。又遞述有無者、蓋所施用處異也。名服既殊、源本亦別。太極太微者、品號域也。

一名太上琴

心文。

琴、和也。誦之可以和平六府、寧心神、使得神仙。此十七字、本經所注也。

一名大帝金書。

扶桑大帝君宮中盡誦此經、以金簡刻書之、故

曰金書。此二十一

一名東華玉篇。

東華者、方諸宮名也。東海青童君所居也。其中玉女仙人、皆誦詠之、刻玉書之、爲玉篇。此三十

三字、本經所注。夫此二宮之神仙猶誦之者、非復以辟邪正、謂和神耳。但誦萬遍畢、當得洞經。不信此義、亦爲一滯也。

當清齋九十日、誦之

萬遍、

此謂先齋九十日、乃就誦之。非九十日齋、令誦得萬遍也。誦日數無定限。若專此一法、日夜自可二十遍。若兼以餘事者、乘閑正可四五遍耳。計得十遍、亦可依法禮

拜。若遍限既畢、未能通感者、但更精心誦之、勿便止也。

使調和三魂、制鍊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

府五臟、生華色、反孩童、百病不能傷、災禍不得干、萬過既畢、自然

洞觀鬼神、內視腸胃、得見五臟、其時當有黃庭真人、中華玉女、教

子神仙焉。此不死之道也。

臨目外觀、則鬼神標形。接手內視、則臟腑洞別。乃得表裏無隔、棲真降靈。然後真受玄教、施行妙訣也。既

曰不死、則天地長存、復何索乎。

子有仙相、得吾此書。

吾者、應是陽谷神王自稱也。

此文羅列一形之神

室處、胎神之所在耳。

於形中諸神、乃不都盡、而目其室宅、亦備窮委密矣。胎神即明堂三老君。所謂胎靈大神也。此最爲黃庭之本。

恒

誦詠之者、則神室明正、胎真安寧、靈液流通、百關朗清、血髓充溢、

腸胃虛盈、

無復滓穢爲虛。津液常滿爲盈。所謂六氣盈滿神明靈也。

五臟結華、耳目聰明、朽齒白髮、還

黑更生。所以却邪疴之紛若者、謂我已得魂精六緯之姓名也。

紛若

者、猶亂雜也。今五臟并膽、是謂六緯、並神魂之清爽也。

形充魂精、而曰欲死、不可得也。故曰內景黃

庭爲不死之道。

人之死也、常在形神相離。今形既恒充、則神棲而逸。神既常寧、則形全無毀。兩者相守、死何由萌。雖曰欲逝、其可得乎。此道乃未能控景

登虛、高宴上清。而既無死患、形固神潔、內徹身靈、外降英華、隱芝大洞、於是而至。端坐招真、不俟遊涉。筌蹄之妙、豈復踰此。

受者齋九日、或七

日、或三日、然後受之。授者爲師、受者奉焉。

此師及弟子、俱應結齋、齋日多少、隨其身事。若履涉世塵、宜

須積日自潔。其山居清整者、三日便足也。

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

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金鈕九雙、以代割髮歃血勿泄之約。此物

是神鄉之奇帛、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可用白絹、羅可用青布、鈕

可用金鑲、亦足以誓信九天、制告三官矣。

諸經中信用金龍玉魚之例、多是寶貴、非寒棲能辦。故許聽以世

中易得物比之。今羅錦異類、事絕人工、理宜准代。猶應選極精潔者、絹九丈、當使連織。鑲小細於鈕、以上金九分作九雙、於豐儉爲適。

皆奉有經之師、

散之寒棲。違盟負約、七祖受考於陽谷河源、身爲下鬼、考於風刀。

陽谷神仙王口訣。此七字、本經中所注。

一人受書、得傳九人。

諸經多云七百年傳三人。此非世上之格。今此雖限人數、不制年期。當是

止就一生之
身為言也。

審視形氣，必慈仁忠信，耽玄注真，不毀真正，敬樂神仙。

者，乃可示耳。自非其才，是為漏泄。謹量可授，亦誠難也。

人雖不可常保，或始勤

而末怠，初善而後惡。但本性既能慈仁忠信，耽玄樂仙，應當無復為過咎矣。此六德則未可全親，故後云寧慎密之。又當先求感應，推訊虛

靈者，乃佳也。審可傳者，亦將得夢以告悟，臨時之宜，亦玄解於心

矣。宣泄之科既重，傳之者良為峻嶮。有黃庭內經之子，寧慎密之。

清虛真人口訣。夫內景黃庭經者，扶桑太帝君之金書，鍊真秘言矣。二十六字。本經所注。案此二篇，是說傳授科格，非扶桑東華金書玉字本文，止是二匝授南真時口訣，故並題注言之。

讀黃庭內景經者，常在別室燒香潔淨，乃執之也。

凡欲讀此經，皆當知此。施高座

東向，燒香沐浴束帶，舒經於案格之上，微其音響，吟誦研詠。無使輟誤。輟誤之時，當依消摩法，重却前三十字更讀也。記其遍數十過，則應起拜。

諸有此經，

能辟百邪，若入山林空闇之地，心中震怖者，正心向北，讀內經一

過，即神靜意平，如與千人同旅而止。

邪却則神安，故無復疑懼之患。

能讀之萬過，自

見五藏腸胃、又見天下鬼神、役使在己。

內視既期、則外鑒亦徹。玉女尚來降授、鬼神何足役使也。

若

困病者、心存讀之、垂死亦愈。

不能執書、故心存讀之。若不堪首尾周遍、但取神名處誦之。消子云、靈元是脾神、長四寸、坐脾上、

如嬰兒、著黃衣、位爲中部明堂老君。若體中有疾、及飢飽不和適之時、但存中部老君之服色、俛髻鬚在脾、三呼其名畢、咽液七過、萬病如願也。此卽經中所云、三呼我名神自通

者也。大都通忌食六畜及魚臊肉。

六畜、牛、馬、猪、羊、雞、犬也。魚臊、當謂生臊耳、故爲禁也。忌五辛、

蒜、薤、韭、蒔荂也。淹洿之事。

世間所可爲淹穢事者、皆宜避之、不復曲辯之也。

若脫履淹洿之者、沐浴盥

漱、燒香於左、讀經一過、百病除也。

其餘飲食所忌、學者本不待言。若脫過淹穢、則可以桃竹而解之。燒香於左、以陽消

陰。若不如此、則當致故氣、百病難除矣。按經後云、入室東向、讀玉篇。而序云北向讀內景經一過者、此謂却邪折惡時、與和神召靈時異也。今若依法恒讀、自可依前所注東向之事也。又小君言、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百萬過也。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岳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如此暮臨臥、每燒香東向、於寢牀而誦之、旦夕一過者、至二十七年、正得萬過耳。今云二十一年、或是字誤。若不爾、則夕不恒一過也。故復云夕三四過乃佳。計此十遍畢、亦可禮。所以云萬過、亦是取其限義也。讀不患數、患人不能勤耳。

釋題

黃庭內景

黃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內指事、即腦中心中脾中。故曰黃庭。內者、心也。景者、象也。外象諭、即日月星辰雲霞之象。內象諭、即血肉筋骨臟府之象也。心居身內、存觀一體之象色、故曰內景也。

誦黃庭經訣

入室誦黃庭內景玉經。當燒香清齋。身冠法服。入戶北向四拜。長跪叩齒二十四通。啟曰。上啟高上萬真玉晨太上太道君。臣今當入室誦詠玉經。鍊神保藏。乞胃宮榮華。身得乘虛。上拜帝庭。畢。次東向揖四太帝。又叩齒十二通。啟曰。上啟扶桑太帝暘谷神王。臣某甲今入室披詠玉經。乞使靜室神芝自生。玉華寶輝。三光洞明。萬遍胎仙。得同帝靈。呪畢。東向誦經十遍。爲一過。便還北向四拜。

東向四揖。不須復啟。

推誦黃庭內景經法

當入齋堂之時。先於戶外叩齒三通。閉目想室中有紫雲之氣。鬱鬱來冠兆身。玉童侍左。玉女侍右。三光寶芝。洞暎內外。呪曰。天朗氣清。三光洞明。金房玉室。五芝寶生。玄雲紫蓋。來映我形。玉童侍女。爲我致靈。九帝齊景。三光同輶。得乘飛蓋。昇入紫庭。引氣三十九。咽畢。入戶北向四拜。長跪叩齒二十四通。上啟高上天真玉晨太上道君。某甲。今當入室誦誦玉經。鍊神寶藏。乞胃宮華榮。身得乘虛。上拜帝庭。畢。還東向揖大帝。又叩齒十二通。上啟扶桑大帝。賜谷神王。某乙。今披誦玉經。乞使靜室神芝自生。玉華寶耀。三光

同明萬徧胎仙。得同帝靈。畢。卽東向誦十徧爲一過。竟。還北向四拜。東向揖。不須復啟也。但拜揖如法。隨誦多少。然以十數爲限。不依法而受經。虧損俯仰之格。徒勞於神。無益於求仙也。五犯。廢功斷事。十犯。身死於風刀之考。死爲下鬼。負召之役。萬劫還生。不人之道。當以八節日。送金環青繪九尺。以奉於有經之師。師得此信。速錄上學弟子郡縣鄉里姓名。年紀生月日時於九尺青繪之上。正中於山岳絕巖之側。北向奏名青帝宮。叩齒二十四通。微呪曰。大迴道氣。入道運精。三五應期。九祚代傾。命眞玄寂。輔臣帝靈。玉劄已御。今奏青名。謹關九府五岳司靈。記我所列。上聞玉清。三年之後。來迎某甲微形。賜乘八景。昇上帝庭。畢。埋青繪於絕巖之下。

如此三年、有真人下降。一節不一道、廢功斷事、不得入仙。三節違盟、告下三官、受考無窮。清虛真人曰、凡修黃庭內景玉經、應依帝君填神混化之道。讀竟禮祝畢、正坐向東、臨目內想身神形色、長短大小、呼其名字、還填本宮。不修此法、雖萬萬徧、真神不守、終無感効、徒亦損氣疲神、無益於延命也。今故抄經中要節相示耳。

髮神蒼華字太元。

形長二寸一分

腦神精根字泥丸。

形長一寸一分

眼神明上字英玄。

形長二寸

鼻神玉龍字靈堅。

形長二寸五分

耳神空閑字幽田。

形長二寸一分

舌神通命字

正綸。

形長七寸

齒神𪔐鋒字羅千。

形長一寸五分

右面部七神。同衣紫衣飛羅裙。並嬰兒形。思之審正。羅列一面。各填其官。畢。便叩齒二十四通。咽氣十二過。祝曰、

靈源散氣。結氣成神。分別前後。總統泥丸。上下相扶。七神敷陳。流

形遞變。愛養華元。道引入靈。上衝洞門。衛驅攝景。上昇帝晨。畢。次

思心神丹元字守靈。形長九寸。丹錦飛裙。肺神皓華字虛成。形長八寸。素錦衣、黃帶。肝神龍

烟字含明。形長六寸。青錦披裳。腎神玄冥字育嬰。形長三寸六分。蒼錦衣。脾神常在字魂停。

形長七寸三分。黃錦衣。膽神龍曜字威明。形長三寸六分。九色錦衣。綠花裙。

右六府真人、處五藏之內。六府之官、形若嬰兒、色如華童。思之審正、羅列一形。叩齒二十四通、咽氣十二過。祝曰、

五藏六府。眞神同歸。總御絳宮。上下相隨。金醴玉液。不息縈洄。三台流光。已枯復榮。萬物發生。神眞氣精。保結丹田。與日齊暉。得與八景合形昇飛。紫微真人曰、昔孟先生誦黃經、修此道八年、黃庭眞人降之。此妙之極也。黃庭祕訣、盡於此矣。形中之神、亦可從朝至暮恒念勿忘。不必待誦黃庭經矣。

上清黃庭內景經

此經見補晉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

務成子注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

上清者、三清名也。虛皇者、紫清太素高虛洞曜三元道君內號也。太上、即高聖

太真玉晨玄皇大道君也。理在上清協晨觀、藥珠之房、紫霞煥落、瑞氣交映也。

閑居藥珠作七言。

藥珠。上清境宮闕名也。述作此經、皆以七

言爲句也。

散化五形變萬神。

散化形體、變通萬神、明此經秘妙矣。

是爲黃庭曰內篇。

眞言歎美、又曰內篇也。

琴心三疊儼胎仙。

琴、和也。三疊、三丹田。謂與諸宮重疊也。胎仙、即胎靈大神、亦曰胎眞。居明堂中。所謂二老君。爲黃庭之主。以其心和則神悅、

故儼胎仙也。

九氣映明出霄間。

九天之氣、入於人鼻、周流腦宮、映明上達、故曰出霄間。九天生神經曰、三元育養、九氣結形。

神蓋

童子生紫煙。

神蓋、謂眉也。童子、目神也。紫煙、即目光氣也。

是曰玉書可精研。詠之萬過昇

三天。

此經亦曰玉書。謂精心研慮、誦滿萬遍、即自昇天矣。三天者、太清上清玉清也。

千災以消百病痊。不憚虎狼

之凶殘。亦以却老年永延。

真經尊重持誦、蒙恩災病自除。虎狼不犯、衰年轉少、壽命延長。道經曰、攝生者、毒蟲猛獸不搏也。此

一章初說經之旨也。此經蓋是太上弟子所撰記耳。猶如孝經禮記、稱孔子閑居也。

上有章第二

上有魂靈下關元。

魂、魂魄也。靈、胎靈也。魂在肝。魄在肺。胎靈在脾。關元、臍也。臍為受命之宮、則魂魄在上、關元在下。

左為少

陽右太陰。

少陽、左目也。太陰、右目也。

後有密戶前生門。

密戶、腎也。腎為藏精宮、當密守之、使不躁泄。生門、命門也。

出

日入月呼吸存。

謂常存日月於兩目、使光與身合、則通真矣。九真中經曰、夜半生氣、或雞鳴時、正坐閉氣、存左目出日、右目出月、兩耳之上、為六合高

臍、令日月使照一身、內徹泥丸、下照五藏、腸胃之中、了了洞見、內徹外合、一身與日月光共合。良久、叩齒九通、咽液九過。微祝曰、太上玄一、九皇吐精。三五七變、洞觀窮冥。日月垂光、下徹神庭。使照六合、太一黃寧。帝君命簡、金書不傾。五老奉符、天地同誠。使我不死、以致真靈。却過萬邪、禍害咸平。上朝天皇、還老返嬰。太帝有制、百神敬聽。

四

氣所合列宿分。

四氣、四時靈氣也。列宿、三景也。謂常存元氣合於身、兼思日月斗星、分明煥照、久則通靈。

紫煙上下三素

雲。

三素者、紫素白素黃素也。常存三元妙氣、上下在身、則形神通感。

灌溉五華植靈根。

五華者、五方之英華、即氣也。靈根、舌本也。謂漱咽

津液、兼吸引五氣而服之、則靈根永存、神府清暢。

七液洞流衝廬間。

廬間、兩眉間。謂額也。七液者、謂四氣三元、結成靈液、流潤藏府、氣衝腦

盛也。迴紫抱黃入丹田。

丹田、上丹田在兩眉間却入三寸之宮、即上元真一所居也。紫黃者、三元靈氣也。

幽室內明照

陽明。

幽室、腎也。陽明、命門也。謂存念腎臟、令其內明、專氣保精、無使泄散、則照內外、兼守命門也。此一章、先說黃庭官府所在、氣液周流、上下相通。

口爲章第三

口爲玉池太和宮。

口中津液爲玉液。一名醴泉。亦名玉漿。貯水爲池、百節調柔、五藏和適、皆以口爲官主也。一本有作太和宮、於文韻不便也。大洞

經云、心存胃口、有一女子、嬰兒形、無衣服、正立胃管、張口承注魂液、仰吸五氣。當即漱滿口中內外津液、滿口咽之、遣直入玄女口中。五過畢、叩齒三通。微呪曰、玉清高上、九天九靈。化液在玄、下入胃清。金和玉映、心開神明。服食日精、金華充盈。

漱口靈液災不干。

靈液、真氣。邪不干正。

體生光華

氣香蘭。

不食五穀、無穢滓也。

却滅百邪玉鍊顏。

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審能修之登廣寒。

廣寒、北方仙宮之名。又云山名。亦曰廣霞洞。真經云、冬至之日月、伏於廣寒之宮。其時育養月魄於廣寒之池。天人採青華之林條、以拂日月光也。

晝夜不寐

乃成真。

勤修靜定、則爲真人。

雷鳴電激神泯泯。

泯泯、取平聲讀。調神理氣、魂魄恬愉、雖遇震雷而不驚懼。又曰雷鳴電激、爲叩齒

存思、乃是神用、
不得言泯泯。

黃庭章第四

黃庭內人服錦衣。

黃庭內人、謂道母。黃庭真人、謂道父。人身備有之錦衣、具五色也。即謂五藏之真氣也。三庭之中備有之。

紫華飛

裙雲氣羅。

十方經云、高上玉皇、衣文明飛雲之裙。即神仙之所服也。

丹青綠條翠靈柯。

五色雜氣、共生枝條。仙衣之飾。

七

蕤玉籥閉兩扉。

外象諭也。七竅開闔、以諭關籥。用之以道、不妄開也。蕤籥之飾、存神必閉目、故名曰閉兩扉也。

重扇金關密

樞機。

金、取堅剛也。故經云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言養生者善守精神、不妄洩也。

玄泉幽關高崔巍。

玄泉、口中之液也。一曰玉泉。一

名醴泉。一名玉液。一名玉津。一名玉漿。兩眉間為闕庭、兩腎間為幽關、如門之左右象巍、

中間闕然為道。腎在身中、故曰幽關也。據腎在諸藏之下、而云高者、形狀存神、即在丹田之

上、故言

三田之中精氣微。

內指事也。丹田之中、神氣變化、感應從心、非有無不可為象也。從蟲入妙、必其有係、故以氣言之。氣以心為

高也。主、因主立象、至精至微、不可數求也。道機經云、天有三

嬌女窈窕翳霄暉。

真誥云、

光日月星。人有二寶三丹田。其氣左青右黃、上白下黑也。

重堂煥煥明八威。

重堂、喉嚨名也。一曰重樓。亦曰重環。本經云、絳宮重樓十二級。絳宮、心也。喉嚨在心

朗徹明、掩玄暉也。

上、故曰重堂。喉嚨者、津液之路、流通上下、**天庭地關列斧斤。**兩眉間爲天庭。紫微夫人祝曰、開通
滋榮一體、煥明八方。八卦之神曰八威也。
天庭、使我長生。**靈臺盤固永不衰。**心爲靈臺、言有神靈君之。靜則守一、動則存神、體安不衰竭矣。
列斧斤、言勇壯。

中池章第五

中池內神服赤珠。

膽爲中池、舌下爲華池。小腹胞爲玉池、亦三池之通名。膽部曰、龍旗橫天擲火鈴。赤珠者、火鈴之復。

丹錦雲

袍帶虎符。

丹錦雲袍、心肺之色。在膽之上、故曰雲袍符命也。九真經云、皇老君佩玄龍神虎符、帶流金之鈴、並道君之服也。

橫津三寸靈

所居。

內指事也。臍在胞上、故曰橫津。臍下三寸爲丹田、真人赤子之所居也。

隱芝翳鬱自相扶。

謂男女之形體也。隱翳交合、自然之道。按

內外神芝訣云、五藏之液爲內芝。內芝則隱芝也。又云隱奧者也。

天中章第六

天中之岳精謹修。

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消魔經云、鼻欲數按其左右、令人氣平。所謂澆灌中岳、名書帝錄。

雲宅既清

玉帝遊。

面爲雲宅。一名尺宅。以眉目鼻口之所居、故爲宅也。修之清通、則神仙矣。洞神經曰、面爲尺宅。字或作赤澤。

通利道路無終

休。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兩手摩拭之。高下隨形不休息、則通利耳目鼻口之氣脈。

眉號華蓋覆明珠

明珠、目也。

九幽

日月洞空無。

五辰行事訣云、眉上直入一寸、為玉璫紫闕。左日右月。又玉曆經云、太清上有五色華蓋九重。人身亦有之。當存目童如日月之明也。

宅

中有眞常衣丹。

眞謂心神、即赤城童子也。亦名真人。亦名赤子。亦名心丹。心存見之、常在目前、與心相應。衣丹、象心氣赤色也。

審能見

之無疾患。

元陽子曰、常存心神、則無病也。

赤珠靈裙華精粲。

玄膺之象也。外諭也。

舌下玄膺生死

岸。

內指事也。玄膺者、通津液之岸也。本經云、玄膺氣管受津府。

出青入玄二氣煥。子若遇之昇天漢。

謂吐納陰

陽二氣、煥然著明也。人能善遇吐納之理、則成天仙矣。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煩決存眞。

專心則至。

泥丸百節皆有神。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因象立名、則如下說。

髮神蒼

華字太元。

白與黑謂之蒼。最居首上。故曰太元。

腦神精根字泥丸。

丹田之宮、黃庭之舍、洞房之生、陰陽之根。泥丸、腦之象也。

眼神明上字英玄。

目諭日月、在首之上、故曰明上。英玄、童子之精色。內指事也。

鼻神玉龍字靈堅。

陰龍之骨、象

玉也。神氣通天、出入不竭、故曰靈堅。

耳神空閑字幽田。

空閑幽靜、聽物則審。神之所居、故曰田也。

舌神通命字正

倫。咽液以舌、性命得通。正其五味、各有倫理。

齒神愕鋒字羅千。

牙齒堅利、如劍愕刀鋒、摧羅衆物而食之也。

一面之神

宗泥丸。

腦中丹田、百神之主。

泥丸九真皆有房。

大洞經云、三元隱化、則成三宮。三三如九、故有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上元爲

九宮。中有九真神、三九二十七、神氣相合、人當存見之。亦謂天皇九魄變成九氣、化爲九神、各居一洞房。

方圓一寸處此中。

房有一寸、故腦有九宮。

同服紫衣飛羅裳。

九真之服、皆象氣色。飛、猶輕也。

但思一部壽無窮。

存思九真不死之道也。

非各別

住俱腦中。

丹田之中、衆神所居。

列位次坐向外方。

神繞丹田而外其面、以捍不祥。八素經云、真有九品向外列位、則當上真上

向、高真南向、太真東向、神真西向、玄真北向、仙真東北向、天真東南向、靈真西南向、至真西北向。天真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言而正、不行而從。

所存在心

自相當。

心存玄真、內外相應。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元字守靈。

內象論也。心爲藏府之元、南方火色、棲神之宅、故言守靈也。

肺神皓華字虛成。

肺爲心之華蓋。

暗、白也。西方金之色。肺色白、其質輕虛、故曰虛成也。

肝神龍煙字含明。

肝位木行、東方青龍之色也。於藏主目。日出東方木生火、故曰含明。

翳鬱導煙主濁清。

翳鬱、木象也。得火而烟生。得陽而氣生。清則目明。濁即目暗。有別本無此一句。

腎神玄冥字育。

嬰。腎屬水、故曰玄冥。腎精爲子、故曰育嬰也。

脾神常在字魂停。

脾、中央土位也。故曰常在。即黃庭之宮也。脾磨食消、神康力壯、故曰魂停。

膽神龍曜字威明。

膽色青黃、故曰龍曜。主於勇捍、故曰威明。外取東方青龍雷震之象也。

六腑五藏神體精

資係

一身、廢一不可、故曰神體精。心、肝、肺、腎、脾、爲五藏。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爲六府。所言府者、猶府邑之府、取中受物之義、故曰府也。藏者、各是一質、共藏於身、謂之藏也。言三焦者多矣。而末的言其所在。蓋心肝肺三藏之上、係管之中、爲三焦。中黃經云、肺首爲三焦。當指其所也。又據五方之色、脾爲黃、應爲五藏之主。而今共以心爲主者、何也。答曰、心居藏中、其質虛受也。夫虛無者、神識之體、運用之源、故偏方而得其主、動用而獲其神、不可以象數言、不可以物類取也。**皆在心內運天經**五藏六府、各有所司。皆有法象同天地。順陰陽、自然感攝之道、故內運天經也。**晝夜存之自長生。**服上五神服色、思存不日、存五藏之氣、變爲五色雲、常在頂上、覆蔭一身、日居於前、月居於後、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即去邪長生之道也。捨、不死之道也。仙經

肺部章第九

肺部之宮似華蓋。

金宮也。肺在五臟之上，四垂爲宇也。

下有童子坐王闕。

童子名皓華。肺形如蓋。故以下言之。

玉闕者、腎中白氣、上與肺連也。

七元之子主調氣。

元陽子曰、七元之君、負甲持符、辟除凶邪而布氣七竅、主耳目聰明。七元、七竅之元氣也。

外應中岳鼻齊位。

中岳者、鼻也。又爲臍也。臍爲崑崙之山。鼻爲七氣之門。位、猶主也。

素錦衣裳黃雲帶。

素錦

衣裳、肺膜之色也。黃雲帶者、肺中之黃脉、蔓延羅絡、有象雲氣。

喘息呼吸體不快。

有時而然。

急存白元和六

氣。

白元君、主肺宮也。大洞經云、白元君者、居洞房之右是也。

神仙久視無災害。

邪不干正。

用之不已形不

滯。

常存此道、形氣華榮。至誠感神之所致也。

心部章第十

心部之宮蓮含華。

火宮也。心藏之質、象蓮華之未開也。

下有童子丹元家。

心神丹元、字守靈。神在心內、而云下

者。據華蓋而言。

主適寒熱榮衛和。

寒熱、陰陽靜躁之義也。人當和適以榮衛其身。老子經云、躁勝寒。靜勝熱。清淨以爲天下正。

丹錦

飛裳披玉羅。

象心藏之色也。有肺之白氣、象玉羅。

金鈴朱帶坐婆婆。

金鈴肉藥之象。朱帶血脉之象。坐婆婆者、言神之安

靜也。九真經云、黃老君、**調血理命身不枯。**心安體和、則無病矣。**外應口舌吐五華。**心

帶流金之鈴。仙服也。**臨絕呼之亦登蘇。**人有病厄、當存丹元童子、朱衣赤冠、以救護之也。**久久行之**

飛太霞。常行此道、能獲飛仙。

肝部章第十一

肝部之中翠重裏。木宮也。肝色蒼翠、大小相重之象也。**下有青童神公子。**肝東方木位、主青、故曰青童。左位爲

公子。公子、一名舍明。**主諸關鍵聰明始。**於時主春、青陽之本、始於竅、主目。五行之關鍵也。故曰聰明之始。**青**

上有華蓋、故曰下。**錦披裳佩玉鈴。**青錦、肝之色。玉鈴、白脉垂之象也。昇玄經云、三天玉帝、帶火玉之佩。素靈經云、靈耀君、衣青錦單裳。皆神仙之服也。**和制**

魂魄津液平。內指事也。東春和煦、萬物生成。**外應眼目日月清。**肝位屬眼、象日月明。**百病不鍾存**

無英。左爲無英。肝神在左、故存之。無英者、物生之象也。**同用七日自充盈。**五藏兼在、故言同用。七日爲一竟。一竟、一復也。故周易曰、七

日來復是也。**垂絕念神死復生。**存念青衣童子、形如上說。**攝魂還魄永無傾。**太微靈書云、每

二十三日夕、三魂棄身遊外。攝之者、當仰眠去枕、伸足、交手上、瞑目、閉氣三息、叩齒三通、存心中有赤氣如雞子、從內出於咽中、赤氣轉大、覆身、變成火以燒身、使而覺體中小熱、呼三魂名曰、爽靈、胎光、幽精。即微呪曰、太微玄宮、中黃始青。內鍊三魂、胎光安寧。神寶玉室、與我俱生。不得妄動、鑒者太靈。若欲飛行、唯詣上清。若有飢渴、得飲玄水玉精。又每月朔望晦日、七魄流蕩、交通鬼魅。制檢還魄之法、當此夕仰眠伸足、掌心掩兩耳、令指相接於項上、閉息七遍、叩齒七通、心存鼻端、白氣如小豆大、須臾漸大、冠身上下九重、氣忽變成兩青龍、在兩目中、兩白虎在兩鼻孔中、皆向外、朱鳥在心上、向人口、蒼龜在左足下、靈蛇在右足下、兩玉女著錦衣、手把火光、當兩耳門、畢。咽液七過、呼七魄名曰、尸苟、伏矢、雀陰、吞賊、非毒、除穢、臭肺。即微呪曰、素氣九回、制魄邪姦。天獸守門、嬌女執關。鍊魄和柔、與我相安。不得妄動、看察形源。若有飢渴、聽飲月黃日丹。

腎部章第十二

腎部之宮玄闕圓。

水宮也。玄闕圓者、腎之形狀也。玄、水色。內象論也。

中有童子冥上玄。

腎為下玄。其神玄冥、字青

嬰。心為上玄。上玄幽遠、氣與腎連、故言冥上玄。

主諸六府九液源。

五藏六府、九液交連、百脉通流、臟一不可、六府如上說。九液、九竅之津液。

外應兩耳百液津。

腎宮主耳、氣衰則聾。陰陽和合、血液流通。

蒼錦雲衣舞龍幡。

蒼錦、腎色之象也。雲衣、腎膜之

象也。龍幡、青脈之象也。九真經云、道君服青錦衣、蒼華之裙也。

上致明霞日月煙。

腎氣充足、耳目聰明、陰陽不衰。外象論也。

百病

千災急當存。

元陽子曰、寒暑相生、男女相形。腎中二神常衣青。左男戴日。右女戴月。存想見之、則永無災患者也。

兩部水玉對生

門。腎藏雙對、故曰兩部。腎宮水王、則化為赤子、故曰對生門。

使人長生昇九天。

赤子化為真人而昇九天者、謂九氣齊天、其氣主生者也。

脾部章第十三

脾部之宮屬戊己。

土宮也。戊己、中央之辰也。

中有明童黃裳裏。

明童、謂魂停。黃裳、土之色。

消穀散

氣攝牙齒。

脾為五藏之樞。脾磨食消、性氣乃全。齒為羅干、故攝牙齒。

是為太倉兩明童。

太倉、脾府。此明童、謂脾神。神名

混

坐在金臺城九重。

注念存思、神狀當然。

方圓一寸命門中。

即黃庭之中、丹田之所也。

主調

百穀五味香。

口中滋味、脾磨之所致也。

辟却虛羸無病傷。

內指事也。食消故也。

外應尺宅氣

色芳。

尺宅、面也。飢飽虛羸、形乎面色。

光華所生以表明。

示知虛實。

黃錦玉衣帶虎章。

脾主中黃。謂

黃庭真人服錦衣也。玉清隱書云、太上道君、佩神虎大章也。

注念三老子輕翔。

三老、謂元老、玄老、黃老之君也。念脾中真人、自然變化。子、謂受

黃庭之學者。

長生高仙遠死殃。

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以此而談、其理均也。故長生者不死。寂滅者不生。不死

不生、則真長生。不生不死、則真寂滅。何死殃之所及也。

膽部章第十四

膽部之宮六府精。

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爲六府也。太平經云、積清成精。故膽爲六府之精也。

中有童子曜威

明。

又云、膽神龍曜、字威明。勇捍之義也。

雷電八震揚玉旌。

八方雷震、有威怒之象也。玉旌、則氣之色也。

龍旗橫天擲

火鈴。

膽、青龍之色。旌旗、威戰之具也。火鈴者、膽邊肉珠之象也。怒則奮張、故言擲也。

主諸氣力攝虎兵。

膽力互用、主於捍難。故攝

虎兵。

外應眼童鼻柱間。

內指事也。心之喜怒、形於眉目之間。

腦髮相扶亦俱鮮。

人之震怒、髮上衝冠。

九

色錦衣綠華裙。

青錦、東方九氣之色也。綠華裙、膽膜之象。

佩金帶玉龍虎文。

膽神威明之服飾也。

能存

威明乘慶雲。

內象諭也。思存膽神不倦、則仙道可致也。

役使萬神朝三元。

三元道君、各處三清之上。諸天神仙並朝宗之

故也。

脾長章第十五

脾長一尺掩太倉。

太倉、胃也。中黃經云、胃爲太倉君。元陽子曰、脾正橫在胃上也。

中部老君治明堂。

脾、黃庭之

宮也。黃老君之所治。上應明堂眉間入一寸是也。

厥字靈元名混康。

脾磨食消、內外相應。大腸爲胃之子、混元而受納之康安也。

治人

百病消穀糧。

胃宮榮華、則無病傷。

黃衣紫帶龍虎章。

脾居胃上、故曰黃衣也。紫帶龍虎章、胃絡之象。

長精益

命賴君王。

太倉混康、爲君爲王。

三呼我名神自通。

存思胃府之神、則心虛洞鑒也。

三老同坐各有

朋。

上元老君、居上黃庭宮、與泥丸君、蒼華君、青城君、及明堂中君臣、洞房中父母、及天庭真人等共爲朋也。又中玄老君、居中黃庭宮、與赤城童子、丹田君、皓華君、含明君、玄英君、丹元真人等爲朋也。下黃老君、居下黃庭宮、與太一君、魂停君、靈元君、太倉君、丹田真人等爲朋也。常存三老和合、百神流通、部位營衛、無有差失也。

或精或

胎別執方。

玉歷經云、下丹田者、人命之根本、精神之所藏、五氣之元也。在臍下三寸、附著脊、號爲赤子府。男子以藏精、女人以藏胎。主和合赤子、陰陽之門戶也。其丹田中氣、左

青右黃、上白下黑。

桃孩合延生華芒。

桃孩、陰陽神名。亦曰伯桃。仙經曰、命門臍宮中有大君、名桃孩、字合延。衣朱衣、巾紫芙蓉冠。暮臥存之、六甲六丁來侍入

男女迴九有桃康。

男女合會、必存三丹田之法。桃康、下神名。主陰陽之事。迴三

爲九、故曰迴九。大洞真經云、三元隱化、則成三宮。三宮中有九神、爲上中下三元君、太一、公子、白元、無英、司命、桃康。各有宮室、故曰有桃康。

道父道母對

相望。

陰陽兩半成一、故曰相望。

師父師母丹玄鄉。

道爲宗師陰陽之主也。丹玄鄉、謂存丹田法也。

可用存思登

虛空。

學仙之道。

殊途一會歸要終。

合三以爲一、散一以爲三、道之要。玄妙內篇云、兆欲長生、三一當明。

關塞三關

握固停。

經云、口爲天關精神機。手爲人關把盛衰。足爲地關生命扉。又臍下三寸爲關元。亦曰三關。言固精護氣、不妄施泄。

含漱金醴吞

玉英。

金醴玉英、口中之津液。大洞經云、服玄根之法。心存胃口。有一女子。嬰兒形。無衣服。正立胃管。張口承注魂液。仰翕五氣。當漱滿口中內外津液。滿口咽之。遣入玄

女口中。五過畢。叩齒三通。咽液九過也。

遂至不飢三蟲亡。

洞神訣云、上蟲白而青。中蟲白而黃。下蟲白而黑。人死則三蟲出爲尸鬼、各化爲物、

與形爲殃。擊之衝破也。其餘衆蟲、皆隨尸而亡。故學仙者、精謹備於五情之氣、服食藥物、以去三蟲。又云、上尸彭踞、使人好滋味、嗜欲癡滯。中尸彭質、使人貪財寶、好喜怒。下尸彭矯、使人愛衣服、耽姪女色。亦名三毒。

心意常和致欣昌。

道通無礙。

五岳之雲氣彭亨。

五藏之氣、爲五岳之雲。彭

亨、流通無壅之稱也。

保灌玉廬以自償。

玉廬、鼻廬也。言三蟲既亡、真氣和洽、出入玄牝、綿綿不絕、故曰自償。

五形完堅

無災殃。

五體五藏、自然相應故也。

上觀章第十六

上觀三元如連珠。

三元、謂三光之元、日月星也。非指上中下之三元也。

落落明景照九隅。

三光在上而下燭九隅。

九隅、九方也。言常存日月洞照一身也。

五靈夜燭煥八區。

五靈、謂五星也。炳煥羅列、一身常能存之、則與天地同休也。

子存內

皇與我遊。

大道無心、有感則應。

身披鳳衣銜虎符。

仙官之服御也。

一至不久昇虛無。

一者、無之稱也。學道專一、與靈同體、神仙可致也。莊子云、人能知一萬事畢。

方寸之中念深藏。

方寸之中、謂下關元。在臍下三寸、方圓一寸、男

子藏精之所。言謹閉藏之。

不方不圓閉牖牕。

方止圓動。不動不靜。但當杜塞不妄洩也。

三神還精老方壯。

還精

神於三田、則久壽延年也。

魂魄內守不爭競。

魂陽魄陰、各得其一。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神生腹中銜玉當。

腹心內明、口吐珠玉。按五辰行事訣云、兩眉間直上一寸入一寸為玉當紫闕。竊觀文意、未應是此也。

靈注幽闕那得喪。

存神守一、無橫夭也。

琳條萬尋可蔭仗。

外象諭也。琳條玉樹、萬尋高遠、象身形同真、則神明之所庇蔭者也。

三魂自寧帝書命。

真道

既成、名書帝錄。

靈臺章第十七

靈臺鬱謁望黃野。

靈臺、心也。謂心專一存見黃庭、則黃野也。

三寸異室有上下。

三丹田、上中下三處各異。每室

方圓一寸、故云三寸。今人猶謂心爲方寸、即一所。

間關營衛高玄受。

三田之間、各有間關營衛分部、至高至玄。心當受以存念之也。

洞房

紫極靈門戶。

大洞經云、兩眉間直上、却入三分、爲守寸雙田。入骨際二分、有靈明明堂。正深七分、左爲青房、右爲紫戶。却入一寸爲明堂宮。左有明童真

君、右有明女真官、中有明鏡神君。却入二寸爲洞房。左有無英君、右有白元君、中有黃老君。却入三寸爲丹田宮。亦名泥丸宮。左有上元赤子、右有帝卿君。却入四寸爲流珠宮。有流珠真人居之。却入五寸爲玉帝宮。有玉清神母居之。其明堂上一寸爲天庭宮。上清真女居之。洞房上一寸爲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丹田上一寸爲玄丹宮。中黃太一真君居之。流珠上一寸爲太皇宮。太上真君居之。故曰靈門戶也。

是昔太上告我者。

我者、扶桑大帝君自謂也。言我道成、昔承道君授以黃庭之術也。言此道不

遠、止在丹田、故却言是昔也。

左神公子發神語。

按大洞經云、左有無英。此云公子、亦互言耳。發神語者、用心專一、則教之以道。

右有

白元併立處。

右爲學道者之侍者也。

明堂金匱玉房間。

皆上元之宮、釋如下說也。

上清真人當

吾前。

上元部神、想在天庭之際。

黃裳子丹氣頻煩。

謂中元童子處於赤城。頻煩、氣盛不衰竭。

借問何在兩

眉端。

明堂之前。

內挾日月列宿陳。

五辰行事訣云、太上真人招五辰於洞房。南極元君授傳、每夜半坐臥、心存西方太白星。在兩眉間、直

上一寸、入一寸、爲玉璫紫闕。左日右月。又次、存北方辰星。在帝鄉玄宮。在髮際下五分、直入一寸也。又次、存東方歲星。在洞闕朱臺。洞闕朱臺、在目後一寸、直入一寸是也。又次、存南方熒惑星。在玉門華房。玉門華房、在兩目眥際、直入五分是也。又次、存中央鎮星。在金匱黃室長谷。黃室長谷、在人中直入二分是也。存之、綴懸於上。畢。叩齒五通、咽液二十五過。微呪曰、高元紫闕。中有五神。寶曜敷輝。放光衝門。精氣積生。化爲老人。首巾素容。綠帔絳裙。右帶流鈴。左佩虎真。手把天剛。散絳飛晨。足攝華蓋。吐芒練身。三景保守。令我得真。養魂制魄。乘鸞飛仙。是其事也。內象論。

七曜九元冠生門。

七曜、七星。配人之七竅。九元、九辰。配人之九竅。廢一不可、故曰生門。

三關章第十八

三關之中精氣深。九微之內幽且陰。

謂關元之中、男子藏精之所也。又據下文口、手、足、爲三關。又元陽子以明

堂、洞房、丹田、爲三關。並可以義取而存之、則成三宮。是名太清、太素、太和。三三如九、故有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上三元爲九宮中精微、故曰九微。言九微幽玄而不可見也。

口爲心關精神機。

言發於情、猶樞機也。

足爲地關生命棊。

言運用已身而生也。棊或爲屏。

手爲人

關把盛衰。

縱捨由己。

若得章第十九

若得三宮存玄丹。

三丹田之宮、故曰三宮。玄丹、丹元。謂心也。存思在心、故偏指一所也。

太一流珠安崑崙。

太

流珠、謂目精。洞神經云、頭爲三台君。又爲崑崙。指上丹田也。又云臍爲太一君。亦爲崑崙。指下丹田也。言心存三丹田、諸神皎然在目前。本經曰、子欲不死修崑崙。崑崙、山名也。

重重樓閣十二環。

謂喉嚨十二環、相重在心上。心爲絳宮、有象樓閣者也。

自高自下皆真人。

高下三田、十

二樓閣、皆有真神。文如上說。

玉堂絳宇盡玄宮。

絳宮明堂、上下相應、皆宮室也。

璇璣玉衡色蘭玕。

喉骨環圓、

動轉之象也。蘭玕、其色也。

瞻望童子坐盤桓。

存見赤城童子、丹皇真人。坐、言其神安靜。

問誰家子在我身。

言已

此人何去入泥丸。

與上元諸神、上下相應。洞神經云、腦爲泥丸宮。

千千百百自相連。

神本出於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變化不離身心。

一一十十似重山。

存見萬物、重疊安坐。山象坐形。

雲儀玉華俠耳門。

雲儀玉華、鬢髮之號。言耳居其間。經曰、髮神名蒼華。凡言華者、上敷榮之義、猶草木之花。

赤帝黃老與己魂。

赤帝者、南方之帝君也。黃老者、中黃

老也。魂爲陽神、魄爲陰神、陰陽相推、故言與我魂。太微靈書云、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常呼念其名、則魂安人身也。

三眞扶胥共

房津五斗煥明是七元。

五斗、五星。七元、北斗也。又靈寶經有五方之斗、亦爲五斗。洞房訣云、存九元七元者、眠起初臥、及食畢、微呪曰、

五星開道。六合紫房。迴元隱道。豁落七辰。生魂者、玄父。變一成神。生魄者、
玄母。化二生身。攝吾筋骨者、公子。爲吾精氣者、白元。長生久視、飛仙十天。日月飛

行六合間。天地內爲六合。存念身中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一如天地戶間、了了然也。帝鄉天中地戶端。眉上髮際五分、直入一

寸、亦爲帝鄉。又明堂上一寸爲天庭。天庭、即天中也。又鼻爲上部之地戶。心存日月星辰等諸神、皆當在其端。端謂鼻之上、髮際之下也。面部魂神皆相

存。內外心神自相應也。

呼吸章第二十

呼吸元氣以求仙。探飛根。探玄暉。吞五牙。挹九霞。服食胎息之道、皆謂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仙公公子已在

前。此洞房訣也。洞房宮、左爲無英君、一名公子。仙公、直指黃庭學者。言學黃庭仙公、復行洞房之訣、而存見公子、故言在前。朱鳥吐縮白石源。

朱鳥、舌象。白石、齒象。吐縮、導引津液。謂陰陽之氣、流通不絕、故曰源。結精育胞化生身。本已之所從來也。留胎止精

可長生。真誥曰、上清真人口訣、夫學仙之人、安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玄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氣、呼吸三景。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

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何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戒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交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交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此以往、則不止之藥、都傾於身。是以

真仙常慎於此、以爲生生之大忌也。

三氣右迴九道明。

三氣、謂三丹田之氣。右迴、言周流順緒、調和陰陽、則四關九竅、通流朗徹而無病也。

正一含華乃充盈。

存正守一、神氣榮華、故能充滿六合、乘物而變。

遙望一心如羅星。

存見赤城童子、居在城中、如星

之映。

金室之下可不傾。

謂心居肺下、肺主金。其色白、故曰金室。常能存之、長生不死也。

延我白首反孩

嬰。

內指事也。言童顏不老也。

瓊室章第二十一

瓊室之中八素集。

謂上元清真。瓊室、體骨之象也。

泥丸夫人當中立。

經云、洞房中有父母。母即夫人也。亦名道

母。泥丸洞房、上已釋。

長谷立鄉繞郊邑。

長谷、鼻也。立鄉、腎也。郊邑、謂五藏六府也。言鼻中之氣出入。下與腎連。周繞藏府。心居赤城。存想內

外。郭外曰郊。故爲象論也。

六龍散飛難分別。

言六府之氣、微妙潛通、難可分別。當審存之也。

長生至慎房中急。

氣亡液漏、髓腦枯竭。雖益以呖澆、而泄以尾閭、不可不慎也。

何爲死作令神泣。

房中不慎、傷精失明、故神泣也。

忽之禍鄉

三靈歿。

禍鄉、死地。三靈、三魂也。謂爽靈、胎光、幽精、歿亡者也。

但當吸氣錄子精。

呼吸吐納、閑房止精。

寸田尺

宅可治生

謂三丹田之宅、各方一寸、故曰寸田。依存丹田之法以治生也。經云寸田尺宅。彼尺宅謂面也。

若當決海百瀆傾。

謂房中淫泄、不知閉止也。

葉去樹枯失青青。

象人死無生氣。

氣亡液漏非已形。

仙經云、閉房練液。不多言。不

真睡。反是矣。

專閉御景乃長寧。

專閉情欲。存服日光。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能開。又上清紫文靈書、有採飛根之法。常以日初出、東

向叩齒九通畢。陰呪曰魂名、日中五帝字田、日魂珠景。照鞞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颺象。祝呼此十六字畢。瞑目握固、存日中五色流霞、來繞一身。於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曰日華。根、玉胞水母也。向日吞霞、四十五咽畢。又咽液九過也。

保我泥丸三奇靈。

泥丸、上丹田也。大洞經云、三元隱化、則成三宮。一曰太清之中三

君。二曰三丹田之神。三曰符籙之神。故曰三奇靈也。

恬淡閑視內自明。

謂存思三丹田之法。一如上說。

物物不干泰而

平。

行道真正、邪物不干。

慙矣匪事老復丁。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老者反壯。病者皆強。慙矣必然。

思詠玉書入

上清。

精研內景、必獲仙道。

常念章第二十二

常念三房相通達。

三房、謂明堂、明房、丹田之房也。與流珠、玉帝、天庭、極真、玄丹、泥丸、太皇等諸宮左右上下、皆相通達。

洞得視

見無內外。

存思三丹田、三三如九、合九爲一。明玄洞微、無有內外也。

存漱五牙不饑渴。

靈寶有服御五牙者、五行之生氣、

以配五藏。元精經云、常以立春之日雞鳴時、入室東向禮九拜、平坐叩齒九通。思存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九千萬人下降、室內鬱鬱如雲以覆己形、從口中入、直下肝府。祝曰、九氣青天。元始上精。皇老尊神。衣服羽青。役御天官。煥明歲星。散耀流芳。陶漑我形。上食明霞。服飲木精。固養青牙。保鎮朽零。肝府充盈。玉芝自生。延年駐壽。色反童嬰。五氣混合。天地長并。畢。引青氣九咽。

神華執巾六丁謁。

神華者、玉歷經云、太陰玄光玉女道之母也。衣五色朱衣、在脾

府之上、黃雲華蓋之下。六丁者、謂六丁陰神玉女也。老君六甲符圖云、丁卯神司馬卿、玉女足曰之。丁丑神、趙子玉、玉女順氣。丁亥神、張文通、玉女曹漂之。丁酉神、臧文公、玉女得喜。丁未神、石叔通、玉女寄防。丁巳神、崔巨卿、玉女辟心之。言服鍊飛根、存漱五牙之道成、則役使六丁之神也。

急守精室勿妄泄。

精室、謂三丹

丹田也。緩急之所由、真妄之根本也。

閉而寶之可長活。

積精之所致也。

起自形中

初不闕。

調心使氣、微妙無形。

三官近在易隱括。

謂三丹田真官、近在人身、隱括精氣、常以心爲君主者也。

虛無寂

寂空中素。

外指事也。素有二說。

使形如是不當汚。

使形輕淨、如懸縑素於空中也。又云身中虛空、使如器之練素、虛靜當然。汚、

謂有其事也。

九室正虛神明舍。

九室、謂頭中九宮之室、及人之九竅。使上官榮華、九竅直正、則衆神之所止舍也。洞神經云、天有九星兩星隱、故稱

九天。地有九宮、故稱九地。人有九竅、故稱九生。言人所由而生也。

存思百念視節度。

存念身中百神、呼吸上下、一如科法文云、千千百百似重

山、皆神象。**六府修治勿令故。**

按洞神經云、六府者、謂肺為玉堂宮、尚書府。心為絳宮、元陽府。肝為清冷宮、蘭臺府。膽為紫微宮、無極府。腎為

幽昌宮、太和府。脾為中黃宮、太素府。異於常六府也。

行自翱翔入天路。

謂昇仙羽化也。

治生章第二十三

治生之道了不煩。

無為清簡。約以守志。

但修洞玄與玉篇。

謂洞玄靈寶、玉篇真文、黃庭也。

兼行形

中八景神。

玉緯經云、五藏有八卦大神、宿衛太一。八使者主八節日。八卦合太一為九宮。八卦外有十二樓。樓為喉嚨也。臍中為太一君、主人之命也。一名中極、

一名太淵、一名崑崙、一名特樞。主身中萬二千神也。

二十四真出自然。

天有二十四真氣、人身亦有之。又三丹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真人、皆自然之道

氣也。**高拱無為魂魄安。**

行忘坐忘。離形去智。**清淨神見與我言。**

能清能淨、則心神自見。機覽無外、而與己

言。即謂黃庭真人。

安在紫房幃幙間。

紫房幃幙、一名絳宮。謂赤城中童子所安之處。存思神、其狀如此。

立坐室外三

五立。

謂八景及二十四真神營護人身、則三田五藏、真氣調柔、無災病也。

燒香接手玉華前。

玉華即華蓋之前。謂眉間天庭也。百神之

宗元、眞人之窟宅、共入太室璇璣門。洞房經云、天有太室玉房雲庭、中央黃老君之從面而存之也。

上有華蓋、東西宮洞通左右黃庭之內。人身具有之。如上文說。璇璣、中樞名。高研恬淡道之園。研精恬淡、眞氣來遊。內視密盼

盡觀眞。入靜存思。百神森森。眞人在己莫問鄰。玉曆經云、老子者、天地之魂、自然之君、常侍道君左右。人身備有之也。何

處遠索求因緣。道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不遠也。

隱影章第二十四

隱影滅形與世殊。學仙之士。含光藏輝。滅蹟匿端。含氣養精口如朱。明燭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帶執

性命守虛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名入上清死錄除。得補眞人、列象玄名。三神之樂由隱

居。理身無爲則神樂。理國無事則人安。三神、三丹田之神也。倏歛遊遨無遺憂。倏歛、疾發也。下文云、駕倏接生宴東蒙。或云倏歛、龍名也。

羽服一整八風驅。八風、八方之風。先驅、掃路也。羽服、仙服也。按上清寶文仙人、有五色羽衣。又飛行羽經云、太一眞人、衣九色

控駕三素乘晨霞。外指事也。三雲九霞、神仙之所御也。金輦正立從玉輿。元錄經云、

上清九天玄神、八聖驂駕、九鳳龍車。玉輿金輦、皆仙人之服器。

何不登山誦我書。

書即是黃庭經也。

鬱鬱窮窅真人

墟。山中幽邃。

入山何難故躊躇。

實志不決。

人間紛紛臭帑如。

人間世不可居。帑、弊惡之帛也。

五行章第二十五

五行相推反歸一。

五行、謂水火金木土、相推者、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周而復始。又相刻法、水刻火、火刻金、金刻

木、木刻土、土刻水、水又刻火、周而復始、相推之道也。反歸一者、水數也。五行之首、萬物之宗。道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一也。兩儀、天地。天地生萬物。又終而歸一。一三五合氣九九節。

玄妙經云、三者、在天為日月星、名曰三光。在地為珠

玉金、名曰三寶。在人為耳、鼻、口、名曰三生。天地人凡三而各懷五行、故曰三五。其常精也。

合三者為九宮。夫三五所懷、順眾類也。調和萬物、理化陰陽、覆載天地、光明四海、風雨雷電、春夏秋冬、寒暑溫涼、清濁之氣、諸生之物、不得三五不立也。故曰天道不遠、三五復返。一三五者、天地之樞樞、六合之要會也。九宮之氣節、九九八十一為一章云云。

可

用隱地迴八術。

九宮中有隱遁變化之法。太上八素、奔晨隱書、是曰八術。又太微八錄術云、太微中有三君。一曰太皇君、二曰天皇君、三曰黃老君。三

元之氣、混成之精、出入上清太素之宮。能存思之、必得長生。

伏牛幽闕羅品列。

伏牛、腎之象。腎為幽闕。中黃經云、左腎為玄妙君。右腎為玄元

君。羅品列。三明出華生死際。天三明、日月星。人三明、耳目口。地三、洞房靈象

斗日月。存三光於洞房。洞房明、文章華。是生死之際。一際音節也。父曰泥丸母雌一。一、明堂中有君臣。洞房中有夫婦。丹田中有父母。泥丸、腦神

名。道經云、知其雄、守其雌。雌、無爲、一也。二光煥照入子室。明白四達。能存玄真萬事畢。莊子曰、

萬事畢也。一身精神不可失。常存念之、不捨須臾。

高奔章第二十六

高奔日月吾上道。吾、道君也。上清紫文吞日氣法。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經。其法常以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畢。微呪曰魂名、日中五帝字

曰、日魂珠景。照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歛象。呼此十六字畢。瞑目握固、存日中五色流霞、來接一身。於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又上清紫書有吞月精之法。月初出時、西向叩齒十通。

微呪月魂名、月中五夫人字曰、月魂曖蕭。芳豔翳寥。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金清瑩。吳容素標。呪呼此二十四字畢。瞑目握固、存月中五色精光、俱入口中。又月光中有黃氣大如目童、

名曰飛黃月華。玉胞之精也。能鬱儀結璘善相保。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同修此道、則奔日月而神仙矣。

持也。乃見玉清虛無老。昇三清之上、與道合同也。可以迴顏填血腦。魂魄反嬰、得成真人。口銜

靈芒携五皇。

口吐五色雲氣、光芒四照、與五皇老君同遊六合也。

腰帶虎籙佩金璫。

仙人之服也。九真經云、中央黃老君、

腰佩玄龍神虎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籙、符籙也。

駕歛接生宴東蒙。

歛、倏歛。言乘風氣忽發而往。或云、歛、龍名也。東蒙、東海仙境之山也。

接生、長生也。與生氣相接也。歛然而遊其處。

玄元章第二十七

玄元上一魂魄鍊。

資一以鍊神。神鍊以合一。

一之爲物叵卒見。

一者、無之稱也。心恬憺以得之。知得之而不

可

須得至真始顧盼。

守真志滿、一自歸已。

至忌死氣諸穢賤。

凡飛丹鍊藥、服氣吞霞等事、皆忌見死屍

穢穢之事。此衛生家之共悉也。然至道冲虛、本無淨穢。未獲真正、則淨穢有殊。殊而不齊、則是非起於內、生死見於外。則清淨者生之徒、濁穢者死之徒、故爲養生之所忌也。

六神合集虛中宴。

六甲六丁六府等諸神、俱在身中。身中虛空、則宴然而安樂。不則憂泣矣。

結珠固精養神根。

結珠、謂咽液先後相次如結珠。固精、不妄洩。神根、形軀也。夫神之於身、猶國之有君、君之有人。人以君爲命、君以人爲本、互相資藉以爲生主而調養之也。

玉笈金

籙常完堅。

道經云、善閉者、無關鍵不可開。籙、鎖籙。笈、或爲匙也。

閉口屈舌食胎津。

屈舌導津液。食津而胎仙。故曰胎津。

使我遂鍊獲飛仙。積功勤誠之所致也。

仙人章第二十八

仙人道士非有神。

修學以得之也。

積精累氣以爲眞。

有本或無此句、遂闕注。

黃童妙音

難可聞。

黃童、黃庭眞人。一名赤城童子。妙音、謂黃庭眞人之妙音也。

玉書絳簡赤丹文。

黃庭經、一名太帝金書。一名東華玉

篇。字曰眞人巾金巾。

眞人、即黃童也。金色白、在西方、生肺。肺白、在心上。故曰巾金巾。九眞經曰、青帝衣青玉錦衣、帔蒼華飛裙、芙蓉丹

冠、巾金巾。又元陽子曰、眞人憑午居子、履卯戴酉。酉者、金也。

負甲持符開七門。

老君六甲三部符云、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

尾文長。甲午神衛上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存六甲神名、則七竅開通、無諸疾病。

火兵符圖備靈關。

赤章斬邪錄、皆役使三五火兵。

又衛靈神呪曰、南方丹天。三氣流光。熒星轉燭。洞照太陽。上有赤精。開明靈童。總御火兵。備守三宮。即火兵三五家事也。符者、八素六神陽精玉胎鍊仙陰精飛景黃華中景內化洞神鑒乾等諸符也。圖謂太一混合三五圖。六甲上下陰陽圖。六甲玉女通靈圖。太一眞人圖。東井沐浴圖。老君內視圖。西昇八史圖。九變含景圖。赤界等諸圖。可以守備靈關。即三關四關等。身中俱有之。

前昂後卑高下陳。

列位之形象也。

執劍百丈舞錦幡。

神兵幡劍之狀。

十

絕盤空扇紛紜。

空中作氣、

火鈴冠霄隊落烟。

金精火鈴、冠徹霄漢。部伍

安

在黃闕兩眉間。

存思火兵氣狀、俱在兩眉間。一名黃闕。

此非枝葉實是根。

學仙之本。

紫清章第二十九

紫清上皇太道君。

亦名玉晨君也。

太玄太和俠侍端。

太玄太和、真仙之嘉號也。

化生萬物

使我仙。

道氣之功勸也。

飛昇十天駕玉輪。

乘欸而往。

晝夜七日思勿眠。

至誠則感。

子

能行此可長存。

延年神仙之道。

積功成鍊非自然。

學以致其道也。

是由精誠亦由

專。

守一如初、成道有餘。

內守堅固真之真。

不失節度也。

虛中恬淡自致神。

神以虛受。

百穀章第三十

百穀之實土地精。

草實曰穀。陰之類也。

五味外美邪魔腥。

非清虛之真氣。

臭亂神明

胎氣零。

胎氣、謂無味之味、自然之正氣也。服氣有胎息之法。零、猶失也。

那從反老得還嬰。

言不可得髮白反黑、齒落更生。此

一句應在自存神之下、超此不類者。**三魂忽忽魄糜傾。**忽忽、不恬憒。糜傾、朽敗也。**何不食氣太和精。**進勸服鍊
之**故能不死入黃寧。**黃寧、黃庭之道成也。

心典章第三十一

心典一體五藏王。神以虛受。心為棲神之宅、故為王也。**動靜念之道德行。**謂念丹元童子也。夫念為有、忘為無。念

則易心而後語、忘則灰心而神全。故道德行。**清潔喜氣自明光。**常念之故。**坐起吾俱共棟梁。**神以身為屋宅、

故云棟梁。吾、丹元子也。**晝日曜景暮閉藏。**莊子云、其覺也、形開。其寐也、魂交。交、閉也。**通利華精調陰陽。**

謂心神用捨、與目相應。華精、目精也。心開則目開、心閉則目閉。晝陽而暮陰、故云調陰陽。

經歷章第三十二

經歷六合隱卯酉。舉心之用捨、陰陽之所由也。晝為經歷。暮為隱藏。六合、天地內上下四方。卯酉、為朝暮幽隱屬也。**兩腎之神**

主延壽。腎神玄冥、字育嬰、配屬北方、主暮夜。人能止精、則長壽。河上公曰、腎藏精。**轉降適斗藏初九。**九、陽數也。斗、北辰也。北辰主

陰。訓陽氣下與陰合。易曰、**知雄守雌可無老。**守雌則藏九之義也。**知白見黑急坐**

守。道經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皆藏九之義也。

肝氣章第三十三

肝氣鬱勃清且長。肝位東方。東方、木。主春。生氣之本也。清長、氣色之象。**羅列六府生三光。**存想生氣、徧照五藏

六府、如日月星辰、光曜明朗也。**心精意專內不傾。**能知一也。**上合三焦下玉漿。**言肝氣上則與三焦氣合、下

則為口中之液。亦猶陰氣上則為雲、下則為雨。雨潤萬物。玉漿潤百骸九竅也。**玄液雲行去臭香。**真氣周流、則無災病。**治蕩髮**

齒鍊五方。雲行雨施、無所不通。五方、五藏也。**取津玄膺入明堂。**咽液之道、必自玄膺下入喉嚨。喉嚨一名重樓。重樓之下

為明堂。明堂之下為洞房。洞房之下為丹田。此中部。**下溉喉嚨神明通。**身命以津氣為主也。**坐侍華蓋遊貴京。**

華蓋、肺也。肝在肺之下。貴京、丹田也。**飄颻三帝席清涼。**三帝、三丹田中之道君也。亦名真人。言肝氣飄颻、周流三丹田之所也。肝氣為目精、

故言席清涼。**五色雲氣紛青葱。**肝氣與五藏相雜、上為五色雲。**閉目內眇自相望。**常存念之、使五藏自見。**使**

心諸神還相崇。

赤城童子與五藏真人合契同符、共相尊敬也。

七玄英華開命門。

七竅流通無留滯也。

通利

天道存玄根。

身爲根本。

百二十年猶可還。

當即修行、時不可失。

過此守道誠獨難。

去死近矣。

唯待九轉八瓊丹。

九轉神丹、白日昇天。抱朴子九丹論云、考覽養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已千計矣。莫不以還丹金液爲

大要焉。又黃帝九鼎神丹經云、帝服之而昇仙。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出入太清。八瓊、丹砂、雄黃、雌黃、空青、硫黃、雲母、戎鹽、消石等物是也。

要復精思

存七元。

雖服神丹、兼習黃庭之道。七元者、謂七星及七竅之真神也。又五帝元君及白元、無英君、亦爲七元。道君洞房訣云、存七元者、其呪曰、迴元隱遁。豁落七辰。

乃七元也。

日月之華救老殘。

左目爲日。右目爲月。目主肝、配東方木行、木位春、春爲生氣、故云救老殘。

肝氣周流絡

無端。

莊子曰、指窮爲薪而火傳。生得納養而命續也。

肺之章第三十四

肺之爲氣三焦起。

中黃經曰、肺首爲三焦。肺之爲氣謂氣嗽。氣嗽起自三焦、故言三焦起。說三焦者、多未得其的。其實今以五藏之上系管爲三焦。焦

者、熱也。言肝心肺頭熱之義也。

視聽幽冥候童子。

童子心神赤城中者、元陽子曰、闕離而下存童子。童子是目童也。謂人欲知死生、當以手指柱

目背、候其目光。有光則生、無光則死也。

調理五華精髮齒。

五華、五藏之氣。仙經曰、髮欲數櫛、齒欲數叩也。

二十六咽

玉池裏。

口為玉池。亦曰華池。膽為中池。胞為玉泉。華池咽液入丹田。所謂灌溉靈根也。

開通百脈血液始。

身中血液、以口為本始也。

顏色生光金玉澤。

百節開通。

齒堅髮黑不知白。

反老還嬰。

存此真神勿落落。

專誠不墮。

當憶此宮有座席。

此宮、謂肺宮也。座席、神之所安。中黃經云、肺首為三焦、玄老君之所居也。

衆神合會轉

相索。

衆真同聚、慮有邪精。

隱藏章第三十五

隱藏羽蓋看天舍。

此明脾宮之事。脾為丹田黃庭、中央戊己土行也。上觀肝肺、如蓋如舍也。

朝拜太陽樂相呼。

謂魂神與衆仙合會也。素靈經云、太上神仙、有太陽君、少陽君、太虛君、浩素君。羣仙宗道之遊樂也。

明神八威正辟邪。

八威、八靈神也。真誥

云、北帝殺鬼呪曰、七正八靈。太上誥咒。長顏巨獸。手把帝鐘。素臬三神。威劍神王。衛法辟邪之道也。

脾神還歸是胃家。

脾神名在、字魂

停。脾磨食消、胃家之事也。中黃經云、胃為太倉。太倉、壯府也。

耽養靈根不復枯。

脾為黃庭、人命之根本。心專養之、延年神仙也。

閉塞

命門保玉都。

元陽子曰、命門者、下丹田精氣出入之處也。養童下驚護其主。主、身也。身為玉都、神聚其所猶都邑也。

萬神方胙壽

有餘。

胙、報也。萬神以養見報、故壽有餘也。

是謂脾建在中宮。

脾主中宮土德。

五藏六府神明主。

以脾

為主。

上合天門入明堂。

存五藏六府之氣、上合天門。天門在兩眉間、即天庭是也。眉入一寸為明堂。

守雌存雄頂三

光。

道經云、知其雄、守其雌。雌、牝。柔弱也。三光、日月星也。

外方內圓神在中。

外方內圓、明堂之象也。

通利血脈五

藏豐。

神恬心靜。

骨青筋赤髓如霜。

百脈九竅皆悉真正。

脾救七竅去不祥。

脾磨食消、耳目聰明。

日月列布設陰陽。

日陽月陰、日男月女。

兩神相會化玉英。

男女陰陽、自然之津液也。

淡然無

味天人糧。

神雖合會、當味無味。

子丹進饌肴正黃。

饌、氣也。子丹、真人。進丹田之真氣。脾為中黃、脾磨食消也。

乃曰

琅膏及玉霜。

津液精氣之色象也。

太上隱環八素瓊。

謂終宮重樓十二環（即喉嚨也）中有八素之瓊液也。

溉益

八液腎受精。

咽液流下、入腎宮化為玉精也。

伏於太陰見我形。

太陰、洞房。謂觀瓊液之形象也。

揚風三

玄出始青。

揚風、感風化也。陰陽二氣與和氣為三。三生萬物。生物微妙、故曰三玄。出始青、言萬物生而青色也。太平經曰、積清成青也。

恍惚之

間至清靈。陰陽生氣、至微至妙。坐於懸臺見赤生。調暢之氣、化為赤子。赤子、真人也。懸臺、閭風臺。神仙之遊集也。逸

域熙真養華榮。物外真氣、自然養生。內盼沉默鍊五形。內觀形體、神氣長清。三氣徘徊得

神明。三丹田之氣也。隱龍遁芝雲琅英。仙經云、肝膽為青龍、故曰隱龍。五藏九空八脈為內芝、故曰遁芝。雲琅英、脾氣之津液。可

以充飢使萬靈。服氣道成、役使鬼神。上蓋玄玄下虎章。神仙之服御也。元錄經云、仙人有玄羽之蓋、神虎玉章也。

沐浴章第三十六

沐浴盛潔棄肥薰。盛、古淨字。肥、魚肉。薰、五辛。入室東向誦玉篇。太帝在東故也。約得萬

徧義自鮮。不出身中。散髮無欲以長存。仙經服九霞、必先散髮。又胎息法、仰臥散髮、令枕高二寸五分、屈兩手大母指握固、

閉目、申兩臂去身五寸、乃漱滿口中津液咽之、滿三、徐徐以鼻內氣、氣入五六息、則吐之、一呼一吸為一息、至十吐氣、可少頻申、頻申訖、復為之、滿四九、為一竟矣。尋觀文意、此散髮、非專此道也。蓋散髮、無為自得之意。無外情欲而已。

五味皆至正氣還。合五為一、自然之道。夷心寂悶勿煩

冤。悶、靜也。寂默清靜。道經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過數已畢體精神。專精所致。黃華玉女告子情。田丹

陰神與已言也。

真人既至使六丁。

真人、指學者身也。至謂精至。六丁。如上說者也。

卽受隱芝大洞經。

隱芝、謂隱者也。以仙人喻芝穴。

十讀四拜朝太上。

玉精真訣曰、東華玉篇者、必十讀四拜。玉篇、謂此文。

先謁太帝後

北向。

太帝在東、七元君北、故也。

黃庭內經玉書暢。

仙道成矣。

授者曰師受者盟。

斯文可重、故

以爲盟。

雲錦鳳羅金鈕纏。

信誓之物。

以代割髮肌膚全。

契誠不假。出血斷髮。

攜手登山

歃液丹。

受行黃庭道者、必重盟而後傳。

金書玉景乃可宣。

信洽方授。

傳得可授告三官。

三官、

天、地、水也。

勿令七祖受冥患。

傳非其人、殃及先世。患、讀爲還也。

太上微言致神仙。

可尊可貴。

不

死之道此真文。

一心敬重。奉而行之。

上清黃庭內景經終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爲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窖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土旣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爲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太上黃庭外景經序

黃庭經者蓋老君之所作也。其旨遠。其詞微。其事肆而隱實。可爲
典要。強識其情。則生之本也。故黃者二儀之正色。庭者四方之中
庭。近取諸身。則脾爲主。遠取諸象。而天理自會。然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是以寶其生也。後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常求於
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性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乎妙翰。
且右軍能書。繕錄斯文。頗多逸興自縱。而未免脫漏矣。後代之人。
但美其書蹤。而以爲本。固未覩於真規耳。余每惜太上聖旨。萬世

莫測。今故纂註以成一卷。義分三部。理會萬神。冀得聖人之教。不泯於當來矣。

太上黃庭外景經

梁邱子注

太上閑居作七言。

老子者、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有三十六校、七十二名、及胞李母八十二年而生、故作黃庭、以遺后世。運周反覆、道畢自然、

得其人而受之、不得其人、萬世無語也。

解說身形及諸神。

老子恬淡自然、周流八極。恍惚莫測、變化無常。自能把符攝錄、總校諸神。道無二家、究

修使然。道無二親、常與善人。

上有黃庭下關元。

黃庭者、在頭中。明堂、洞房、丹田、此三處是也。兩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

丹田。此三處爲上元、一也。黃庭者、兩半於洞房中、共生赤子。則爲真人也。常思之。慎無失。赤子化爲真人、在明堂中、字子丹。故知一者、在明堂一處也。行炁導引。閉目內視。安心定志。混沌無涯。致精上流泥丸。運真人子丹也。明堂中有君方。洞房中有父母。丹田中有夫婦。一解云、黃庭者、脾也。長尺餘。在太倉之上、臍上三寸。脾爲中主。黃老君、中央神也。治在其中矣。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門在其前。懸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也。

後有幽闕前命門。

幽闕者、兩腎也。如覆杯。却着脊、去臍三

寸、上小下大。又有日月命門者、及臍下也。

呼吸廬間入丹田。呼吸喘息、炁出爲呼、入爲吸。廬、鼻也。謂吐故納新之要。眉間却入三寸、爲丹田宮

也。謂引氣從鼻入、至丹田也。

玉池清水灌靈根。

玉池清水、口中津液也。靈根者、舌也。常當啄齒漱液。灌溉舌根。

審能修之

可長存。令人晝夜修行不懈、可得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存思脾中有子母、從胃管入脾中、着赤衣。關門牡籥

合兩扉。下丹田之門籥、無妄開也。幽闕俠之高巍巍。兩腎在闕門之外、地官之樓、生炁之府、上通於耳、耳在頭兩邊、故曰巍巍。

丹田之中精炁微。膺下三寸是也。方圓亦三寸。其炁微妙。存之則在。忘之則無。又易失。故曰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玉池、口也。清水、口中津液也。上生肥者、津液會聚舌上。故曰肥也。靈根堅固老不衰。靈根者、舌根也。常卷舌根、啄齒行之。勿令舌根涸燥。常存其神。久

喜不衰。中池有士衣赤衣。常存思心中赤子、着赤綾絳衣、居丹田、吉凶緩急、可驅使也。田下三寸神所

居。謂脾也。在胃上。膺下。有膺中靈根神所居也。中外相距重閉之。令人閉精自守、勿妄施捨、閉以金關玉籥也。神廬之中

當修理。神廬為鼻。鼻中毛、常須修理。除去之。行炁鼻中、除邪惡也。玄膺炁管受精符。舌下為精符。喉嚨為炁管。精炁從上下也。上元

合會炁微妙、真人上下通路也。急固子精以自持。令人閉炁還精自守。勿妄施泄。還精補腦、不老之道。宅中有士常

衣絳。常存思心神着絳丹衣、出入無災害、可却衆邪。子能見之可不病。精念心神、思之不止、內見赤子、則身無疾病故也。橫立

長尺約其上。脾橫長尺餘、覆在太倉之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常守養脾神、思之不止、則無疾病也。呼陽廬

間以自償。

以鼻引氣、入口咽之。元炁潤澤、故得天之償也。

保守完堅身受慶。

保精養炁、身神光澤、故曰受慶。

方寸

之中謹蓋藏。

丹田方寸、念守精炁、謹潔護持、為謹蓋藏也。

精神還歸老復壯。

還精鍊形、以填腦炁、齒堅髮黑、身不老也。

俠以幽闕流下竟。

引明堂中赤子、下着絳宮、值臍且存變爻精流入丹田、以養其形。又思兩腎間炁從上至下、吸氣自上及黃庭。一日、眉間為幽

闕是也。

養子玉樹令可壯。

常當守下元精炁、如玉堅、閉精守神、令可枝壯也。

至道不煩無旁午。

無至煩亂、安

心定意、正行向午也。背子向午、腰帶卯酉。

靈臺通天臨中野。

心為靈臺、上通氣至腦戶、下通炁至脾中、其炁周匝一身。

方寸之中

至關下。

喉嚨、廣一寸也。明堂中真人、下和丹田、上還明堂也。

玉房之中神門戶。

陰陽為神門戶、主其精約也。男曰精、女曰約。

男以日精、女以月水。故曰門戶。

皆是公子教我者。

心為大府、公正當心。左腎為司徒公、右腎為司空公、皆受精炁、不得漏泄。能守一則見之。

明堂四達法海源。

眉頭一寸為明堂、炁皆流達、如海之源也。

真人子丹當我前。

赤子為真人、字子丹、在明堂中。

常能思之。壽乃可延。

三關之中精氣深。

三、有三部。天關、口也。地關、下部也。人關、兩手也。掌握固、閉塞三關、邪炁不生也。

子欲

不死修崑崙。

崑崙者、頭也。令人養腦中泥丸。不死、得長生也。

絳宮重樓十二級。

喉嚨十二環在心宮上、為絳宮也。

室之中五炁集。

五臟之炁、心為帝王、最居中。大眾神來會於赤子之側也。

赤城之子中池立。

赤城、心也。舌謂之子。

口為心池也。

下有長城玄谷邑。

小腸為長城。引炁入於胞中也。

長生要妙房中急。

養性要妙、閉固精門。棄

捐淫慾專守精。

長生要妙、守精為上。

寸田尺宅可理生。

目為寸田。面為尺宅。理生、仰觀上部一神也。

繫子

長留心安寧。

仰觀赤子之身形也。魂魄常在、萬神傾、恬淡无惡欲、心不恐皇、故自安寧。

觀志遊神三奇靈。

守上部靈根、

舌也。守中部靈根、臍也。守下部靈根、精房也。

閒暇無事心太平。

恬澹寂寞、守虛元指。身得安寧、心太平也。

常存玉房神

明達。

玉房、神之門戶。常存、精炁往來、神明自達。

時念太倉不饑渴。

太倉、胃也。五谷之尉。時思念之、不復飢渴。

役使

六丁神女謁。

常思黃庭中真人、則六丁玉女、自來侍衛、可役使也。

閉子精路可長活。

絕邪棄俗、關閉精路、可得長生。

正室之中神所居。

正室、明堂洞房也。常思赤子生其中為真人。存之則在、不思則忘也。

洗身自理無敢污。

清淨

獨處、焚香思真、絳宮真人諸玉女、當來見形、與凡人言語。

歷觀五臟視節度。

常思五臟諸神、勿離己身。

六腑修治潔

如素。

六腑者、膽為一、胃為二、膀胱為三、大腸為四、小腸為五、膻為六部腑也。凡此六腑、常須潔淨。

虛無自然道之故。

虛無才有

二炁、自然爲先。人離道遠、无知其真。**物有自然事不煩。**能知自然爲真人、坐在立亡、萬世常存、何煩也。**垂拱無爲身**

體安。恬淡無爲、塊然獨處、安心定志、正炁自居、故身體安泰也。**虛無之居在幃間。**幃間、自障閉洞房、修道當居此間、不與人爭、故曰幃

間之。**寂寞曠然口不言。**閑居自處、念道思真、見之勿驚、閉口不言也。**恬淡無欲遊德園。**寒不衣、暑不汗、恬淡

无欲、塊然獨居、出隱於山、不貪榮貴也。**清淨香潔玉女存。**清淨獨處、專心自禁、香薰齋潔、玉女侍衛。**修德明達道之**

門。令人守命門、端坐正念、無邪視也。修道明白、觀表知裏、神能爲人開門戶。

作道優游深獨居。作道當入淨室中、從胎鍊形、還於精神也。**扶養性命守虛無。**虛無者、自然也、守道養形、修契

自然、无離於己身也。**恬淡無爲何思慮。**恬淡寧靜、養神愛體、遠名萬里、无復思慮。**羽翼已成正扶踈。**學道俱備、

身體輕舉、恍恍惚惚、若有毛羽、來卽上昇、故曰扶踈。**長生久視乃飛去。**得道不死、度世長存、乃能白日魂飛於太清也。**五行參**

差同根節。五臟法五行、或上或下、參差同一喉嚨也。**三五合炁要本一。**上下三五合一室。三五虧則返一也。**誰與**

共之斗日月。左目爲日、主父治在其中。右目爲月、主母治在其中。斗者、七星候也。亦謂之七政。**抱玉懷珠和子室。**碎碎

如玉、落落如石。行子能知之萬事畢。修道守精、服炁延年。子自有之持勿

失。念赤子也。即得不死入玄室。修道審入九室、返胎煉形、修理玄白、宜炁恬然、閉塞三關、邪炁不生也。出日入

月是吾道。日月為兩目也。俠於左右所治。天七地三迴相守。天有七星、地有

无窮。極也。昇降進退合乃久。元炁昇上降下、渾沌亦无形。端、天人得之、乃能長生。玉石珞珞是吾寶。玉

如石、在下部也。子自知之何不守。閉精自守、受炁養神。心曉根基養華采。根基者、謂人知守一也。華采者、

謂人面目潤澤、體有光華也。服天順天合藏精。天炁下降、地炁上升。二合元德、變化相生。閉目守精、養神煉質。九原之山

何亭亭。泥丸中炁王聲色、明真人太乙住其中。亭亭、心也。中住真人可使令。真人赤子、可為使令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

道。天。內陽三神可長生。陽、謂元陽也。白也。須臾變異。長生之要、守三異之神者也。七日之五迴相合。七

五臟、共相和同、共於一室。崑崙之上不迷誤。崑崙、為頭也、真人所遊戲其中。日月運行、寒暑更易、終不誤也。蔽以紫宮

丹城樓。丹田上有紫宮、中有五城十二樓、真人在其中遊戲。俠以日月如連珠。日月兩目也。元炁明照、出若連珠、五色恍恍、子常念

之、壽命無窮也。

萬歲昭昭非有期。

真人得道、萬歲易形。男八女七、從此而生、與日月相守、天地相保。

外本三陽神

自來。

三陽、三光應候也。嬰兒生時、食神魂魄、來入形中也。

內養三陰可長生。

鼻引陽氣、取之以內養。赤子、真人、嬰兒、是曰三陰。

食神也。

魂欲上天魄入泉。

魂陽、魄陰也。謂世人無道、魂魄離身、歸散本也。

還魂返魄道自然。

拘魂制魄、令

不動作、常在身中、道以自然。

璇璣懸珠環無端。

璇璣運轉、系脉流通、无復休竟、閉目養神、嗽鍊體泉如流珠也。

玉牝金籥常完堅。

陰爲牝、

陽爲籥、兩不相傷、得中和之系、還精鍊形、故得完堅。

載地懸天周乾坤。

地載人、人懸天、道不在上、不在下、微妙在乾坤中央、故周流天下也。

象以四時赤如丹。

明堂四達、應爲四時、真人子丹之所居矣。子能思之、咀嚼其炁、則壽無窮也。

前仰後卑各異開。

頭與足、腎與心、心赤腎黑、本同根。水火相尅、故異開。

送以還丹與玄泉。

丹者、血也。化入下源、交爲白精。當此之時、縮鼻還之、上至泥丸、下至

口中、變爲玄泉。

象龜引氣至靈根。

以鼻引炁、至於舌根、嚥送腹中、則雷鳴應之、真氣使之然也。

中有真人巾金

巾。赤子著絳衣、冠金巾也。

負甲持符開七門。

服符六甲、辟却邪鬼。布炁七竅、耳目聰明。又云背子向午、腰帶卯酉。符者、炁也。

此

非枝葉實是根。自然要道、非虛文也。晝夜思之可長存。晝夜思道勿懈也、閉目視真、開目思神、可得長也。仙

人道士非有神。道無二家、充備使然。同共一根、無復他神。和心定志、故道日生。積精所致為專年。陰陽不妄施、精神

不漏洩、積精受人皆食穀與五味。俗人食土地之精、以身死報地。聖人食元和之炁、以身仙報天。獨食太和

陰陽氣。學仙之士、朝食陽炁、暮食陰炁、并食元炁。故能不死天相既。得道者、不死也、年命無極、與天相既也。既者、通也。試

說五臟各有方。五臟象五行。四肢象四時、土為之主、居中央。心為國主五臟王。心如雞子、危而難安。國有賢、致太

平。心處清、身安寧。意中動靜炁得行。謂存守內神、身心安靜、不妄驚動、炁易行之故也。道自持我神明光。

守一念道、持護我精神明光也。晝日照昭夜自守。謂思心中光炁、明照萬神、守日月光。思兩腎根、晝即守光、夜即神故也。渴自得

飲饑得飽。飢食自然之炁、渴飲華池水。漿。不飢不渴、可得長生。經歷六腑藏卯酉。耳也。根生六腑、藏出卯酉、要妙達矣、不可

得也。轉陽之陰藏於九。陽反屬陰、轉體相尅、還藏於九。九為頭、故經云左三右七、藏九居一也。常能行之不知

老。常以雞鳴時、仰臥被髮、啄齒三十六通、吞津咽炁、遠死之道。肝之為氣修而長。謂修炁上行、達於頂以補泥丸。羅列五

臟生三光。

五宮六府、各得所主。腎上下各有日月三光。三光者、日月星候之謂也。

上合三焦道飲漿。

三焦、三光元也。飢食自然

不復飢渴也。

精候天地長生道。

精是吾神、炁是吾道、精思炁、上下食方理也。

我神魂魄在中

央。中央魂魄、兩腎也。左魂右魄、晝當以魂守魄、暮當以魄守魂。抱魂制魄、不得動作也。

精液流泉去鼻香。

陰陽交接、漏液失精、飲食無味、

鼻失芬香。

立於玄膺含明堂。

舌下為玄膺。肺為明堂。含炁咽之、灌於明堂、流行身中也。

通我華精調陰陽。

謂善精養神也。負陰抱陽、調精神也。

伏於玄門候天道。

門謂鼻也。候上部之一神。

近在我身還自守。

守令

精神、自念已也。

清淨無為神留止。

內當修道作無為、外當修道作無欲、心不煩亂、精神留止。

精氣上下關分

理。氣當精思上下部守一神也。

七孔已通不知老。

頭面七孔、精神門戶通利、身識不知老也。

還坐天門候陰陽。

朝食陽氣、暮食陰氣、都會於口中也。

下於喉嚨通神明。

喉嚨有十二時、亭長皆持玉戟使守喉嚨、真人住其中、主通炁上下。

過華

蓋下清且涼。

眉為華蓋、神住其中。

入清虛困見吾形。

入腦戶、見泥丸君也。

期成還丹可長

生。却白住年、身不衰老、故得長生。

還過華池動腎精。

從腦戶、歷脊、下至腎中也。

望於明堂臨丹田。

眉間却入

一寸為明堂、却行三寸為丹田也。**將使諸神開命門。**鼻引真炁、晝夜綿綿、鼻為人根。**通利天道藏靈根。**頭

象天、靈根為也。**陰陽列布如流星。**頭有七孔、象七星。極陰反陽。觀日而望、見列星也。精施炁布、入玄庭矣。**肝氣似環**

終無端。肝氣周流身中、似環無端也。**肺之為炁三焦起。**肺氣出由三關、天關、口也。人關、手也。地關、下部也。**伏於**

天門候故道。天門、謂口也。候故道者、通腦戶也。**清液醴泉通六腑。**漱湧華池、灌扶舌根、流通大腸、小腸、膽、胃、膀胱、

命門、乃六腑也。**隨鼻上下開二耳。**元炁出入鼻中、上下通於二耳、在二以為也。**窺視天地存童子。**天為頭。

地為下部。童子為存念守一神也。**調和精華理髮齒。**令人吸五炁、啄齒三十六通、咽液三十六過、乃理玄白也。**顏色光澤**

老不白。令人却白住年、面目即生光澤、髮不白也。**下於喉嚨何落落。**喉嚨中有十二亭長、悉持玉戟、使守喉嚨。**諸神皆**

會相求索。謂諸神聚會也。心意有之、在人極也。**下入絳宮紫華色。**謂心神赤色紫也。**隱藏華蓋通**

神廬。眉為華蓋、下通炁至鼻也。**專守心神傳相呼。**當存念心神為國主、諸神為民使、呼召無有不到也。**觀我諸神**

辟除邪。精思內達、見於神明、邪氣無復敢干也。**脾神還歸依大家。**赤子還入黃庭中、脾為中主、制御四方、道之深者也。**藏**

養靈根不復枯。令人養靈根不復乾燥也。舌下有醴泉、出如流珠、常漱而咽之、勿妄吐也。至於胃管通虛無。本文缺此

一句、按御臨本收入。閉塞命門似玉都。人生係命於精舍、常當愛養精舍、勿妄施泄。精舍如土在下部也。壽傳萬歲將

有餘。令人却白住年、還丹養命、身不衰老、可得長生。脾中之神遊中宮。脾在太倉上朝為老君、守理堂上遊明堂宮為太乙君也。朝

會五神和三光。脾為中主、諸神皆會於闕下。三光、日月星也。上合天炁及明堂。自炁上昇、下還腦中、今會明堂中也。

通利六腑調五行。五臟六腑各有所主、五行下法五常、主為五星也。金木水火土為主。金為白、木為青、水為

黑、火為赤、土為黃通利血脉汁為漿。五內安寧、血脉不驚、手足汗液、神明之信也。一二神相得下玉

英。謂道有雌雄、轉相成一、兩不相傷也。上稟元炁年益長。謂食元炁、骨輕肉騰、炁為神和、故壽三百年、得為地仙、遊樂人間矣。循

護七竅去不祥。面有七竅、皆悉開通、耳目聰明、音聲孔彰、邪炁不生、喜炁自至。日月列布張陰陽。謂兩目也。左

目為日、主父主陽。右目為月、主母主陰。伏於太陰成其形。謂嬰兒在於胎中、幽隱慎固、陰成其形也。五臟之上腎為

精。腎却着脊、去臍三寸、主吐精炁、頭帶日月星辰。出入二炁入黃庭。謂元炁從鼻孔兩孔中出入、通於黃庭。黃庭者、脾也。呼吸

虛無見吾形。

握固鍊形、自見虛無吾形。

強我筋骨血脉成。

謂骨輕肉騰也。肉化為膏、脾化為筋、骨化為精、神化為丹、方

成神

恍惚不見過清靈。

謂坐在立亡、過歷腦戶、變化無常也。

坐於廬下觀小童。

鼻者、廬也。觀見赤子住其中

也。

旦夕存在神明光。

朝暮存神、不離己身、光輝常在目前。

出於無門入無戶。

既已得道、能自隱於出入、行步

不由門戶、而乃為神戶也。

恬淡無欲養華根。

恬淡無欲、以道自存。修行玄白、養黑髮根。

服食玄炁可遂生。

謂服

食兩腎間白炁、故云玄炁。

還返七門飲太淵。

謂面有七竅、皆通達也。飲太淵者、謂咽食口中醴泉也。

通我喉嚨過

清靈。

炁為道也。炁從喉嚨中下、歷於膽也。

問於仙道與奇功。

仙有三千六百法、備有萬端、得道稟炁、守自然不死之術、各有奇功。服

食靈芝與玉英。

不獨名山有芝草玉英也。五二中亦有芝草玉英。常服臟中芝英、故壽同天地也。

頭戴白素足丹田。

中月履日、還精補腦、名曰鍊形。長生不死之道。

沐浴華池灌靈根。

華池、口也。靈根、舌也。當漱滿醴泉、灌沃舌根也。

三府相得

開命門。

洞房、華蓋、明堂、為官府也。命門者、鼻也。開通陰陽、合會耳目、故令聰明也。

五味皆至善炁還。

漱滿口中醴泉、五味皆

至、還丹鍊形、故得長生也。

大道蕩蕩心勿煩。

大道如江海、持之不極。思行守一、勿多思慮。恐亂神也。

被髮行之可長

存。被髮食日月之精、與日月相保、得長生也。五言畢矣勿妄傳。此道非人、勿妄傳也。

太上黃庭外景經終

抱朴子卷十八曰、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明堂、二寸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歆血、口傳其姓名耳。案一、指丹田中之真人而言。姓字、謂子丹、服色、謂朱衣也。

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又曰、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得一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又曰、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抱朴子之言一如此。發揮一之精義、可謂詳矣。高子遺書曰、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謂靜坐時當聚全副精神於兩眉間之一處也。

真誥曰、富貴者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適足譴愆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高人覽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欲遠此迹、自求多福、保全至素者也。裴君曰、三關常調、是長生之道也。口爲心關、手爲人關、足爲地關。調則五藏安、安則無病。又存五神爲體。謂兩手兩足、頭也。頭想恆青、兩手俱赤、一足常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仙於鵠鳴山中、亦時時出市道閒、忽見一人、着皮袴褶、拄挑杖、季道乃拜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中天青、詠大歷、踏雙白、個二赤。（此五神之事、其語隱也。大歷、三皇文也。此卽太素五神事、別有經品。）

太上黃庭外景經

務成子註

上部經第一

老君閑居作七言。

老子者、天之精魂、自然之君。造立神仙、萬世常存。作斯七言、以示後生。

解說身形及諸神。

上談元一、濟活一身。從頭至足、皆可得生。

上有黃庭下關元。

黃庭者、目也。道之父母、供養赤子。左

總統綱紀、形體常平。道無二家、究備者賢。

後有幽闕前命門。

腎爲幽闕。臍爲命門。日出月入。陰陽并。呼吸元氣養靈根也。

呼

吸廬間入丹田。

呼之則出、吸之則入。呼吸元氣會丹田中。丹田中者。臍下三寸陰陽戶。俗人以生子、道人以生身。

玉池清水灌

靈根。

口爲玉池太和官。睡爲清水美且鮮。睡而咽之雷電鳴。舌爲靈根常滋榮。

審能修之可長存。

晝夜行之。去伏尸。殺三蟲。却百邪。肌

膚充盈。正氣還。邪鬼不從。得長生。面有光。

黃庭中人衣朱衣。

目中小童爲夫婦。左王父。右王母。被服衣來游宴與合會。多處丹田裏。晝夜存思

勿懈。意。關元茂籥闔兩扉。

冥目內視、無所不覩。閉口屈舌爲食母。含咽玉英、終身無咎。無者氣也。齒爲茂。舌爲籥。

幽闕俠之

高巍巍。道有三元、恣意所從。下部幽闕、玄泉之常。中部幽闕、兩腎爲雙。上部幽闕、兩耳相望。金門玉戶、上與天通。嬌女彈箏、盛厲宮商。**丹田之中**

精氣微。丹田者、一室也。與明堂對。精氣微妙、難可盡分、故曰微矣。**玉池清水上生肥。**口中唾也。亭動口舌、白唾積聚、狀若肥馬、

漱而咽之、**靈根堅固老不衰。**舌爲靈根、制御四方、調和五味、去臭取香。啄齒咽氣、化爲飲漿。**中池有土服**

赤朱。喉中若京爲元士。中和之下。闕分理朱光衣服神爲友。**橫下三寸神所居。**明堂之宮、方圓三寸、神所居、正在目中央。眉爲華蓋、

五色**中外相距重閉之。**中氣當出、外氣當入。當此之時、門三關二氣相距、天道自然也。**神廬之中當修治。**

教子去鼻中毛。神道往來、則爲廬宅、晝夜綿綿、無休息也。**玄膺氣管受精府。**喉中之央、則爲玄膺。元氣下行、起動由之、故曰受精也。**急**

固子精以自持。守精勿去也。**宅中有土常衣絳。**面爲尺宅、真人官處其中央。被服赤朱、光耀燦然、赤如絳。**子**

能見之可不病。欲令世人深知道真、觀斯神功、終身不病也。**橫理長尺約其上。**脾長一尺、約太倉上。中部明堂、老君

晝所遊止也。**子能守之可無恙。**守脾神老君所舍。深知其意、可無恙也。**呼吸廬間以自償。**閉塞三關。屈指握固。

呼吸元氣。皆會頭中。降於口中。含而咽之。則不飢渴。逐去三尸心意。**子保完堅身受慶。**人人有道、不能守之。保道之家、身形常平。上觀三光。狀

如連珠。落落象石。心中獨喜。故以自慶。**方寸之中謹蓋藏。**不方不圓、目也。閉戶塞牖、中元不有守之。守之得道之半。**精神還**

歸老復壯。精神欲去、常如飛雲。上精不泄。下精不脫。魂魄內守。如年壯時也。**心結幽闕流下竟。**耳為心聽、結連幽闕。鼻聞

香則蔭強。心達志通、則流下竟也。**養子玉樹令可杖。**身為玉樹、常令強壯。陰為玉莖、轉相和唱。還精補腦、可得有病。長樂無憂在也。**至**

道不煩無旁午。大道自然、不煩不慮。照察蕩蕩。則人本根。至道難得而易行焉。**靈臺通天臨中野。**頭為高臺。腸

為廣野。元氣通天。玄母來下。養我已也。**方寸之中間關下。**月央之中玉華際。大如雞子黃在外。下入口中生五味。晝夜行之不可既也。**玉**

房之中神門戶。玉房、一名洞房。一名紫房。一名絳宮。一名明堂。玉華之下、金匱鄉神明門戶、口之所從者哉。**既是公子教**

我者。左為神公子。右為白元君。養我育我。常欲令我得神仙。父母供養子丹。日月相去三寸間。**明堂四達法海源。**三寸三重有前後。使以

日月歸中升。洞達四方流於海也。**真人子丹當吾前。**象長一寸兩眉端。俛仰見之心勿煩。**三關之中精氣深。**

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深固靈珠。更相結連。微妙難知。固為深焉。**子欲不死修崑崙。**頭為崑崙。道治其中。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日月

照明。丹焉遊戲。**絳宮重樓十二環。**金樓五城。十二周市。丹黃為郭。五彩百官宿衛也。**瓊室之**

中五色集。

璇璣玉衡。命立中央。五色琅玕。極陰反陽。營室之中全室也。

赤神之子中池立。

喉中之神主池精。受符復行。傳付太

倉。

下有長城玄谷邑。

腎為長城。腸為邑。腎為玄谷。上應南北也。

長生要慎房中急。

房、玉房也。急而守之。

共會六合。六合之中誠難。子欲得道閉規矩也。

棄捐姪俗專子精。

賢者畜精。愚者畜財。捐去衆累。一復何求。還精補腦。潤澤髮鬚。

寸

田尺宅可治生。

寸田、丹田。尺宅、面也。道之經緯。不可廢忽。努力求之。必得長生也。

雞子長留心安寧。

大道混成自然

子。濛濛鴻鴻。狀如雞子。專心一意。守之不解。長安寧。

推志游神三奇靈。

大道游戲。琬圓琬圓。權剛執志。觀見道真。三靈侍側。彈琴鼓箏也。

行間無事心太平。

恬淡無欲。以道自娛。施利不足。神明有餘。則為太平也。

常存玉房神明達。

玉房、一室也。臥

於山西、知於山東。處於幽冥、都見無窮。內外相須。故言明達也。

時思太倉不飢渴。

咀嚼太和神、注含太倉。胃管一神、名黃常子。稅。曰、黃常子、吾

有長生之道、不貪自飽。不得妄行、留為己使。辟穀不飢。所當得也。

役使六丁玉女謁。

清潔獨居。便利六丁之地。呼其神名字。玉女必來謁也。

閉子精門可長活。

陰陽交媾。此之時。精神欲去。姪佚姪佚。縱情五馬。不能禁止。以手撫弦囊。引玉籥。閉金門。

正室堂前

神所舍。

正室之中五色雜。璇璣玉衡道所立。舍於明堂游絳宮。變為真人丹田也。

洗心自治無敗滂。

敬重天地、遠避大疑。閉目內視、

思神往來。不與物雜。行不敗滯。

歷觀五藏視節度。

五藏六府、各有所主。修身潔白。絕穀勿食。飲食太和。周而更始。故不失節也。

六

府修治潔如素。

心不妄念。口不妄言。目不妄視。耳不妄聽。手不妄取。足不妄行。凡此六行。六府之候也。故能捐之。道成德就。潔已如素也。

虛

無自然道之固。

虛無恍惚。道之無自然不存。俛仰自觀。常守玄素。須臾爲早。知雄守雌。魂魄不離身也。

物有自然道不

煩。

自然者、天地大神。不存不想。氣自往來也。

垂拱無爲身體安。

端慤自守。深暢元道。不犯天禁。身無災咎。永保安也。

虛無之

居在幃間。

虛無之性。樂於清淨。修和獨立。與神言語。施設幃帳。惡聞人聲。觀見玄德。五色徘徊。日月照察。使以東西。三五復反。轉藏營機也。

寂寞

廓然口不言。

隱藏華蓋。歸志洞虛。寂然廣視。目觀明珠。昧然獨息。不貪榮譽也。

修和獨立真人宮。

太和之宮。在明堂。垂

燕蓋之下。衣朱衣。明堂四達。知者誰。真

恬憺無欲遊德園。

外如迷惑。內懷玉潔。恬憺歡樂。不貪世俗也。

清淨香潔玉女前。

棄捐世俗。處無人之野。焚燒香薰。便溺六丁。玉女自到。徑來侍人也。

修德明達神之門。

德潤

身。富潤屋。心達志通。視見神光。重樓綺戶。金門玉堂。

中部經第二

作道優游深獨居。

隱身藏形。與世絕跡。含氣養精。顏如丹珠也。

扶養性命守虛無。

決謝祖先。避世隱居。司命

定錄。死籍以除。改字易姓。堅守虛無也。

恬惓自樂何思慮。

恬惓忽然。樂道守貧。不念不慮。至不煩也。

羽翼已具正扶

骨。

修道行仁。骨騰肉輕。道成德就。雲車來迎。玉女扶轅。徑昇太清。非生毛羽也。

長生久視乃飛去。

萬世常存。與一為友。玉女採芝。啖之苗。食

之須臾。立生毛羽。上帝徵聘。飛入滄海。

五行參差同根蒂。

五彩騰起。或參或差。混沌不別。共生根蒂。

三五合氣其

本一。

三十五在中央。二友之隱。往來三陽。玄德微妙。其狀似龍。見之獨笑。勿以語人。

誰與共之斗日月。

雌在北極。雄在南宮。真人

不遠。近在斗中。三光洞明。天地相望。子欲得一問兩童。

抱玉懷珠和子室。

珠璣如玉。連連如珠。調和室房。隨世沈浮。

子能守

一萬事畢。

一為大神。天地之根。人之本命。子能知之。萬事自畢。

子自有之持無失。

人人有一。有一不知守。素損本根愛

財寶。賢者得之以為友也。

即欲不死入金室。

却人三寸為金室。洞房之中當幽闕。變吾形為真人。真人所處丹田中。

出口入月

是吾道。

日出太陽。月入太陰。迴周返覆。受符復行。

天七地三迴相守。

天七地三。橐籥縮鼻引地氣。即上希也。故迴相守。

昇

降進退合乃久。

地氣上昇。天氣下降。陰陽列布。合於絳宮。或進或退。正氣從容。乃得長久。

玉石落落是吾寶。

連珠

玉璧。落落如石。出於太陽。氣如火烟。搏則不得。則吾重寶。

子自有之何不守。

人自有一、不知守之。守之者、日還一日。失之命消也。

心

曉根基養華彩。

究備道真。深解無極。留年却老。自守本歸根。開闔陰陽。布色華彩。常若少年。

服天順地合藏精。

頭

天。足爲地。服食天氣。灌溉身形。合人丹田。藏之腦戶。天露雲雨。何草不茂。

七日之午迴相合。

行道之要。七日一合。

崑崙之上

不迷誤。

崑崙、頭也。上與天通。稟受元氣不迷誤。

九原之山何亭亭。

心爲九原。真人太一處其中也。不出戶房知四方。

中

有真人可使令。

真人太一小童子。金樓深藏伏不起。隱藏九原不可使。

蔽以紫宮丹城樓。

金樓玉城。丹黃爲郭。

百官宿衛。一爲上客。絳宮玉堂。真人宅舍。

俠以日月爲明珠。

左日右月。合精中央。五色混沌。晝如明星。暮如明珠。晃晃煌煌。曾不休哉。

萬

歲昭昭非有期。

明珠來下。堅當守之。長生之符。萬歲昭然。非復有期。司命定錄。死籍已除。

外本三陽物自來。

三陽

三精也。狀若冠纓。扉玄無主。用和爲根。不呼自來。默默翻翻。

內拘三神可長生。

三神、三子。拘此三神、生道畢也。

魂欲上天

魄入淵。

暮臥魂上天。送日中三足鳥。雞鳴忽騰。來還其處。魄者形也。年七十八十。魄欲入泉。老人愁思。形容欲別。

還魂返魄道自然。

拘魂制魄不得行。人善守自然。不用筋力。

庶幾結珠固靈根。

結珠、連珠也。入口中含咽其精。固灌靈根。

玉篴金籥身完

堅。玉篋。齒。金簪。舌。開口屈舌。食母之氣。不傳惡言。身保完全。

戴地懸天周乾坤。

人生地。道來附己。故言戴地。玄母在天。下養萬物。

不用機素。神明微妙。非俗所聞。常欲令我得神仙。迫於乾坤不可踰躐故。

象以四時赤如丹。

四時五行。周則更始。真人子丹。一化爲己。被服赤珠

狀若丹。**前仰後卑列其門。**

仰。高也。前高後下。背子向午。右陰生陽。離樓門戶。

選以還丹與玄泉。

選。取也。縮

引還丹及玄泉之氣。所謂名上昇泥丸。鍊治髮根。須與微息。其道自然。

象龜引氣致靈根。

龜以鼻取氣。極停微息。閉口咽之。致靈根。

中

有真人巾金巾。

金室真人巾金巾。

負甲持符開七門。

甲子也。背子向午。要帶卯酉。制御元氣。受符復行。皇天大道君。

也常窺看七門。

此非枝葉實是根。

上皇大道君。老子。太和。常侍左右。化生萬物。非爲枝葉。

晝夜思之可常存。

常注意思念。自觀三光。道之至妙。近在斗中。

仙人道士非有異。

仙人度世。非有他神。守一堅固。上精不泄。下精不脫。精神內守。千歲不死。

積精所致和專仁。

育養精氣。專心一意。和氣仁義。德合道真。

人盡食穀與五味。

俗人皆啖百穀之寶。土地之精。五

味香連。當令飽食。厨內無真道。遂歸黃泉。

獨食太和陰陽氣。

陰氣上昇。陽氣下降。合會六合之中。生五味。常自服食。天相漑。

故能

不死天相漑。

飲食太和不死之藥。食之不解。天自漑之。

試說五藏各有方。

五藏象五行。六律腸胃方。

心爲國

主五藏王。

身有三百六十神。心爲主。不出戶知天下。不下堂知四方。

受意動靜氣得行。

志之所從。不可極也。清香潔善氣自行。

道自將我神明光。

座與吾俱息。起與吾同衣。我始來食。我居不行客。常日月三光相保守。

晝日昭昭夜自守。

晝日朗然。目觀景星。暮即徘徊來歸我。已知陽者明。不知陽。妄作凶。

渴可得漿飢自飽。

飢食自然之氣。渴飲華池之漿。不飢不渴。可得長生也。

經歷六府藏卯酉。

兩腎之神最爲精。左王父。右王母。一氣交錯周六府。上會目中。左卯右酉。

通我精華調陰陽。

陰陽列布若流星。流星七正益精華。

轉陽之陰藏於九。

陽主陽中。乃種其類。陰生黍粟。陽生焚火。二氣相得。更相包裹。九在口中也。

常

能行之可不老。

知雄守雌。其德不離。知自守黑。常德不忒。

肝之爲氣修而長。

肝爲青龍。肺爲白虎。上與天通。故爲長。

羅列五藏主三光。

心精意專。五內不傾。平牀安臥。仰觀三光。

上合三焦下玉漿。

上合三焦者。六合中也。流布四

肢汗爲漿。

我神魂魄在中央。

拘魂制魄。不得動作。俱坐俱起。不得行止。明堂正在中央。

精液流泉去臭香。

精流液出。常如源泉。暮臥惺惺。蕩滌口齒。去臭取香。治髮齒。

立於玄膺含明堂。

明堂之中。方圓三寸。生道之根。大如雞子黃如橘。過歷玄膺

甜如蜜。

雷電霹靂往相聞。右西左卯是吾室。

午前子後之間。中央朝發太一華蓋之卿陽氣。以下在絳宮。

下部經第三

伏於志門候天道。

志門、玄門也。候天道。守玄白。

近在子身還自守。

大道不遠。近在身中。子自有之。無求他。

清靜無爲神留止。

道爲賢者施。不爲愚者作。精心定志。神明權也。

精神上下開分理。

精神上下。恍惚無常。求玄

中之

精候天道長生草。

上知天上。俯察地理。留年住命。白髮如墨。則長生草。

七竅已通不知老。

耳聽五音。

目觀玄黃。鼻受清氣。口啖五味。不知老也。

還坐天門候陰陽。

天門、太陽一之門也。陰陽雌雄。微妙難觀。故坐伺候之。

下于喉嚨

神明通。

喉嚨、咽也。啖食和氣。則神明乃下降。

過華蓋下清且涼。

華蓋之下。五色青葱。清靈之淵清且涼。

入清靈

淵見吾形。

清靈之淵。微妙玄通。閉目內視。則見江海伺候吾形。有頃相望。如照明鏡。深井對相。視樂無極也。

期成還年可長生。

年到四五十。則不住還。得其理者。日益長久。不能明者。徒自苦耳。

還過華下動腎精。

華蓋之下多陰涼。萬神合會更相迎。引動腎氣。上布紫

官。立於明堂望丹田。

明堂丹田。相去不遠。相望戶。

將使諸神開命門。

一名大神。萬物之先。保使羣神。救

護萬民。出入命門。

通利天道存靈根。

九九八十一。首分爲二部。從頭至足。元氣通流。周市一身。靈根堅固。守之勿休也。

陰陽列

布若流星。

三氣昇降。閉塞三關百脉九孔。氣候鑠鑠光晃晃。列布皮膚若羣星。

肝氣周還終無端。

肝爲青龍。出從吾左。肺爲白虎。

住在右。神道恍惚。無有端緒。

肺之爲氣三焦起。

肺有三葉三焦起。一名華蓋。紫紅色。

上坐天門候故道。

天

雄門。故道本根。存本守根。乃得長生。

津液醴泉通六府。隨鼻上下開兩耳。

閉氣縮鼻。長久微息。呼吸元氣。一上

一下。縮鼻不止。開其耳。

窺視天地存童子。

上窺天門。則覩三光。俛視地理。見小童子。

調和精華治髮齒。

精液華池。常以雞鳴啄齒三十六下。漱咽之。常以管簫開閉九孔。皆上頭中。治髮齒。

顏色光澤不復白。

門戶開張。精神布合。顏色光潤。鬚髮滋榮。

不復下于喉嚨何落落。

存候天道要不煩。落如石。中心獨喜。

諸神皆會相求索。

大道游戲。衆神合會。

交游。徘徊太素中。

下入絳宮紫華色。

下入絳宮。丹城樓。金紫幃帳。徘徊四隅。

隱藏華蓋觀通廬。

暮隱華蓋。

晝游明堂。觀望神廬金匱鄉也。

專守心神轉相呼。

心爲國主太一宮。專心一意向太陽。執志清潔。衆神喜樂相呼來。

觀我神明

辟諸邪。

一居中央。諸神宿衛。當此之時。仰觀神光元陽子丹。辟萬邪。

脾神還歸依大家。

脾神朝進明堂。暮歸其宮。故依大家太倉

也。

致於胃管通虛無。

胃管。太倉口也。虛無之宮在太初。

藏養靈根不復枯。

藏養靈根使漸潤。調和滿口而咽之。

內不枯燥。閉塞命門如玉都。關門閉牖、以知天道耳。玉堂之陽、一神之都市。知萬物之價數也。壽傳萬歲年有

餘。俗人有餘財。聖人有餘年。壽命無期。脾中之神主中宮。中宮戊己、主於土府。萬物蛟行、土地之子。脾為明堂神、治中宮也。朝會

五藏列三光。五藏六府、神明之主。日月朝會、長幼有序。仰觀三光日月斗。上合天門合明堂。天門開閉。出為雄雌。三光

所生。俠在明堂。上圓下方。中無不有。通利六府調五行。安神養己。六府通暢。邪氣却走。正氣內守。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為榮。金木

水火土為王。五行相生、土為其主。萬物儔類、皆歸於土。通利血脈汗為漿。含氣養精。血脉豐盈。骨濡筋強。潤滋皮膚。

汗出若漿。修護七竅去不祥。同穴異竅、各隔東西。常當修護、神明所依。辟却不祥、萬物自化。一神相得化玉英。

日月之神。陰陽之反。暮宿明堂。化生黃英下流口。淡如無味。用之不可既也。上稟天氣命益長。坐常仰頭。鼻受上清氣。跨座隨陽。四肢安寧。敬

重天禁。命益長。日月列布張陰陽。日月照察。萬物瞻仰。陰陽設張。四時調和。凡此四行、亦在己軀也。五藏之主腎

最精。腎之為氣清且香。右為王母。左為王公。左青龍。右白虎。與天通。伏於太陰成吾形。太陰小童玄武裏。赤神之子伏不起。轉陽之陰

成吾形。常存太素老小丁。出入二竅合黃庭。出入二竅兩手間。黃庭中人主神仙。欲得吾處入闕山。呼吸虛無見吾

形。虛無恍惚難悉言。呼吸元氣。強我筋骨血脉盛。
精氣不泄。骨髓充滿。常自壯強。血脉平盛。行若奔馬。終身不倦。

恍惚不見過青靈。恍惚中有物。青靈中有形。恍惚象大道有一、莫見其景也。
坐於廬下見小童。神廬之下。金匱野。

顧見真人小童子。何從相求華蓋下。
內息思存神明光。閉目內視。存在神明見吾光。俛仰瞻之。青赤白黃。
出於天門入

無間。出於天門見四鄰。入於無間。親太玄。太玄中有衆妙之門。
恬惔無欲養華莖。閑居靜處。深固靈珠。素捐世俗。摧剛就深。含養五莖。

色如桃華。
服食玄氣可遂生。外爲太玄。內爲太淵。若如流俗。合四海源。審能服食。可得遂生。
還過七門飲太淵。

太淵玉漿甘如飴。近在吾身子不知。何處取之蓬萊溪。
通我懸膺過青靈。太清之淵隨時涼。青靈之臺四遠望。懸膺宛降太倉。
坐於

廬間見小童。金匱玉神小廬間坐。仙道見小童子。候吾規中道畢矣。
問於仙道與奇方。仙道。謂虛無自然也。不行而至。舉

足萬里。坐在立無。奇方。不死之藥也。
服食芝草紫華英。絕五穀。棄飴糧。使六丁玉女自來侍人。爲取芝草金紫華英。得乃食之。
頭戴

白素足丹田。真人致住。常欲令人得神仙。晝日頭黑至頭白如素也。足履丹田中也。
沐浴華池生靈根。沐浴華池。鍊身丹田。

之中。主潤靈根華池玉池。
三府相得開命門。老子太和。各爲一府。共侍道君。常開闔命門。陽明無端也。
五味皆至善

氣還。

六合之中。自生五味。演而食之。正氣並來。

被髮行之可長存。

大道萬畢。被髮僵臥。鍊身五嶽。則得長生。

大道蕩蕩

心勿煩。

大道蕩蕩。昭然曠然。要道不煩。煩道不要。求於無形。

吾言畢矣。慎勿傳。

吾者。中央老君也。解說天道。從頭至足。皆可生

也。勿傳非人。令道不明。慎之慎之。

太上黃庭外景經終

紫微元君曰。疾之所生。生乎念多。邪之所兆。兆於心散。念多則事廣。事廣則累繁。浮泛真檢。紛競不息。內敷萬慮。外勞百役。形神弊矣。衆病安得不興。高壙重關。猶恐寇至。況關扉去。防自我致寇也。志以無涯。傷性。心以爲惡。蕩真。形衆在眼。聲發入聽。其爲關意。屬想。實有增損。魂者正神。神貴明信。魄者邪鬼。鬼尚狂悖。飛仙之想。觸見必念。慈謹之情。遇物斯極。以此爲心。心卽道矣。（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八）

黃庭遁甲緣身經

道言、昔於藥珠宮中、聽黃庭妙義、大道琴心靈篇、內固變化之道。人之受生、分靈道氣、含和陰陽。逐戀聲色、爲滋味所惑、爲奢淫所誘、亡失正念、虛度壯年焉。知動靜出處、當依教修習、履歷妙行、以輔養其神、則身安靜、萬災不干、邪魔不撓。存念善道、遠離惡道。往來出入、當呼今日日神姓名字云某、送我去來。如是呼之、乃行其道。直日神與人同行、神道衆惡不干、能却百鬼、不逢惡毒。又奏表上謁貴人、皆書符持懷中、三呼直日之神、與我同行。入疾病家、死生家、置符於懷中、遇陰日、右畔、陽日、左邊。若入山林避難者、三叩齒、直呼其神名字、并呼甲申神、山中鬼魅狼虎之類、盡皆逃走。若辟除惡神鬼者、書六甲六乙符持行、并呼甲寅神、鬼皆散走。若入軍陣辟兵、即書六丙六丁符、并呼其神姓名、仍呼甲午神名、兵刃不傷。若欲辟火者、書六壬六癸符、并呼其神、又呼甲子神姓名字云、與我同行、即不被燒熱。若欲避水難者、書六戊六己符、并呼甲戌神、即免水溺。若縣官口舌、書六庚六辛符、并呼其神姓名、又呼甲辰神、官符口舌、悉皆解散。已上所言、書符帶之、祕之勿傳。假令甲子神姓王字文卿、王自是姓、文卿是字。至癸亥他皆倣此。從神計八百七人、每日有一神當直。人能每日清旦三叩齒、誦直日之神名云某君爲直日、與我俱行、使我所在、咸亨利貞。又每日三叩齒、誦本命神、須食之物、宜與本命神喫、尤加福壽。更能於本命日與本命神作大福利、吉慶尤甚。某乞左青龍孟章

甲寅。右白虎監兵甲申。頭上朱雀陵光甲午。足下玄武執明甲子。月爲貴人入中央。右此一首。常密念之。令熱勿令出聲。不要他人知。若有縣官或有殃害之氣。軍陣險難之處。及入他國未習水土。或遇疫病。辰日數數存念之。或入孝家臨屍見喪。亦入門一步誦一遍。叩齒三下。當誦三遍。此我法也。來日初覺。便念四海神名。

東海神名阿明

西海神名祝良

南海神名巨乘

北海神名禺强

四海大神。辟百鬼。蕩凶災。急急如律令。

黃庭內景祕要六甲緣身經曰。若人卒得疾及癰疽惡氣飛尸百毒惡夢之屬。便閉氣誦甲午至戊戌止。留氣在上斗中。上斗中者。在兩乳間也。閉氣閣誦甲午至戊戌十遍。然後吐氣。又誦甲子至戊辰止。留氣在下斗中。下斗中者。臍中也。亦閣誦十遍。然後吐氣以治。建八尺之質。含萬有之軀。外有四支九竅。內有五藏六府。各有神主。精稟金火。氣諧水木。

五藏者。是五神之府。含生之器。神欲安。氣欲寬。導養之妙。火則躁而禮。金則勇而義。躁與勇。義與禮。陰陽之數也。長陰則殺。長陽則生。生殺之數也。故抑躁行禮義則生。長勇罷禮義則死。外行禮義。內安脾膽。導養之祕也。以忠孝爲先。不識其原。傷生之道。然知其本靈祕之術。若能安其神。鍊其形。攝生得氣。歸正背僞。出其恍惚。入其玄妙。辨補寫之理。誕延育之方。可昇仙矣。子龜鏡焉。道在其中也。

黃帝敬受靈訣、專精行之、未逾一紀而神猷先鑒、行氣使心、精步逾玄、合靈契理、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氣運於內、神應於外、豈非至真哉。謹具五藏玉軸圖於後。

肺藏圖

治肺當用咽。咽爲瀉、吸爲補。夫肺者、兌之氣、金之精、其色白。其象如懸磬。其神如白特。肺主魄、魄化爲玉童、長七寸、持杖往來於肺藏。其神多怒者、蓋發於肺藏也。欲安其魄而存其形者、則當收思、欲含仁育義、不怒其怒、不聲其聲、息其生、則合乎太和。肺合於大腸、上主於鼻、故人之肺有風、則鼻塞也。色枯者、肺乾也。人鼻痒者、肺有蟲也。人之多怖者、魄離於肺也。人之體生白點者、肺微也。人之多聲者、肺強也。人之不耐寒者、肺勞也。好食辛者、肺不足也。顏色鮮白者、肺無他惡也。人大腸鳴者、肺氣壅也。夫肺主商、肺有疾當用咽。咽、肺之氣也。其氣義、則癆疾。久以安神。人有怨怒、填塞胸臆者、則咽而洩之。蓋自然之理也。向若不咽、必致傷敗。獲咽而獲生乎。故病用咽耳。夫人無若用咽者不詳也。夫肺處七宮驚門、主信。使人方正平直、習武先忠、則魄安形全也。凡肺者、秋之用事。秋三月、天地氣明、肅殺萬物。雀臥雞起、用安至精公施。抑怒改息、兩相形、長秋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常以七月、八月、九月望、旭日、西面平坐、鳴天鼓七、飲玉漿三、然後瞑目、吸兌宮白氣入口吞之、以補咽之損肺、以正白之用、以致玉童餞、則神安思強、氣全兆體、百邪不能殃之、兵刃不能害之、延年益壽、名飛仙耳。蓋所謂補瀉神氣、安息靈魄之所致哉。

心藏圖

治心當用呵。呵爲瀉、吸爲補。夫心者、離之氣、火之精。其色赤。其象如蓮花。其神如朱雀。心主神、化爲玉女、身長八寸、持玉英、出入於心府也。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者、蓋發於心藏也。欲安其神而全其形者、則全忠履孝、輔義安仁、止其風、靜其急、息其熾、澄其神而全其形、則合中和也。心合乎小腸、主其血脈、上主於舌。人之血壅者、心驚也。舌不知味者、心虧也。上智者、心有七孔、中智五孔、下智三孔。明達者、心有二孔。尋常者、有一孔。愚癡者、無孔也。多忘者、心神離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多悲者、心傷也。重應者、心亂也。面青黑者、心冰也。容色赤者、心無他惡也。夫心主徵、心有疾當用呵。呵者、心氣也。理其氣體、呵能靜其心而和其神、所以人之心亂者、則多呵。蓋天全之候也。人皆爲而不知哉。若不呵、當致憤怒者也。故心疾用呵、除邪氣也。夫心處九宮景門、主智、使人樂善好施、恭孝以修仁、則心和而形全也。且夫心者、夏之用事也。天地氣交、萬物華結。亥寢丑起、無厭於養、英成實、長夏之德也。逆之則傷心。常以四月五月六月弦朔、清旦、南面端坐、叩金梁九、漱玄泉三、靜思想、吸離宮之赤氣入口三吞之、以補呵之損、植其靈府、開心穴、餌離火、濯玉女、神平體安、衆殃不害、金火不能傷、治神之靈也。

肝藏圖

肝當用嘘。嘘爲瀉、吸爲補。夫肝者、震之氣、木之精。其色青。其象如懸匏。肝主魂、其神如龍、化爲二

玉女玉童、一青衣、一黃衣、各長七寸、一黃龍、一持玉漿、出入於肝藏也。其神好仁。人之行患者、蓋發於肝也。欲安其魂而延其齡者、則當澤被芻棘、恩覃庶類、而後全其生、則合乎太清者也。肝合於膽、上主於目。肝盛則目赤。又主於筋。肝虧則筋急。皮枯者、肝熱也。肌肉黑黯者、肝風也。好食醋味者、肝不足也。色青者、肝盛也。手足汗者、肝無他惡也。毛髮枯者、肝傷也。夫肝主角、故肝有疾者、當用嘔。嘔者、肝之氣也。其氣仁也。故除毀痛。人之有傷痛者、則嘔之以止痛、皆自然之驗也。豈不以爲靈哉。此之至理也。通玄之道。且肝之主春、春之用事。春三月天地氣生、萬物花葉繁茂、人及芻萌、順陽之道也。逆之傷肝也。傷之則毛骨不榮也。常以正月二月三月寅時、東向平坐、叩齒三通、閉氣七息、吸震宮之青氣三吞之、補嘔之損、以享青帝之祀、以致二童之饌、木精乘王、則肝歡寡憂、精之妙也。

脾藏圖

治脾當用呼。呼爲瀉、吸爲補。夫脾者、坤之氣、土之精。其色黃、狀如覆盆。脾主意、其神如鳳、化爲玉女長六寸、循環於脾藏也。其神多嫉妒。人之嫉妒、蓋起於脾藏也。土無正形、故妒之無準也。婦人則妒劇者、乘陰氣也。欲安其神則當去欲寡色、少思屏慮、長其土德而後全其生也。脾合乎太陰、脾連胃上、主於口、消穀之腑、如磨之轉、化生而入熟也。食不消者、脾不轉也。食堅硬之物、磨之不化也。人方飲食訖便臥、其脾則側、側則不轉、食堅物生食不化、則爲宿食之患也。故食不調、則傷脾。脾藏不調、則傷質質神俱損、則傷人之速。故人之不欲食、生硬堅澀之物、全人之道也。人不欲食、爲脾中有不

化食也。多惑者、脾識不安也。多食者、脾虛也。食不下者、脾塞也。無顏色者、脾傷也。好食甘者、脾不足也。顏色鮮滑者、脾無他惡也。夫脾主於中宮、土也。故脾之有疾、當用呼。呼者能引脾疾、故入之中熱者呼之、以驅熱溫之弊也。向若不呼、則熱氣擁於內、陰氣息於外、致憤悶之患、形何從而安哉。夫脾位寄於土宮、官主義也。使人寬舒廣大、屈己濟人、以利不爭者也。且脾之無正形、寄王四季、隨六氣助成萬物。脾育腸胃、義之道也。不以自專爲德、不以物競爲功、長坤之理、逆之則傷脾。常以四季月末、十八日、旭旦、正坐中宮、禁氣五息、鳴天鼓七、吸土宮之黃氣入口五吞之、補呼之損。飲玉醴以致神之和、以補於脾、以佐神氣、則入山不畏虎狼、登險不懼顛蹶者、行氣之精也。

腎藏圖

治腎當用吹。吹爲瀉、吸爲補。夫腎者、陰之精、坎之氣。其色黑。其象如圓石。其神如白鹿。兩頭、化爲玉童、長一尺、出入於腎藏、其神和也。人之柔順者、蓋發於腎藏也。欲安其神、則當仁德平廣、膏潤萬物、長其精、順其志、而後全其生形、則合乎太清者也。腎合於骨、上主於齒。齒痛者、腎傷也。又主於耳。人之骨痛者、腎虛也。耳不聞聲者、腎虧也。齒多楚者、腎虛也。齒黑齟者、腎風也。耳痛者、腎氣壅也。腰不伸者、腎冰也。色黃者、腎衰也。容色紫光者、腎無他惡也。骨鳴者、腎羸也。夫腎主羽、人之有疾、當用吹。吹者腎之氣、能療腎之疾。故人之積氣衝臆者、則強吹也。腎氣沉滯、吹微則通。且腎者冬之用事。冬三月乾坤氣閉、萬物伏藏。戌寢寅起、與玄陰并、外陰內陽、以養骨齒、以治其神。逆之則傷腎。常以十

月十一月十二月、面北平坐、鳴金梁七、飲玉泉三、吸玄宮之黑氣入口九吞之、以補吹之損、以符吻鹿之詞、以致玉童之饌、益腎氣、神和體安、則羣妖莫害、可致長生之道矣。

膽藏圖

以前名五藏加膽、名六府。膽亦受水氣、與坎同道。膽有疾、當用嘻。嘻爲瀉、吸爲補。圖形已附在肝藏。夫膽者、金之精、水之氣。其色青。其象如懸匏。其神龜蛇、化爲玉童、長一尺、戟其手、奔馳於膽。其神勇人之勇決者、蓋發於膽藏也。欲安其神、當息忿、寢爭、與仁輔義而後全生也。膽合於膀胱、上主於毛髮、毛髮枯者、膽損也。髮燥者、膽有風也。無懼者、膽洪大也。顏貌青光者、膽無他惡也。爪甲乾者、膽虧也。毛焦者、膽熱也。無事淚出者、膽勞也。好酸者、膽不足也。夫膽寄於坎宮、使人觀智慕善、屏邪去佞、絕姦治方直也。且膽者生於金、金生於武、故多勇。且抑之大吉。夫膽乘陰之氣、秉金之精、故主於殺。殺則悲。故人之悲者、金生於水、目中墮淚也。夫心主火、膽主水、火主辛、水主苦。所以人有弊者、卽言辛苦、故爲水火二氣相背、則火得水而煎、陰陽交爭、水勝於火、故目淚出。淚流以苦而出、故曰淚。夫悲啼號泣、其聲稱苦者、爲淚出於膽而以苦爲詞也。膽、水也。而主於陰。目、明也。而主於陽。陰從陽、故從日出。常以孟月、端居正北、思吸玄宮之黑氣入口九吞之、以補嘻之損、以食龜蛇之味、飲玉童之漿、然後神治體和、惡不能犯、邪莫之向、膽氣所致也。

岐伯曰、夫人之受天地之元氣、生氣之來也、謂之精。精之媾也、謂之靈。靈之變也、謂之神。神之化也、

謂之魂。隨魂往來。謂之識。並精出入。謂之魄。管主精魄。謂之心。心有所從。謂之情。情有所屬。謂之意。意有所指。謂之志。志有所憶。謂之思。思而遠慕。謂之慮。慮而用事。謂之智。智者。乃識見者也。蓋精神魂魄意志思慮情智。見識之所用也。抱朴子曰。一人之身。含天地之象。具在身矣。則胸脇爲宮室。四支爲郊境。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左目爲月。右目爲日。髮爲星辰。齒爲金玉。大腸爲江河。小腸爲川瀆。兩乳臍膝爲五岳。肝腎脾肺心爲五行。故修道者常理之。若不修緝。必致毀敗。營衛不通。血氣不流。齒髮不堅。五藏不調。則傾化隨及。故人修其未毀。治其無疾也。

黃庭遁甲緣身經終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是聖賢切實示人處。人能信得此八字過。一切貪心妒心癡心。患得患失心。計長計短心。吉凶趨避。恩仇報復心。自不知銷歸何處。噫。吾見亦罕矣。呂忠節公維祺。常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

太清中黃真經并釋題

釋題

中黃真經者

中黃者、中天之君也。眞者得無爲之身也。經者、爲大道之徑也。

九仙君撰

九仙者、天之眞也。其最崇。下管八天、上

位、顯兩儀之成形。然大道之人、苞裹萬景、含養天地。以慈愛爲百行之源。以衆善爲資身之本。廓然洞達、存不捨之根。總察萬行、無棄絕之智。是以出五明殿、入中和宮、放無極光、洞無極景、及與黃人論無極之義。顯分聖教、須知無中不無。欲悟玄元、先了義趣。得之者同其生。失之者共其死。哀體內之莫測。病生靈之不悟。元氣分散、隨彼行之所生。體節分離、掩太陰之泉戶。依余大教、必歸雲路。

中黃真人注

中黃者、九天之尊。余始自人間。登於聖路。保養和氣。深藏其精。慮中行未成。切厲精誠。然後用其慈

愍。剪其癡怒。去捨萬端。百靈潛護。永絕愛慾。

亦號曰胎藏論

夫胎藏論者、蓋以人類受形於聖路。

陰神私助。然可服靈氣、固眞一、知神仙可學也。保和於氣母。陰陽交配。隨行所成。骨肉以精血爲根。靈識以元氣爲本。故有淺深愚智。禍福不同。此經辨人倫之有形。明腹內之修養。窮本見末。尋苗識根。端明五藏。然可修身。用之以人。受之以法。守之以功。若虧是行。徒擅其能。亦不可學也。

胎藏論者、蓋九仙君兼眞人之所集也。

眞人常觀察元氣。浩然凝結成質。育之以五藏。法五行以相應。明

之以七竅。象七曜以昭晰。

夫人腹內、有五行之正氣。順之即無疾、逆之即爲害。頭應於天。足應於地。天欲得高、高即日月明。七竅欲

得大。七竅大者、道易成。爲心氣大、骨氣大、和氣大、節氣大。此爲神宅。修道易成。亦主有壽。

其識潛萌。其神布行。

夫人受形於胎。然布情

識之根、心識爲最。因心運已得、無不爲道有。存神宅、皆以心識爲用。即未若無心捨損、直上九天、爲之大要。

安魂帶魄。神足而生。

魂生於天。

魄生於地。入胎成形。諸神居位。嬰兒在胞。善知人事。無息無聲。合於至理。既出胎腹。六識潛萌。體襲五穀。貪患並生。隨識所用。坐變癡盲。故太微靈書、有還魂制魄法。皆須用心存

思。若暫有忘捨、前功悉棄。此書並不載。蓋爲捨損心識。

形神相託。神形相成。口受外味以忘識。身受

內役以喪情。神離形以散壞。形離神以去生。殊不知皮肉相應。筋

骨乃成。肝合筋。其外爪。心合脈。其外色。脾合肉。其外脣。肺合皮。其

外毛。腎合骨。其外髮。鹹傷筋。苦傷骨。甘傷肉。辛傷氣。酸傷血。

玉華靈書

云、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食氣。形食味。味傷形。氣傷精。初皆相因。後皆相反。初相生成。後皆剋害。穀氣盛、元氣衰、即反壯成老。常欲得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養脾氣。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養肺氣。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養肝氣。冬七十二日、省鹹增苦以養心氣。季月末、各取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腎氣。但依此養生、亦可得三百

感矣。存神亦得奔於諸天。只得爲仙。爾、不得列於尊位。故聖人曰、先除慾以養精。後禁食以存命。是

知食胎氣、飲靈元、不死之道。返童還年。此蓋聖人之所重也。且夫

一士專志、下學而上達。一夫有心、觀天道之不遠。學而無志謂之

愚。唯玄錄云、無志之夫、萬行不成矣。不學不知謂之蒙。玄元章云、三生修道未具志。今生方遇中黃祕。若能閉得養形章。陰神永不奪人

志。學道修行、大忌輕言泄事。縱得玉錄金章、終不成道。凡人遇異書奇術、皆天神助應。自是人愚慢其神、理難成道也。無分之人、永不相遇矣。然三蟲未去、

子踐荊榛之田。當三蟲已亡、自達華胥之國。玄境章云、華胥國者、非近非遠乎。非人境所知、非車馬所

通。此國方廣數萬里。其國無寒熱、無蟲蛇、無惡獸。國內人民、盡處臺殿、上通諸天往來。人無少長、衣食自然。不知煙炤勞計之勤。不識耕桑農養之苦。所思甘腴、隨意自生。百味珍羞、盈滿堂殿。甘泉涌流、注浪橫飛。九醞流池、自然充溢。人飲一盞、體生光滑。異竹奇花、永無凋謝。祥禽瑞獸、韻合宮商。一國人民、互相崇敬。然其國境外、有三十里、草莽荊榛、四面叢合。上有飛棘、羅覆數重。下有疾藜、密布其地。欲遊是國、先度此中。不顧凡身、然可得入。少生悔意、終不見達。凡言三十里荊棘者、爲與三尸相持、身受虛羸寂寞、思食無味等味。及三蟲亡後、身識冲和、情理安暢、冥心內境、自達胎仙。既入華胥、方驗是跡、洞玄靈界、非凡所知。顯章雲路。備述胎仙。知聖

行之根源。辨仙官之尊位。至於霞衣羽服。玉館天厨。蓋爲志士顯

言。聊泄天戒。非人妄告。殃爾明徵。

准玄元教令科。凡是祕密天錄。不可妄開。爾當有滅門之禍。輕言泄事。陰神爲慢易玄

科。天奪人志。雖欲學道。

多逢難事隔塞也。大忌之。

密此聖門必登雲路。

三天教云。閉言之人。與道合神。天助其德。有其玉骨。如此之人。修道

必成無

疑耳。

慎無傳於淺學。誓莫示於斯文。

學道無成。謂之淺學。妄傳此等。當有刑禍之殃。道教禁科。大忌違誓。兼獲

罪無量。

誠之。

慢而折神。輕言損壽。

玄格曰。與人誣曲直。尙減算壽。況泄天章。輕文傳示。彼既受禍。此亦獲殃。家當橫難。身備刀光。

若非志士。無得顯言。

夫志士學道。心跡無二。然可口傳。勿示文字。

總一十八章。列成一卷。

一十八章

者。謂人有五藏六府。外有七竅顯應。故有十八章。不言九竅者。同於北斗九星。兩星不見。一卷者。萬行歸之於一。此皆事合形神。應於運理。

號曰胎藏中

黃經。皆以篇目相銜。文句相繼。義精於成道。言盡於養生。行顯意

直。事具文切。食氣之理備載。歸天之道以成。援筆錄章。列篇於後。

內養形神章第一

內養形神除嗜慾。

洞元經云、修養之道。先除嗜慾、內合五神、次當絕粒。心不動搖。六府如燭。常修此道。形神自足。

專修靜定

身如玉。

夫人心起萬端。隨物所動。常令靜居。不欲與衆混同。內絕所思。外絕所慾。恒依此道。元氣自足。

但服元和除五穀。

世人

常以五穀爲肌膚。不知五穀壞身之有餘。今取春二月、淨理一室、著几案、設以厚暖牀席。案上常焚名香。夜半一氣初生之時、入靜心神、當叩齒三十六通、以兩手握固、仰臥瞑目。候常喘息出時、便合口鼓滿咽氣、以咽入爲度。漸漸咽之、若入肚卽覺作聲、以飽爲度。飢而更咽。但當坦然服之。無所畏懼。氣入後、如口覺乾、卽服三兩蓋胡麻湯。此物能潤腸養氣。其湯法取上好苣勝三大升、去皮、九蒸九曝。又取上好茯苓三兩、細杵爲末。先下苣勝末煎三兩沸。次下茯苓末又煎數沸。卽入少酥蜜、渴卽飲一兩蓋、兼止思食。或四時枸杞湯、時飲一兩蓋、亦善。咽氣自得通暢。但覺腹中安和、咽氣漸當流滑、一切湯水盡不要喫、自得通妙理。但服氣攻盤腸糞盡、咽氣自然如湯水、直至臍下。初服氣、小便黃赤、勿怪也。心胸躁悶、亦勿懼。但心境不移、自合妙理。若不絕湯水、雖腹腸中滓盡、終不得洞曉是非。或若要絕水穀、只在自看任持、亦不量時限遠近。亦有一月、亦有五十日、亦有百日者。三丹田自然相次停滿。一月下丹田滿、六十日中丹田滿、九十日上丹田滿。下丹田氣足、藏府不飢。中丹田氣滿、體無虛羸。上丹田凝結、容貌充盛、三焦平實、永無所思、神凝體清、方鑒是非。下丹田滿者、神氣不泄。中丹田滿者、行步超越。上丹田滿者、容色殊絕。既三部充實、自然身安道泰、乃可棲心聖境、養息胎仙。此爲專氣之妙門、求仙之捷徑也。若或食或斷、令人志散。好食諸味、難遣穀氣。此二事者、習氣之所疾、求仙之大病。經曰、鹹美辛酸五藏病。津味入牙昏心境。致令六府神氣濁。百骸九竅不靈聖。人能堅守禁絕嗜慾諸味者、九十日三丹

田發實。百日内觀五藏。三百日鬼怪不藏形。陰神不敢欺。千日名書帝錄。形入太微。

必獲寥天得真錄。

凡飛鍊上昇、爲下天仙官。存想無爲。

氣神、修三一之道、得上天仙官。若眞子服胎息成者、得寥天昇真錄、千乘萬騎迎子、當獲中天眞尊。言是休糧。蓋非旦夕之功。先以德行護身。次以除陰賊嗔怒。此學道之志也。陰賊未息、三蟲不除、或行非教之事、不復成矣。故太微玄章曰、除嗔慾、去貪瞋、安五藏神足矣。

百日專精食氣足。

謂三丹田氣足也。凡食氣吞

食氣玄微章第二

食氣玄微總五事。

夫言玄微者、皆事理莫達、謂之玄妙。言五事者、但學絕粒、卽魂魄變改、三尸動搖。

大關之要莫能

知。

夫人內行未成、不知諸覽相連、謂言道法無効。蓋不達眞正理也。若是先具內行人、只服津液、自得不飢。況於服氣乎。

元氣初服力尙微。

夫服氣爲有滓滯。至一七二七已來、滓穢退出、漸覺體內虛弱、百節無力。但勿爲懼。緣元氣未達腹胃中、所以覺虛弱。但咽氣使漸通流、日勝一日、但當堅志守一、候下丹田滿、頓無飢渴。假令未達皮膚、容色黃瘦、亦勿以爲畏。後當悅懌矣。如不專志、兼食行、即川氣無効也。亦愛數敗。此亦爲不具內行人。即如此有愛緣牽心、彼自使敗。

要子將

心運守之。

太元經曰、凡休糧諸門甚多。學道至近須九年。以下無成者。唯有服氣。堅守百日、禁諸湯水、子心不動、三尸自除、永無敗矣。只爲學者浮心未定、居二

疑之端、使心神動搖、三尸齊起。百思既至、心跡難歸、雖服氣、易爲退敗。誠、必不靈矣。

穀氣未除子何別。氣則難停而

易洩。

夫體服氣、欲速達五藏。除湯藥外、諸物禁斷四十九日、穀氣自絕。若少食諸味、即難遺穀氣。若要用氣、使內藏分明、當服此元氣、經五十日、百物不食。閉目內想脾

藏中氣、從心起、散至四肢。仰臥呪曰、中央戊己。內藏元氣。黃色力堅。運之可治。丹陽莫辭。朱陰共議。得達四肢。黃雲大起。每至五更雞初鳴時、常候、莫令參差。如此二十七日、內見脾藏中氣、鬱鬱如黃雲、透過四肢。後當使此氣滅燭吹火、百步外便滅之如大風起、可以興黃雲、閉彼形、人無見者。若不依五更初、及不能堅守、或則少一日、即無効矣。此中黃閉氣。或即體弱而心虛。或即藏虛而力劣。

用氣未達四肢、當有虛弱之患。但志之勿為懼矣。大洞經云、守之如

初、成道有餘。

一者上蟲居腦宮。

洞神玄訣、上蟲居上丹田、腦心也。其色白而青、名彭居。使人好嗜慾癡滯。學道之人宜禁制之。假令不絕五

穀、常行此心、一年之外、上尸自終。人不知行。空絕五穀、若不絕貪慾、焉得蟲終滅也。

萬端齊起搖子心。常思飲膳味無

窮。想起心生若病容。

學道者、不得內行扶身。却為三蟲所惑亂也。

二者中蟲住明堂。

洞神玄訣曰、中蟲

名彭質。其色白而黃。居中外田。使人貪財、好喜怒、濁亂真氣、使三魂不居、七魄流閉、洞玄經曰、無喜無怒。中尸大懼。不貪不慾。和氣常足。坐見元陽。萬神來集。

遣子

魂夢神飛揚。或香或美無定方。或進或退難守常。精神恍惚似猖

狂。令子坐敗食穀糧。子若知之道自昌。

怡然不易、其道自成也。

三者下尸居腹

胃。下尸、其色白而黑。居下丹田。名彭矯。使人愛衣服、耽酒好色。但學道之人、心識內安、三尸自死、永無敗矣。**令子淡泊常無味。**若常守

三尸既亡、永

無思慮矣。

靜則心孤多感思。撓則心煩怒多起。

服氣未通、被三尸蟲撓亂、或則多怒、或則多悲

思、或則多嗜滋味。

使人邪亂失情理。子能守之三蟲棄。

太上昇玄經曰、食氣堅心、一月內一蟲當死、二蟲無

託。人但能服氣志守、三十日上蟲死、六十日中蟲死、九十日下蟲死。百日心不移、即體康神清、永永不敗。若或食或斷、令人志退、則無効也。

得見五牙九

真氣。

五牙爲五行氣、生于五藏中。九真者、爲九天之道也。此五藏成、還應九天、所以五藏之氣、名九天也。元氣成、當自別得五行之氣驅使、無所不通也。

五牙咸惡章第三

五牙咸惡辛酸味。

若五味不絕、五藏靈氣不生、終不斷思欲之想。但令水穀除、何慮不生五氣。五氣既生、即五情自暢。五藏既滿、元氣自凝。元氣既

凝、五神自見。五神既見、

惡人間、仙世累之所能牽也。

爲有三蟲鎖隨子。尸鬼坐待汝身死。何得安

然不驚畏。

三尸之鬼、常欲人早終、在於人身中求人罪狀、每至庚申日白於司命。若不驚不懼、不早修鍊形神、制絕五穀、使年敗氣衰、形神枯悴。縱使志若松筠、

亦復無成矣。一朝命絕、悔恨何及。

勸子將心捨煩事。

服氣人大要者、靜持心神、止捨煩務。使三蟲動而無効。神氣行而有徵。自得五神獲安。妙理

潛。超然自得煙霞志。能清能淨、即自得志潛明、超然洞悟。煙霞之暢、在乎目前。

煙霞淨志章第四

煙霞淨志通神奧。

若得水穀氣除。自然諸脉通曉。五藏靈光生。縱捨自有深奧。故不可測也。靈光、神氣也。

令子坐知生

死道。

若能制絕諸味、百日後、無不成矣。自得衆靈潛伏、生死之路備觀。機械天外、陰司之道常知矣。

蒸筋暴骨達諸關。握固

潛通開百竅。

謹按胎息志理經云、凡服氣五十日後。假令未絕水穀氣。遇日色清明。時景朗曜。景正午時。當於室宇內。淨軟牀席。散髮於枕上。握固於兩脇之傍。然後叩齒七通。端心瞑目。似覺微悶。即須用力握固。漸漸筋脉徐開。靈氣潛通於骨肉之間。津液汗澤於皮膚之上。但當數數運用、自得顏色光悅。氣力兼倍。髮如新沐。髭若青絲。如不解閉氣鍊形、使用元氣、行通於毛髮之間、自然每度鬢髮跳擲。若不得此術、雖復休糧長生、有同瓦礫草木、無精光也。

百竅關連章第五

百竅關連總有神。

百竅通於百穴。百穴通於百脉。眼上二穴通於肝。肝脉通於心。故心悲則淚發於臉間。睛上雙穴通於鼻脉。鼻脉通於心脉。故心悲則鼻酸。鼻脉復通於腦脉。故腦熱則鼻乾。洞神明藏經云、百脉通流。百竅相達。百關相鎖。百節相連。故一穴閉則百病生。一脉塞則百經亂。故服氣無疾、諸脉常自通暢。道人不死、胃

腹無物停留。鑒察吉凶、百神歸集於體。寒熱不近、元氣調伏於身。毒物不干、五藏靈神固護。狂獸不搏、土地常自衛持。隱現無難、骨肉合於玄化、即何慮不通於聖知也。

由

子驅除歸我身。

百關九節、皆神宅也。藏府無邪氣所生、即萬神歸集。邪氣即穀氣是也。若正氣流行、所有瘡痕點齕客氣、自然消滅。

恬然得

達自明真。

故得洞鑒照然、足辨邪正之類。

自明真道永長存。

致形神於不死之門。昇子身於九天之上。

長存之道章第六

長存之道因專志。

若不專志、則難通於聖理也。

返荷三魂知不死。

氣通之後、當即自荷形神、明不死之路也。

何物爲冤七七裏。

服氣滓盡後、絕水穀最切者、在四十九日、漸漸當百脉洞達。返照如燭、俗心頓捨。五藏恬和。若不能堅持、前功併棄。

堅

然慎守鹹酸味。

少食諸味、難遺穀氣。

鹹美辛酸章第七

鹹美辛酸五藏病。津味入牙昏心境。

但是五味入牙、皆通於兩眼之穴、散露於百脉之內、使穀氣堅實、藏腹停留。

若求速達、請卓然斷絕也。

致令六府神氣衰。百骸九竅不靈聖。

謂神氣不凝於丹田之中。靈光不照於藏府之內。

子能慎守十句終。諸脉洞然若明鏡。

使功滿十句、神氣自當凝實。靈光煥耀如燭。無不洞達。

六府明

神不隱藏。與子言語說心境。

五藏神自見也。

滯子神功去路難。大都穀實

偏爲病。

若穀氣不除、卽不見幽玄至理也。

穀實精華章第八

穀實精華與靈隔。纏羅六腑昏諸脉。

穀氣精華、化爲涎膜、纏羅五藏六府關節筋脉、故不可知。但是服氣人、經五

六十日後、見腸胃中滓盡、將謂更無別物。不知穀氣精華、殊未出也。所以有思慮散之意、反使情切心懸、不可堪忍、亦爲尸鬼所禍也。自後但有物如膿如血、或若壞脂、或若雞鴨糞。此乃穀氣欲出、有此狀也。後更三二十日、又有異物、如涎如膜。此則穀實精華之狀也。若先曾兼食服氣、或斷或絕、經歷歲餘。一旦頓絕、還校便成。若無此物、亦不怪也。但無穀氣、則諸脉洞達、反照如燭。大洞經云、初服氣人、亦覺腸中滓盡。又見所食湯水、旋於腸中出、謂腹內更無別物。不知穀氣未出也。穀氣若盡、想更有何所思。形神如歸。豁然安泰。情無慮思。寂寞瘦弱等患疾、亦何懼。退敗不進之憂、必審而思之、無得退也。若能頓絕湯水、得三十日已來、却退、不能堅持、卽若穿井及泥、見水而不取也。一何痛也。

不返欲何依。子心未達焉能測。

穀氣未除於藏府之間。神氣不守於丹田之內。故道者昧然無知神功在近也。

可惜

玄宮十二樓。那知返作三蟲宅。

若不修煉形神、身上宮室、皆為三蟲之窟宅。

三蟲宅居章第九

三蟲宅居三部裏。

此蟲常在三丹田內。

子能運用何憂死。

但依聖人之言、用心修行、何殃累之所及也。

漂

然鬱鬱常居此。

元氣常引內氣周流身中、即却復丹田之內也。

自辨元和九仙氣。

穀氣盡、即自辨識元氣也。

九仙真氣章第十

九仙真氣常自靈。三蟲已死復安寧。

大洞元經曰、三蟲亡、神氣昌。內照五藏中氣、使之如神。若居世遊隱法。具在胎

息章中說。

由子運動呼吸生。

神氣若足。呼吸運動興起雲霧。自然得成。隱化無滯。

居在丹田內熒熒。

服氣

成者、居在丹田中。凝結若雞子。炳煥如燭光。照數里內無不見。是為三丹田氣。自然如此也。

筋骨康強體和平。

三光經曰、鍊髓如霜。換骨如鋼。

服之千日。力倍於常。後能日馳千里。奔馬不及也。

心識怡然自暢情。思逸神高心彩明。

食氣成者、心神常自暢悅。

情高思逸。棄賤人間也。

却聞五味覺膈腥。

觀五味、見滓敗。示五香、聞腥穢。尋苗見根。故有是聞。自然如此。為天氣達也。俱有此見。

肌

膚堅白筋骸清。

胎息章中自有鍊骨法具載也。

地府除籍天錄名。坐察陰司役神明。

內合胎仙道自成。

入胎息至五百息、當入異境、地籍除名、三天錄仙。至千息、魂遊上境。

胎息真仙章第十一

胎息真仙食氣得。却閉真氣成胎息。

服氣二百日、五藏虛疎、方可學入胎息。准九天五神經云、先須密室無風。厚軟

氈席。枕高四指。纔與身平。求一志人。同心爲道侶。然後捐捨心識。握固仰臥。情無所得。物無所牽。靈氣漸開。心識怡然。初閉息、經十息至五十息、至百息、只覺身從一處、如在一房中。只要心不動移。凡一日一夜十二時、都一萬三千五百息。故太微昇玄經云、氣絕曰死。氣閉曰仙。魄留守身。魂游上天。至百息後、魂神當見。其魄緣是陰神、常不欲人生。其神七人、衣黑衣、戴黑冠、乘黑翼。洞神經曰、爲之玄母。此神是陰屍之主。若見此神、子當謹心存念。呪曰、玄母玄母。吾屍之主。長骨養筋。莫離屍戶。吾與魂父。同游天去。次當見魂父三人、各長一尺五寸、衣朱衣、戴朱冠、乘朱翼。當引上元宮諸腦神百餘人出。子當身見三丹田中元氣如白雲、光照洞達。當呼三魂名、一曰爽靈、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得此三魂陽神、領腦宮神引子元神游于上天。初出之時、只覺身從一黑房中出、當見種種鬼神形容、或偉大者數丈、或微小者如燕雀、或披髮如亂蓬、或開眼如張電、爲上界道路、皆是鬼神之過路。子但安心無生懼意。亦須得良伴相助。緣元氣上與魂神相應。若有懼心、元氣當自口鼻出、即子身不得去也。但一夕之中、令傍人自記喘息數。至息已、子當與三元神同游上界也。其道當

成。以後即不得微有泄漏。大慎。大慎。但不顧於物、鬼神伏德。**羽服彩霞何所得。皆自五藏生雲翼。**後鍊形上具、
 自成五色羽衣。中天羽經曰、輕輕狀蟬翼。燦燦光何極。蟬爲
 飲氣秉露、故生羽翼。人服元氣而天衣不礙於體、即可知也。

五藏真氣章第十二

五藏真氣芝苗英。

太華受經曰、元氣舍化。布成六根。吉凶受用。應行相從。內氣爲識。胎氣爲神。子能胎息。復還童嬰。反魂五藏之始、先布於水、內

有六府、外應六根。

肝主東方其色青。

太明五緯經曰、肝主於木。生於水。剋之於土。來自東方。其色蒼。受之於陽。潛伏此氣。千息生光。但常用氣

未至胎息、當存想青氣出之於左脇。但六時思之不輟。自子時常隔一時。至五十日、當見此氣如青雲。用此氣、可治一切人熱疾時行臃腫疥癬急瘦。但觀前人疾狀、量其淺深、想此氣攻之、無不愈差。如觀前人肝色枯悴、不可治也。
子但閉固千息經。青氣周流色自成。
胎息經千息爲內養。此氣青

色、當自凝結。

心主南方其色赤。伏之千息赤色出。

太明五緯經曰、心主於火。生之於木。剋之於金。來自南方。其

色赤光。受之於朱陽。爲夏天也。潛伏千息。當出心堂。常服氣未至胎息、每日午時、想赤氣在心、大如鷄子、漸漸自頂而出、自散。呪曰、南方丙丁。赤龍居停。陰神避位。陽官下迎。思之必至。用之必靈。自此三呪之。能常行此氣、存想五十日不闕、當有赤氣如火光自見。用此氣、可治人一切冷病。當用氣攻。前人病時、其人面色帶青、即不治。陰氣不可治。凡存神氣

法、並不欲得遣人知。

肺主西方其色白。服之千息白色極。

太明五緯經曰、肺主於金。生之於土。剋之於木。來自

西方。其色白。澄淨微芒。功達千息。光徹洋洋。常服每至丑時、存想肺間有氣、狀如白珠、其光漸漸上注於眉間。後乃呪曰、西方庚辛。太微玄真。內應六府。化爲肺神。見於無上。遊於丹田。固護我命。用之成仙。急急如律令。存念一遍、如此四十九日、肺中有氣如白雲自見。此氣照地下一切寶物、及察人善惡、示表知裏。如不行存想五氣法、服氣三年、方見五藏內事。此緣不具眞行使用、不辨相剋相生。如寒用心氣、緣是火氣。如熱用腎氣、緣是水氣。不辨用氣、卽無効也。九氣經中亦不言氣法。寥廓尙祕、況是人間也。

脾主中

央其色黃。服之千息黃色昌。

太明五緯經曰、脾主於土。生之於火。剋之於水。來自中方。其色黃。閉氣千息。不敢伏藏。存想黃氣、

但一日一想、不限時節、亦無呪。其脾藏存之四十九日、自見九氣已後能用。可將身入牆壁、人盡不見。

腎主北方其色黑。服之千

息黑色得。

太明五緯經曰、腎主於水。生之於金。剋之於火。來自北方。其色黑。微芒。伏之下元。主持命房。內有眞白。守之不忘。此五藏神氣、但至五更初、各存想

氣色、都出於頂上訖、卽止。亦不假一別存想。驅役萬靈自有則。

服氣心志正、兼行內行、內外相

兼不用呪、亦得。只是較遲、滿百日、方有効驗也。扶、一年後、應是人間鬼怪精魅及土地神祇、並不敢藏隱。所到去處、地界神祇、先出拜跪、常隨衛道者。陰司六籍、善惡具知。然亦不可便將驅使。緣未具三天眞錄、慮有損折。若入胎息、得昇身訣、且要遊人間。但依此經戶解法、然後遊世、卽無遮礙。不爾、不可忘道、若不務此術、但務化人矣。自他俱利。乘服彩霞歸太極。

胎息

伏陰經曰、內息無名、惟行想成。若不行戒行入胎息、未得合神。太微靈隱書曰、凡人入胎息、遊人間、行尸解術、隨物所化。故有託衣衾所化者。常以庚辛日取庚時。於一淨室內焚名香一鑪。於所臥牀頭兼須設几案。上著香鑪。下著所拄者龍杖及履鞋等物。盡安置於頭邊。身衣不解。以衾蓋之。首西而臥。自念身作死人。當陰念此呪七遍。呪曰、太一玄冥。受生白雲。七思七召。三魂隨迎。代余之身。掩余之形。形隨物化。應化而成。急急如律令。此存念一食間、但依尋常睡。如當存念之起、一食久、輒不得與人語。若與人語、其法不成。如此常行四十九日、漸漸法成。後要作、不問行住坐臥、陰念此呪七遍、隨手捉物、身便別處去。衆人只見所把之物、身將以死矣。後却見物還歸本形。此法即可以下界助身、不可以便行非法之事。大須謹慎其法、大須隱默。若臥在牀上、但以被覆身、隱念一遍、便却出入。只見所臥衾被是身、不見被形、若於財色留心、當爲神理銷折矣。

太極眞宮章第十三

太極眞宮住碧空。絳闕崇臺一萬重。玉樓相行列危峯。

上界宮館、生於窈冥、皆有

五色之氣而結成。下界土地、皆是水氣橫凝扶住、故不得自在、不得堅長、不得平正、上界以八珍爲土地、七寶爲用器。至於宮殿、七珍合成。有自然不運之力。無人功興動之用。上界以七珍精氣爲日月。下界以陰陽純氣爲日月。下界言一年三百六十日。是上界一日十二時也。太黃經曰、不食土地精。生居太一城。爲形神俱得去也。

瑤殿熒光

彩翠濃。

謂七珍翠彩煥爛、光徹內外無隱礙。千閣萬樓互相影對。大仙真人猶居此外也。

紅雲紫氣常雍容。玉壁金

梁內玲瓏。

玄宮玉堂經曰、白玉爲壁。黃金爲梁。青珊爲架。紅璧爲牀。進以九霄之膳。酌以八瓊之漿。

鳳舞鸞歌遊詠中。

上界有天

鳳舞鸞霄之歌。並是曲名也。

玉饌金漿意任從。

九宴玄厨經曰、一日十進九霄之膳。七獻八瓊之漿。一日十進食。八獻酒。

九氣眞

仙位列崇。

胎息得列九眞上仙。

九氣眞仙章第十四

九氣眞仙衣錦衣。綃縠雲裳蟬帶垂。

眞君衣瓊文錦蟬縠之衣也。

天冠搖響韻參

差。冠搖衆珮、響韻五音、爲自然也。

九文花履錦星奇。

九文錦爲履、其花零亂、如衆星鑽壁也。

却佩霓裳朝太

儀。

霓裳、仙官朝服。人初得仙、皆朝太儀眞君九天主也。

十方彩女執旌旄。百靈引駕玉童隨。前有

龍旛後虎旗。

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皆是百靈之數。

羽服飄飄八氣吹。

八氣、八方正氣、先治道路也。

更

上寥天入太微。

太微都、在第五天。金星輪朱華宮、亦名太微。管下界生死籍部。每四時八節、申籍奏聞上界太微。凡此官吏、有四十萬衆大數。

太微玄宮章第十五

太微直上寥天界。動靜風調鳴竿籟。太微上界所有風搖、皆如笙竿之韻、如極樂之所、自然如此也。殿閣

穹崇何杳隗。杳陳謂虛峻極也。殿閣重數甚多、宏壯尤麗也。壽永衣輕人體大。九天各各皆相

倍。九天羽服儀仗、各各相次加倍。羽衣轉輕、人體轉大。彩翠鮮華、日月轉邁長遠也。是為因心得自在。因心運身、靜得出三界。

理修真為聖人。九行門空列章戴。夫九行者、道人之窟宅。動息住持、不離其內。一者以慈愍為衣。二者以止捨為食。三者以正心為乘。四者以專志為才。五者以謙下為牀。六者以順義為器。七者以勤惠為屋。八者以修空為宅。九者以陰施為業。修道之子、不持此九行、去道疎矣。

九行空門章第十六

九行空門章第十六

九行空門至真路。大道不與人爭怒。動息能持勿暫停。陰神返照

神常助。持心不息、其道易成。諸行無心是實心。因心運得歸天去。無心之心、因心運心。雖無

有心、還因心有。除苟無心是謂真。衆事曰苟。無事曰除。除心止念。萬行歸余。自隨胎息入天門。胎息以善行為

要機。無念為至路。玄元正理內藏身。無曲潛形體合真。洞玄經曰、心無曲、萬神足。三部清

慮元氣固。六府翻成百萬神。

三元靜。六府調。真氣歸於真行。二理相合。五藏六府諸神共有百萬。自然相和應也。

六府萬神章第十七

六府萬神恒有常。

五藏六府、百關九節、有神百萬。若日常清淨修之、即當自見。

元和淨治穀實盡。

但以元氣

攻運、何穀氣之不去。

大腸之府主肺堂。

肺爲首三焦之主。

中有元神內隱藏。

藏府既淨、萬神自藏。故太明經

曰、大腸主肺也。鼻柱中央爲候色也。重十二兩。長一丈二尺。廣八寸。在臍左邊。曲疊積一十二盤。貯水穀一斗二升。主十二時。內有神各具本色衣冠十二人。若除水穀氣盡。元氣自足。其神當見。各據本時遞相更直以衛修道之子也。

腎府當明內宮女。外應耳宅爲門戶。

內神經曰、精主腎。腎爲後

宮。內宮列女、主耳腎之官、承氣於耳。左腎爲壬、右腎爲癸、循環兩耳門中。有神五百人。內有元神、守自都管、靈主志。凡人好嗔怒即傷腎。腎傷即失志、俱喪元神。故道者忌嗔怒。道成、內神常見於人、當衛道者也。

膀胱兩府合津門。氣海循環爲要路。

膀胱是兩府氣。腎合膀胱、乃受津之府、上

應於舌根也。津液往來、常潤肥澤舌岸、以應兩膀胱氣。若少不潤、服氣人未成、當欲少語以養津也。語多即口乾。口乾難用氣也。中有神三百六十人、以應一年之數。氣成、當見其神、常抱無貪之行。故道者不貪、志合神理。大洞昇玄經曰、行合神見。道成歸天。此神人行胎息、即自出、常護衛人、近道者也。

子當得見內神章。

終身不泄神常助。

勿泄天神章第十八

勿泄天神子存志。

終始不泄、天神助子。

凡是天章勿輕示。三十三篇世絕知。

況復中黃祕中祕。

道有胎光經三十三篇。禁絕不許妄傳泄。況茲中黃靈句。祕之特重。慎之慎之。

先禮三真玉仙

使。然後精心觀文字。

教令科云、欲開示三真等經、先須擇甲子日、淨室燒香、心存南華真人、念三天真君、同開作證。首東作禮四拜、然後云、

某爲求道。輒開九天大聖真文傳示一遍。故得百靈同助。身歸太無。名入天戶。不得示三人。切忌容易泄漏。若不依經教、妄開示、如觀常文、必有殃責非淺。莫輕慢。

違教

身罹非命殃。子孫受禍當須忌。

餘殃明罰、世世子孫受禍。大忌大忌。

太清中黃真經終

自敘

余道得之於太虛翁。翁爲駐世神仙。泥丸李真人手度弟子。翁姓沈名真揚。一名一炳。吳興世家子。品學淳粹。世莫測其底蘊。所授余者。悉爲泥丸真人口授。真人生於蜀漢。學得謠母傳。著有陰符經註。唐代時猶以術法聞者。自號八百。乾隆間。三至湖州。五遊松郡。在在遺有聖蹟。謂號泥丸。以華亭衛源母喪。貧無以殮。真人寓其側。聞源號泣。聲悲雜憤。詰得其情。就地取泥。丸投源母口。母立復活。次年冬。源有殮資。乃仍歿。世神之因以泥丸相呼。蓋非自號也。太虛初會於吳興之何山塢。時大雪。太虛歸自城。見其露坐。而無點雪得近身。周廣八尺許。誠請事。因成師生。太虛時年十六。常謂真人遊行郊野。必有兒童相隨逐。每以生麪糊均攤於腹際。未幾香熟。取以分啖而散。又於松郡東郊。爲孝丐曹大口吞銀汞。頃成白金。此後不復面焉。究其修養。亦自三則始。余於嘉慶間。遊於河上。遇長山袁君培。爲述所授。一曰太虛集錄。二曰雙修寶筏。三曰古法養生。四曰河上瑣言。瑣言一冊。壽梓於古越趙君然。吳門徐君陽泰。此冊流布有年。據學者江浙有人。而克進臻者尙無幾。今春遊姑蘇。遇山陽諸生吳君江。以瑣言進叩曰。此冊

簡明。何以循修多阻。余曰。向所述。敍其理。未備其變。且諸學者。究未精體力行。其或潛心體認者。非年老卽多病。急切求效。古無是法。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學未悟及。此其所以進臻之鮮也。因以十二時訣示之。江則晉叩活子午。乃統以活歲活月。活日活時。增入古哲治病行工活訣數則。纂付。誠鑒於壽世丹書。不得師傳。書雖授世。授猶不授。爰循工訣。申貫於草蛇灰線。按步樹幟。不具隻眼。從容中道。是假心以鎔迹。而假跡以徵時。重在無住。而加工於不有。有訣。故空不落。莽蕩而實。勿墮妄幻也。爰名是編曰。瑣言續。所以申河上所未發。詞雖粗率。玄路直陳。從此精參。坦修無阻。惟願同志。洄溯夫古法養生。太虛集錄。雙修寶筏。指日可與古哲齊驅。並駕。識此數行。以弁編首云。

道光六年丙戌二月清明日金蓋山人小艮氏自敘

頊言續

太虛翁口授

閔小艮恭述

陸柳溪敬刊
薛心香恭訂

古哲有言曰。修煉有三乘。天仙、地仙、人仙也。而煉法惟三則。三則惟何。端直其體。空洞其心。眞實其念。念即志。志乃主宰。內外。此三句。是雙修家。性命雙修。徹終徹始。片時片刻。莫可或遺者也。遺忘。其工法增減。第可自審而維持之。性有明暗。體質有厚薄。陰陽有偏勝。境地有忙閑。天時有冬夏。丹書所載。無非培命口訣。而行貴得中。又煉須合時。蓋一年有二至。一月有朔望。一日有子午。體有自然氣機。機者。動之兆。升降之先覺者也。現有不同景象。靜觀其機。吉凶可卜。及其已現。吉凶已定。竊欲挽回。還於機兆時。以意維之。俟其已現。酌加增損。乃妙。而火候寓焉。究其秘要。不過升降放收而已。其利弊。不過勉強自然。通泰塞執。與夫確遵疑間焉而已。古之人。以一年縮一月。以一月縮一日。以一日縮一時。以一時縮一刻。名曰功奪造化。入藥鏡壽其訣。諸丹經承述之。行無不驗。而古哲謂須循體以待時。時乃活子。體乃道體也。原夫冬春氣機貴後透。法自下極氣穿尾間。上來脊。透玉枕。入泥丸。畧存而降。又自華池下重樓。由絳宮一停。乃過心。泥丸名髓海。氣達腦乃化液。華池乃任督會宮。故須畧停。非僅止泥丸也。重樓乃直下。至如絳宮。乃藏氣之府。腦池所降之液。便可於此化血者。或經心後分兩路。達下腰腎。又

畧存之。腎心後有兩絡通腰腎、人所用由致也、今於心血枯、兩腎之精、遺上以救、故勞心者、其腎氣充足、故覺此煖炁。各向腹兜環拱至臍輪。須大存之。此又煉液化氣之乃以意注

命門。又須久存。此乃煉氣化炁之妙用、故須久存、余按煉氣神其于命門絳闕泥丸三處、

從下手、然乃欲令本上、升火、本暖而下、極又係陰濁會地、泥丸為清會之天、蓋水性潤、固

火性炎上、乃欲令本上、升火、本暖而下、極又係陰濁會地、泥丸為清會之天、蓋水性潤、固

必藉夫真意以挽回之、然亦內有自然之義、指使不從、命也、究其寒能令熱、熱能令涼、固

盡夜不或熄、絳闕有華池、而心苗涵其中、上焉、此水府、自陰有命門、狀若佛前琉璃燈、

外透、而古哲集此真境中、默令真意以維持之、若從陰水府入、則于活子陽生時、藉以不

義、若從絳闕入手、則於活午陰生時、維不內滯、而升透自默集無稍阻、此督通御極自然之妙

而旺、羣陽樂涵、且化神涼、而真陰亦藉以有化降、自利、且其下注、亦有過化、開生而、

四境咸與、此任通、撫然後下穿尾閭。如前法升而降而存。按工訣謂以未穿尾閭為一

周天。行蓋此工法、已滿一周天耳、古哲題為冬春工法。若值夏秋、體其氣機、乃貴前通、其

工法。乃自華池一存後、方下過重樓、抵絳宮。法當存此絳宮。局境寬濶、趣味悠閑、恍見

性水。波光藍如。戒按法如見、然頓覺得有涼液、自天滴下、須直而、此而須帶仰、一到心

宮。倍覺清涼。謹按工法、學者斯時、方見性耳、斯時大存之、焉、所謂大存者、並無作用、寓

隨機溜下。然自斯得之趣、有油分達心後。此由心後兩絡、分達腰腎、藏有及腹。又覺遍體氣

工訣。若欲專行夏秋。必俟積寒盡出後。乃可行焉。不爾。不惟無效。適能增病。

一患素體多痰者。宜於夏令治之。其時氣機向外透。行工者順攻其內。積氣外透。則病根除。此正行合天時之古法也。其法。先

以順氣下降。得氣既降。加行墜注工法。總以腹有氣行。更得煖氣後攻。方行翹臀等訣。

行後得汗。倘不耐熱。加行清降之工。以氣降胸寬爲度。既得氣降心涼。立即嗣行神注

命門。覺有氣攻。加行翹臀等訣。其汗自透於既透後。卽續行清降法。如是循環。間行一

七二七後。必易煖易升。猶須加墜腹注神等工。墜腹工法。乃胸右降下。兜臍轉左。中存

乃自胸左降下。兜臍轉右。中存推進。神附命門。蓋左下。法進火。右下。法退符。各有妙義存焉。如是行去。其於升後。必多涼液。自頃自

胸而下。此物降時。必須面帶仰勢。否則有流弊。切勿認作甘露。此乃泥精。經神烘活。又爲炁御下降之物。

不得臍輪大煉一番。猶能爲禍。法當加意神注命門。得逢火發。此發得於外腎舉時。以意兜回。厥火乃大發。

熱若炭炙。存而煉之。且緩行透後工法。惟循行忘熱。加用真意。橫欄臆下。禁炁上透。此

爲要囑。如或疎虞致透。意用兩目上視。兜引乾氣降壓。其炁便自回下。須急隨其機。向

後關注透。其炁必破關後透。仍以意引透至頂。又必大汗如雨。此積陰化汗而出。切勿執汗多亡陽等說。自誤。

漸漸復白頂。下降絳闕。倘得有一點滴下。甚捷而極涼者。乃是真液。若有滴下。不捷亦

不涼。尙是泥物所化。不是甘露。必行得有甘露。方爲大效。然總以積陰盡除。再圖後效。

是囑。

一患內熱發躁者。惟用降訣。或加行虛心工法。有食自消。再行引火歸源。神注命門。得有氣行下極。隨機旋運。得有濁火下注。微以意送。放出獄門。隨以兩目上視泥丸。收回清氣。門閉。仍由絳闕。下注臍輪。透入祖竅。加以忘字訣守之。既得神凝息定。而胸膈必舒。病已去矣。乃可續行實腹。須兼神注命門。其腹自實。此後可行通督法。督通則必有液下。而須細辨真凡。此亦要囑。其降既真。方可循行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等等工訣。

一患血熱氣滯。胸膈板滿者。先行虛心法。繼加退背工。便覺心後有炁二股。從心後際。分達腰腎。熱如湯注。行此工者胸勢帶仰乃妙。漸覺此熱。繞兜臍輪。滿腹大熱。遍體微汗。斯時心地必覺鬆寬。是全賴退背一訣也。退背工法。乃於闕盆。以意後導。闕盆。卽絳闕化血之府。又名炁藏。此法自李少君後世鮮知之。有患絡血狂吐者。亦須先行此訣。繼行闕豁中關。而虛心工法寓焉。或有工自華池。引降乾金。加行虛心工訣。厥病亦痊。統名夏秋工法。或謂俟腹大熱。行加翹臀達脊抵腦等工法。俟炁達腦。乃大存之。加用返視泥丸。引此乾宮真炁。下會任督於華池。自得甘露滿口。嚙嚙送至絳闕一蒸。乃達中黃。覺此絳

關清涼。而中黃溫潤。學者於此。加行溯古神工。是名開中關。又名開混沌。丹書謂之開玄關。其法訣。從事忘忘而已。此關開後。生藥有地。藏藥有所矣。得開真境。惟何寬廣無涯。深邃如之。蓋此一則。乃造命立命之真工。學者須寶誌之。噫。勤而不遇。必遇至人。學者勉之。

一患積陰化火。狀若有餘者。法惟先行夏秋工法。以治其標。病減。加行冬春。此指積陰未全化火者。若已全化火。法惟引火歸源。而酌加夏秋降訣。助火歸源。乃得濟。此症當以佛號掃之。身於已死。念起。急乃濟。若其積陰內滯。尚未化火者。訣惟內運真火。而外加擦腎。循環無間。庶幾有效。外工如擦腰腎及腹腿膝足手與夫疊脊兩肩。轉轉。候腹知煖。乃能再加透後工。乃得外透功驗。蓋以此中真氣不旺。亦正此中陰太富。陽不勝陰。見效甚難。如置盆火於中。如何覺煖。法惟外加擦腎。而內行閉息。如是則外透有期。俟其陽充。得有自透自攻真景。雖曰自透自攻。然法而得。始用意逼破關。非於陽生時不得也。其陽已充。故能得透。汗出乃透。大功。若其積陰兼滯百絡者。此症加工。更不容。亦惟先行閉息。次加存運於坤腹。使其自透絡。得微通泰。惟得汗透如雨。法於此際。方有收放。尚須加意存運。苟一段勞停。之。以培真火。何以故。百絡向滯之物。得悉以烘。理必隨悉以行。彙趨下極。世人行工。每

耳。則斯下極。羣陰勢旺。譬如盆火室中。圍以冰牆。有煖不勝寒之象。法惟大加炭火。猶恐不濟。故惟加炭功勤。不計時日。總以冰牆盡化。乃爲大濟。無如學者不悟。每撤廢於斯時。古今不少。故法惟恒且勤。勤且勇。行效其然。不效亦然。則滯物雖夥。而盡化有期。何患終不大效哉。曠觀斯世之患斯症者。十有二三。大抵非商卽儒。何以故。其症成於心勞身逸。蓋心勞者神必衰。身不勞者氣必滯。神衰氣滯者。愈惡勞而喜逸。此陰寒積滯之由。欲愈斯症。須反素習。素習能反。厥病自痊。病痊再求工法。此乃王道。願者行之。如上所示。化工也。非大根器人。未有不半途而廢。此八段。十二段。十六段。二十四段。等等錦法。所以慈示也。蓋此陰精。成於氣滯。氣滯則精泥血淤。不得武工以盪以磨。萬無見效之期。學者不察。竟棄勿事。非厭煩也。殆以伎小不屑爲。噫。譬如登高必自卑。況夫等等武工。藉以治病。何嘗取藉成道者哉。學者其省之。

謹按古哲遺有四時工法。而縮行於十二時中。余今以十二時一定氣象。爲學者言之。凡夫水月交映。得之自然者。子正有之。我無覺有。丑正有之。覺氣通流。寅正也。氣機洋溢。卯正也。存無守有。辰正之工。隱現莫測。巳正氣象。萬象羅列。午正氣局。真幻無常。未正如之。念起卽掃。申正工法。一靈獨露。是酉正兆。聞見頓泯。覺無端倪。非戌不現。切戒。

驚疑。守戍正法。湛如寂如。是值亥正。此雖一定氣局。而此惟得之自然。循而行之。故即於
合。萬無中。變。要知。此水月。一。映。其。機。根。於。坎。中。一。學。者。於。此。現。之。如。本。有。是。體。存。一。念。不。生。其。氣。
清。極。而。水。月。自。現。此。天。一。生。水。坎。象。也。坎。中。一。學。者。於。此。現。之。如。本。有。是。體。存。一。念。不。生。其。氣。
曰。得。之。自。然。故。曰。子。正。有。之。學。者。斯。知。此。一。步。起。身。無。其。下。身。也。乃。冬。象。也。水。有。現。月。之。升。是。身。之。活。
子。丑。之。現。一。如。天。之。有。地。所。謂。遠。治。臺。離。之。象。自。靜。而。有。自。覺。是。於。其。大。道。有。已。是。人。身。之。活。
我。丑。無。覺。有。一。如。天。之。有。地。所。謂。遠。治。臺。離。之。象。自。靜。而。有。自。覺。是。於。其。大。道。有。已。是。人。身。之。活。
味。然。是。此。體。覺。於。無。開。象。有。見。中。乃。三。才。初。現。的。中。動。靜。必。有。自。覺。是。於。其。大。道。有。已。是。人。身。之。活。
勞。洵。是。此。身。活。於。無。開。象。有。見。中。乃。三。才。初。現。的。中。動。靜。必。有。自。覺。是。於。其。大。道。有。已。是。人。身。之。活。
置。此。念。於。不。計。且。將。見。有。聞。見。將。啓。之。初。現。的。中。動。靜。必。有。自。覺。是。於。其。大。道。有。已。是。人。身。之。活。
無。核。即。所。以。守。焉。而。已。然。其。中。有。工。法。在。而。不。有。意。既。至。辰。正。不。無。其。有。分。氣。機。洋。乃。有。覺。氣。通。流。故。曰。
而。諸。有。得。守。焉。而。已。然。其。中。有。工。法。在。而。不。有。意。既。至。辰。正。不。無。其。有。分。氣。機。洋。乃。有。覺。氣。通。流。故。曰。
於。已。正。但。曰。氣。象。明。夫。無。庸。作。用。之。義。兩。義。正。古。亦。然。於。此。法。惟。聽。其。自。羅。自。加。一。毫。離。持。以。氣。局。故。
二。字。該。之。然。此。一。時。乃。活。無。庸。作。用。之。義。兩。義。正。古。亦。然。於。此。法。惟。聽。其。自。羅。自。加。一。毫。離。持。以。氣。局。故。
季。也。感。慨。自。生。此。是。人。情。古。哲。陰。生。之。始。仲。夏。氣。象。世。運。無。一。此。萬。路。齊。開。心。目。歸。諸。數。運。其。
於。世。事。惟。自。守。已。透。然。於。靈。境。現。前。能。其。隱。現。愈。現。愈。奇。有。一。靈。獨。步。換。影。之。幻。觸。動。心。目。法。正。之。
念。起。即。掃。其。然。學。者。斯。時。不。住。於。破。明。而。內。神。光。充。乃。有。一。靈。獨。步。換。影。之。幻。觸。動。心。目。法。正。之。
憂。安。西。正。其。然。學。者。斯。時。不。住。於。破。明。而。內。神。光。充。乃。有。一。靈。獨。步。換。影。之。幻。觸。動。心。目。法。正。之。
種。真。境。可。遇。而。不。可。求。其。陽。工。得。以。此。翻。以。陰。藉。以。生。混。為。覺。無。端。之。倪。因。生。諸。時。是。歲。九。秋。
活。時。戍。正。無。如。初。學。未。悟。行。工。得。以。此。翻。以。陰。藉。以。生。混。為。覺。無。端。之。倪。因。生。諸。時。是。歲。九。秋。
標。曰。正。法。又。曰。切。戒。能。如。戒。進。便。得。一。如。如。字。如。字。與。妙。天。合。德。為。住。二。字。法。故。生。魂。大。道。之。全。
即。老。子。之。遊。心。於。物。之。初。其。妙。訣。在。一。如。如。字。如。字。與。妙。天。合。德。為。住。二。字。法。故。生。魂。大。道。之。全。
影。學。者。能。仍。從。不。在。天。誠。而。行。之。計。日。可。與。古。仙。齊。驅。並。駕。上。所。述。核。即。前。輩。縮。年。縮。
知。造。化。在。手。命。不。在。天。誠。而。行。之。計。日。可。與。古。仙。齊。驅。並。駕。上。所。述。核。即。前。輩。縮。年。縮。
月。縮。日。縮。時。縮。刻。按。部。行。去。所。現。靈。境。有。如。此。然。須。善。會。而。工。法。咸。備。其。大。旨。在。無。住。

而旨腦全憑不動一訣。其訣法惟在無住與不動信然故凡行至亥正。法惟神注下田。

而工須若存若忘。忽得紅日一輪。透自天心。月中初見大如豆許。謹按此月乃於下極

升靈斯時學者工到身無其身故得現有水月要知月魄仍藏坎位光華上射乾氣凝魂現有是象其時坎水波澄月影波涵故曰交映至其放光乃因肝陽下注戀月停輪宜循督透法惟以意後注乃得倘或升循中任其禍蓋真測也切戒念動已而月隱

日彰。法惟息心以俟。得有腹田若炙。乃是日浴海底之效。故得遍體充和。又覺內炁後

攻。旋復炁穿尾閭。騰騰上透。乃無弊焉。方其海浴未透時。切戒驚提。否則立有莫測狀

若流火。法惟體用忘訣。乃痊。古哲於此微移其神。導之後透。自必破關上達。既已抵枕

乃以意引。蓋此玉枕丹書名爲鉄壁。在天卽名罡際。非此真炁莫能透也。得此真炁以

引透之。乃爲通督。修至督通一半功矣。第行此工。惟用引字。切戒用武。一雜武工。便致

有聲若雷若霹靂。學者卽或失戒。致有此種。切戒驚怖。訣用兩手拾藏魂訣以坐法惟

益加定靜。守過半晌工夫。隨有一滴如泉。從空滴下。體其趣味。覺大清涼。或極甘美。體

其滴下。有形亦好。無形更妙。不可言。要知此一定靜從加意至忘忘須得半晌乃能故

其此時工已造至無身界故曰自空云云然學者要知體其兩字非當時之意義乃事

後之追思法於此時從空不辨清涼甘美有形無形概置勿問其工乃足蓋當未有滴

滴。直落絳宮。

速可知矣。

是名真陰。

其降景象。

緩亦好。

捷亦好。

勿問是古字、乃教後學置之工訣、

此種於

惟能滴下無阻點點到心。

於此可悟究。

惟能滴下無阻點點到心。

於此可悟究。

更爲難得。

又云。

有形而速。

名玉液。

無形而速。

名

金液。

此說不傳之秘、余得之於太虛翁、今

年已老、慮終失傳、述於編中、詳授有緣。

太虛翁曰。

有形而速。

無形而緩。

總屬妙有。

法當體認得真者。

蓋以此點。

到心極涼。

過心極熱。

熱若湯潑。

斯乃真液。

若點無上說。

尙

屬後天。

不過得潤氣機而已。

不可視爲仙品。

然於當時。

切戒擬議念起。

法惟循次行去。

亦爲有益工驗。

誠以古哲工法。

有參天時之四季。

有參歲日之二六。

其法至活而至玄。

如前所議之四時。

與夫十二時之靈境。

乃縮得片刻之間。

其情其景。

確可逐步繪示。

然

須學者自問。

可果能步步如戒。

中無或著。

或有中著否耳。

若行無或著。

自無中變。

倘有

或著。

便有中變。

所現情景。

便自大異。

夫豈古哲示有未真者哉。

太虛翁有言曰。

學者於

中著一察念。

起一擬議。

落一意識。

來情來景。

變更莫測。

便與古議大殊。

急宜停工勿事。

少頃。

念靜氣平。

仍事本步。

不如退行本步前程。

總以得合入手初步靈境。

體無二焉。

方

許順循下行。

否則寧將前工盡捨。

另起入手爲妙。

古哲所謂行貴得中。

而大時須合者。

乃縮一年一月一日一時之靈境。

彙而按次。

統現於片刻之中。

而具有四時十二月。

而

月月有朔望三十日。

日日有十二時。

時時有自然光景。

其法至玄而至真。

然惟能息心

體認。循行不惑。方能步步合古說法。噫。要知既縮歲景於一刻者。法惟活其氣機。寂其心意以行。自合古法。能行炷香已奪百年造化。古哲故名此爲功奪造化。是難而易者。學者勉之。原夫子午。子有活子。午有活午。歲之二至。乃天地之活子午。運年月日時。乃天地之定子午。卽人而論。天地之二至。運年月日之子午。皆屬定子午。惟二時之子午。乃人身之活子午也。然猶屬丹書不得已示人之活子午。所謂一陽初動之活子。是也。究其真正之活子午。猶有辨焉。其真正者。須於無形無象中求之。其說惟何。乃於工到寂無所寂。忽覺內機有若得得焉。此是活子之初。繼覺勃然機現。乃是活子正象。油然而內透。將達男根。已是活子內炁充盈。法用天目凝之。其炁自循督脈。逆上崑崙。微以意留。覺此髓海波寧。油然下注。華池風生。彙臨絳闕。斯時天君泰定。萬國咸安。是名取坎填離。若至外腎已舉。更值念生。斯時外腎必大舉。古哲於此。急以意引回。乃循海底。逆透上巔。存於乾鼎。勿忘勿助。氣得髓涵。自化玉露。油然注池。下降闕盆。露得盆存。自化赤液。分注心後。得遇坎陽。應升而上者。另有一種春深趣味得嘗。但可領會。切戒情牽。倘一心動。急引乾宮。真炁降壓。立自新清。或以意包現象。歛下下田。大煨一番。引其後透達巔。存於泥丸。大行淘汰。所謂淘汰者。置此見見聞聞於意外耳。已而華池液湧。咽

嘖嘖下。覺此絳闕。金碧輝煌。旋更寬廣無涯。現有海市蜃樓氣局。而有乍遠乍近情形。學者於此。始悉性工爲保命之鄞壩也。法惟置而勿著。否必現有淫席。蕩吾心志。法惟以意一包一歛。置勿之審。急將目光耳神。歛入無見無聞之處。如是一存。卽造身世咸亡之境。已復覺有氤氲氣象。現於湛如寂如之中。法亦置而勿問。則又造夫人法雙忘。到此地位。忽覺有身。乃以意審竅中竅而止。丹書名曰採藥入爐。又曰活子行功。其效乃爾。第味丹書。其說吞吐。廣設譬喻。未逕直陳。似屬運心未溥。豈知活午用驗。具於活子言下。咸備述有。此蓋古哲令由不令知耳。然足悞事。太虛憫之。故此一節。翻覆示以覺訣。而工採工取。工煉工凝。井然內具。若照丹書所示。外腎無念而舉。洵是活子陽生。然須加行引提到腦。腦中一存。引下中黃。方始事採。而用加無念一訣。再示封爐。於中手法。較諸師示。作用詳減不符。而說法僅完活子工訣。非也。丹書所言活子後事。學者自失體認。而自泥一見。是於愈行愈惑。卒有望洋之嘆。然亦古哲自道所造。初不料後學識望若斯。而病染穿鑿。太虛憫之。遂有今日之示。蓋其所謂活午者。核卽古哲活子後事。並非別開生面也。第古哲之行工。起自活子。而太虛說法。重在活午。味其創申十二時訣。謂到現有黃金世界。此正活午上上真境。工宜事採。究其採訣。謂用清靜經三

觀工法。其最上者。從事無無。而又不住於空寂。及其歸縮。仍寄於無。如是循環。煉至聚。則成形。散則成炁而止。其中工法。有可揭示者。第宜會而體之。密而持之。一若按圖而索驥。實復得魚而忘筌。其則惟何。學者於得見黃金世界。急起身後。無上靈炁。透至極上極遠。光不照到處。落下。統將靈境一罩。斂成黍米。或由寶瓶吸入。或以意收入腹。或乘罩勁。由我身前極遠處。兜下極深。透上極高。下矚靈境。有我色身。坐立焰中。急存忘熱一訣。頓覺色身鎔化。惟見光明。急以意收意。斂。轉見一珠如豆。懸於太虛。急以意收。安於虛寂。玄竅之中。仍得湛如寂如。玄境而止。或於靈境現時。微用真意。攝此靈境。納向身後。默用提訣。由身後提。加用兩眼上視泥丸。覺我泥丸。真炁氤氲。仍以意引下注。覺有炁溢一境。恍見池水盈盈。此則已到華池。便有玉液金液沛注。嚙嚙嚙下。由重樓抵絳宮。自得無上清涼。繼復下注中黃。另有一番趣味。而遍體充和。此時覺有二炁。左右盤旋。又有一炁上升。一炁下降。一旦針鋒準對。乃有上就下迎。又復此追彼退。此退彼追。更有相紐莫放之情。斯時切戒貪著。戒動凡思。略染夫情。則此二炁。戰吞情肆。三家純化後天。體必發顫。呼吸必粗。外腎火熱。便有萬難自新之厄。此時救法。惟憑兩目上視。引降真陰。以壓情焰。然此至寶。已化後天。法惟大集真火。下極猛烹而猛煅之。令

其重透尾閭。達泥丸。重下重樓。下絳闕。得大清新。一番。否則此寶。不得復原。故古哲於此一節。不敢洩漏。蓋以學者極少童真。其身情竇。既已開破。工行到此。如何不動情思。且此一徑。乃是熟路。欲不奪關而出。難乎其難。惟彼童真。此竇未啓。此事不知。行工到此。不過覺大春生。而神機上透。自不下達。萬無此變。古哲性功淳澈。工行至此。急引真陰。以壓濁火。賴此絳闕清涼。化炁下凝。藏於炁穴。以意封之。湛寂片刻而止。大凡工從活午入手者。乾宮爲至要之工。淘此炁機。下注華池。灌夫絳闕。活子到來。但憑神審。子午會交。惟憑性靖。工以終造清新爲合度。若從活子入手者。坤腹爲至要之工。煉此液氣。上達泥丸。下灌華池。清乎絳闕。活午到來。切戒情漏。午子會交。亦憑性靖。以終造充和爲合度。若夫閉目內觀。自有種種靈境得現。法貴無著。逐步進工。而移步換影。境不勝述。法惟毋住焉而已。及至炁到坤位。總以得煖爲功。俟炁後透。達巔降闕。總以得涼爲功。大旨如此。惟能內觀不二而一者。全以神體而神會之。此天仙工法。能者從之。乃二

二目、一則
天目也、

太虛翁曰。我輩修持。固貴一合天時。而前詳言活午者。以此活午不明。則真陰坐失。縱得從事活子。苟無真陰以涵。工足化神。其飛可必。凡夫丹書所言清涼金玉等等。寄在

活子工後。故標曰真陰二字。此乃言煉陽得陰。而中藏却煉陰得陽一訣。非遺而不令行也。惟已令行。而不與言耳。至夫十二時訣。古哲却秘之。余今直泄者。誠以真道久晦。學者每僅循跡而行。昧此程途定景。行無把握。如盲無明杖。不無中惑而退棄。又知汝緣廣厚。更能捨己。此訣不授。虛此法會。而真道失傳。倘得有大根大器者遇汝。得聞十二時訣。進叩活歲活月活日活時。循而精行一過。後因事故間斷。日後加工。亦知下手工步。以及下手景象。行無或疑。則自前行無阻。進事前聞活歲活月活日活時。了了心目。豈非快事乎。第斯活義。固不得於有爲。而又每失於無爲。惟能會夫有用用中無用。無爲工裡施工。兩句意義者。萬無或失。而所得必真。汝曷不証諸丹經。外腎無念而舉爲陽生。又曰是乃活子。於此可悟外腎無念而大舉。已值身中活正午。此而方事夫取則所得已非真陽。竊欲藉以養生則可。欲藉成道。不其難乎。此因學者昧夫內機初動初現。繼動繼現。情景陽復之初。不加培養。俟到正午而採之。故究其所以致悞。乃昧夫古哲縮字訣。而仍泥夫定子。故悞而不悟。縱能按說加工。已致中悞也。其膽怯而復泥見者。竟且置而勿取。以爲過時之陽不可採。豈知尙是望正之月。置而勿採。是又悞而再悞矣。吁。要知津津泄夫活午者。誠以活午乃修道之大關鍵。若不了悉其情。則十遇

而十悞。我按前輩精修每得於活子。計其所失。莫不失於活午者。何哉。性功未足。性爲情移。按非僅於靈境現時失也。學者恒失於雜念驟起。蓋坐至雜念雲起。即是身中之活午到驗。棄而勿坐。與坐而勿制。制而勿定。皆爲失手。方到正午之際。萬路齊開。無奇不現。無巧不彰。命之有者。咸呈勿隱。大凡命功足者。所現必愈精妙。
古哲有自知之明者。行功至午。半垂其簾。有目若無目。一憑神會。以調氣機。歸以清和。而得藏處而止。非僅得聲得色。上而天宮。瓊樓霞館。中繁玉女金童。琪花瑤草。莫可數述。卽現中下。亦必名山勝地。或獻女樂。或供仙饌。最下靈境。亦自超塵。人物之美。鋪陳之精。大足令人顧惑。偶一情繫。便滯勿超。遲其昇證。如戀兜率。次則神滯泥丸。胎脫無望。更或舍爲魔踞。而神遭魔啖。是皆昧却活午工訣所致也。太虛又曰。工到真幻無常。雖已未正。苟能督率氣志。而工加凝定。半晌之間。運返正午。現有黃金世界。照耀心目。是卽李少君曰。戾再中之功。藥物最足。乃以意收。自化真炁。仍以意凝。收入祖竅。乃謂得藥。南宗列祖。宗此大成者。淮南王。魏伯陽。葛許二真。加行包提等訣。拔宅飛昇。我師泥丸翁。行而勿用。吾亦身試。得有六天震動之驗。師止勿終習。汝宜寶秘。待時授之人。若夫工見坍塌敗屋。種種衰象。乃是學者陽衰陰損之驗。法惟念念崇真。行行合度。加以存守命門。兼事虛心。致乎實腹。切戒憂惡念生。此亦古哲工從活午入手之口訣。

翁又曰。我輩用工。須法古聖仙佛。必於動處煉性。靜處煉命。毋若世之學者。但於趺坐時。方加工法。若輩其然。故十人十不就。古哲不然。故百煉百成。我願學者。先從身等虛空入手。以天地虛空作法身。以此色身作天心之神室。以此肉心作天心之宰。一無好惡。取捨趨避等等識念。一無所繫。絕無遊思。惟存一空空洞。洞無明無暗。所謂浩浩蕩蕩。不偏不倚。端直其體。空洞其心。真實其念。方不負此良會。而工至活子。不失培養。工至活午。收包得訣焉。嗚呼。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古哲有言曰。前關閉。降心炁。工從夏秋功。乃濟。又曰。後關通。一半功。縮艮開乾。是正工。要知氣不後升。皆因泥精塞絡及竅之故。法惟神注坤腹。炁歸命門。火旺則氣煖。泥精遇煖。則融如水。絡竅不爲滯塞。厥氣自能後透。原夫氣行循絡。絡塞則氣滯。要知塞絡之物。卽昔氣御以行之精。然則氣之不升。精中淤故。精之中淤。氣不煖故。氣之不煖。命門衰故。命門火衰。神失守故。蓋精得行。以氣氣之得煖。以神。神旺則氣煖。神衰則氣涼。氣涼則精凝不化。中變成痰。充塞經絡。而孔竅咸塞。其流弊。非惟大道難行。性命亦難暫保。法惟坤腹極熱。以挽之。要知精之爲物。旺氣御之。如雲乘燥風。升則成霞。降則如露。衰氣御之。如霧乘濕風。升成滯雲。降化亢雨。況此陰精下注。逗留膀胱。偶經相火一

烘。油然外泄。此又滯下之大弊。若經氣御散至百絡。一千風火。變作癰疽。或成癰瘻。更
 或積久化火。便成骨蒸。世之癆瘵等症。皆此物以釀成者。古哲憂之。此所以諭有培火
 之說也。培火之說。惟有意存坤腹。炁歸命門。命門之火。視之不見。體之則有。神火之根。
 命門火旺。飲食之精。便可化氣。更得意注坤腹。燥者培真土。潤者澤百骸。滋氣機。以涵
 雷陽。真火之用大矣。或我輩平時。飲食日化。向味培火一說。百絡之間。或鮮被累。膀胱
 一地此物必多。陰不化陽。其流弊必致如上說也。可不知所加注乎。氣不後升。其去斯
 禍不遠矣。且氣不後升。升必自前。氣若前透。其禍更大。小則肝氣發。大則脚氣冲。而病發必春。春發
 猶可夏發乃烈。蓋此泥精成痰。先塞中宮。阻氣下注。間有隨炁下流。而命門火衰。降物
 凝塞於下。而尾閭穴壅。則其夾脊頂枕。必成壅塞。是已任督咸閉。禍豈能測。欲預救挽。
 法兼勒縮良工。彙集臣民。以助以培。命門真火乃旺。用以烘炙中下陰精。日自鎔銷。真
 炁勢大。用以破關通絡。如是一七二七。行至七七不間。則其前滯後滯之物化。而任督
 通。不惟病愈已也。若但求通。不事培助。往昔淤泥。仍留絡竅。不過瞬暫或安。究其所致。
 志在苟安。實因陽衰氣弱。振率覺難耳。積習難挽。乃至於此。可慨也夫。我儕志士。可切
 戒之。

若夫氣機既通。陰精既化。宿疾既除。大可從事修煉三則。第其中尚有工訣。蓋凡自子至巳。工宜翹臀俯躬。直項縮艮。二十四息。引提至乾。存神泥丸。一有六息。平直其體。墜腹而坐。一有六息。共行三十六息。如是循行六時。若自午至亥。工宜撫腹直腰。仰項虛心。一十六息。存神坤腹。一有四息。如前平直。息息歸臍。一有四息。共行二十四息。如是循行六時。先哲有言曰。自子至巳。宜進陽火。陽旺則升。陽升則機靈。自午至亥。宜退陰符。陰鎔則降。降則滯活。又曰。首爲乾鼎。心乃神室。腹曰坤爐。心乃藏炁之府。腹爲性命交宮。生藥之地。心宜虛。腹宜實。心不虛。則念雜炁亂。宿積不化下。釀成痰飲。腹不實。則炁虛氣滯。液精不鎔化。釀成精漏。學者念之。

何以端直其體。要知任督二脈。體不端直。則氣機塞。體一端直。則氣機無阻。百絡通利。關係非細。第初行此訣。氣不易降。每有氣翻逆湧。或覺身前身後脹滯發痠。皆因絡有淤泥。尙滯未消。經炁透冲。現此不舒。正是通兆。急須加行翹臀等訣。以逼督。虛心實腹。以逼任。任督大通。前患自平。任督既通。除午子兩時。循行取採大法外。須於得藥之後。循行翹臀虛心等工。加行平直工法。以煉以養。三年有成。何以空洞其心。心不空洞。氣神隨念散注。理失其端。治無其緒。厥功難行。心一空洞。炁

統於一。縱有淤滯。悉到立化。厥功易效。且猶有妙用寓焉。若或從事通任一工。其既必行墜腹澄神。有坎陽陷陰之象。易落昏沉。備是訣者。氣靜神清。於斯之際。且必得有一靈獨露之功。其若從事通督者。工既必行存乾滌髓一訣。此工失備。升已難濁。每有腦脹目赤。因動躁念。引起雷陽。致召雷震神飛之險。備斯一訣。萬無等等患。縱或但犯脹眩。略加虛鬆退透等訣。患自立失。此句妙用。可勝述哉。

太虛又曰。大凡飽食。切戒墜腹驟行。訣惟虛心。食既略落。亦惟神存心腹。勿事武工。訣加緩步撫腹而已。食墜既消。方可用武。古哲有言曰。食後工用文。又曰。食後加虛心。心虛食易消。蓋人以食爲天。而致病之由。基於食滯中宮。化成痰飲。翻胃等症。所由發也。食後加武。穀氣隨行。降滯下極。肛癰痔漏之由。逐氣滯絡。則又癰瘕等症之由。此物滯附於骨節者。積久化火。又成癆瘵骨蒸等症。古哲所謂文者。神存中極。意注命門而已。若加墜。其用乃武。適以致病。故戒之。虛心之訣。惟何。虛鬆其氣機焉而已。曰緩步。寓有助脾化食之功。曰撫腹。寓有兜回穀氣。導令藉火化炁之義。及食既化。又須加行縮艮一工。縮艮之訣。惟何。如忍大小便然。所以防閑穀氣。不令外泄。又使不能下滯之義。蓋此一物。清者隨炁上升而化血。散充百絡。濁者隨氣下行而潤腸胃。一失神烘。便成陰

液。爲禍一身。故古哲於此。必三留意焉。方其存神中宮。覺此胸臆滿脹。敬以意運。從胸
 右降下。繞兜臍輪。自左上兜。繞臍到右而下。此是退陰符。蓋以穀氣太旺。故須從退訣。
 稍鬆卽止工。但行虛心一訣。自得鬆落之趣。漸覺得有氤氲氣象現於心目。是乃穀氣
 薰蒸。初現之效。次覺此景遍周。乃是穀氣。乘我中炁。流行一身之效。既而胸臆氣爽。惟
 腹尙充。此時食已下落。可加左中右運等工。謹按斯法。行體鼻息。息左則左。息中則中。
 息右則右。厥理精妙。而工法惟文。古哲泄未明泄。惟云但循訣運。古法蓋依鼻息之氣。一合天時。出惟左右。那有不出之氣。所謂中者。乃是子孔並出時。卽爲中。然鼻息
一不合天時。出惟左右。那有不出之氣。所謂中者。乃是子孔並出時。卽爲中。然鼻息
左出者。卽其於兩時相界。則兩孔並出。息出之數。惟子午較增。餘時皆彷彿。其運法。氣從
火。陽虧者。多運至三十六轉。而止。氣從右出者。卽從胸右而下。兜臍轉左。隨轉至臍上
二寸許。向內一推。直至三十六轉。而止。氣從右出者。卽從胸右而下。兜臍轉左。隨轉至臍上
孔並出。爲中。炁則自絳關直抵中黃。於臍輪而止。是名三十六。右旋二十四。亦於臍上二寸
許。向內一推。直至三十六轉。而止。氣從右出者。卽從胸右而下。兜臍轉左。隨轉至臍上
斷者。却是
大秘法。
 已忽造入屯蒙氣局。此是神遊水府之驗。學者此際。急用清空工訣。轉加神
 注坤腹。兼事縮艮。便得下田火發。遽至上中炁應。切戒前提。工惟前降。須助炁後攻。一
 旦破關後。還騰騰過脊。透枕而上。停凝半晌。目能下達華池。法於斯時。倍加息心。必得
 甘露沛霑。口滿分嚙。覺吾絳闕。真炁凝如。旋卽從事忘訣。得有身無其身之妙。忽復覺

有一滴。降自虛無。直滴到心。惟覺得大清涼。忽又下滴中黃。覺極溫潤。遍體春如。此是穀氣已化至寶。於斯時也。法惟寂俟於不識不知之境。是名襲寶歸爐。丹書名曰寶歸混沌。凡我學者。未到辟穀地位。此段工夫。豈可日忽。誠以得功在此。而得禍亦在此也。修道人初步。何以必自身等虛空一訣始。蓋斯虛空。乃天地之本體。吾身之究竟。假此真象以入手。則後持工訣。頭頭合道。謹按行工。無不以天地爲法身者。究其工訣。乃自寬其氣機。氣機寬。始無中滯。乃得以身爲鉛。以心爲汞。以定爲水。以慧爲火。而一無或難。況吾身虛處卽天。實處卽地。其中心肝脾肺腎。乃卽精神魂魄意。其在天地間。卽爲金木水火土。而於道。則爲仁義禮智信。體其作用。無非補偏救弊。而不外夫定慧兩義。有謂定乃道體。慧乃道用。其說似是而非者。蓋定對不定而言。慧亦對夫不慧也。按其精義。定慧兩字。皆屬道用。夫道之爲道。自然純一。而具萬有。該古今先後。而有若寂無。仿之太極。庶幾似之。物來順應。慧之義也。物往勿隨。定之義也。然惟聖人能之。我輩修持亦惟致修及似。始而難。繼而能。終至自似焉而已。其工法不外克己。克己工法。無事淨其常。有事淨其變。吾師太虛翁曰。若以虛空爲法身。而不以色身爲天心神室。則落莽蕩之虛無。而中乏主宰。是爲外道。故古哲必以此訣續之。而又慮入無情外道。故更

以肉心爲天心之心。蓋明夫天心無時或昧。而圓淨圓覺。故能應拂無偏而又出諸自然。氣機自充。循是以行。夫身心鉛汞。定慧水火。此念而外。不雜一念。是卽所謂念中無念。若并此念而去之。是爲水火煮空鑊。乃無情之外道。景仰天仙者。須共參之。謹按古哲。先從無妄入手。我輩行工。姑假定慧別解行之。其工法。亦從無妄入手。惟以無妄爲定。以妄起立除爲慧。其次第。初除粗妄。繼除微妄。終除無妄之妄。造至自然純一。爲了當。謹先立此真念。爲吾天心真種子。是名逕煉上關。且置夫結胎養胎脫胎等等勿問。蓋以此種名目。古哲寓有立意。正以藉詳節次。使無躡等躁進之弊而已。究其趨向。不外除妄存真。參其工訣。無非假一除萬。推其工法。乃是由淺入深。循名實實。與夫精而求精。妙以徵妙。詳其極著。歸於無住。而無住一訣。實又終始持之者。殼中真種。以性爲體。以命爲用。凝而存之。鎔以一之。煉以神之。而又循以深造。直與無朕之先。合則無二。有是道體。厥用自神。然豈有不自無妄而終而始哉。此先哲立名標目之苦衷。無如後學不悟。翻因著妄。致增種種邪見。導入岐途。能悟是旨者。始可取諸丹書。以印以証。否則寧可置諸高閣。

瑣言續終

漢黃石公著
宋張商英註

黃石公素書

自由出版社印行

原序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見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見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能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

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慾可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

宋張商英天覺撰

序

嘗讀史記留侯世家至圯上老人授書一節竊以爲老人不知何許人其書不知何如書雖原史謂其書乃太公兵法然老人曾云讀此則爲王者師意其書必非兵法一類司馬氏所云或當時傳言之訛耳每讀史至此未嘗不以未見原書爲憾頃吾友王伯辰君偶得黃石公所著素書一編謂即係圯上老人授之子房者吾借而觀之據宋張商英原序謂係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所得其書共分六章一原始二正道三求人之志四本德宗道五遵義六安禮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披讀一過其中所言皆關乎道德禮義之奧旨初非所謂兵法也夫子房得此一卷書竟能佐漢高而有天下老人所謂讀此則爲王者師信非虛語惟當時老人不以授他人而獨以授子房豈此書專爲子房著乎蓋嘗歷試子房見其能下氣忍辱足以爲載道之器而後授之卒得假其手以亡秦興漢子房之功成老人之心慰矣吾因之竊有感焉清政不綱共和肇造正亡秦興漢之機也乃項城不道帝制自爲國亂民殃卒以身殉此何故哉書云敗莫敗於多私又云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戮辱所任者危親讒遠忠者亡用人

不得正者殆、決策於不仁者險、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聽諛而美聞、諫而仇者亡、凡諸所忌、項城皆躬自犯之、此所以蹈亡秦之覆轍、宜其身敗名裂而不能以自存也、今者共和再造、政局一新、吾國前途或有振興之望、然而默觀時局、猶有不能不深憂而隱慮者、蓋近年來舉國上下紀綱廢墜、道德淪亡、攘利爭權、浸成風氣、國內之現象既如此、而國外之協以謀我者、更如四面之楚歌、時局如斯、雖有什伯子房其人、恐尙難施其挽救之力、況更並一而無之、不大可危乎、所望執政諸公及議會諸賢鑒於國家之險象、同心協力以期轉危爲安、勿以黨派相爭、勿以勢力相軋、人人以素書之言爲法、一切舉措皆以道德禮義爲歸、國猶不興、吾不信也、惟原書係出手鈔、世鮮傳本、乃商允玉君借以刊行、俾公諸世、至原鈔難免錯漏之處、不敢妄爲增改、姑仍其舊、以待高明校正可耳。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津門劉孟揚謹識

素書

漢 黃石公撰

宋張商英注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

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

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

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

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

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

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賤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

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

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踐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生乎

夫

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

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

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涉利

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

其不遇沒身而已

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

代道高則名隨
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

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

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

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

也

倭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倭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不足以明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

也於俊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繫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禳過

禳猶祈禳而去之也

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禳矣

貶酒闕色所以無汚

色敗精神精耗則害神酒敗精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

以不悞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悞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

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

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

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

明者聖賢之所獨中
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務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

人之癉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

方今之事
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

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

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槩槩梗梗所以立功孜孜

淑淑所以保終
槩槩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

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已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

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豈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

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已之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

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豔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不可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

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含於神也則為明為哲為知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日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己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地天

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

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高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

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危莫危於任疑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賢人之過

迷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

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以心

出令令以行心

後令謬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自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孔子曰不怒

而民威好直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慢

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敬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

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惟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

楚亡

近色遠賢者悞女謁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

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

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副則不耗匱矣

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辟

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狗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

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吝色者沮

色有靳吝有功者沮項羽之剗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既迎

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覆之載之

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

久也念舊怨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

也漢高祖侯雍齒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終而歸劉備此

不畜也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以兵彊者堯舜有德而強桀紂無德

而弱湯武得人而強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強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強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強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強情爲弱

決策

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災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

財必削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遊士鼓其頰舌惟幸烟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

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暴則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

不可任者濁

濁濶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

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
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

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

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諛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

有吾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

無善惡則亦無禍福矣

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

唐堯

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躁下無疑心

躁動無常

喜怒不節羣情輕上生罪侮下無親輕上無禮侮下無恩近臣不重遠臣輕之淮南王言

去平津侯如發蒙耳自疑不信人也自信不疑人明也枉士無正友李逢吉之友則入關十六子之徒是

也曲上無直下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國將霸

者士皆歸趙毅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邦將亡者賢先避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地薄者大物

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此四者以

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者同羊質虎皮者辱有表無裏與無表同衣不舉領者倒當上而下走不視地者

顛當下而上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才不勝任謂之弱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夫冲和之

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為之君
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隕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根枯枝朽人困國殘長城之役興而秦殘汴渠之役興而隋殘與覆車

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國而幽王褒姒

同之漢以閹宦亡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弭

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路不若廢履而無行忘動而惡知不若絀心而無動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

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

然所鍾有道者非以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有神聖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務善策者無惡事

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同仁相憂文王之閔散微子之

父師少師周且之召同惡相黨商紂之臣億萬盜蹠之徒九千是也同愛相求愛財則聚斂之士求之愛武則談兵

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
同美相妬女則武后章庶人蕭良娣

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所愛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貴相害勢相害也**同利相忌**害相忌也**同聲**

是也男則趙劉備曹操**同昔相謀**讓李密是也**相應同氣相感**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六國

合縱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同道相成**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

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耳**同道相成**李嶠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同巧相勝**

道時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同藝相規**李嶠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同巧相勝**

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同巧相勝**

公輸九攻墨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

之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天地之道簡易

賞罰之順九十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鳥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絢繫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素書終

莒縣公署印贈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九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陰符經玄解正義

自由出版社印行

陰符經玄解正義

雯軒萬啟型批註

歸安閔一得箋註

金陵王來申敬梓

武進瞿會輯叅訂

陰符經玄解者范一中所著名曰玄解而義不軌於正遺
悞非細故述本經之義以正之一得亦深懼饒舌之罰惟

是陰符經註凡數十家各有玄義何敢輕議而謂是的解
則未能洽於心先師太虛翁遺有泥丸李真人三一音符
一書其後跋有曰陰符一經爲崆峒授受之文不得口傳
無由心領吾昔受教於二五道人退而思之說雖切近而

謂大道已賅則心竊不安反覆探索有年一日泥丸老師
自遠方來謂余曰汝昔所聞實是古仙因文會意奧訣貴
能通會捨迹求玄則得矣近聞自牧氏著有陰符發秘然
其言運心不普夫陰符正宗太上傳之西域達磨東來復
傳中國此卽世間教外別傳乃卽心卽佛卽色卽空之妙
旨我宗祖師長春真人身體而力行之其道傳自火龍真
人重陽王祖王祖晚歲得聞取以印證於純陽呂祖呂祖
曰是經玄旨在於觀天執天相機取捨作用合時箇中玄
義在於日月一節陰陽體異立基各判各有妙用在於愚

人一節別開生面觸處洞然皆有滴滴歸源之妙在於人以一節究其啟發心傳在於不字訣中之訣在於是經末節是皆於虛極無極中討消息而其入手在於靜字致之中和在於殺去聲字更須於末節奇器兩字裏作胎養入聖之究竟蓋有澈始澈終要妙在也汝可先於篇中盜字叅之盜者物次於皿之謂也按此盜字已爲奇器兩字作引第此盜字尚有端倪而所次惟元聖人言之蓋惟培養色身而元中有一故亦可謂之培性令汝先叅盜字者以此至於奇器之爲物難言也迹求不得形忘乃現聖人以道

不外身用以渾煉鍊成神舍動則鳶飛魚躍靜則萬籟無聲日長真元日返于一不復有我神舍靖矣然有鄴鄂尙未修焉於是聚精會神虛位以凝真一擲充一身以渾合三才須等色相於虛無持之以俟時至三才之元必合箇中富庶若固有之化化生生聽之自然純之又純三才元化成一寶珠惚兮恍兮懸於我前鄴鄂完矣已而珠我忽合惟覺光明無際此則三才真一與我真一合一不二乃謂胎結於器器卽奇器也奇器之用大矣哉然究其初工還自煉已始煉已工熟乃可從事奇器焉經雖示於末節

而此理聖凡男女咸各具於性體者世人專貼男子說悞也第其正用却在天人合發一節故曰不得口傳難以心領是經之大畧如此讀是經者心眼貴明離合字體固爲玄妙然須會而通之維持調護觸類圓通法無定法不外於消息生殺四字蓋有雙管齊下處指不勝指處處有之切不可忽尤不可穿鑿一失正旨則橫墮三岐救不及救者也居我語汝從事此道步驟惟三始則自有入無繼則無中識有末則攝有歸無是卽退藏於密之義無非出於自然蓋有莫之爲而爲者在也天仙大道備是經矣修道

而舍是經將何所適從以是經爲體大用之則可以醫世
小用之則三千行滿八百功圓亦可以證果王祖拜而受
之斯論也王祖述之邱祖誌之未嘗筆之書歷授至余近
聞好事者誤會正解語涉陰陽邪說是爲禍世之文余爲
世直述玄旨汝其誌之太虛翁拜而受之筆此語於三一
音符之後是書蓋與陰符經相表裏也一得藏之四十春
秋矣茲因門下施生兆麟於案頭探閱陰符經玄解質之
于余余取閱之不覺爲之三嘆是解蓋瀋陽范君儒名宜
賓者據所聞而述其志可嘉惜所聞不全故其所解不正

味其語句中溺邪說而以世傳拆字訣證之正合泥丸真
人所謂禍世之文今且收入道藏蓋我祖我師必早知之
故宣明公旨於八十年前以救後世之迷惑可見大道不
終晦也

一得

既沐師傳敢避云罰乎爰爲謹述於范註之

右名是書曰陰符經公解正義志在紹述師傳昌明正道
不自覺其措詞繁瑣不合疏註體例見者諒之

一得

又按陰符經解道藏輯要所載者有十真集解十真
者赤松子子房張真人良太極左宮葛仙翁太西山許真
人遜正陽帝君鍾離祖師權純陽帝君呂祖師巖華陽施

真人肩吾至一崔真人明公海蟾帝君劉祖師玄英清虛
曹真人道冲蓋係憑沙演解者也又有唐通玄先生張果
註元混然子王道淵註明時復初道人高時明訂正亦屬
乩筆一本沈亞夫註一本蒼崖氏註一本元陽子頌均屬
乩筆此外古註善本有如張洪陽序本陳希夷珍本李荃
註本朱紫陽註本輯要均未收入採書須具隻眼也

陰符經

范氏曰陰者太陰月也符者太陰與太陽相交一年有十
二次合朔十二次圓滿此合朔圓滿之期卽爲符候第太

陰借日生光內含真火故又謂之火符至經者卽月節有五六之數如海之潮汐不失其期之謂前人以暗解陰及寸陰分陰之說皆屬錯認此乃顯言太陰正見太陰中有太陽真火在依符盜取誠爲修道之玄範是此三字爲全章之秘旨云爾

一得

曰斯解甚切近不支離學者會斯解

而歸於正則無蹈空之弊若泥斯解而以迹求則墮入旁

門適以輕命矣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玄解拆字未免穿鑿
附會然箇中玄理精
義却多可探處學者
須善觀之

范氏曰道者下交之義如初功自首下走之意合首走豈
非道字乎而道功一人成大今言天乃純陽之謂第此純
陽實非一人能成必須二人而二字卽陰之謂以二人而
合歸一處又豈非天字乎至觀字中具妙義是用二口於
佳花之上自必有目見之機故以觀字隱含其義也第陰
陽之闔闢如天之虛靜自然而然現其交光的須效天之
逆行執中過渡幸得一丸以爲造化之樞機人體此施功
則陰符之秘全在於此是此二句爲全經之綱領以起下
文也

一得曰范氏不得真傳徒泥拆字訣因以誣聖惑衆縱其所聞有自總是旁門蓋此一節爲全經總冒依經直解重在觀天執天是以天字爲體觀字執字爲用是故曰道曰行道字無庸拆看道字拆看乃屬陰陽門不入品之最下乘其門開自番僧漢後傳入中夏碧眼胡僧是也世有其書爲吾宗所鄙棄者此道字直解爲是天字亦然惟觀字拆之卻有妙理而又不從正體拆看執字拆之亦有理而採法須從觀字正體體入加功于虛于寂則箇中妙義妙應層出無窮洵爲玄秘吾願學者合而參之其義極中正

者此節已有雙管齊下之妙觀字知從正體拆看則否解
自見頭頭是道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
生乎身

以六根附會五賊而
於上下文意亦不通
貫此解太拙

范氏曰二人之天有眼耳鼻舌身之五累識此五者爲我
之累是能見之而功中卻不離此五賊之用要我心識五
賊而以五賊致用于人爲彼之累切不可使五賊爲我之
累也蓋施五賊于二人之天不過如薊狗之用將陰陽我
握在手使五賊擾累于人的須萬變應機則萬化方生于

我之身矣

一得

曰范氏此解悖謬極矣乃認聖經專爲男子而設其見已私是精靈作用范氏未之思耳詭道求成必遭雷殛死墮蛇狐甚則淪入蛤蚧之屬爲人作房中媚藥之用其業報必至於此豈知是節乃聖人修省之學發明上節觀執二字之旨言五行正則爲五德邪則爲五賊重在一見字偏勝則爲五賊心能察之而順天之施行則可權操乎手而萬化生乎身矣男女皆受天地之中以生各正性命豈有損彼益此之天道耶謹按經旨言五行之用德中有

刑制其過而用其中則爲萬化之原不爲賊耳是統男女而概示修省者斯之謂大道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范氏曰二人之天生來本小有自然之五賊此五賊之機現前莫不生于人心心識此機假目以觀故稱機心也知之者息此機心於內用此機心于二人之天以立道基而此道基之立不離乎先天六一之鉛正以六一二字指人以定之是心與性天與人爲道之必用無咫尺之遠無絲毫之惑也

一得

曰此解大旨已錯何論其他既昧此節經旨又不識
得真一邪說溺心故將立字拆作六一不知此節是言人
稟天性而人心爲萬化之機經旨是示人盡性以立命蓋
以盡性爲道基耳區區六一之鉛何足爲道基哉彼認六
一爲真一豈知六一乃真元是認民爲君矣此節言性下
節乃言命而保命在性故須盡性以立基祇須順理直解
則上下貫通立字何須拆會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
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此解卻有精義條理
不至而闕先生批斥
未免太過蓋范氏與
陳先生宗派不同故
持論各別余受師傳
爲東華正脈故合南
北而互用未敢偏執
以誤人詎聞此精卓
亦不肯全行袒護耳
有識者自知之

范氏曰陽以星宿光明之機下照是發于天也陰以龍蛇
起騰之機上現是發于地也此乃分而言之也要合而言
之地發氣騰固因天氣之下交卽天發之光明亦因地氣
之上騰而人察天地感應之機兆使陰陽顛倒逆迴此氣
奪陰陽造化之玄此正不生之生不化之化反離爲乾之
奧用無非以向定之人而定我之根元也此中天人合發
一句爲全經之秘密矣

一得

曰此節乃極精極大之理奈何范氏誤用邪說以會
之是直痴人說夢蓋此一節所以立命而注意全在性功

所謂憑他風浪起我自不開船言當靜定中看消息兩過
天青雲開日現迎機以導萬化自生豈勞人力也哉據理
直說可以會悟所謂殺者變化之理寓焉蓋五行生氣莫
不伏根于死氣之中如金生水水生木是金爲木之祖氣
而木遇金則囚死蓋生氣藏于死氣之中也此卽慘舒互
爲其根之機非殺機則有伸無屈而其道窮矣星宿龍蛇
陰陽消長遞嬗之迹象天地反覆陰陽顛倒之義理化機
生於逆中生順也殺逆也逆以成順則萬化定基矣按上
六句統言三才感應之妙下兩句乃言丹道含有無窮妙

義而訣惟于自然機發之初相機調撥使無過不及不先不後間不容髮此非虛之極靜之篤無從下手范氏謂全經秘密是也然訛以坎陽爲真一而泥將合字拆作二人合口會之則爲三峯家作證盟矣於經旨豈不大謬哉一解殺字作去聲讀蓋卽易經謙卦之義三才之情之性無不惡盈而好謙者第按此義乃用于機發之後爲承啟交關時手法亦丹道須知之要着也節中定字亦含有定訂兩韵妙義此等作用無非爲得真一張本真一得則基立矣然非智巧所得取者苟或蒙昧則當殺不殺欲定不定

求合不合矣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是皆此節中之大關鍵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范氏曰真一之氣生自小中非工不能勾取非手不能托出其用得宜全憑心生若爲性所使雖巧而返拙不爲性所使似拙而正大巧則退伏藏密之爲正似拙實巧之作用也掠取真陰中之真陽伏藏於密前後升降以周行任督流通而不滯所以能悠久長存正長生須伏氣之謂庸人不知伏藏之奧不謹九竅之邪故失其生而九竅之最

靈者無過耳目口三者爲至要是三者用于動靜之中如
太上所云欲翕故張欲弱故強欲廢故興欲奪故與之爲
也而三藏於一一中含三雖專指此三者而又不離西女
爲要隱在其中爲聖功契緊處也

一得

曰此性字指氣質之性伏藏不動之義拙者錮於陰
濁之累巧者亦役于事物紛應之累皆當伏藏不動久則
大慧可生巧不足言也拙不足爲害也謹按此節乃承上
基字說來言人秉性有巧拙能知伏藏不用則可不爲九
竅邪引忘巧化拙訣在知守三要須動而勿動所謂靜亦

靜動亦靜也此卽靜能生慧之義是示人養性之訣也范氏中溺邪說又不明性命宗旨何謂勾取手托乎性可覺而不可持命可見而不可執是皆極虛而無體質者也性命皆在虛寂中生龍活虎古經言之乃欲于西女凡體中勾取而手托之其惟癸水乎丹書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范氏應亦知之何得出此門外漢語況坤中坎一尙屬真元何關于性其視性爲何物歟此節乃爲循行上節失手者而發下節亦然此節眼目在伏藏下節乃承此節末句而發究其主腦要在明心心明方能審機云爾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至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

范氏曰首二句言人無戒定之篤誠爲識神所使投身妄作一失其真化爲梟腐如火發木焚之喻中二句乃雙關爲言亦可如上二句之意看又指三女爲姦因有生于其身之動我又因其動使之必潰於天人合發之時運我自然之殺機返後天爲先天知用此矢口之修可謂聖功之人第此聖字耳爲坎口爲離正謂坎離相交得真一之炁歸入中土爲王也此聖字幸勿略之

闕批此節暢發玄要
學者宜究心焉

一得

曰范註大謬不可從也不惟知字謬說聖字解法亦不合字義聖字正體從壬不從王按此一節以知字爲體修字爲用承上節下句說來其節旨在一知字蓋有體而後有用不知如何得修修者修之於動靜之機未現之先也知機乃可下手故知節旨重一知字自可依文直解無庸于字畫中別尋秘旨其大要在五行之播不可縱而無節是承上文而言蓋示毋忘殺字義耳首二句乃言生中伏殺中二句乃言安不可懷末二句乃言知修之妙據文直解言生之過則殺機動賊我者在內不在外也火本木

中所生之氣而火發則木燬姦本國中所生之人而姦動則國破幾有防不及防之禍機已發動則無及矣其幾惟何生之過而無節制則爲禍爲姦聖人戒之治世修身道無一致是經本義如此范氏之說極謬極曲而曰聖功是直誣聖也至如拆知字作矢口解之自有三皇玉訣可證范氏所解乃用近世流傳口訣不知玉訣所示極堂皇極冠冕雖處通衢大庭有矢口之用豈僅不寬衣不解帶卽使彼我不面亦且遠近不隔所謂山河大地莫非鼎爐蠢動含靈無非葯物第當空我色相寂我思慮祇存一炁無

際無邊六合三才視同粒粟我之箇中光華內透有若應
感而出其直如矢旋見聖日聖月金光照耀五彩雲霞浮
空隨注疾若颺風無遮無碍已而日月合璧懸我金庭漸
近漸縮其小如豆恍若佛前琉璃燈箇中大無不容細無
不納此之謂口斯時不起一念初必有物來自虛無覺我
此中得有萬種充和况味但可領會莫可端倪三聖謂此
是真元之至尙非真一真一之來亦倏然自入寂無聲色
惟覺此中萬分泰定安若磐石而莫可形容真元真一如
鏃之赴的此之謂矢蓋卽佛氏所稱牟尼阿利也夫口也

者蓋我道宗所謂公竅按卽是經末節之奇器一拳打破
是卽佛氏之彼岸儒家之無極也昔如來說法彼國從學
五千衆乃于寂定光中衆見一光直入佛懷佛若沉醉而
蘇故有五千退席之說蓋言弟子訛認佛倦而退是可爲
矢口之一證范氏未之聞耳若夫經中故字不必從拆字
訣會卽以拆字論亦自有正義是言文勝之機則當反古
此卽老子遊心於物初之義奈何證以三峯家作用哉以
上數百字天仙大道盡泄于斯原不應筆於此節祇因點
破矢口若不和盤托出則此知字精義不顯非以功到此

節始用知字也以經義言之自在天人合發二句中耳見者審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范氏曰天生者常道之順行也天殺者返道之逆行也今以常道自然順生之身行返道自然逆廻之奧故謂天生天殺而此專用逆廻顛顛倒倒之妙理方謂成聖登真之大道也

一得曰此節蓋承上篇天發殺機一節之義理條理也五

行無殺機則四序雜施而無循環之理矣殺中有生藏生於殺所以秩然有理遞嬗而不窮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

此節范解不謬則義亦正惟宗旨不同故立說各異在善讀者會其通耳

范氏曰萬物之榮枯隨天地之運轉故天地爲萬物之盜人不能持守被萬物戕賊其真性故萬物爲人之盜人若能保固不失掠取萬物之真故人又爲萬物之盜三次之盜始成一爻九次之盜方全乾卦箇中之先後不過用人之一口以合其宜則三爻無非以女而得安全也

一得

曰舊解天地萬物之所盜萬物人之所盜人萬物之所盜此解最爲直截謹按經義承上發此篇第一節六理而以三才喻三田用時取宜無違自然而各有歸束一如奠安三才之道盜字解見上太虛翁謂下篇之奇器物物自具故能互相爲盜究此字之妙義必須口授然不外乎若愚若拙而又若虛則此字之體用全備斯能物來卽納次猶舍也器能容納則物得安大要在一和字而范氏乃謂得女而安異哉所謂既宜且安者蓋言三田皆宜充裕耳第三田之充裕各有一物而馴致充裕自有步驟精充

此解不甚差謬而閔
義斥之蓋因宗派不
同耳門戶之見宋儒
最重閔先生亦有此
弊可見渾化之難

則氣充氣充則神充神充精乃足此則又有一道焉此節
精義如此是則三才奠安之秘旨其義見于下節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范氏曰故也者接上文之安字安十字於口以返口中之
真一斯有故曰之用也食者食大藥也卽得之者常如醉
之謂也然必因彼之時至而彼之時至必有機現動象是
機之動象現乃正食彼之時卽人爲萬物之盜也第此五
髓烏精人一食之則周身之骸盡皆通理濁陰逐而化清
陽者必素日之退陰符進陽火周行之功有萬遍之化精

氣神足故一食之得安于化此萬化又豈離女而得安乎

一得

曰不失其時而後能食其時不拂其機而後能動其機故曰二字藏有妙義亦見三皇玉訣其訣惟在還返而不流復於邃古之初復命之義也致一之訣其惟曰字乎曰也者箇中有一萬緣放下意縮身世入我箇中其大無際一任氣機流行如雲如霞忽復萬籟俱息內外安定卽以意凝之但覺油然寂寂無聲三聖謂是真一之來歸乃是曰字玄象此則所謂無象之象也若泥于形則所得必僞能從虛無入手則曰時曰機皆合道矣范氏所述原屬

古仙假外象說內功之口訣而云豈離女而得安則打入
耶說矣竊按古字知字故字曰字虞字聖字等等均以識
時爲要然范氏但知泥用一時不知時時可用蓋時有活
定兩說非僅子午有活定自子至亥皆有活定所謂真一
真元不外一身而又不泥一身者大約於起工之刻自辨
所值景況以定其時此法最活而最靈以一身言之其時
有定活以三才六合言之其時亦有定活故其互相感應
也定則應定活則應活間不容髮是以時之中有機焉時
到則機動機動則化行是乃自然之妙理自然之大道范

此解義理甚精不合
語斥惟知字無味

氏直坐并觀天耳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

范氏曰神者陽也神之神者陽中之陽卽公之又公之謂也但此真陽藏於真陰之中而取此真陽是自矢口而得卽呂祖所云口對口之神用試思以知字中分豈非矢口兩字乎故謂之知其神之神也第此之用不離乎尋常平淡無一毫矯揉造作之舉似無爲而却有爲有爲中又卻無爲故謂之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要知取此陽氣的以奇器用不神之神法方其陽氣之來正父母未生前之始氣也

一得

曰此兩知字范氏未得真傳流入邪說蓋不聞虛無中的有交感之妙義耳此節上句乃指物我氣神相交于虛無中所生之真元也下句乃言三才真元發揚于上之氣感我之氣神上達而應之凝之則虛無之中合併而生真一也謹按經義言取物我平感合生之物不過真元故謂之神之神不足貴也能得彼我氣神上感兩大人元降合虛無而生之物乃是真一得而有之始成聖真之胎是爲至寶神與神合故謂之神之神至合中所生之一則虛極矣不可以神言也故謂之不神之神也語氣偏重下

此節透發南宗秘旨
是通篇精義所存多
有可探處學者須於
此等解說參悟方知
范氏命意之所在勿
徒爲閑批語所障後
古人之苦衷此余之
所殷殷於後學而不
敢偏袒一家言者耳

句故有知不知之別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范氏曰日陽體而屬離陰之小月陰體而屬坎陽之大各有其數日數須足十六月數須足五千四十八日人以日月之行度爲言非也至云前三後三者乃言甲庚之併丁壬之合也假如成乾之初爻先用甲前逆排三位癸後之壬併之次用庚後順排三位之壬亦是甲前逆排癸前之壬併之末又用甲前逆排三位癸後之壬併之此正前弦之後後弦前前三後三之訣也如此三併而成乾卦之初

爻如此九併而成乾卦之三爻方至純陽地位此必日月之數足定用此成聖之功使五行攢簇于中宮而神人生焉出焉是神人生成非日月相併爲明未能成就此正不神之所以神也第此之云前三後三前弦後弦甲庚丁壬之指卽是火符也日月數足卽火符數足發現之機正知其神之神也純陽祖師所云遙指天邊日月輪又云地下海潮天上月崔希範云天應星地應潮莫不本此此解實陰符成聖之大道千古不傳之奧義也

一得

曰日月計庚甲小大言陰陽自是易理范氏之說是

此處玄理談得最高
若做到恐不易易所
謂吾固其語矣未見
其人也

也謹按此節發明上文人知句義實爲千古一鼻心傳口
訣而經卻以人知言之蓋黃帝時修道者多此種經義人
人知之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也范氏不悟以此節爲不傳
之秘是認此節爲不神之神未聞陰符最上上乘功法耳
蓋此節尙貼陰陽兩家數足時至機動之頃平透平感之
火候未曾說到六合三才普感普應渾一合交合生之修
然已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先師太虛翁故謂此節是貼上
文首句說若夫最上上乘是從天地未有父母未生前落
腳故無陰陽五行年月日時等用一俟機動節情歸性成

一寶珠吸入奇器日積月累竟與三才真一合一不二乃成聖胎如是則三才壞而我自長存是爲三皇時玄修功訣尙非黃帝時人所得其知之秘上文下句乃指此故有不知云云是乃百尺竿頭功法左右逢源天下歸仁之妙道一得所聞于先師者如此然師又謂此節玄理乃立身之本此節遺忘則最上上乘無由以精進者此一節何可暫遺也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此節范解甚精闢批
毫無意味此亦不敢
祖護者也

范氏曰盜者道也道者盜也聖功作用觀其機以施盜於
二人之天則一七之真陽莫能目見其下一七之真陽惟
憑矢口中得之君子知二人之寸陽必須以十字大口小
口之法方得追來以固其躬而長存小人不能自守恃才
妄作流於邪道喪身不悟故云輕命此示人邪正之吉凶
也

一得 曰此節其字是指上節所言之道盜者密取而藏之
之義機者彼我所發之機也不藏則散故貴知盜莫能見
莫能知故曰盜然貴存普心毋使偏勝蓋含有取與兩義

知此謂之君子昧此是爲小人此其中蓋有天命在焉觀
天執天者何可忽諸盜機合乎天則固躬挾私以盜適以
輕命矣得者何得此取與之道也謹按此節尙屬小試之
道故有此誠范氏見不及此故其所解墮入輕命一流不
可從也

下篇

聾者善視瞽者善聽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
倍

范氏曰此指功中遇用美口之時必須如聾者之善視瞽

此節當合范解而從
明孔

者之善聽二善喻專字之義又舍用口而心無口之謂也
要知功中用盜非口不能取絲色真一源頭之利惟口一
源之用最爲至要是先以耳目之用於機得機始用其口
而口一用又緣十字以得之果以十字而三返根源真如
用兵師之危厲此正火裏栽蓮誠有萬倍之獲是全耳目
口宵旦不輟以成盜機之利以起下文機心之用也倍字
另有妙義未敢筆之請勿略也

一得

曰上中兩篇言其義理之當然箇中利弊亦道及下
篇所言乃是功法而義理寓焉從而云取損益於其間則

法備矣統而體之在專一在至靜極虛而中無人我一任自然有有無無一以氣機視之此中常寂寂忘其寂則可造至常應常靜謹按此節首二句專義也第三句一義也目利視耳利聽聾瞽能絕其岐則源一也其第四句集益之義也而驗于此得三返句恒義也師衆也易師卦之象言畜衆也此正言儔人廣衆之中有歸仁逢源之大道三返晝夜三十六時也三十六者陰數之極言能專一而恒則陰盡化陽三十六宮都是春也十倍萬倍約辭也言專一則能用衆恒則愈能倍用之也倍字拆看乃陰陽門地

天作用須連十字合叅萬字拆看乃艸禺兩字艸屬坤氣
禺屬陰類此就范氏解法言之按理而論用倍字作用較
勝范氏所宗然按正義祇言道不孤修學者能循是經正
宗縱在一室孤修而虛空感至真一真元採不勝採竟有
十倍萬倍之獲是經正義不在拆字也謹按此節意在立
命而辭旨注在性邊蓋以命圓在性耳學者審之則知所
事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曰

范氏曰心爲物機所牽是爲物之用雖心生而自促其死

此節范解正大可從
閔批尤精卓可觀

也心不爲物機所牽將物爲心所用是心死而自得其生也此正不死不生不死之謂也然生死之途用目觀機而定正爲辨道之津梁心假目之用必學如死人之不動爲最要之上着也

一得

曰引于物而情動爲生于物役于物而神耗耗則斃爲死于物心因物而生死實則心無生死凡生于物之時而能覺照則無死機矣其機惟目見之目乃天目位在兩眉之間非兩目也是爲真一之所憑臨者用目矚機機緒萬端變幻莫測目能見端識緒見緒識端而機莫遁矣目

之用大矣哉故曰心生于物死于物又曰機在目也此示人須憑真一爲宰耳知用與否乃在一心故貴心明心明乃能見性故學以明心地爲澈始澈終要着按此目字卽上篇觀字之主腦聖人所以用目者蓋以明心意在言外靜揣上下經文厥旨自見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范氏曰二人之間不作塵情之拘擾全無常道順生之爲是爲無恩俟其時至機現是大藥生矣當此之時須分別

此節范解可味閱義
無深意

壬癸使庚甲相併吞入腹中返成乾體而得長生豈非大
恩乎然金木之併不過烈風之頃再加當頭一震躍然蠢
動頓脫狂迷天真吐露矣全賴神此一擊故呂祖所云霹
靂聲中自得根之語堪爲證據但生來一土之小土擊出
兌中一絲之白金食之雖小而堪充六合生來一土之小
土原本清淨承受一滴之青陽凝然不爭其廉小但二人
一土之功用固屬不可見之私爲而我太空一震得返
成真卻顯現入我一土中爲用故又謂之公是此四至
字莫非歸中守中之旨也

一得

曰至樂性之動也餘者溢於外也至靜性之定也廉者約于內也雷雨之動滿盈故有充溢之應迅雷風烈必變故戒侈放之愆莫不蠢動是用之公惟修道者感風雷而受益是獨得天恩之私也此節玄理如此聲音之感莫大於風雷此節是承上善聽之義上節承上善視之義二節言視聽之靈應機不汨而後有下節制禽之作用也范氏之說亦可節取然只可會其意而行之于虛寂之中一或泥迹便非大道

禽之制在炁

此節范解最精閱先生至此亦不能再加詬斥而正義所云且漸漸暗合范解曲從人元可知舍南宗而專言北派未嘗不清淨自高其如古訓昭垂終難強前人以就我況漢唐以上祇有東華正脉并無南北宗派之分自法律分途接受於是門戶各爭分河飲水此我陳師所以深防偏執之弊而亟欲重振宗風也

范氏曰此專言炁正明天人合發之妙是用炁而不用形之作用如鶴以聲交也其用炁之旨非身中之炁若不以功力致之炁亦不來而我之任督不通升降路塞縱得亦失無招攝伏藏之所也蓋炁即陽人得陽則生失陽則死人爲仙鬼之各半行此功者正去陰益陽之爲也但神既迷亂于紛華又虧失于愛慾非此相機以制相感以炁之妙何能返還乎本原也

一得曰范氏此節不愧玄解二字實爲無有遺憾惜上篇觀字不從洪武正韻拆看訛從帖體乃有用夫二口于佳

花之上云云若以佳字拆看則便知此篇此句之所以然

音追

矣蓋佳乃靈敏之鳥機觸立作故着見字於右所以察夫
佳性用烝以制使佳勿覺已而時至機到二烝既見則自
貪台忘沖觀字之義如此而作用在一烝字此烝何烝坤
元中烝是也蓋斯禽爲離鳥含有真精流珠是也其性靈
敏叅同不云乎太陽流珠常欲棄人卒音猝得金華轉而相
因金華者何坤元中烝是也及其時至坎髓上升是爲兔
髓坎離一合化爲白液凝結至堅凝結則不飛所謂制也
其效如此此乃自然之妙用究其得致之訣在乎渾穆之

中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是此節之精義范氏尚未見及此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此節范解尤精蓋此四句正是南宗人元之確證若照北派解之孤修者先死其心而後能生其身上二句尚可牽就下二句恩害二字實難通意孤修清淨之為亦是害人之事即不然何以經云恩生于害也至此則先生雖欲自圓其宗說而亦不能

范氏曰死者常道之為也生者逆道之功也常道生人是心迷於情慾則精氣神失心至於死故以生為死根逆道生身是心死於情慾則精氣神全必至於生故以死者云為生根紫陽所云但將死戶為生戶莫把生門當死門之謂也總之用逆道之伏藏身未死先學死之道始得生全即龍蛇起陸緣於養血氣之騰雷震風行因於丹臺月

故正義只好含混其辭耳此余所以不敢偏袒古人焉

印之候故爲恩生於害姦邪蘊國將成盜奪必潰之機葉茂花明實陰盡陽回之應故爲害生於恩下二句正火候之謂其火候與刑德相負之機請合參焉

一得

曰五行生死互爲其根故恩害亦相倚伏此節順文直解足矣是爲下文作一提頭乃承上制字之義總在能察氣機不使過而偏勝相機而反制之則得矣是有害以成恩死以成生作用下節妙旨乃教人下手施功之法其火候在時所以審氣機先後之倚伏也其採取在物所以調濟吾身陰陽之偏勝也厥用至玄厥機至幻然不外乎

此節之所言也此節之旨言能盡性者乃能致命此節以後純是命理其中仍有性以主之范氏此節所解亦有可採處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此節范氏玄解固精透而閔先生正義尤詳明學者須細玩之

范氏曰禹者母猴也禹之天地至氣數充足自有光華之文理發現以爲坎離相交入中成土之兆也是此觀天察地之旨非天星地文之俗學實乃日月有數小大有定天人合發之玄範爲奪神功改天命之道盡在于茲故以天地文理爲聖者知愚人之謂也我則以日月之數小大之

定機現之時用不神之神令其必以盜機以發現光華時
文之理合聖於哲更能於物誘紛紜之際令其就天地文
理爲聖者默運其氣機因能以物理之哲明於我也而此
時之文理乃吾人從朝至暮至親至近極平常處正聖凡
轉關之要訣也吾人不可錯認請詳參焉

一得 曰顯於外者爲文通于中者爲理聖哲皆明曉通達
之稱天文星辰也地理山川也雖明于象緯堪輿是天地
之迹非天地之道也時者賅天人而言天有定時人身有
活時其遞嬗隱現皆有釐然之文秩然之理施功不可錯

也時之用大矣哉物者對我之稱謂人也跡象之見於下者蔚爲人文神氣之發于上者各有條理感合不相紊也物之用溥矣哉言志于道者莫不遠求于天地時物者人之所忽而不知大道卽在時物之中氣機之流行于天地者推算而符目之所見消息之感通于時物者默體而符目之所不見也此陰符之旨也直解之理如此謹按此節是示兩家各正性命之大旨具有雙管齊下妙理拆愚言禹者指女人心而言左傳女陽物也其性專靜當以用心入手故宜以自身天地文理融會貫通時感合虛空所

生之真一以爲聖胎我則以無心爲用者故但於時物文理充足機現時極虛極寂機自來合以真意包之乃成聖胎蓋禺本無心其機易感我本中實非虛莫納其理如此陰符正旨禺我各處一方各有氣機外透而氣機各不離其體乃有若現勿現之六三才一元充滿六合彼我克修各自達於虛無之境三才三寶以無爲舍者無與無遇相合無分而此中各具陰陽空中媾結變化出焉若欲形容其妙罄南山之竹不能盡之虛無更加寂靜則萬化之相交必暢而所生必充及至不失其時虛受其物則互有所

得彼我箇中各各積玉成山鋪金成地此正上篇天發殺
機一節之作用而基築於此節者聖人統男女而普度之
故又有下節功法所以別開生面也其訣至公而功用卻
極平近然古今人閱是經而鮮克領悟者以無口授故耳
一得竊體師意已將公旨和盤托出見者幸共勉旃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沉
水入火自取滅亡

范氏曰愚者不識不知懵懵然之謂是知其人要如愚之
說也聖者不類常道故云以愚虞聖我明宇宙在手萬化

此節之解不若正義
之平正通達

生身坎離之交金木之併聖功之生神明之出自自然無爲之道故云不以愚虞聖此愚虞聖三字之秘旨也

一得

曰范氏解經悖謬之由總緣認經爲男子而設繼又泥於拆字不得口傳一憑私智且更認元爲一故費盡心思適墮旁門不如據文直解厥義自明虞度也聖通明也愚謂定靜如愚實不愚也奇謂作用神異聖道自然不在奇也矯強作用則自取滅亡矣此節語意正以起下文自然二字看去似淺近而公旨甚深蓋黃帝之時言道不言丹延至後世乃有種種說法然不過身心兩字盡之按此

節是從上節透入別開生面乃涵萬于一之妙用彼我並成之大道然非造作而出故此下節點出自然二字言以靜字爲入手而以至靜至虛得用奇器爲真功造至粉碎虛空爲了當經尙秘之未盡泄也此節玄義須從呂祖印傳口訣以解之若曰上節言入手之則時物文理息息靜叅則日月小大之中有神明之用此節功法并將日月小大時物文理等等作用一腳踢翻是乃涵三爲一戴高履厚併作一身動植生靈皆爲道侶性分中包羅圓足懸若彈丸然方其進火退符之時身踞丸巔以看火候是乃擲

修鄴鄂之作用已而火候既足身乃透入丸中以凝以養所以休息元神亦以靜鎮鄴鄂斯時耳目無聞見外象愚矣而不知大智若愚所以入聖也天地有反覆內象奇矣而不知交泰非奇所以作聖也蓋上節作用是指三才散布之真元乃爲擲修我一之鄴鄂祇是我真一之輔翼與我先天之真一尙無關涉是卽釋氏身積舍利等等耳末節奇器乃是真一之別名用乃大焉是皆自然之至理于末節點明不合自然則墮落旁門入火沉水矣聖經之旨如此

此節范解開義皆精
余更爲註釋數語以
醒初學蓋自然之道
先天之道也天地之
道後天之道也先天
之道自然而靜靜極
而動化生天地萬物
皆出於自然也後天
之道漸浸而動動極
而靜陰陽有相勝之
機相勝則相摧雨露
寒暑生老病死人物
皆順天地之變化而

古書隱微義疏
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
摧而變化順矣

范氏曰自然之道靜者乃先天太極混然之體靜極而動
化生天地而大儀兩儀互爲相交又化生萬物此明先天
應時自然之化育也第此陰陽天地之道炁機流動循環還
不息漸沁漸潰至于數足時動陰陽相勝而發我則相摧
相盪使變化順人物以遂其生者此明後天炁機奉時之
現象也而奉天時是知天人合發之時日月小大之時此
種種時正火候之宗源也

終焉而莫能以自主
此先後之所分即生
死之各別也修行人
故舍順取逆從事先
天法自然之道焉

一得曰浸相入相灌之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曰陰陽
勝范氏此節所解甚合道妙然須知有物而施功等無物
及至無物而仍如有物倒倒顛顛箇中有玄義可以意會
不可言傳而總以虛極靜篤爲宗虛極則無障不爲後天
所碍且能以道陶鎔使之還虛虛而後能靜靜則中清機
臨必覺不致蒙昧措施合宜可無違時之弊此一時也其
機之現有先天有後天有宜迎有宜捨當進進火當退退
符雖屬自然須憑意運而運有抑抑揚揚宜柔宜剛宜緩
宜急宜透宜藏變化從此生聖功從此出者先師太虛翁

曰聖人傳藥不傳火非不傳也火候因時而起相機而行
依樣畫葫蘆無是理耳上乘丹法須以心傳中乘丹法須
以口授下乘丹法必以書授其法繁瑣也陰符一經文屬
雲篆篆方丈餘軒轅黃帝得自崆峒天壇以帝之聖尙賴
問答乃明世所奉本蓋屬黃帝手授之文雖落文字而公
旨在乎心傳息心體之是經最上上乘已于是節首句道
破老子不云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節首
句黃帝已揭出宗旨是示人直從父母未生天地未有造
化無朕中立腳知從自然會入則自滴滴歸源頭頭合道

又曰上節既將日月小大時物文理包一切掃一切而此節陰陽變化中卻藏有知時之義大宜領會上節之旨戒在拘迹此節之旨戒在忽機我師泥丸氏謂宜口授者蓋指此等精義耳

一得

謹按此節摧字今古本皆作推從易

經剛柔相推句則此摧字應作推字太微律院雲隱律師有國師王崑陽高士密付法物蓋自邱祖以來歷代真人所傳衣鉢卷冊如意經杖等中有崆峒問答一書上有宋太宗御題御璽係稱陳希夷珍本并有重陽王祖親筆傳戒偈存焉是爲宋元以前之古本乃作摧字則此本

摧字必有所本非誤筆也按易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有
相摧之義一得故仍從范本作摧字上篇知之修之句他

本均作修煉惟律院呂本作修之文法較古蓋范氏所得
之本必自律宗來者故全經篇段節句悉從范本不從他
本分章標題見者審之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
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物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
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范氏曰自然之道胎息三部之功也而胎息之功非世俗

此節范解雖拆故字
奇字稍覺附會然其
說理亦自精卓不刊
閑批純從北派理會
亦能自圓其說惟於
奇器二字終未透澈
余按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自然之道不易求而
神奇之器尚可求得
此器而成道是由有
爲返無爲從有作還
自然也聖人因而制
之有神機焉有鬼載
焉蓋所以制伏於陰
陽相辨之中而其妙
術則超乎器象之先
而進于道矣學者當

所謂注意丹田強拉河車之爲乃先爲天地之交後行坎
離之濟末運歸中之妙是學在母腹之形狀使任督開通
升降流行以資生化者莫不用十口之反文以得陽炁之
下走所以有是故之稱也前之成聖登真者莫不由此故
立一無爲不動之功至當不易之法而此非律歷之數計
可能符契於是有奇器之用而此奇器實爲道之源炁之
本萬化之基陰符之祖聖人藉以爲下手施功之地機於
此器立可而殺盜于此器立可而盜不神之神神于此器
立可而獲效周流八卦甲子水金莫不由此器立可而逆

旋天人合發神迎鬼藏莫不憑此器立可之功能也此器
卽陰陽相勝之術一進用之必得口口刀圭之陽故有昭
昭之象而此器言于末章是又示人用此奇器于末時也
第此奇器人以公牝爐鼎丹田太極等等指認皆非正卽
叅同契所稱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
均等句之謂爲奇器之形此中器字有口對口竅對竅之
秘進字又用此奇器之處也功至用奇器未有不得其一
而萬事畢矣嗟乎聖經當前妙訣存心造化現存何甘自
棄而不知急務耶勉之勉之

一得曰此解器字與上下經文不貫非正解也其引參同契而曰奇器之形是溺於註家邪說更不可從惟雲陽道人以河圖洛書註圓三五等句最爲精確若以圖書註器字庶乎近道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之象也按此器字當作道字看可作量字理會凡器有形質而此器無形質凡器有大小而此器無大小凡器有內外而此器無內外凡器有盡藏而此器無盡藏故曰奇器以其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是以名之曰器實天地之所由生萬物之所從出也故曰是生萬物以其用言之則曰

器以其體言之則曰道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靜律厯能測後天之動而不能契先天之靜八卦甲子皆動中之數主宰乎八卦甲子之中者此至靜之奇器有神機鬼藏之用存焉其在先天無迹可名其在人身則曰玄竅亦無迹可見是物我同得于先天者萬物立命之基卽萬物歸根之地萬化所由生聖功所由作本此器以修身則百骸理本此器以治人則萬化安聖人知天地有自然之道制器不能契也爰有自然之奇器是萬物所由生者因而本此器以制陰陽之愆伏探本於生萬物之原而後萬化生乎

身內則施之于一身外則施之于天下皆有神機鬼藏之妙用神者陽氣之伸故言機鬼者陰氣之返故言藏陰陽相勝而適得其平則萬物生斯器無象而昭昭有象矣此觀天道執天行之極功也范氏以私智誣大道得吾說而存之邪說庶幾其息乎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十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西山群仙會真記
金蓮正宗記合刊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十

西山羣仙會真記合刊 金蓮正宗記

頁次

西山群仙會真記

文獻通考引陳氏曰：九江施肩吾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一人也。是記內分：識道 識法 識人 識時 識物 養生 養形 養神 養心 養壽 補內 補炁 補精 補益 補損 真水火 真龍虎 真丹藥 真鉛汞 真陰陽 鍊法入道 鍊形化炁 鍊炁成神 鍊神合道 鍊神合道等二十五篇。乃西山得道仙真，從前聖後聖，秘密參同，闡揚妙蘊，演說玄機，發揮太上之至言。超凡入聖之道，都備於此。

金蓮正宗記

三九

樗櫟真人編，盧文昭補遼金元藝文志，及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均著錄。全真派源於東華，流於重陽，至長春而大盛。是記所載，自東華鍾呂重陽丹陽長春而下，以迄孫氏不二止，共錄道價之最高者十四人。各叙其得道之由，暨行化之功。開闡玄宗，發揮妙蘊。奇蹤異跡，輝耀天地。宏物外之教化，照壺中之妙境。記文後各繫贊辭，寫傳衣之因緣，揚登真之輝光。於以知金蓮之淵源，足以爲萬世之規繩。

修真辯難參證

八一

棲雲山悟元子劉一明著，閱一得參證。共分前後二篇，道正辭嚴，文簡義賅。由淺及深，由易入難，反復辯難，務使學者循此入道，得歸正途；免惑於淫辭邪說，誤入外道旁門，以害性命大事。悟元子以儒入道，博古通今，並出入禪宗者久之。其說純主清靜，於丹道法中力排方士旁說，參合佛理要旨，別創一格。閱一得之參證，亦多係得之秘傳。長春觀道衲崔敦謂此書為初學切要之書，洵不虛也。

道譜源流圖……………二二三

此為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校訂。述歷代道家之宗派極為簡明。其道祖道宗之分，則係按雲隱呂律師所纂原本而分者。今特錄之，以使學者得知源流焉！

西山羣仙會真記序

序曰、性非生知、學道者必資於切問。道難言傳、立教者不尙於明文。藏機隱意、恐輕泄於聖言。比物屬辭、乃密傳於達士。世有讀書而五行俱下。開卷則一覽無遺。聲名喧世、孰知不死之方。頭角摩天、豈悟希夷之理。必也訪道尋真、求師擇友。覽仙經之萬卷、不出陰陽得尊師之一言、自知真僞。水火木金土、五行也。相生而爲子母、相尅而爲夫婦、舉世皆知也。明顛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上中下精炁神、三田也。精中生炁、炁中生神、舉世皆知也。得返復

之義見超脫之功者鮮矣。知五行顛倒方可入道。至於抽添則爲有道之人也。得三田返復方爲得道。至於超脫則爲成道之人也。古先達士無不道成。委成道者百無一二。今來後學徒有道名。委入道者十無八九。欲論得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矣。遂從前聖後聖祕密參同。一集五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應一炁純陽之義。開明至道。演說玄機。因誦短篇。發明鍾呂太上至言。庶得將來有悟。勤而行之。繼僕以出塵。實爲蓬瀛之侶。華陽真人施肩

吾希聖序

西山羣仙會真記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李諫全美編

識道

葛仙翁曰、天下無二道。殊途而同歸。聖人無兩心。百慮而一致。古今一道。聖賢同心。逮夫道原既判。心識自分。談道者強自分別。同流異派。摘葉尋枝。自爲見解。以獨立教門。萬物之理。既不能窮。一己之性。胡爲而盡。如釋子囿於頑空。乃以今世求於後世。儒者執於見在。遂以少年榮爲老年。殊不知先聖之行道。存乎一心也。

西山記曰、呂先生言、幼習儒業。長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真空。天爵止於人事。真空不離因緣。

葛仙翁曰、以五常言道。正得其緒餘。用三乘見性。難窮其根蒂。是知道不踈於儒釋。儒釋自踈於大道。歷古及今。聰明有識之士。莫不留心清虛。而志在玄元也。迨以安樂延年。次以長生不死。默盜天機。當爲己用。自人昇仙而爲天官。何止儒者之虛榮於當年。由百歲延而及萬年。何同釋子之因報於後世。修真者邪正不可不辯也。欲識大道。三教中太上爲先。一身之外。更何求也。

識法

太上隱書曰、法本無法、理歸自然、心因境亂、法本心生。立法之意、救補已失、而防於未萌。故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三千六百法者、十年之期。養命數十家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五行之陽數。二四六八十、五行之陰數。大道分而爲二炁。二炁裂而爲五行。大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靈而爲人。莫不稟二炁而生五行。運五行而貫三才也。

西山記曰、華佗觀五禽之戲、而作導引。以爲人之久逸、而炁滯血凝、故屈體勞形、使榮衛通暢。後人因之名爲般運、欲求超脫、誤矣。昔陳義遣女於道、久餓、而學龜之吐納、得終年不死。後人因之名爲服炁、欲求丹藥、誤也。張紹審五味之亂人真液。一臟好而一臟惡。一炁盛而一炁弱。故罷五味而素且淡之。後人因以名爲休糧、誤也。劉洞知真陽真陰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補且瀉之也。後世因以採日精月華、取天地正炁、誤也。

昔廣成子教黃帝房中之術、恐走失真炁、而虧修養之宜。正欲禦敵可欲之境。不說採戰有功、而奪婦人之炁。後人因之以謂人補人、採炁還精、損人害己、以望長生、誤也。

廣成子教黃帝依法修養、久不見功。於崆峒山、凡以內事爲法、則鍊外丹以補久虛積傷之損。後人因之以無情金石、煅煉於烟焰之中、分胎見寶、欲餌之以求上昇、或不死延年、誤也。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口吐濁炁、留之二十四息、爲一兩火、以鍊真鉛如戲藥、而曰陽胎。鍊真汞

如含蓮、而曰陰胎。胎在息住、息住神存、可以留形住世、積而入聖超凡。後人因之以多入少出、欲聚炁爲胎、閉息爲法、誤也。

九仙經言、病大用火、病小用水。用火則納炁復升於身、真炁遍於四大、陰鬼邪魔、望之不敢近也。用水則納炁而復升於身、炁透水如湧泉、定中以意送在所病之處、炁血通流、自無滯礙。後人因之而獨坐閉炁、以舌爲轆轤、左旋右攪、收斂餘津、漱而咽之。復從腸胃傳送於外、乃曰澆灌、以長黃芽、欲爲大藥、誤也。

通玄真經云、守無爲之道、得自然之理。清而不濁、靜而後動。移神於希夷之域、保形於仁壽之途。一念不生、萬感俱息。長生延年、安閑自樂。後人因之不悟、擇靜絕迹、默默忘機、終年竟不見功、誤也。靈寶內觀經曰、外境不入、內境不出。神識自守、閉門內視。降君火於下田、布黃雲於四大。笙簧車騎、羅列往來。自得壺中之趣。後人因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謹守頑空、失於昏寂。陰靈出於天門、止於投胎就舍、誤也。

又有開頂縮龜、住山識性、燒鍊看讀、布施供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少識無知之徒、自生小法旁門、互相授受、迷惑後來。致使是道日遠日踈。殊不知仰視俯察、默合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一炁初浮、識自己之陰陽。五行既分、交自己之水火。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負陰、恍恍惚惚。其物爲真一之水。水上抱陽、杳杳冥冥。其精爲正陽之炁。二炁交媾、結成內藥。養就金丹、可爲

陸地神仙者也。

識人

上清玄裕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韬光晦迹。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己。言已輕於人事。未充於內。驕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而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辨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爲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

西山記曰。古今賢聖。雖有曠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而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於防外行之失。劉安玉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言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志。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謬於人。耳朱度胡氏而始終如一。方昉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洲。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顏。辯辭利口者。始得謂神仙。悠久始知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爲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其人。不聽其言。雖聽其言。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况交結狂徒。搜

尋異論。廢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遍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嗟愚而自專。賢而不辨。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鍊。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伸身正坐。使元炁上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浴。萬倍於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睡以損炁。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精。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臥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炁。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炁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炁。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冲和之炁。外固內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識時

洞玄經曰。有形者不能無名。有名者難逃於數。大則天地陰陽。升降不失其宜。明則日月魂魄。往來自有其度。差之毫末。失之顛倒。陰陽有愆伏。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無代謝。則八候差而不能運轉一炁。人爲萬物之貴。一炁之靈。大則取象乎天地。無乖升降之宜。明則取法乎日月。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於道也。夫何遠哉。

西山記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溫涼寒暑。以年一交合。交合不失其時。一年之後有一年。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弦望晦朔。一月一往來。不失其時。一月之後有一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勿謂春生夏長。

也。而梅艷菊芳。勿謂秋收冬藏也。而柏實松茂。因時日受炁。因炁發生。無知之草木如是。最靈而爲人者。胡不順養真性。而修鍊形軀耶。鶴知夜半。燕識戊己。因陰感陽。緣水避土。蛇於巳日。不過道。鶯於春時。自出谷。無識之禽獸如是。最貴而爲人者。胡不順時養元陽。而收藏真炁耶。嗟無知之徒。自炁足之後。走失耗散。八百一十丈元炁。久而損。豈知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天地之春夏秋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正相合也。冬。陰也。陰中陽生而爲溫。則曰春也。是陽爲主而陰爲客。陽中又陽生而爲熱。則曰夏也。夏。陽也。陽中陰生而爲涼。則曰秋也。是陰爲主而陽爲客。陰中又陰生而爲寒。則曰冬也。此天地之四時矣。旦則暗也。魄中魂生而爲明。則曰上弦。上弦之後。魂爲體而魄爲用。魂中又魂生而曰望矣。望則明也。魂中魄生而爲暗。則曰下弦。下弦之後。魄爲體而魂爲用。魄中又魄生而曰晦矣。是日月之四時矣。天地有三百六十日。日月有三百六十時。人有三百六十度。天地有二十四炁。日月有二十四度。人有二十四時。自子至午。炁生之時。陽也。自午至子。炁謝之時。陰也。寅辰午申子戌。陽生之六時。卯巳未酉亥丑。陰生之六時。甲丙戊庚壬。五行之陽時。乙丁己辛癸。五行之陰時。辰則太陽。而卯則陽明。寅則少陽。而丑則太陰。子則少陰。而亥則厥陰。戌則太陽。而酉則陽明。申則少陽。而未則太陰。午則少陰。而巳則厥陰。午則腎炁交心炁。以下而上。三陽炁聚之時。子則心炁交腎炁。以上而下。三陰炁聚之時。魂爲陰中之陽。其炁生於卯初。魄爲陽中之陰。其炁生於酉末。養陽不在春夏。

春夏所以養陽者、以炁在心與肝也。養陰不在秋冬。秋冬所以養陰者、以炁在腎與肺。夏至之後、真汞積於絳宮。冬至之後、真鉛積於丹田。木運交天、靈二十五度、是時巽也。以陽交陽、當此收之而成大藥。金運交靈符二十五度、是乾也。以陰交陰、當此鍊之而號還丹。鍊形起火、須在炁升之前。聚火還元、必用陰降之際。鍊形住世、以炁爲先。用五行相尅之時。鍊炁超凡、以時爲先。使三田返復之候。修真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無時不求、還時不鍊。不知交會之時。又無採取之法。蹉時亂日、不見尺寸之功。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

識物

洞天語錄曰、以言言道、得其緒餘。故得道所以忘言。以象求意、得其髣髴。故得意所以忘象。然道不在言也。以先知覺後知、非言不足以求理。然意在象也。以大明決小明、非象不足以陳義。言以示其理。象以顯其義。則大道玄意、默會無象、無言之間。始也詳言密語、恐彼之不悟。比物立象、恐彼之不知。及夫目擊道存、不在言也。心同意會、不在象也。

西山記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上以下爲基。道以器爲用。如鍾離祕訣曰、以心爲天。腎爲地。肺爲月。肝爲日。日月天地、物之大明者也。崔玄真祕訣曰、以腎氣爲嬰兒。心液爲姹女。肝炁陰中之陽。爲日中之魂。肺氣陽中之陰。爲月中之魄。兒女魂魄、物之靈而神者也。如心爲朱雀。腎爲玄武。肝爲青龍。肺爲白虎。亦是四象也。

葛仙公曰、嬰兒爲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姤女是腎炁之中真一之水。金公乃肺之老陽。黃婆其陽微弱、當使之復還下田。餘液是老陰。腎液到脾液、眞陽近少陰、其陰衰弱、當使之復還下田。此四象之說詳矣。

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龍本東方甲乙之物。而出於火中者、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則曰陽龍出自離宮。虎乃西方庚辛之物。而生於水中者、腎炁之中、真一之水也。則曰陰虎生於坎位。然而龍是陽物、昇舉自在、而在水中、乃陰中之陽。故比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虎是陰物、奔馳自在、而居陸地、乃陽中之陰。故比腎炁之中、真一之水也。老君言、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者、爲炁中之有水、而負陰者是也。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者、爲液中之有炁、而抱陽者是也。陰眞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之內、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其胞絡、上生元炁。自腎炁傳肝炁、肝炁傳心炁、心炁傳肺炁、肺炁傳腎炁、而曰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閭穴起、從下關過中關、中關過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而曰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眞水自來。純陽上昇、眞火自起。一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顛顛還丹、而出金光萬道、則曰紫河車也。故車行於河、如炁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眞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廣成子以內事教黃帝、久不見功。乃於崆峒山鍊大藥。五金之中、鉛爲黑金、黑金之中而取銀、八石

之中、砂爲赤石、赤石之中而取汞。以汞合銀爲寶故、有鉛汞之說。鉛者腎之所藏、眞汞者陰、陽所合、自己之眞精也。眞陰眞陽、以成大藥。火候無差、精變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丹、而曰眞鉛是也。金晶肘後、飛入上宮、自頂而入下田。眞火前起、昇入泥丸、自心而過重樓、一陰一陽、上水下火、而爲既濟。奔於元海、而曰紫金丹。故曰眞汞者是也。此鉛汞之理詳矣。以物推求、陽比象動、而昇舉之。於陰比於靜、而凝滯之物、不必多識、象不必多求。止於純陰純陽二炁交結而爲大藥。然陽中有眞陰、陰中有眞陽。乃陽交陰、陰交陽、陽交陽、陰交陰、陰陽有四交也。及乎陰合陽、陽合陰、陰合陰、陽合陽、陰陽有四合也。四交四合、大應天地之八節。明應日月之八候。廣記多識、不止損神傷炁、而且議論差別、適以廢時亂日、終無益也。

養生

三元眞經曰、人物異形、受生惟一。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卽父精母血、以無爲有。三百日胎完、胎完炁足則生、是由無而有。不善養生、則以有還無矣。血炁方剛、以所有之神炁、復與於兒女。血炁旣衰、將已有之魂魄、復還於天地。故生中起滅、以滅止生、炁斷神散而無生矣。善人君子、莫不欲生、而不知養生之時、以天地爲法、日月爲本。陰絕陽生、陽絕陰生、生生不窮、天地所以長久。魄往魂來、來往不已、日月所以長久。是知炁在養而不弱、形在養而不悴。內外養之無差、故得與天地日月同長久也。

西山記曰、古今聖賢談養生之理者、著養生論者、不爲少矣。又曰少私寡欲。少私寡欲者、可以養心。又曰絕念忘機。絕念忘機者、可以養神。又曰飲食有節。飲食有節者、可以養形。又曰務逸有度。務逸有度者、可以養氣。又曰入清出濁。入清出濁者、可以養神。又曰絕淫戒色。絕淫戒色者、可以養精。養生之道、不在於此。所生微也。善養者從微至著。所生小也。善養者自小及大。當旺時養而取之、當衰時養而補之。如春養脾、秋養肝、夏養肺、冬養心。鍊形則起火、還丹則聚炁。此年中用月、不失養生之道也。及春夏養陽、以真炁隨天大運、在肝與心。心肝者、炁升之所。秋冬養陰、以真炁隨天大運、在肺與腎。腎肺者、液降之所。此陰陽傳送、不失養生之道也。及腎炁生於子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中。當此之時、若澄心靜慮、閉目昇身、想火輪起於丹田、是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肝炁生於卯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下。當此之時、若孤坐閉目、多入少出、存兒女相見於黃屋之中、而產就嬰兒、是陽生而養之有法也。及心炁生於午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中。當此之時、若忘言絕念、滿口含津、攻心炁不散、存龍虎交媾於煙炤之中、而盤金鼎奔流於下、是丹田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肺炁生於酉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上。當此之時、若閉目冥心、以腹肚微脅、存大火炙於鼎中、鼎中有三昧、炎炎不絕、三昧齊發、是陰生而養之有時也。及夫三百日胎完而真炁生。養其真炁而鍊之生神。五炁朝元、三花聚頂。五百日陽神生。養其陽神而鍊之合道。是生形已來養之而生真炁。自生炁以來養之而生法身。身外有身、超凡入聖。養生之道、備於此矣。

養形

玉華靈書曰。神以炁爲母。炁以形爲舍。鍊炁成神。鍊形成炁。陽神未聚。三花不入泥丸。眞炁未朝。五彩不生丹闕。無形籠絡。神炁兩離。故天地大也。未免輕清重濁之象。日月明也。難逃圓明缺暗之形。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也。積陰生形。下以壯乎地者。土與石也。水中炁升。而爲雨。爲雲。炁中水降。而爲霧。爲露。萬象羣生。不能無形。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以成。不知養形之端。精魄耗散。而陰殼空存。未死之前。已如槁木。餘喘既絕。盡爲糞壤。養形之道。可不深思。

西山記曰。仲夏仲冬之月。善養形者。處於深堂。避其大寒大熱之炁。而伏其肌膚。非特此也。先寒而衣。衣不得頓多。先暖而解。解不得頓少。久勞則安閑。以保極力之處。久逸則導引。以行稍滯之炁。暑不當風。當風則榮閉而衛結。夏不臥濕。臥濕則炁散而血注。冬不極熱。極熱則腎受虛陽。而春夏肝與心有壅蔽之疾也。夏不極涼。極涼則心抱浮寒。而秋冬肺與腎有沉滯之患也。不可極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損胃。不可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多則損炁。渴則傷血。沐用旬。浴用五。夫五則五炁流傳遍。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眞炁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頻浴者。血凝而炁散。雖肌體光澤。久而炁自損矣。故有癱瘓之疾者。炁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頻沐者。氣壅於上。腦滯於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鍊陽。陽不損弱。如一年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也。一日內。午前鍊乾以炁。前起鍊形。後起金晶。午後鍊

坤以藥、有藥則聚炁練丹、無丹則收火煮海、皆以真陽見用於自身。不然歛身聚之可以無中養就、真炁昇身、真炁以滅冤陰爲奉道之士、廣覽多學、徒以勞損、不知陰陽爲之總領之元也。真陰真陽爲胎、凝於丹田。次以真陰爲炁、真陽成形、身外有身、超凡入聖矣。

養炁

太上隱書曰、天地以清濁爲質、非炁不足以運陰陽。日月以明暗分形、非炁不足以交魂魄。以橐籥之用、呼吸之理、是炁使之然也。禽一冲而制在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柏而常茂者、氣堅也。羣動滅寂、惟龜鶴之不悴者、氣任也。形爲留炁之舍、炁爲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遨遊風塵之外。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

西山記曰、古今養炁之士、不免於疾病死亡者、不知其道也。昔人以志士不語爲養炁、此保炁也、失之昏。以入清出濁爲養炁、此換炁也、失之虛。昏者、炁散神狂、真靈日厭、終無所歸矣。虛者、丹田無寶、徒勞而吐納、終不能住矣。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爲胎息、誤矣。上咽下搐、聚炁可也。指作還丹、誤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委炁而和神也。息息要住、納之不出、閉炁而鍊形也。一咽復一咽、雙收兩夾、以噓咽爲法、是借炁取水灌溉之術也。正坐昇身、炁滿四大、血絡通行、榮衛和暢、是布炁焚身之法也。若此皆非養炁矣。養炁之道、生時養之使不衰、弱時養之使不散。如古行屯者、是陽初生、屈而未伸、

故朝屯以取、養炁之茂也。如古行蒙者、是一陽處羣陰之中、暗而不明、故暮蒙以取、求陽之義也。非特此也。才所不敏、強思、傷也。力所不及、強舉、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懷、傷也。或久談言笑、寢息失時、拽弓引弩、耽酒嘔吐、飽食便臥、跳步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則早亡矣。故善養者、淡然無欲、處乎寂寞之境、自有希夷之趣。冬則陽生、至春分之後、陽盛而陰散、防其餘陰入腹、而爲苦寒之疾。夏則陰生、至秋分之後、陰盛而陽散、防其餘陽入腹、而爲酷暑之患。勿覩死者、防死炁觸生炁。不近穢處、防穢炁觸真炁。真炁未壯、而朝不虛、食常充口、真炁欲絕、而暮不實、食常減口、然而調炁和炁、布炁咽炁、聚炁行炁、保炁換炁、皆不出養炁之道。夫炁如線、觸之則斷。炁如煙、擾之則散。不能養者、失保形之道。然養炁未及、採藥、採藥未及、鍊炁、鍊炁還元、結成金丹。鍊之出殼、還變羽客。未鍊先採之、未採先養之。

養心

通玄經曰、人以形爲舍、心爲主。主於國、則君臣之分。主於家、則父子之體。心爲君父、炁爲臣子。身爲家國。心氣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爲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道生。濁躁神亡。但能空寂。得之有常。永保無爲。其身則昌。惟狂克念。可以作聖。惟聖罔念。可以作狂。古今達士。養以寡欲。務於至誠。慎源湛然。靈光自瑩於丹臺也。不爲事惑物役。可以超凡入聖。

西山記曰。從道受生謂之性。自一稟形謂之命。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思謂之志。事無不周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而榮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氣謂之精。氣清而快謂之榮。氣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閥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軀。衆思不凝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靈。炁來入身謂之生。炁去於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羣生。真人上仙。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道不可見。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故虛心遺其實。無心除其有也。定心令不動也。安心令不危也。靜心令不亂。正心令不邪。清心令不濁。淨心令不穢。此皆已有。令以除之。心直不返復也。心平無高下也。心明不暗昧也。心通無窒礙也。此皆固有。因以然之。又在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故得靈光不亂。神炁不狂。方可奉道保生。嗟無知者。多思神殆。多念志散。多欲損炁。多事役形。多語弱炁。多笑損臟。多愁攝血。多樂溢意。多喜則交錯。多怒則百脈不定。多好則昏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故其源不潔。和炁自耗。不得延年。失於養心之故也。故古喻之如猿。狂而不定。比之如賊。盜其所有也。

養壽

三清貞錄曰。父母之真陰真陽二炁。以精血爲胞胎。胎完炁足。而爲形矣。集靈寶道。神炁相合。而爲壽定矣。大壽一萬二千歲。守朴任真。雖亡而道不亡也。中壽一千二百歲。留形住世。道在而身亦在。

也。下壽一百二十歲，知之修鍊，可以安樂延年。不知修鍊，走失耗散，在我者不爲我之所有，而又外觸禁忌，暗除年算。一算爲三百日，壽一歲爲本數之壽，一紀爲正紀之壽。無知少學，以小惡爲無傷，積惡以至於滅身。以小損爲無害，積損以至於滅生。始以滅一算，次以除本數，終以除一紀。未及中年，夭之大半。仙子真人，憫而哀之。雖有超脫之法，必先養壽之方。審而用之，可延至大壽。不憚修持千日，自有超凡之道。

西山記曰：雖知養生之理，不悟修行之法，則生亦不長。雖知修鍊之方，不知養壽之道，則修亦無驗。故養壽者，凡以禁忌而防其禍。行不多言，恐神散而損炁。睡不張口，恐炁泄而損神。臨危登峻，則魂飛。玩殺看鬪，則炁結。弔死問病，則喜神自散。臥濕當風，則真炁日弱。古廟凶祠，不可入。入之則神驚。狂禽異獸，不可戲。戲之則神恐。對三光滯溺，折人年壽。負四重深恩，滅人大數。飲宴於聖像之側，魂魄不安。坐臥於墓塚之間，精神自散。枯木大樹之下，不可息。防九陰之炁，觸人陽神。深水大澤，不可渡。恐至寒之性，逼人真炁。出衆華卉，不可折。防招妖狂入室。非時果實，不可食。防帶邪炁入腹。妄言綺語，非愚難不可頻說。說之滅人正壽。肥甘醇酒，非會合不可頻飲。飲之除人本祿。負賢忘恩，必有禍應。輕財毀物，自無福生。大山勿深入，入之必凶。美物勿酷愛，愛之勿吉。損人傷物，以冤報冤。嫉賢妒能，以怨起怨。虛傳妄授，慢友輕師。此類或有觸犯，雖得正軌，遇異人、大道未就，先爲此除其壽，以罪當功，竟不能速成也。善養壽者，以法修其內，以理驗其外。修內則閉精養炁，安魂清神。形神俱妙，

與天地齊年。鍊神合道。超凡入聖也。驗外則救貧濟苦、慈物利人。孝於家、忠於國。順於上、憫於下。害不就利、忙不求閑。凡以方便爲心。勿以人我介意。方始奉道。多遇至人。自得真法。及夫下功之後。少。有患難。速得圓成。然是修養所致。亦是陰德報之。苟不達養壽之宜。安得內外齊成乎。

補內

九天祕錄曰。三清之下有三太。三太之內有二儀。二儀既判而列五帝。五帝既立而同一區。此天地之內。上下有陰陽升降。東西有日月往來。周而復始。運而不已。代謝循環。終無走失。惟人也。以精爲母。以炁爲主。五臟中各有精。精中生炁。五臟中各有炁。炁中生神。欲壽無窮。長生住世。鍊精爲丹。養炁爲神。真仙上聖。修真補內。不補外也。內真外應。無施不可。有作必成。自凡而入聖也。

西山記曰。男子先生右腎。以外精而內血。陰爲裏也。女子先生左腎。以外血而內精。陽爲裏也。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生八脈。八脈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係絡。一百八十係絡生一百八十纏絡。一百八十纏絡生三萬六千孫絡。三萬六千孫絡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胎完炁足。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而爲人也。以內外言之。經絡之內而爲內。肌膚之外而爲外。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爲根。根固葉自茂矣。養形養其五炁。五炁爲源。源深流自長矣。真炁大運隨天。元炁小運隨日。春肝旺脾弱。則養脾食甘物。五穀中粳米。五果中棗肉。五畜中牛肉。五菜中葵菜。清。

心無憂、憂則傷肝。隱坐避風、以肝惡風也。若日用之間、卯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肝、閑居冥目以養肝、旬日見功、目可視秋毫。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夏心旺肺弱、則養肺食辛物。五穀中黃黍、五果中桃子、五畜中雞肉、五菜中葱菜、清心少喜、喜多傷心。靜坐避熱、以心惡熱。若日用之間、午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心、絕念安居以養心、旬日見功、可炁通百脈。修鍊下功、亦不必如此。秋肺旺肝弱、則養肝食酸物。五穀中豆、五果中李子、五畜中犬肉、五菜中薑菜。靜居避寒、寒則傷肺、不要多悲、悲則損肺。若日用之間、酉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肺、升身靜坐以養肺、旬日見功、肌膚光澤。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冬腎旺心弱、則養心食苦物。五穀中小麥、五果中橘子、五畜中羊肉、五菜中薤菜、清心無恐、恐則傷心。若日用之間、子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腎、斂身正坐以養腎、旬日見功、丹田自暖、炁力剛健。若修鍊下工、不必如此。當四季脾旺、養腎食酸物。五穀中粟米、五果中山藥、五畜中豬肉、五菜中韭菜。安心無畏、畏則傷脾。靜坐避濕、濕則損脾也。若日用之間、戌辰丑未以待小運、日生元炁、風急震雷、透過膀胱、變爲精華、眞炁走失、而火上起、肺開心沖、肝浮膽橫、萬神以眞火燒之、棄體外遊、骨解筋伸、與死無異。一泄一炁弱、百泄一神去、千泄一臟損、已至枯竭、四大無主、乃曰死矣。故眞仙上聖有還精之道。若志在立元、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如懸珠垂露、顯還於丹田、火候無差、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炁中生炁、鍊炁成神、身外有身、超凡入聖。若以未悟清虛、甘作兒孫之牛馬、淫邪之心未息、亦不可深究房中之術。俱以借其陰貌、賺心炁下入

黃庭而腎炁不能上升，乃以龍盤虎遶。欲泄之前，棄其情愛，一則孤坐斂身，雙手抱臍，使炁結爲胎。一則升身偃脊，斂身少時，使肘後飛入泥丸，以填血腦，而百骨充盈，有返老還童之驗矣。嗟少學無知，欲採婦女之津炁以爲陰丹，又鍊無情之金石，取天地之秀炁而爲外丹，餌之填精補海。幸而藥盛，而時暫無損。若以元陽耗散，而丹臺空虛，餌之在腹，當有不救之疾。取之於人，當有速亡之患。返以神仙之法爲誑，靜言思之，誰其過歟。

補炁

玉華靈書曰：九天之上無陰，九地之下無陽。地中生陽，一百八十日陽昇到天。其陽不過乎天者，陽自陰中來，生炁傳送，餘炁在脾，靜室閉炁，多入少出，旬日見功，肢體光澤，經絡快暢。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是五臟各有時，一臟旺而一臟弱，一炁盛而一炁衰，損有餘，補不足。五臟既和，百骸自理。白骸自理，萬病不生。萬病不生，千歲可期。

補精

太上玄鏡曰：純陽上昇者，謂之炁；純陰下降者，謂之液。炁液相交，注於骨絡之間者，謂之髓。炁液相交，出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內則心腎肝肺脾五臟也。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胃六腑也。外則毛膚皮髮眼耳鼻舌手足榮衛經絡穴四體也。精者，心炁在肝，肝自生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心炁在肺，肺自生精，肺精不實，肌肉清弱。心炁在腎，腎自生精，腎精不滿，神炁減少。心炁在脾，脾自生精，脾精

不堅、髮齒自弱、五臟之中、腎爲精海、心爲炁館、眞精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眞炁在心、餘炁自朝中元、思慮愁惱、其耗炁也、如漏鼎中之炁、淫邪禍亂、其走精也、如析釜下之薪、補下精之道、非但絕色、而房中最急、慎之。

西山記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蓋陽昇陰降、物受天地純粹之炁、陰精陽華、人食萬物充實之資、一飲一食、納之於胃、與眞炁相合、傳流腎府、虛炁充盈、對境生心、心火下逼、腎炁不能上昇、左旋右盤、如陽負陰胎、陽戀陽住、陰爲陽逼、復自天來、故天中陰降、一百八十日到地、其陰過乎地者、陰自陽中來、陰抱陽質、陰戀陰住、陽爲陰逼、復自地起、周而復還、並無走失、尙有震動傾側之愆、又況人腎爲水也、水中生炁、如煙似線、觸之則斷、撓之則散、眼耳鼻舌身意、六慾傷於外、喜怒哀樂好惡思七情傷於中、上則重樓走失、下則金龜拋泄、如漏網包風、能無損乎、不知補炁之道、如火消膏、積日復入輪迴。

又曰、炁本無形、必賴有形之軀、形全炁在、自可修補、不擇老幼、所貴至誠、始終如一、天皇聖胎祕用神訣、補炁之上法、達摩胎息至理、補炁之中法、其後因胎住息、因息就胎、扁鵲靈樞、葛洪注胎息、補炁之下法、此外皆非法也。

補益

洞神眞經曰、養生之道、以不損爲要、延命之術、以有補爲先、居安慮危、而防未萌、不以小惡爲無傷

而不去。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起臥有四時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脈、有偃仰之方。養正除邪、有吐納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抑喜以養陽。所以清虛去其狂慮、以安閑養其真性。雖少年致損、弱體枯、年老得悟、防患補益、以強補、強自有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強盛而形乃延長。神住而命自悠久。

西山記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滅。夫至道不遠、只在己身。用心精微、命自延久。六玄旨曰：欲得長生、當修所生。所生之本、始乎精、精炁結而爲形。形爲受命之本、炁是有形之根。故午前鍊乾、午後鍊坤。炁自腎中生、自子時爲始、午時爲終、其炁升而旺也。所以鍊乾者、靜坐幽室、閉目冥心、升身勿動、使炁滿四大、薰蒸其體、榮衛通和、積日炁秀神清。及夫腎炁到心、積炁生液、液自心中生、自午時爲始、子時爲終、其液降而盛也。所以鍊坤者、閉目冥心、斂身正坐、以兩手抱腹、降心火於丹田、薰蒸炁海、積日炁旺神清、此補益於炁也。冬避寒、夏避暑、暑避熱、動勿勞其肢體、閑勿怠其肌膚。五日一浴、十日一沐。炁旺時勿動、血旺時不息。此補益於炁也。永絕嗜欲、見境不動心者、上也。借假修真、因死求生、形雖交而炁不交、體雖濁而形不濁、不得已而親婦人、勿使走失、時暫棄其情愛、抽身於後、賺心炁以補下元、可以安性命者、次也。三十歲陰陽兩停、而五穀秀炁、無所制作、未免情欲、當五日一度。四十歲者十日一度。五十歲者二十日一度。六十歲一月一度。六十四歲卦盡之年、更不言度也。若高上玄元、欲求長生不死者、可不識此也。此補益於精也。補益形者不若補

益精。補益精者不若補益炁。補益炁者不若補益神。補益於神、則形炁永安。古今達士、談益神之道、不爲少矣。往往不見功者、非特出至誠也。神爲主故耳。昔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尙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殼、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敢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已散之靈炁、益現在之魂神、禍福預知、神之靈也。死生永除、神之真也。補神之道、有清身養命、絕念忘思、動靜不失時、修鍊應其法、丹就而炁自真、炁真而神自益矣。

補損

十洲雜記曰、純陰無陽、鬼也。純陽無陰、仙也。陰陽相雜、人也。鬼則陰靈之炁、凝而爲形。仙則陽和之炁、不散鍊而爲質。人以陽盡而爲鬼。鬼者、人之歸也。人以陰盡而爲仙。仙者、人之遷也。當其少年、陽多陰少之時、不肯修鍊。及夫老弱、氣散神衰之後、安得無損。高人上士、憂勤未補之前、戒慎補已損之後、未損者保養不至於損。已損者補益不至於虧。非大道高士、不可議此。

西山記曰、人受炁賦形、三百日胎完、與母分體。一千日乳抱、四千日盜物、取天地之計。五千日炁足、故女子十四歲、天癸降而真陰散。男子十六歲、真精滿而陽炁泄。男子之炁、八百一十天。女子之血、三石六斗。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炁之本數也。六六三十六、純陰之數。血之本數也。過此以往、走失耗散。炁以九九而損、血以六六而竭、自然虧損。又況敗壞而不知修養乎。如王侯之府、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輸其血炁。耳耽目恣、偃臥不休止。奔走不安居。而

又滋味錦繡、大醉入房、不知御神保炁、居無節而精神有限、未及半百、已憔悴枯朽也。故真仙上聖、凡所修養、有益惟求無損。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此補損之大畧也。五味、人不可無也。戒之偏多、酸損脾、甘損腎、鹹損心、苦損肺、辛損肝。大藥未就、尙有飢渴。一日三次要食。古人所以淡而食之。又不暈腥、恐污口腹也。五臟積滯、用六字炁治之。卽黃庭圖之法也。張澄道以此留形住世。王悟真以此治病延年。孫思邈以此修身治人。六字之妙、春不呼、夏不咽、冬不呵、秋不吁。四時常有啼、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府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此妙古今無知者。西山上聖得其味也。不須禁忌百端、但朝不虛、而暮不實、上也。素無味、淡無單、次也。何慮四體之不充悅乎。及夫六字炁、有餘引子、不足殺鬼者、肝本吁也。餘則用吁、吁亦不能引肝炁。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炁。心炁旣行、肝炁自傳也。若肝炁不足、則殺其鬼、肺也。肺金尅木、爲妻、而金爲夫、夫乃鬼也。如肝炁弱、必是肺之有餘、必殺其鬼、用咽字瀉之。聰明之士、審達五行生尅、調和其炁、無過不及、而陰陽自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功、默契天機、混合玄理、安有長生之不得、神仙之不成耶。

眞水火

中黃祕訣曰、陰生水、水性常冷、而有華陽溫泉、濡之不勝其暖也。陽生火、火性常熱、而有蕭邱寒焰、向之終不能暖也。外之水、火尙有返復之性。內之陰陽安無顛倒之宜。如腎、水也。水中生炁、炁爲火。

矣。心、火也。火中生液，液爲水矣。水可以滋流百脉。火可以薰蒸四大。人之水火也，如此。

通玄論曰：道原一判而分二儀。天以乾道而輕清在上，在上以陽爲用，暗抱一點真陰在其中也。故冬至後，地中陽生，夏至到天，積陽所以生陰，其陰感陰，而陰不得耗散，散爲霧，凝爲露，霧露之炁，天之所出陰而真水也。地以坤道而重濁在下，在下以陰爲用，暗抱一點真陽在其中也。故夏至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積陰所以生陽，蓋其陽感陽，而陽不散耗，升爲雲，施爲雨，雲雨之炁，地之所出陽而真火也。人亦若是。受胎之初，父精母血，二炁相合，陽炁上昇，心爲炁館，炁中暗藏真水在心也。陰炁下降，腎爲水府，水中暗藏真炁在腎也。不然安得腎炁到心，積炁生液，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心炁到腎，積液生炁，一陽生乎二陰之中也。

西山記曰：凡人有三火八水。水者一炁傳一炁，積炁生液，而五臟各有液，名曰色水。腎炁之中暗藏真一之水而爲陰虎者，名曰真水。肘後飛金晶入上宮，自上而下，與真火相逢而既濟成，然名曰神水。凡有疾病，閉口納炁，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安，名曰法水。水之爲用多矣，其名不一。丹就真炁生，澆灌而爲沐浴之法，鍊形真炁升，還返而爲還丹之法，劉海蟾言兩曜注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八瓊漿，是玉液還丹也。呂公言水火都來相作間，卦候飛成地天泰，一升一沈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是上下水火既濟之候也。逍遙子曰：法水能朝有祕關，逍遙日夜遣循環，是法水治病也。此水之大槩矣。三火者，膀胱民火，腎爲臣火，心爲君火。凡所無知，爲物所擾，而怒且憂者，則爲無

明之火。若降而下燒丹田，一意不散，至誠守之，而曰燒鍊丹藥。火之昇上起後過雙關，而曰河車。昇之前起，上過重樓，而曰鍊形。前後俱起，遍滿四大，炎炎焚身。此火之大槩矣。

九仙經曰：病小用水，病大用火。病大者，無常之限也。若人誤犯天神，或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起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遲出，默想如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自身可比輪蓋，罩定自身，令陰鬼邪魔不敢近也。釋教降魔火，道家焚身火，凡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欲，丹元堅固，不然以水火交媾，龍虎成丹，丹就而陰靈自散，不敢近。陽神自不肯去也。神在形固，陰退，烈全，炁全，形堅，自可長年。

真龍虎

龍虎真丹經曰：真龍真虎所在所交之處，古今秘而不說，惟太一真書是太上親著。又真一元解，入神玄言二集，稱龍虎真訣。一在崑崙五城之內，一在北極大淵之內，藏之玉函，刻之金札，封之以金泥，印以玉章，猛獸列衛。神人在傍，塵世無緣而知矣。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少則少矣，妙則妙矣，乃所以泄天地之機。

呂公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言向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入藥鏡曰：腎中生炁，炁中暗藏真一之水，名曰陰虎。心中生液，液中暗藏正陽之炁，名曰陽龍。龍虎非肝肺也，乃玄之又玄，知之修鍊而爲聖人。

傳道集曰、腎系傳心系、積系生液、液中有正陽之系、名曰陽龍、是謂出於離宮。心液傳腎液、積液生系、系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是謂生於坎位。二物會時、在人生人、在已生神。龍虎古今有識者、咸以多知廣記、知其龍不在肝、而虎不在肺、如何得達交會之時、而悟採取之法。故少有不長生與升仙者、良以此也。

西山記曰、水火既濟、龍虎相交、所用不一。如腎系傳肝系、肝系方生、腎之餘陰入脾、其系過肝爲純陽、系中有真一之水、以至於心、積系生液、顆顆如懸珠垂露、而還下田、更不隨溺水以傳膀胱。若用火候無差、鍊而爲一系、系中生系、浩劫不死、而爲陸地神仙。是虎交於龍、以腎系合心系是也。及夫下火、加減有時、抽添有數、以心系合腎系、是龍交於虎。若以下關透而起自尾閭穴、左昇者、爲龍。右起者、爲虎。系從夾脊雙關而過、至分道嶺、而陽龍之系入內院、陰虎之系入天池。左旋右盤、三十六數、而真水下降、如甘露入心、此是龍虎相交於上宮、又不必於心腎而有上交上合之別也。及夫胎完胎就、而真系既生、防其太過、必濟之以水、而玉液金液還丹。及夫還丹日久、行於經絡而變陽酥、凝於中府而積白雪、防其太過、必舉以火、而有鍊質焚身。是知還丹之時、乃陰虎單行、而不必交於龍也。焚質之時、乃陽龍獨舉、而不必交於虎也。龍虎之功、不爲小矣。所患乎不知龍虎之本也。若識龍虎之像、又知交合之時、且得採取之法、三百日養成內丹、而命中有晶、乃得與天地齊其壽算矣。

真丹藥

洞天經錄曰、高上元君始在塵世而流傳大道、引喻天地升降之宜、日月往來之數、而曰內丹、廣成子教黃帝依法行持、久不見功、蓋以日有萬機、根元不甚堅固、乃於崆峒山中、凡以內事爲法則、以金石相配合、而曰外丹、內之丹藥、乃爲真藥、外之丹藥、止可療治病、安樂而已、內丹小則長生不老、大則超凡入聖、始乎二炁交而凝結在丹田、變精爲汞、變汞爲砂、砂變爲丹、形若彈丸、色同朱橘、而真炁自生、以炁鍊炁、炁合神聚而入道、道成而入聖、聖則大而化之、無所不通、豈外丹之可比耶、故知真藥真丹、身外無求。

西山記曰、以龍交虎媾、結成玄珠、火候無差、燒成大藥、真炁始生、升之可以鍊形、不避寒暑之患、真炁既聚、納之可以還丹、永除饑渴之苦、於己也、豈非藥乎、及夫真炁施於人也、亦有驗矣、入水水沸、吹木木榮、變苦爲甘、改衰爲壯、卽人以療疾苦、無不痊差、凝神以祛鬼魅、無不靈應、蓋內真而外應也、豈非謂人之藥乎、或以內事不修、真元不識、唯以外之無情金石、加日添火、餌之以求超昇、誤矣、然而古今上士、亦論外丹、非外丹不可用、如廣成子以朱砂爲丹、鍊之九轉、而曰神丹、陳七子七寶丹砂、鍊之九轉、而曰靈丹、劉安王以童子小便、鍊之七轉、而曰還丹、是知靈聚而爲神、神散而爲虛、以炁還元、而曰還丹、後人用之、亦有見功昇仙者、蓋始也鍊之、而內事兼修、內外俱成、得通仙道、若以外藥獨用、氣弱神衰、天地秀炁、不能停留、返爲害不細矣。

真鉛汞

玄洞玉詔曰、昔廣成子教黃帝鍊外丹、方有鉛汞之物、凡以內事爲法則也、人之初生、先生腎也、腎爲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爲鉛、次生心也、心爲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爲砂、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氣之中暗藏正陽之炁、蓋以外鉛中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煨成大寶、取類於人、則腎炁之中取真一之水、心液之上取正陽之炁、二物合而爲丹、乃如外物見寶之比也、傳道集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爲衆石之主者、硃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煨煉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於外也、若以內言之、父母真炁合而爲一、卽精血爲胞胎、凝結爲內腎、內腎者、鉛也、及夫腎中生炁、炁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凝結於黃庭而爲丹、則曰真鉛也、以腎炁合心炁、積炁生液、結爲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汞也、及夫丹就、真炁升、腎炁入頂、而真水降、一升一沉、於十二樓前、而爲既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真汞也、元皇君訣曰、鉛汞鼎中居、燒成無價珠、都來兩個字、了得萬家書、正一真人曰、鉛汞傳來幾萬秋、幾人悟得幾人修、若教此理常人會、塵世神仙似水流、呂公曰、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爲腎、而真鉛爲丹、汞爲心液、而真汞爲藥、真鉛真汞爲既濟、若憑外說、不可中理矣、

真陰陽

九天祕錄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物中神而大者。天得一陽以守乾道。地得一陰以守坤道。物中神而明者。日得一陽魂以道應。月得一陰魄以道致。故夏至一陰自天來。若無真陽。萬物死也。不能焦枯。冬至一陽自地升。若無真陰。萬物生也。不能滋潤也。日有真陽。陽熒感而火出。月無真陰。故方諸取而水絕。此天地日月。至大至明。真陰真陽。豈人之不若是乎。

西山記曰。腎。水也。水中生炁。名曰真火。氣中暗藏真一之水。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心。火也。火中
生液。名曰真水。液中暗藏正陽之炁。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三華者。三陽。腎氣乃陰中之陽。丹中
真炁。則真陽中之陽也。心液之炁。乃陽中之陽。不說三陰也。所貴陰盡陽純矣。

玉皇聖胎訣言。人常降心火於下田。外境不入。泯絕狂慮。一炁不散。委於炁海。腎炁不能上昇。其息
漸少。縱出之。悠悠然減省也。故後聖有自然胎息矣。及達摩胎息至理言。人之炁升。自有走失。莫若
內觀諸世界。遊玩自己天宮。超清虛妙境。其法貴乎無漏。一念不生。一意不動。無漏則善果成。不動
而真聖見。而面壁九年。炁無毫髮走失。陰靈自散。而身外有身。東人不悟。乃擲鉢西歸。故聖人曰。真
胎息也。及扁鵲解靈樞。以冬至之後。真鉛積之一分。狀如戲藥。而鎮丹田。令人鼻引清炁。閉口不出。
以定息二十四數。爲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就陽胎。又以夏至之後。汞積之三分。狀
如抱卵。而鎮絳宮。亦以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爲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
而鍊陰息。以陰息投陽胎而生真炁。真炁生元神。神形合爲一。與天地齊年。離而爲二。身外有身。而

爲羽客仙子、不在塵世、以返三島十洲者也。及葛洪註胎息論曰、凡胎息之要、如在母腹中、母呼即呼、母吸即吸。今人不達妙理、縱能閉之少時、隨手出之、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閉之息、而又元氣損虛、返爲外來陽氣所奪。若氣急未急之前、外身自可停留少時、勿使大急、未氣急之際、先鼻引清氣一口、續後便以新取之氣、換出舊閉急者之餘氣也。故得奪住其氣、積而神形清爽、可以除療百病。曲留強住、亦非自然、所以爲下等胎息。真仙上聖、而有三品之論也。鼻引口吐、可以去浮寒、逐客熱、衝結滯、行經絡。若定息、氣血不交、陰陽自媾。若定萬息、氣住神藏、大乘之功、不可言也。補氣之道、此爲上矣。或咽氣救飢渴、行氣以壯肌膚、收氣補下田、養氣以返童顏、運氣以益血脈、雖見小功、終不及胎息之稱、氣得力、功速且久也。

鍊法入道

西山記曰、以法入道、道故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求仙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道不正、學道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法不真。昔人隱形易貌、留氣返魂、咒白刃不傷、禁毒蟲不害、釘釘自落、腹火不焦、使水逆行、迴風倒雨、結巾投地而免走、盤帶輟針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遨遊乎頃刻。若此是其術也。而與法不同。故昔人以冬後陽生、而春分之後、餘寒誤入腸胃、以爲傷寒之疾。既覺、急居淨室、盤膝正坐、閉目冥心、定息住氣、以雙手疊之、咒外腎、向前倒身跪禮、不過二三十度、汗出清涼、寒氣自散。昔人夢泄遺漏、或下元虛冷、乃於日落之後、靜坐幽室、以手咒外腎、以手搓臍下八十一

數。搓手兜腎、兜手搓臍八十一數。九遍爲度。但左右換手而已。遂升元補暖、眞炁充盈。昔人以幽居靜室、絕念忘言、一向下心火、閉目存想、如火輪炎炎、積日炁海堅固、顏色異常。日久下盡諸穢、自耐寒暑也。昔人以飲食過度、胃臆注滿、或寒熱凝滯、或痛結壅塞、當靜坐鼻引清炁、口閉不開、多入少出、攻所病之處、大緊方放其炁、不下三五次、自然消除、永絕萬病。昔人以心上爲陽、而陰不能到、以腎下爲陰、而陽不能及、故湧泉之上、炁升而不降、血注而不升、致使脚膝沉重、陰凝而陽散。又況終日奔馳、無時休息、當夜後湯濯二足、此外益而功少。不若高舉二足、使炁倒行、流於湧泉、逆流於丹闕、卽日足輕、行及奔馬、其步如飛也。昔人以四肢小疾、五臟微疴、或而凝滯湧塞、靜坐澄清、閉目絕念、運心炁於所病之處、暫閉息少時、無攻不勝。已上皆法也。而與道不同。夫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通。何止爲伎藝之能、治疾病之功而已。因術識法、因法知道。道本一陰一陽而已。陰陽相交相合。故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四季。日月有弦望晦朔之四候。惟人也、於一日之間、丑末寅初、陽合陰也。辰末巳初、陽交陽也。未末申初、陰合陽也。戌末亥初、陰交陰也。悟陰陽交合、何道之遠哉。

鍊形化炁

西山記曰、形者炁之舍。炁者形之主。借形養炁、炁壯而形固矣。運炁鍊形、形全而炁自眞矣。故人之眞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人之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古先達士、識破天機、以炁度合天度、以日用參年用。自子至午、炁生之時、而用聚炁還丹之法。自午

至子、炁散之時、而用收炁鍊丹之法。彭玉真人訣曰、午前鍊乾、午後鍊坤。自寅至午、乃昇身靜坐、冥目忘言、鼻息遲遲、密想心宮如夫婦相見之儀。久久成功、而得長生不死。

昔元助真人訣曰、自辰起不語、以舌攪上腭、下腭惡濁之津咽之、而呵出心中所積喜怒哀樂之炁、真炁上升、寄留面目、以手握之。次居靜室、宴坐不語、至午未之間、炁盛神昏、側臥閉口而睡、積日安樂延年、亦可留形住世。此知其時候、悟其交合、而無採取之法也。

西山上聖、知其子時腎炁生、卯時肝炁生、午時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還於丹田、而曰玄珠。若火候無差、乃成大藥。腎炁之中暗藏真一之水、心液之上暗藏正陽之炁、以陰抱陽、用水承炁。此大道之本、長生之藥。如何使之不走失、當辰巳之間、幽室靜坐、神識內守、滿口含津、勿咽勿吐、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自然二炁相交、凝結如露。一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仙完而真炁生。炁中有炁、而可鍊炁成神。故鍾離曰、昔有三真頌金丹六訣矣。若以修行不悟此、世人學道謾勞功。又曰、閑庭無事憶江南。華滿春城水滿潭。若見揚州風物好、是須穩駕虎龍船。此名曰龍虎交媾。又曰採藥之法也。及自午至子、而用收炁鍊丹之法者、而爲火候。古今不同。夫不悟真理、不識天機、而還造化之宜者、惟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入而留之、四息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火。夏至之後、以巽卦天癸、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真汞而爲陰胎。冬至以乾卦靈符、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真鉛而爲陽息。陽息投陰胎而變金丹。金丹一粒、可長生不死。廣成子教黃帝自辰至暮、靜坐忘念、屏絕外慮、

神識內守、一意不散、降心火於丹田、存臍下如淨瓶、淨瓶之中有一珠、如彈丸、用炎炎火、不計晝夜而下燒之、至於胎成息住、自然不飢不渴、不畏寒暑、可以留形住世。此進火得時、亦無聚炁之法。西山有頌曰、佳人才子正當年。華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公腸欲斷。時來須索閉陽關。此戊末亥初、炁隨真液還丹之際、陰交陰而炁欲散失、當居靜室、息不必閉也。但少入遲出、心火下降、至意留在丹田、恐腎炁升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住、乃微以肚腹輕脅、丹田自熱。鍊日中所得之藥、始也一百日乾卦、次一百日兌卦至乾卦、次一百日坤卦至乾卦、乾坤相見、火候無差。若此加減合宜、如說抽添、須肘後飛金晶也。故古先上聖、於離卦採藥、乾卦進火、三百日結就內丹、而爲陸地神仙、形神俱妙、浩劫不死。故鍊形之道、非真炁不可也。

鍊炁成神

西山記曰、以炁鍊形、形化炁而體骨輕健、入水不溺、蹈火不熱。其大要、龍虎交媾而成大藥。火候無差、以變金丹。若以神鍊炁、炁鍊成神、非在於陽交陰會。其在於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三百日胎仙完而真炁生、不可再採藥也。肘後飛金晶、自腎後尾閭穴升之、而到夾脊、自夾脊雙關升之、而至上官、不止於腎炁補腦、而午後降真火以鍊丹藥、致陰盡陽純也。如是子時腎炁方生、靜室清心、閉目正坐、斂身而腎炁自聚、微微昇身、偃背直腰、先到夾脊、次到上官、自子加至辰巳、定一百日、一撞三關、而又積心之真火、煅鍊下元內丹、陰固陽凝、炁自紛紜、是日炁中有

炁前升入頂、後起入腦、前後俱起、但升身勿動、以焚身逐陰鬼、一燒增一炁、十燒增一神、百燒延萬年、千燒出塵世。古先上聖、恐火太過、而又有澆灌之法也。始以採藥、是玉液還丹。次以肘後金晶入腦、自上田復入下田、是金液還丹之法也。以鼓兩頰而虛咽納炁是也。丹就而真炁生、以真炁鍊五臟之炁。九仙經云、鍊神劍金槌、本以五臟之炁。中黃經云、閉之千息、以鍊五臟。五臟各出本色炁、聚而上以朝元、三陽合而升之入頂、是則不出五臟、而無修鍊之時、又無煨鍊之法也。西山有鍊炁之法、妙且玄矣。採藥進火、三百日大藥成、還丹鍊形、二百日真炁滿。大運不必隨天、但可以小運應日、閉炁鍊炁、如甲乙日鍊肝炁、甲日肝炁、先進於艮卦、閉息、至巽卦爲期。如青炁現、運而在頂。乙日養肝炁、與畢法同。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丙丁日鍊心炁、丙日心炁、先進於巽卦、閉息、至坤卦爲期。如赤炁現、運而在頂。丁日養心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戊己日鍊脾炁、先進於春、則辰時一時閉息。夏則未時閉息。秋則戌時閉息。冬則丑時閉息。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庚辛日鍊肺炁、庚日肺炁、先進於坤卦、閉炁、至乾卦爲期。如白炁現、運而在頂。辛日養肺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壬癸日鍊腎炁。壬日腎炁、先進於乾卦、閉息、至艮卦爲期。如黑炁現、運而在頂。癸日養腎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十日一翻、鍊遍五臟。凡二百五十日、各鍊二十五數、真炁自聚、開河車搬五彩之物、笙簧女樂、車馬旌旗、各分方號隊陣、喜笑熙熙、上朝帝闕、共入天宮。或而陰鬼作梗、邪冤爲障、但於靜室中閉目冥心、升身正坐、三昧真火自起、一燒而冤鬼消散、火過清涼、了無一物。前件侍從歌樂、轉加繁盛、終

日默坐、內觀明達、並無厭足。奇驗異證、不可備錄。既覺身形常似飛騰、意氣飄揚、難以制禦、常用調神出殼、乃超凡入聖之時也。

鍊神合道

西山記曰、修真之士、志在立元而甘寂寞。一日炁滿功盈、五炁朝元、三花聚頂、血凝炁聚、萬神朝真、併在上宮、富貴華盛、樓臺車馬、士女笙簧、殆非人世所有、勿得認爲真境、是自身上宮、未能超脫內院、因循不出、是爲困在昏衢。形神俱妙、不能超脫、止爲陸地神仙、難以棄殼而返十洲三島。西山上聖、前功已滿、而出殼之法、不可不備錄詳記也。

昔海蟾公功滿數足、陽神欲出、方在上宮、而靜室孤坐、如鶴出天門、龍升舊穴、猛撞天門自開。棄殼而去。鍾離公功滿數足、靜坐內觀、如登七級寶臺、自下而上、一級至一級、上盡到時、勿忽忽、則戀殼不出、止爲陸地神仙。登之既盡、閉目下跳、如夢中方寐、身外有身。如嬰兒大、瑩潔可愛。勿得遠遊、速須復入本軀。入而不出、與天地齊年。出而不入、與凡俗異處。呂公出法、七層寶臺、三級紅樓、一如鍾離之法。方當內觀、紫河車搬神上入天宮、留戀紫華、而不肯超出、故起真火、而於煙焰中化一火龍、躍出昏衢、乃棄殼之法、最妙者也。世祖禪師、雖無火候、而陰靈亦不散。方在內觀、而於定中以神聲爲去。此止可出而不見入法也。□達磨六祖禪師、雖是陰神出殼、始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既聚、一意不散、神識內守、從心地湧起、一升復一升、直過三十三天、化樂天宮、如道家之在上宮也。

當跪禮前進、從三門之中、中門而出。此亦出而不能入也。西山上聖、功滿數足、其出也、雖不離內觀中起火、歇樂中過門。故起火是搬神入頂、過門時調神出殼、方在內觀起火之後、想鬧華深處、有孤村寮舍三二間、始自彼中出、既遠既近、而迴望故園、依依寥落、欲去不可、回視欲來、則不可錯路。聖聖相傳、皆得棄殼而無難易也。頌曰、功成須是出神京、內境繁華勿累身。回望故園風物好、鬧華深處有孤村。嗟夫、少學無知之徒、止於定中而出陰神、一日悞出天門、不能迴返本軀、名曰尸解坐化、迷惑世人、深爲有識者之所笑也。

鍊神合道

洞天語錄曰、世人不悟大理、以塵世石火電光中暫榮暫貴、役使心緒無定。一日氣弱而病、氣絕而死、轉轉不悟。流身異類、透靈於別殼、終不達生死之宜。夫修養真氣、真氣既成、而煅鍊陽神。陽神既出、得離塵世、方居三島。功成神遷棄殼、須傳流積行於人間。行滿功成、受紫詔天書而居洞天矣。稚川受道記曰、道成之人、不可不傳。傳之非人、禍及七祖。得人不傳、災臨己身。赤松子戒黃帝曰、道不可私求、必以物將其理。當信金而示不變也。

西山記曰、所爲捨施者、表其受道之人誠心也。大則捨一身、中則捨兒孫、下則捨田宅。上則捨施於有道之人、中則捨施於有法之人、下則捨施於有術之人也。茅真君戒曰、傳道之人、必欲與先聖立教、遇有志之士、勿謂無信金而不傳。遇無志之士、勿謂得信金而強與。非特墜教墜道、而又彼此皆

無益也。玉真人請益元德真君曰、上仙入南洲傳道立教、必欲立盟誓、出金玉者、何也。真君曰、蓋南洲之人、孽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願爲下鬼。若不立信金、彼必有返慮。若不設盟誓、彼必輕泄。故取之以金、表其不變。僊夫人居大衆、萬中無一人奉心清虛。清虛萬中無一人志誠。志誠萬中無一人明者。明破天機、而輕於財貨、委於性命、留意者少矣。蓋其人假道求財、誑惑有志之士、致使信心者見道流棄之。遂使高道之士、束手鉗口、見死不救。若奉道之士、識人而知其賢愚、受法而知其邪正。節次得事、續續有功、使泰華爲金、未可酬師友之一二也。

西山羣仙會真記終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十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金蓮正宗記

自由出版社印行

金蓮正宗記序

道無終始。教有後先。或曰。道與教不同乎。曰。不同。湛寂真常。道也。傳法度人。教也。道之爲體。雖經無數劫。未常少變。教之爲用。有時而廢。有時而興。或曰。教之興也。自何而始。曰。軒轅皇帝鑄鼎之後。乘火龍而飛升太虛。然後知有長生久視之說。雖有其說。知而行之者。七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現於瀨陽。東臨魏闕。西度流沙。演化者九百九十六歲。乃跨白鹿。昇蒼檜。超碧落。遊玉京。雖有如此顯異。而人猶顛預。而未知信向也。及漢天師張靜應之出世也。親受正一法錄。戰鬼獄。而爲福庭。度道士而爲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繼之以寇吳杜葉。祛妖誡崇。集福禳災。佐國救民。代天行化。歷數十世。宮觀如林。帝王崇奉。及正和之後。林天師屢出神變。天子信向。法教方興。而性命之說。猶爲沉滯而未之究也。及炎宋之訖錄。挺生重陽。再弘法教。專爲性命之說。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以金蓮居其首。東遊海上。度者七人。以柔弱謙下爲表。以清靜虛無爲內。以九還七返爲實。以千變萬化爲權。更其名曰全真。易其衣而衲甲。逮我長春子邱神仙。受皇帝之宣。應陰山之聘。勸之以減酒色。戒之以少殺戮。一言愷切。萬國生春。救億兆於鼎鑊刀鋸之間。人心歸向者。如百川赴海。而莫之能禦也。牧豎羣童。咸知稽首。東夷西戎。皆詠步虛。家家談道德之風。處處講希夷之說。懷衣瑩髻。雲連乎道路之間。琳宇瑤壇。星布乎山澤之下。自軒轅以來。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是教也。

源於東華、流於重陽、派於長春。而今而後、滔滔溢溢、未可得而知其極也。故作金蓮正宗記。時太歲辛丑平水長春壺天述。

薛文清公曰、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吳康齋先生曰、勿作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凡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皆背天理也。

金蓮正宗記

林間羽客釋櫟道人編

東華帝君

帝君姓王氏，字玄甫，道號東華子。生有奇表，幼慕真風。白雲上真見而愛之，曰：「天上謫仙人也。」乃引之入山，授之以青符玉篆、金科靈文、大丹祕訣、周天火候、青龍劍法。先生得之，拳拳服膺。三年精心，盡得其妙。遂退居於崑崙山、煙霞洞，頤神養浩。久之，結草庵以自居。篆其額曰：「東華觀。」韜光晦迹，百有餘年，而人未之知也。後徙居代州五臺之陽。山中今有紫府洞天。山下有道人縣，在人間數百歲，殊無衰老之容。開闡玄宗，發揮妙蘊，陰功濟物。玄德動天，故天真賜號曰東華帝君。又曰紫府少陽君。授度門人正陽真人鍾離雲房、嗣弘法教。所有聖真，不能具述。全真之道，由此濫觴。故立之以爲全真第一祖也。

贊曰：帝君之仙名，如此其赫煥。道價如此其高大。何故不見紀於漢史？鄉里世族年代行藏，如此其黯黯也。僕應之曰：仙道多隱，非垂世立教之急務。故史官滅裂逸漏而不書，兼儒家之所惡言者也。年歲深遠，碑刻泯滅，由是不得而詳焉。且兩漢四百年間，幽人隱士，不可勝計。豈數千帙故紙，能盡錄之乎？且全真之道，醞釀久矣。自太上傳之於金母，金母傳之於白雲，白雲傳之於帝君。

天其意者將以此一枝大教付於若人。豈草草學者之所能負荷哉。必自紅霞丹景中精選其可。以爲羣仙領袖者。然後挺於下方。其初降也。豈無奇蹤異跡。輝天晃地者哉。蓋隱而不錄。史官之忌也。故於傳尾諄諄而明言之。庶幾學者讀之。有所歸過焉。詩云。隱隱龍樓。靄瑞霞。風流紫府少陽家。崑崙高聳光千丈。初放全真第一花。

正陽鍾離帝君

謹按廬山金泉觀記云。曾祖諱朴。祖諱守道。父諱源。當後漢末年。皆據要津。有功於國。世濟其美。先生諱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少工文學。尤喜草聖。身長八尺七寸。髯過臍下。目有神光。仕至左諫議大夫。因表李堅邊事不當。謫爲南康知軍。漢滅之後。復仕於晉。及武帝時。與偏將周處同領兵事。屢出征討。已而失利。逃於亂山。不知所往。偶見老氏者流。問而不語。但舉手而指東南。公遽往焉。行六七里。峯巒峭拔。松栢參差。中有樓閣。金碧炫耀。二青衣應門而立。揖而問曰。此何方也。對曰。紫府少陽君之所居。東華帝君之別業也。吾師候君久矣。遂延入館中。拜見帝君。方談笑間。童子報云。客仙至矣。帝君出門迎三仙客。鍾離自牖窺之。見一仙人。身長八尺。青衣練帶。草履雲冠。神目如電。堂堂乎哉。次一人。素袍大袖。結於頸後。橫握鐵笛。次一人。容貌魁梧。掛絳紅袍。頂華陽巾。跨蒼毛虎。橫按筇杖。遂邀三仙入於別館。進酒果肴饌。語笑諠譁。聞於館外。青衣曰。多少紅塵客。何由到此來。洞門無鎖鑰。今日爲誰開。衆仙皆笑曰。昔爲鐵衣子。今逢達道人。又云。奈何壯士侵莊上耶。

鐵笛仙曰。紫府少陽家。龍樓飄瑞霞。滿斟千日酒。常翫四時花。跨虎仙曰。親指蓬萊路。何須更問津。神仙知有分。幸矣拜高真。帝君答曰。偉矣青雲器。相逢一解顏。丹臺元有籍。聊謫在人間。衆仙皆醉。命駕言歸。帝君送之。各跨鸞鳳冉冉而入於雲中。帝君遂回。復與鍾離談玄。終日情愛深密。甚於素交。遂授之以赤符玉篆。金科靈文。大丹祕訣。周天火候。青龍劍法。公服膺受教。一聞千悟。既盡其妙。辭而下山。椎髻布衣。積行救人。調神鍊氣。變化無常。至唐文宗開成年間。因遊廬山。遇呂公洞賓。授以天遁劍法。自稱天下都散漢。後隱居於晉之羊角山。天真賜號曰太極左宮保生真人。曾於邢州開元寺。觀音殿後。題詩二絕。筆勢飄逸。有龍飛之狀。其詩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居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又云。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問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幾人。宋朝劉從廣。於皇祐四年九月九日。立石刊勒。又有頌云。見錢如患真仙子。遇色如讎大丈夫。養氣氣如龜喘息。煉形形似鶴肌膚。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惺惺幾箇悟。夜來鐵漢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又撰真仙傳道集。洎靈寶畢法。授於呂公。言天地造化。陰陽交泰。內丹養命之道。祕於玄都寶藏。以爲萬世龜鏡。此後復歷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而昇空矣。乃五月三十日。贊曰。道不可以虛妄得。仙不可以詐僞成。惟貴夫真功實行也。觀正陽子之未遇。但鐵衣武夫耳。及其拜東華帝君之後。分玉篆以通天。按金科而動地。鑄劍而青龍入匣。燒丹而紫鳳朝元。養氣而喘息如龜。煉形而飢膚似鶴。自漢歷唐五百餘歲。止度一純陽老仙而已。甚矣哉。人之難化也。

乃遊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然飛上大虛。自爾以來，全真教法，漸有綸緒。故可以爲金蓮正宗第二祖也。詩云：鐵笛曾聞跨虎仙。金丹親向帝君傳。臨行付與純陽子。三級紅樓上碧天。

純陽呂帝君

謹按岳州青羊觀石壁記云：曾祖諱景，仕至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獻，位至河南府尹。父諱渭，禮部尙書。先生諱崑，字洞賓，蒲州蒲坂永樂人也。唐德宗興元十四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禽樹下。至唐文宗開成元年丁酉歲，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二歲也。龍姿鳳目，鬢眉疎秀，美鬚髯，金水之相。頂華陽巾，服逍遙衣，狀貌類張子房。太史公之爲人。後任五峯廬山縣令。因暇日遊廬山之勝迹，偶與正陽先生相遇。一話一言之間，心與心契。密受大道天遁劍法，龍虎金丹祕文。賜號純陽子。由是之後，休官棄爵，專心向道。師資膠漆，未嘗暫離。俄頃之間，仙人數輩，特邀先生東赴蓬萊之會。呂公泣下，拜啟師真。雲車東邁，何日言歸。遂以詩禮之曰：功滿來來際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正陽答云：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向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攢四季中央合。藥運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君成九轉。一丸入腹鬼神驚。詩畢遂去。自是之後，呂公隱於市廛，或貨丹而救疾苦，或賣墨以惠貧窮。積功累行，以至成真。神化無方，或隱或顯，多遊蒼梧南越之間。嘗有詩云：朝遊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轟。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又宋政和間，洛

陽上清宮題詩二絕曰。吾來兩次謁三清。四大蒼生眼不明。今日却歸塵外去。五雲深處指神京。又云。五雲深處是吾鄉。四大皆非不可常。今日不知身是客。來朝只在這邊傍。又於戊子歲中秋。西京察判宅。有道者來謁。闢人阻難之間。已在堂上巍然而坐。曰。願乞斗酒。察判賜之一飲而竭。仍索藥絹三尺。以酒嚙之。搏入瓶中。不辭而去。急令追之。已失所在。探瓶中。展絹而視之。上有畫像。與先生狀貌無別。神清骨秀。耳出三毫。後有二絕云。飲酒須當百十杯。養靈河清千萬迴。至道日新通事塞。玄關早放地中雷。又云。千古閻浮自在身。唯然上善可開陳。幾多念念承予教。隔在閻浮寄下真。後題曰。純陽子。宋宜相間。泰山岱嶽觀石壁間。題一聯云。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華夷徧九垓。後因雷雨大作。蛟龍戰鬪。山勢崩摧。唯先生墨蹟。儼然無損。後九十年。再遊於此。復題一聯云。無奈蛟龍知我意。故留蹤跡不沉埋。又題一絕云。昔日曾遊此。經今九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予人。後書云。回公作。隨方顯跡。不能備錄。平生述作數百篇。目之曰傳劍集。飛騰變化。接引者不知其數。後遊歷鄂州。昇黃鶴樓。冉冉飛昇。日當卓午。五月二十日也。市廛中人。瞻仰企慕。但見隱隱入於雲中矣。

贊曰。自古得道神仙。數甚多矣。然而鍾呂之名。獨顯於世。雖樵童牧豎。婦人女子。皆知之者。何也。蓋慈悲之心。接物利生。無所不至。感人之最深耳。老松之精。無情之物也。猶且區區訓誨。使成無上神仙。況於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乎。三入岳陽。佩丹篆千年之術。重遊岱觀。誦黃庭兩卷之經。探南方赤鳳之精。奪北海黑龜之髓。一粒定超於物外。九還曾散於人間。點石餅而作黃金。折柳枝

而成白骨。餌之者回頭換質。遇之者起死回骸。百怪形潛。袖有青蛇之劍。九天詔下。身飛黃鶴之樓。故曰。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以多得。其信然乎。詩云。三尺青蛇照膽寒。乾坤移向掌中看。一從黃鶴樓頭去。留與人間換骨丹。

海蟾劉真人

先生姓劉。諱操。字宗成。號海蟾公。燕山人也。年一十六歲。以明經擢甲科。累遷至上相。平昔好談性命之說。然終不得其妙。一旦有道者來謁。邀坐堂上。以賓禮待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但自稱正陽子。願乞鵝卵十枚。金錢一文。安金錢於案上。而高累十卵。危而不墜。海蟾歎曰。危哉。先生曰。相公身命俱危。更甚於此。海蟾頓悟。先生乃收卵而藏之。璧金錢而棄之。遂辭而去。海蟾於是催設夜宴。佯托沉醉。以杯盤寶器。俱擲於地而碎之。夫人洎兒女輩。莫不怒責。比及朝退。猶未解顏。輒解印而辭官。佯狂歌舞。自述歌曰。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卅角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紆朱懷紫金章貴。各各綺羅輕掛體。而今位極掌絲綸。倏忽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三更。兒女夫人并侍婢。被予佯醉撥杯盤。擊碎珊瑚珍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却從前衣食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省悟。前有輪迴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遂易衣而遁。處於卑賤。以辱其形。又述一聯云。拋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厥後遠泛秦川。陶真於太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頤精煉氣。以至成真。忽一日於代州驛寧觀。以墨水潑成龜鶴齊壽四字。約

一丈餘并自寫真於壁間。繼有西蜀成都府青羊宮、以墨水潑成清安福壽四字。代州鳳凰山來儀觀、潑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不啻數千里、皆同日而書之、以表其神變無方耳。後題長篇詩云、醉騎白驢來、倒提銅尾捩。引箇碧眼奴、擔著獨胡癭。自忘塵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崑崙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牛頃。種黍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閒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毫影。隨代所顯靈跡甚多、不能具述、聊記其大概云。

贊曰、甚矣富貴之難捨也。眷屬之難離也。苟有能捨而離之者、未有不登大羅而遊玉京者也。自古迄今、吾於海蟾先生見之矣。由進士科、登燕國相、懷金章而恩霑九族。曳紫綬而名滿四方。一旦遇正陽子、悟金錢之決破、歎累卵之終危、碎七寶而爲塵埃。抵萬金而如糞壤。拋火宅者三千口。屏門兵者百萬家。辭官而狂舞市鄽。納印而棲遲山野。煉氣於終南之下。陶真於太華之前。故能蹈水火以無傷。貫金石而罔礙。閒騎紫鳳、手攜霹靂之琴。醉走白驢、脚踏崑崙之頂。潑墨而書成四字。化形而地隔千山。有以見道不負人也。信矣。詩云、擊碎珊瑚不相燕。歸來高臥白雲邊。攜琴直上崑崙頂。冷笑浮生盡小年。

重陽王真人

先生諱中孚、字久卿。家世咸陽、最爲右族。當劉蔣水竹、烟霞爽塏之地、營起別墅、作終焉計。其爲人

也。骨格雄壯，氣象渾厚。眼大於口，髯過於腹。聲如鐘，面如玉。清風飄飄，紫氣鬱鬱。有湖海之相焉。齊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經史，晚習弓刀。當廠齊阜昌間，獻賦春官，迂意而黜。復試武舉，遂中甲科。逮乎四十有七歲也，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尙且吞腥啄腐，紆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辭官解印，黜妻屏子，拂衣塵外，類楚狂之放蕩焉。時正隆己卯，四十有八歲也。甘河橋上，過屠門，嗜麋根而大嚼焉。有二道者，各披白氈，忽從南方，憮然而來。煙霞態度，霄漢精神。觀厥眉宇，大抵相類。先生不覺驚起趨進，俛首前揖，相與語言，皆出世語。滌塵滓垢，蠲膏剔盲。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密授真訣，更名曰嘉，字曰知明，號曰重陽子。旣畢，指東方曰：汝何不觀之？先生回首而望。道者曰：何見？曰：見七朶金蓮結子。道者笑曰：豈止如是而已？將有萬朶玉蓮芳矣。言訖，忽失所在。由是之後，落魄不羈，乞食於市。短簑破瓢，眠冰臥雪。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一粒金丹色愈好，玉京山上顯殷紅。明年庚辰，有一道者，同宿月中。乃言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彼間有人，善於談演陰符道德，尤所精通。聞君平昔好此二經，胡不相從，試往觀聽？先生躊躇未之能決。道者忽起，拋拄杖，乘風而去。左右求之，杳無音耗。茫然如有所失。比及中秋，過醴泉縣，再遇道者，趨而拜之。忻然相邀，入於酒館共飲之。次問其鄉里，答曰：蒲坂永樂，是所居也。又問年甲幾何？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復問其族，默而不言。遂索毫楮，書祕語五篇，使之詳讀。先生讀之數過，方悟妙理。戒之曰：天機不可輕泄，卽令投之火中。道者曰：速往東海，邱劉譚中，有一俊馬，可以換之。言

畢。不知所在。其一篇曰：「蕪遊秦地，泛遊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隱跡於山林。因循數載，觀見滿目蒼生，盡是兇頑下鬼。今達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猛悟浮鷲。好餐霞於碧嶠之前，堪煉氣於松峯之下。朝旋造化，反覆陰陽。燦列宿於九鼎之中，聚萬化於一壺之內。千朝功滿，名掛仙都。三載股勤，永鎮萬劫。恐爾來遲，身沉泉下。」其二曰：「莫將樽酒戀浮鷲，每向鄺中作繫腰。龍虎動時拋雪浪，水聲澄處碧塵消。自從有悟途中色，述意蹉跎不計聊。一朝九轉神丹就，同伴蓬萊去一遭。」其三曰：「蛟龍煉在火烽亭，猛虎擒來囚水精。強意莫言胡亂道，論說縱橫與事情。」其四曰：「鉛是汞藥，汞是鉛精。識鉛識汞，性住命停。其五曰：「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先生遂歸劉蔣，自構一庵，題其榜曰：「活死人墓。」又以紙牌立於墓上，曰：「王害風靈位。」自作詩曰：「活死人兮王嘉乖，水雲別是一般諧。道名喚作重陽子，謔號稱爲沒地埋。來者路，不忘懷。行殯須是挂靈牌。」他日又攜酒一壺，立於路次。有道人呼曰：「害風害風，將汝酒來。」先生應聲與之，一飲而竭。却遣先生以空壺就甘河中取水，令自飲之。其味極佳，眞仙酎也。道人告曰：「吾海蟾公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以來，不復飲酒，但飲水而已。常有醉容。因述虞美人也。害風飲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襯襖布青巾，好模好樣眞箇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遙達彼岸頭人。忽一日自焚其庵，鄰家爭來救火。先生但婆娑而舞。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別有人修。乃題詩曰：「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人人却要修。便做惺惺成猛烈，怎生學得我風流。」大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迤邐東邁，經過咸陽，自畫一幅，作三髻道。

者。青松鬱棲、白雲繚繞、仙鶴婆娑、有出塵之格。見史風仙、欣然贈之曰、待我他日擒得馬來、以爲勳同。又過洛陽、謁上清宮、題詩於壁間曰、邱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東海衛州、見蕭真人頗有仙風道骨、深欲提挈。盤桓數日、話不相投。贈之驀山溪曰、真人已悟。四海名先到。只爲有聲聞、却隔了、玄元妙道。可憐仙骨、落入鬼形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恁一般了。豈知玄妙。剛把身心傲。度日若瞽盲、誚不識、丹砂爐竈。好將二物、鼎內結成丹、服餌了。得長生。攜手歸蓬島。真人讀之、終不能悟其妙旨、但點頭而已。祖師遂東歸海邊、徜徉數載、接誘訓化。既得邱劉譚馬郝孫王、以足滿七朶金蓮之數。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一曰平等、二曰金蓮、三曰玉華、四曰三光、五曰七寶。其勝曰、竊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淨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羣生、遍超庶俗。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黃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邱劉譚馬、南赴汴京。藝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歌以示之曰、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偉矣虛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搖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爲依託。昨宵夢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杖一引、移一脚。頂中迸斷銀絲索、攢眉露目震精神。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約。書畢、語之曰、昔日披氈師真祕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吾今將赴其約。門人惶恐、乞遺世語。祖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地肺重陽子、強呼王害風。來時隨日

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又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箇先生決定來。一靈真性誠搜刷。謂衆人曰。吾歸之後。慎勿舉哀。言訖而委蜕焉。丹陽不覺泣下甚慟。衆皆勸之曰。不可違仙師之語。丹陽曰。入道區區。尙無所得。吾師棄我。遑遑何歸。訴之未終。忽開目曰。汝輩憾恨。奚爲若此。昔日甘河所得祕語五篇。今付於汝。丹陽再拜跪而授之。復謂譚公曰。汝等性命。皆在丹陽手中矣。遂言物外親眷曰。一姪二子一山侗。連予五箇一心雄。六明齊伴天邊月。七爽俱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妙。晴空上面顯虛空。東西南北皆圓轉。到此方知處處通。又曰。一弟一姪兩箇兒。連予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人間假合屍。周匝種成清淨境。遞相傳授紫靈枝。山頭迸出靈華會。我趁蓬萊先禮師。詩畢。奄然返真。異香馥郁。瑞氣瀰漫。白鶴翔空。青鸞拂地。仙儀冉冉。高出雲端。士庶官寮。號呼瞻拜。如喪考妣。靡不讚歎。真千古異事也。於是備棺槨衣衾。禮而葬之。時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升遐之後。潛儀橋下談玄。誘臧老之心。劉蔣溪邊賜藥。愈張公之病。或舞蹈於昆明池右。或吟詠於終南境中。有以表其不死者也。邱劉譚馬四子。相攜西入長安。見史風先生。獻以松鶴圖。史風笑曰。當時留下勳同。正與此圖相合。兩相比較。毫髮無差。於是歷終南。訪劉蔣住持。祖庵修葺稍完。却返梁園。共移仙骨。發棺視之。形神尙有生意。四人交代。負以西行。程途所到。將酬館穀之資。逆旅主人必曰。先有道者。償價已訖。竭力追之。終不能見。問其狀貌。乃祖師之化身也。既至終南。遂卜地而葬焉。初遊登州望仙門外。見靈橋太險。遂言曰。此

橋異日逢何必壞。衆皆莫曉其意。後經一紀。太守何公惡其險極。遂毀其嶮而平贅之。今改遇仙橋者是也。繼有文登縣作醮。於五色雲中。見白龜甚大。背有蓮花。祖師端坐於蓮葉之上。須臾側臥而歸。縣宰尼所窺。親見其事。拈香恭禮。命畫師對寫真容。三州之人。皆仰觀焉。丹陽聞之。作滿庭芳以贖之。曰。古郡登州。望仙門外。畫橋車馬難通。重陽聖跡。對衆顯家風。預說逢何必壞。經一紀。太守何公。嫌巖嶮。令人拆毀。命匠別興工。文登重出現。白龜蓮上。端坐空中。宰公緣底事。得遇真容。忽觀回身側臥。祥雲動。復返仙宮。分明見。丹青邈出。何處不欽崇。可謂死而不亡者矣。宜乎其爲七真之祖也。所有神變無窮。不能備錄。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長歌短詠。殆千餘首。目之曰全真前後集。并雲中錄。明鉛汞坎離之說。盛行於世。又答登州道衆書詩。及十九枝圖。

書

嘉禧首。四時運轉。能般年少之容。三教分明。解救平生之苦。諸公存想。一悟齊修。九轉成。指日登仙。八門開。長春作伴。敢希搜妙。更乞投玄。便作鄙章。錄於圖後。

楊	采	三	馬	蹇	孫	曲
張						點
夢						館
里						無
						采
						周
						藥
						數
						身
						香
						池
						瑤
						射
						彩
						靈
						放
						開
						正
						到
						中
						更
						分
						子
						午
						桂
						樹
						香
						傳
						十
						九
						枝
						一
						輪
						明
						月
						吐
						光
						輝

詩曰

靈知常與道爲鄰。搜得玄玄便結親。悟理莫忘三教語。全真搜取四時春。養成元氣當充滿。結作靈神沒漏津。十九光明如我願。敢邀相伴樂天真。

贊曰。祖師出世。四遇真仙。飲甘河之一味。授秘辭之五篇。十九葉相承於桂樹。一萬枝不絕於金蓮。寶鏡高提。照譚馬壺中之景。神珠獨耀。見邱劉劫外之緣。誰知太古家風。憑衲衣而暗度。却羨玉陽名字。仗傘竹以偷傳。錯上鉤竿。大士出默然之海。晚歸船舫。散人遊清靜之淵。作大教權輿之主。開全真戶牖之先。速功成而名遂。然後跨鸞鶴而飛上青天也。張神童詩曰。占斷終南一洞天。曾來東海領諸仙。只憑入聖超凡手。種出黃金七朵蓮。

玉蟾和真人

先生諱德瑾。秦州甘泉人也。才能超拔。器識高遠。玄資霞映。妙質雲停。及其壯也。尤攻翰墨。初隱身於刀筆吏。然清懷淡泊。以道爲心。未嘗取非義之財。幽人逸客。靡不參訪。偶因暇日。遇一道者。酌酒談玄。終夕不倦。定爲莫逆之交。他日道者臂擎一梟。自外而入。謂和公曰。此禽怪哉。眼目許大。不能識人。公亦不悟。但唯唯應對而已。後經月。不意道者身染惡疾。百醫無效。數日告殂。於是備棺槨而葬之。比及數旬。忽有老嫗叩門相謁曰。昔有道者於此告亡。乃吾之嫡子也。奈何。老矣。隻身飄然。無所依倚。衣餐不給。將何告也。和公憫之。贈以金帛。老嫗曰。我欲發墓啓棺。一面吾子。終身無憾矣。懇

求再四、義莫能已。遂令發棺、不見骸骨、但有所贈金帛而已。復求老嫗、亦失所在。和公歎曰、神通變化、如此奇異。若非仙聖、能如是乎。由茲感激、屏棄俗緣、退居林下、精心修煉、與道合真。聞終南重陽祖師、深得九還鍛煉之術、乃往參同、遂居祖庭。日益玄妙、氣漸冲和。心地開通、有先見之明。預知邱劉譚馬將至、乃與李公靈陽子同往餅店、留錢四分、告貨羹主人曰、今日當有四客仙至、曰邱劉譚馬、以此待之。既言而歸。良久、果有四道者至。貨羹主人曰、汝非邱劉譚馬乎。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以知之。對曰、和李二老、已留羹錢在此矣。四人歎息曰、真異人也。食畢而往、相見欣然、甚於舊契。比及升遐、三年已前、預命畫師寫出真相。前凭虎頭昏然而睡、衆莫能曉。至大定庚寅歲二月十有九日、乃召功德主馬公曰、我蒙子厚恩、無以爲報。汝若將來有大患難、但請焚香密誦吾名、卽當救汝。是日天氣清爽、霞彩輝映。東鄰西舍、皆聞異香。就草堂中枕肱而臥、寂然遺物而返、真矣。乃預表歸期、在庚寅年也。升遐之後、臨潼張叟、久患痼疾、衆醫無功、殆將屬殯。一夕夢中偶遇先生、詳說藥餌治療之法。問其姓氏、乃和公也。覺而用其所說、病果頓瘳。足見先生之神迹、有不死者在焉。

贊曰、甚矣哉、人之難化也。道之難明也。以玉蟾子之慕希夷、耽玄妙也。道者造門定交而不悟、千方萬便誘之而不悟、又以梟目瞽之而不悟、又以惡疾惑之而不悟、又以尸解入棺而不悟、又以老嫗來謁而不悟、及乎啓棺不見骸骨、并失老嫗、然後知其聖賢之感應也。乃洒然而醒矣。棄妻子而歸隱林泉。受簪冠而精研性命。拜重陽而分明指訣。得九轉而鍛煉成功。先知四客之來、明

留餅直。預畫三年之像。尅定歸期。卒能乘空步虛。出神入夢。可謂道不棄人也。信矣。重陽點破還丹訣。老嫗通開宿世緣。笑憑虎頭歸去也。風流同會紫金蓮。

靈陽李真人

先生之名。悞忘之矣。道號曰靈陽子。京兆終南人也。沉默寡言。聰敏超世。學問該博。識量弘深。道德留心。利名絕念。諒由宿契。得遇重陽。密泄真風。頓消俗念。坎倒離顛。朝磨夕煉。常與玉蟾子和公。共結因緣。愛人濟物。損己利他。多積陰功。密符大造。重陽有詩云。傳與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乎大定戊申歲春二月。世宗皇帝遣使召長春子邱公赴闕。臨別謂先生曰。劉蔣因緣。祖師所建。不可輕視。譬自住持。先生曰。來歲春光平回。鶴馭山野。及期。專待主喪。衆人莫曉其理。比及來年己酉二月。先生無恙。輒自清齋。門人勉之曰。我師肌體素羸。加以不穀。將如之何。先生曰。汝等無憂。吾專俟喪主而已。當是時也。長春子得中旨還故山。過秦渡鎮。盤桓不進。先生遣門人往迎之。長春遂往。纔抵庵中。先生怡然化爲周蝶。栩栩而歸矣。祥雲拂地。瑞氣凝空。青鸞容輿。白鶴翔翔。士庶官寮。靡不欽歎。於是長春子率門人具棺槨而瘞之。時己酉之三月初一日也。

贊曰。天下不二道。聖人無兩心。故王公和公。李公。共傳祕訣。同鍊還砂。終南之丹桂。齊芳海上之金蓮。並秀。遂使全真門下。列以爲三祖而尊祀之。又何嫌乎哉。詩云。兩手雙攜日月輪。輝輝照破萬華新。臨行未肯輕分付。直待長春作主人。

丹陽馬真人

先生寧海人也。號曰丹陽子。祖諱覺，字華叟。通五經。爲人信義，言無宿諾。嘗販繒於鄰境。暮憩邸中。見一貧婦擗踊哭泣。聞人說云：此貞婦也。良人少亡，誓不復嫁。孝養舅姑，不幸併亡。無資以葬，方欲質身以爲棺槨之費。公正色言曰：鄉鄰疾病，尙且扶持，里有死亡，不爲助給，非孝義之坊也。解纁二束而贈之。不通姓氏。趨走前邸。是夕公之財物，爲暴客所劫。遂不告人，怡然而歸。其妻問之，託言賒貸。後經半載，盜者分贓不均，經公首露。公曰：贓物紛紜，展轉相關，連坐非一，枉遭推勘。贓滿百正，犯至極刑，非好善之所爲也。可持銀二兩，補爾不平之怒。其人遂感謝而去。時方歲饑，曝米於庭。鄰婦竊之。公出潛見，復隱身而避之。任彼將去。父諱師揚，字希賢，姿貌魁秀，沈靜有度量，生子五人，取仁義禮智信爲名。號曰五常馬氏之坊。甚富於貲，故號曰馬牛州。弟姪三人，皆擢進士，故有餘慶堂。今改爲降仙坊者是也。至辛亥歲，饑饉荐臻。八月清旦，有客倉皇擲紬，覆於案上，輒過門而不知所往。公欲收入巾箱間，舉之甚重，解而觀之，金色射目。以權衡稱之，其重兩鎰。旬日客來，卽奉與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家在幽谷村，陶採爲業，得金兩鎰，欲貨於市。稅監逼逐，幾陷於刑，賴公以免。願兩分之，聊以酬恩。公曰：橫來之金，虞招其禍，辭而不受。呂仙曰：公有黃向之風，異日子孫，當出神仙。自後公屢訪幽谷人，問呂仙安否。僉云：素無呂氏之家，疑其神人也。先生之母，所有寶翠，爲家婢竊而去之。衆人皆言：急逐可得。公一無所問。由是資財益廣。享年六十有四。先生第二子也。諱從義，字宜甫。癸

卯歲五月二十日子時生。母唐氏夢謁麻姑，賜丹一粒，吞而分瑞，體如火色，七日方消。手握雙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歛退食，器舌舐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三載弗成，曰：「神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眞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修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蓬莊。厥丹乃成，先生之德因此見稱。孫忠顯美無夢之言，以女妻之，生子三人，曰廷珍、廷瑞、廷珪。先生以孝悌見稱，夙賦聰明，長通經史，好與童稚戲狎，輕財重義，出舉收質，無可入還者，皆焚其券。大定二年秋，蝗大饑，佃客劉進盜殺耕牛將盡，遽往視之，曰：「年穀不登，困乏糧食，吾將賑濟，汝不念牛爲耕稼之本，使無罪而就死地，吾不忍也。」使劉進自負皮角而行，於是老幼號慟，告之曰：「方今法令嚴明，此去必犯刑憲，使父子不相見矣。」先生不言，乃往經閣院，施皮五張，令劉進面對三寶，具陳殺牛之愆，庶解冤結。時人歌曰：「古揚陳寔，今談宜甫，有無知少年，持錢三百來贖綾襖，故相欺詐，先生賜錢半千，少年黑其小惠，輒嘆唾之。」值郭奉信叱而退之，或曰：「面上有唾，拭之使乾。」曰：「拭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先生謂同志曰：「昨夢二人皆衣皂褐，內一人素補兩肩，泣告予曰：『我輩十萬人性命，在公所主，言訖奔入南巷。』我逐之，見入屠舍割清，顧壁上有頌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世世軸頭常厮抹。」夢覺，聞屠豕之聲，披衣視之，見縛一猪，其一兩肩斑白，方悟夢中之人已亥猪也。辛

已乃劉公所生之歲也。乃書頌於壁間。屠者心大剛切，未能誘化。是夕又夢二鶴飛落於蔬園之間，遂建道館，招陸道士住持。至丁亥年秋，先生與遼陽高巨才遊賞於范明叔之遇仙亭，酒酣題詩，其末句云：醉中却有那人扶，皆莫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抵東牟，徑入遇仙亭。先生問曰：從何方而來？曰：路遠數千，特來扶醉人耳。衆皆異其言。又問何名爲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相與談玄，不覺席上生風，遂禮請真人還居家庭。其妻富春氏，開簾視之，謂先生曰：我觀王公面如芙蓉紅，目勝琉璃碧，聲若巨鐘，語如湧泉，堂堂然有正陽之風采，當可傾心禮敬。由是待以師禮。真人謂先生曰：我欲鎖庵，百日不食。先生從之，關爲環堵，風雪四入，硯水不冰。窗外求詩者，往來如織，揮毫拂紙，立賦立成。屢出陽神，來坐閣中。先生遣人瞻之，則庵中儼然默坐。自孟冬初吉，示詩詞各一首，令先生繼和。仍賜梨一枚，與先生啖之。每五日，芋栗各六枚。十一日分梨爲二，令夫婦共食之。自後凡經旬日，加一分。三旬分三，四旬分四。至於十旬，分爲五十五塊，合天地奇耦之數。先生漸悟真理，遂捨妻子，受簪冠，乞食降心。真人乃喜。一日真人言曰：馬公破道人曰：師何以知之？曰：昨宵夢飲酒，使人詢之。先生曰：得藥用酒，因而飲多。真人先期而知之矣。乃登崑崙煙霞洞，先生忽患頭痛，急如皴裂。人言曰：馬公將不保朝夕矣。真人曰：吾三千里外，特化其人，令死可乎？遂呪水與之，飲訖而愈。大定九年秋，真人引先生輩四人西邁。登州太守紇石烈待以師禮，問曰：後會何期？曰：當在梁園。後真人羽化於夷門。紇石烈改除南京副留守，遂爲喪主。真人羽飛之後，先生引徒入京兆，乞

自然錢得數十千。復相約東行。取真人金骨。改葬於終南。頭梳三髻。心喪三年。默坐環堵。夫三髻者有三吉字。乃真人之諱也。故尊而戴之。先生志如鐵石。行若冰霜。縱橫闡化。十有三年。服不衣絹。手不拈錢。夜則露宿。人憐其寒。答曰。莫訝三冬不蓋被。曾留一點在丹田。一日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人謂衣裳破碎。重修理者。云何。對曰。謂之拆洗。先生曰。東方教門。年深殘破。吾當拆洗。未及半月。上司降到符文。遣發道人各還本鄉。先生遂出關。長春邱先生。方在隴山。一旦謂李大乘曰。吾道東矣。余雖在牒發中。不能出關。余若出關。則秦中教風。掃地無餘矣。且隨緣下山。州中官民。同狀保申。復上山而居之。先生自出關。所到鄉邑。垂髻戴白。歌舞於道路。出境迎迓。如鳳凰景星。爭先覩之。爲快也。既還鄉里。復見屠者劉清。教之曰。曩日壁間之頌。不覺流年二十換矣。以日計之。日宰三猪。十萬之數亦已足矣。況公壽八十有三。族廣家豪。理當止殺。公方省悟。遂擇日設齋。持砧器於郭門外焚之。是日往金蓮堂。見其水味鹹苦。不堪供給。先生臨井祝之。甘若醴泉。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傳於四方。壬寅年五月。東牟大旱。嘉苗槁矣。徧禱山川。一無所應。州縣官長。禮請先生。庶獲霑足。名香一爇。膏雨沛然。逮秋七月。郡人設大醮於朝元觀。連日陰雨。道俗惶恐。疑將敗其壇墀。先生曰。無憂。今日必晴。果如其言。至中元。焚詞之際。五雲繚繞。鸞鶴徘徊。其感應之速也。如此。仲冬行過登州。信士韓公。焚香致禱曰。家有苦井。願少垂法力。庶回其味。先生卽往祝之。其味頓變。甘如飴蜜。日晚雨作。遂留宿於韓宅。戲書云。門外雨颼颼。天留人不留。主公猶自可。打破道人頭。衆皆莫曉其意。須臾

有康禪問道於先生。忽見簷瓦墮空，正中其首。衆方駭然，悟末後一句也。重陽日醺畢，天門啟於東南。祥雲集於月際，郡人莫不瞻拜。二月八日，先生勸東牟鄉鄰村人，悉焚船網，風回雪霽，忽見重樓翠阜，異事駭人。乃海市現於南陽也。癸卯年四月十三日，主行芝陽醺事，而風雨大作，衆人哀禱，庶獲晴霽。先生叩齒冥目，似有所祝。須臾雲歛日出。十五日申未間，龍尾現於東南，移時不滅。至夜彩雲貫月。四月二十八日，行詣芝陽，海市乃見。自旦至午，先生至回光庵，馬從仕喜，自願焚貨糧券千有餘斛，繼有鞠斌聚魚網而焚之，海市復現。依稀若龍車鶴馭之狀。又有郭亨樂周者，聚魚網而焚之，忽見桑島之間，雲陣橫斜，煙光縹緲，若甲馬神兵之勢。先生居華亭之環堵，林擒一株，枝枯心槁，將伐爲薪。四月初九日，沃之以水。俄有門人姚鉉持純陽真人家譜至，方知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擒下。先生怡然曰：予五月二十日生，比及此時，決生芽葉，乃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李公稽首，請釋其頌。先生笑曰：此隱語也。他日自當知之。五月十七日，李公夜夢林擒南北各生二葉，旦而視之，葉果生矣。至先生慶誕之辰，綠葉成陰，方解其頌云：四九三十六日，天地相合，爲七十二日，氣候充足，變枯爲榮，有何難乎。全真庵移竹兩叢，松一株。時四月間也。枝葉萎黃。道友崔公告先生曰：此松竹還得再榮乎。先生欣然作詩二篇云：道家門戶號長生，意要乾枯改舊形。常使數竿常綠綠，不教一葉不青青。又曰：我通生法斡旋生，布氣形骸轉換形。窗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遂以滌面水沃之，不旬日，抽心展葉，金玉庵。六月初三日，植小松六株，衆人

稽首曰、全真庵之松竹、得復榮旺。金玉庵之小松、獨何憔悴、先生乃以真氣三時布之。作詩三絕云、六月庵前種六松、故然返到馬風風。三番布氣無多力、六願還生有大功。又云、當時數伏故栽松。道友閒試馬風。我說六株無自活。人傳三誓有真功。六月初三種小松。六株變色遇扶風。祈榮我借重陽氣。應效人傳三誓功。其松更不改柯易葉、青翠可愛。邑人遂刊詩於石。昔呂純陽以藥一丸、詩一絕、活萊州龍興寺枯槐、於今尙在。其詩曰、長拖布袖出河東。夜宿祇堂古廟中。不夜城中留聖跡。且教槐老度千冬。今先生以詩三絕、活芝陽六松。前聖後聖、其歸一揆。芝陽貧士、兩足俱廢、哀聲甚切。先生呪水與之。飲訖、其行如飛。樂武功者、久患風痺、百藥無功。先生呪果服之、一日頓愈。先生忽一日歌舞自娛、有非常之喜。門人忽報曰、壬寅年十二月晦日、孫仙姑枕肱棄世於河南矣。享年六十四歲。先生曰、昨晚乘綵雲、奏仙樂、東歸海上、吾親見之。吾之歌舞者、蓋爲此也。已預知之矣。是歲九月、在崑崙契遇庵、主持孤魂醮事。瑞霞晃耀、鸞鶴往來、不可勝數。東遊文山、建七寶庵、掘井九尺、而不及泉、大石阻之。先生題云、穿鑿須當二九深。甘泉自可應清吟。遂命匠者再鑿至一丈八尺、而寒泉涌出。七寶庵牛車載巨棟、路經險峻、駕車人僵躓於轍間、輪轉冒臆。其人念丹陽名號、並無所損。壬寅年三月、憩於濟南府舜廟、老幼竟欲瞻禮。爭門而入者、幾千人矣。門脫其扇、卓然而立、一無所傷。仲冬移栢二株、高可數尋、植於七寶庵中、漸成枯槁。先生以真氣吁之。以水沃之。旬日之間、翠色如初。下元日、文山加持醮事、連日陰雨、衆人憂之。先生聞空中語云、重陽真人至。姚來二公在傍。

亦聞之。十六日晡時、縣令尼庵古武節仰視天表、乃見一仙人青巾白袍、坐白龜碧蓮葉上、龜則動搖其尾。家人百壽曰、乃圖畫中王公也。急備香火、莫不禮敬。忽見真人回身側臥、東南去矣。先生作滿庭芳以記之。邑人模於石上。萊陽請先生赴遊仙觀、議行醮事。十二月中旬、先生報云、後三相見。至二十二日、重陽降世之辰、先生令子知一舞歸朝歡、仰首而視、乃見重陽師真、與和公師叔、立於空中、冉冉然。先生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又云、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劉真一告之曰、汝等要作神仙、豈爲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退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領吾此言、不可忘也。遂東首而臥。謂衆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人談笑、夜將二鼓、風雨大作、雷震一聲、先生枕肱而羽飛矣。酒稅監郭復中、聞扣門甚急、出而視之、卽先生也。引入共話。索紙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久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遲明視之、見紙一幅。用竹竿取下、乃四句詩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伏降龍共虎。自然有福亦昇天。後題先生諱字、急投火中焚之。滿家如旂檀之馨。少頃人報云、昨夜先生羽化矣。方知郭復中與劉錫所見者、陽神也。凡經七日、神色儼然。葬於遊仙觀。初東華庵有松數十株、枝葉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爲我歟。甲辰年正月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於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巳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仙童侍側。少頃爲寒雲所掩。當時于

信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棺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櫛髮更衣。四方聞之、爭爲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復以石槨葬之。所有分梨十化、漸悟精微、摘微三寶、行化金玉等集、刊行於世。味其文義、皆貫通三教、囊括五行。酬今和古、託物喻人。玄談妙理、視蓬島如目前。智劍慧刀、逐三尸於身外。遵之則遷善遠罪。悟之則入聖超凡。豈小補哉。

贊曰、首遇重陽、先明九轉。十度分梨、暗傳消息。六回賜芋、別有機關。通一氣未生之前、指五行不到之處。幹開玉戶、透入金門。燦日月於壺中。聚雲霞於鼎內。雁脫半州之產。頂分三髻之髻。數十年臥雪眠霜。幾萬里游山涉水。七朶金蓮、最先放徹。五篇祕語、獨自傳來。霹靂一聲、不負紅霞之約。因緣萬劫、還歸碧落之游。啓迪全真、發揮玄教者也。張神童詩云、海上文章第一儒。重陽曾向醉中扶。古今多少修真者、應比先生一箇無。

長真譚真人

先生諱玉、字伯玉、譚其姓也。世居寧海。爲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爲鄉里所重。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瘓、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效。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甫馬君宅中閒居。扶杖往謁、將求治療之法。先生肩戶不納。公乃堅守終夕、剝啄不已。門忽自開。重陽大悅、以爲仙緣所契。乃召之、同衾而寢。談話親密、過於故交。比曉下牀、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方知重陽之爲異

人也。輒拋棄產金，如視糞壤。乞侍左右，終身不退。乃賜之法名，曰處端，字曰通正，號曰長真子焉。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回還。清虛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內顏。先生既受師訣，滅人我，絕思慮，戴青巾，穿紙布。大定戊子歲，辭親戚，別鄉黨，從祖師左右，南游汴梁。朝參夕請，多得玄旨。比及二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矣。乃以仙骨西歸劉蔣，葬之以禮。厥後遁跡於伊洛之間，調神鍊氣。雖託宿紅衢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黃金，未嘗爲之折腰。因循漂泊，至水南朝元宮，以爲朗然子鍊丹之地，故愛而不捨。自後門衆大集，尙駸駸然乞食不已。曾過招提，就禪師處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爲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平昔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爲珍寶。後府中火災，延燒數百家，但蓄二字者，皆免。一旦戒門人曰：重陽師真，與我有蓬萊之約。今將往矣。言訖，五色祥雲，繚繞庭際。青鸞白鶴，翱翔往來。於是首東面南，枕肱而蛻骨焉。時四月初一日也。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鉛汞汭流之道，大行於世。

贊曰：長真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拜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終，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挂百衲以甘貧。鍊氣調神，幾載長遊於洛下。歸根復命，半生不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而在手，龍虎九還。正逢丹桂之芬芳，又值金蓮之爛熳。鉛汞注水雲之集，烟霞爲蓬闥之遊。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風火胸心鐵石腸。

正豪強裏便回光。洛陽春暖神遊處。猶有龜蛇鎮北方。

長生劉真人

東萊長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含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恤寒餒、惠孤惇。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刹、以爲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既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僧華醜榮、清淨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盼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間、人所不能及處、見揮灑二頌、而墨跡尙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歡賞其筆力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攜邱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咽。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采之不羣、乃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濯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玄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邱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與八紘。遊汴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薰

坐蒸。委曲而挑韓玄機。丁寧而啓迪丹經。掃惡雲。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於天。所謂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叩咸陽。歷華陰。寧神於劉蔣舊廬之垞。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鄺雜沓之藂。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灰爲之益寒。形木爲之不春。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居於雲溪之濱。門人爲之穿洞室於巖垠。忽遇古非。寒泉泠泠。衆駭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鍊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號爲三泉。逮丙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栢。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狴狴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鱗。下碧霄。入幽圉。就枷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紲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於昌陽。綵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徵。如影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醮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泠泠。捲楮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鉤。乃遣使者徵之。以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寮士庶。絡繹相仍。戶外之屨。無時不盈。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中春。初六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園苑之行。曲眠左肱。愴然返眞。祥光氤氳。瑞氣紛綸。所有遺

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奧涉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

贊曰、長生老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蜚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遊宴八竈也。張神童詩曰、蓬萊深處了天真。一點靈明迥出塵。高臥東風歸去後。靈虛閑鎖碧堂春。

長春邱真人

真人諱處機、字通密、號曰長春子。家世棲霞、最爲名族。敏而強記博而高才。眉宇閑曠、舉措詳雅。嘗相者言足下有龜文、必爲帝王師。年未弱冠、酷慕玄風。非長生久視之說、不道也。非驂鸞跨鳳之語、不詠也。大定丁亥春、聞重陽在崑崙山煙霞洞、竭蹶而往、捫衣請教。重陽見而愛之。與語終夕、玄機契合。故贈之詩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先生拜而受之。旦夕親侍左右、甘洒掃之役。迤邐從師、東別海山、南遊汴梁。歲月既久、志氣彌堅。師資之道、過於膠漆。玄關妙鍵、多所啓明。一旦祖師赴蓬壺之約、遺物離人而入於天矣。大葬禮畢、西遊鳳翔、乞食於磻溪太公垂釣之所。戰睡覺、除雜念。前後七載、脇不沾席。一簑一笠、雖寒暑不變也。人呼爲

箕衣先生。妙合虛無、理通玄奧。復歸劉蔣、以爲先師舊隱之地、懇懇不能捨去。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聞其名、遣使召赴闕、所賜甚厚。待詔於天長觀。久之、奉勅主行萬春醮事。逮四月朔、以中旨住持全真堂。仍御書篆額。五月初一日、召見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應制獻瑤臺第一層曰、寶運龍飛當四海、羣仙降跡時。萬機多暇、三靈協贊、不動槍旗。玉樓金殿廣、間月臺、風樹臨池。靜無爲、泛綵舟鳴棹。涼簾枰碁。深惟前王創業、太平難遇道難期。會逢天祐、遐荒入宮、玄教開迷。坐朝垂聽暇、伴赤松、談論希夷。勝驅馳。向人間一度、天外空歸。上覽之、大悅。薄暮言歸。翌日遣中使賜桃一盤。先生不食茶果、已十有餘年、以其聖恩過厚、強餐一枚。至中秋得旨還山、仍賜錢十萬。表而辭之。逮己酉歲二月、鶴駕出燕臺、抵關陝間、忽聞哀詔下。先生歎曰、嗚呼、生死之大、貴爲萬乘、富有四海、不能終於百年、若之何哉。遂浩然有西歸之志。度幽谷、歷終南、隨方闡化、玄風爲之或然。明昌之改元也、東還海上、歸隱棲霞、修建壇宇。比及戊辰歲、道價鴻起、名滿四方。天子嘉之、勅賜爲太虛觀、仍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以爲常住。居無何、兵革滿河朔間。宋使洎金使各持詔來宣。同日北方大蒙古、亦使便宜劉仲祿來宣。人皆以爲師當南行。蓋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則殺戮太過。況復言語不通、而我師不言、但選門人之可與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宣差劉仲祿西行過薊、至德興府、寓於龍陽觀。以詩寄燕京諸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索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洩殘喘在。

早教身命得消憂。過白骨旬、陰風積雪、寒入骨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乃作長篇古調、以記行色云、
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
橋徹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
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
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顛。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
萬象。懸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
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西行數萬
里。凡見山形水勢、奇人怪物、不與中國同者甚多。是時成吉思皇帝、方守算端國未下、宜差劉仲祿
乃以師見。帝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命、遠逾萬里而來此間、朕甚嘉之。對曰、山野奉詔而起者、天
也。非人力之所爲也。上賜之食。食畢、問曰、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但有衛生之道、
而無長生之藥。上愛其誠實。由是每日召見、卽勸之少殺戮、減嗜慾、前後數千言。耶律晉卿、方爲侍
郎、錄其言以爲玄風慶會錄。皇帝皆信而用之。問鎮海曰、真人當以何爲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
父師者、有曰真人者、有曰神仙者。上曰、從今已往、可以神仙號之。至癸未春首、奉旨以甲騎數千、送
還燕京。勅改天長觀爲長春宮。更修白雲觀、合而爲一。以北宮萬歲山、太液池、并賜之、改爲萬安宮。
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仍賜之以金虎符、便宜行事。前後所受詔勅甚多。師既住持長春宮、而教

化大行、全真之道、翕然而興。主持醮壇、祈風禱雨、刻期不差、如影響焉。千門萬戶、莫不歸向。師方逍遙自得、凡午齋之餘、必以數騎往遊萬安宮、翫山溪之富盛、樂禽魚之蕃息。日凡一往、將暮則歸。歲在丁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因疾不出。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竭。北口山壁自摧。師聞之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初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沒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住持大宮觀、皆勅賜名額、仍有使者佩符乘傳、此時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既示疾九日、午後一刻、昇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現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遂歸葆光堂、栩栩然蝶化矣。是時有青鸞白鶴、徘徊上下、瑞氣瀰漫、仙音繚繞、乘空而去。官寮士庶、靡不瞻拜。殯於白雲觀之處順堂焉。三年之後、啟棺更衣、手足如綿、顏采如生。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礪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

雪峯贊曰、乾坤作堂屋。日月爲燈燭。棲霞一老仙。俯仰於中宿。對衆口談天。語句噴冰玉。開啓玄微機。潛享高穹祿。煅煉神何清。神光炫二目。起立身何輕。清風生健足。大道興不興。到處人心服。金丹成未成。白雪滿巖谷。

贊曰、僕嘗遊燕臺、見三人、相與論邱仙翁之功德。其一人曰、我以爲礪水溪邊、七年苦志、寶玄堂

上、數載流光。鍊金丹大藥之基。種火棗交梨之樹。出神入夢。幹地回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非也。我以為修官立觀。傳教度人。開全真七朶之蓮。種無影三花之樹。受簪冠者半天下。談道德者匝世間。無人不飲於重玄。有物盡露於至化。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乃二公之所說。見其小。不見其大。得其蠱。不得其精。取泰山之半拳。拾鄧林之一葉也。我則以為當蒙古之銳兵南來也。飲馬則黃河欲竭。鳴鏑而華嶽將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尸山積而依稀犯斗。血海漲而髣髴彌天。赫威若雷。無赦如虎。幸我長春邱仙翁。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顏稍霽。再奏而天意漸回。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宥驅丁而得贖。放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所謂展臂拒摧峯之嶽。橫身遮潰岸之河。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不啻乎百千萬億。將逾於秭穰京垓。如此陰功。上通天意。固可以碧霄往返。白日飛昇。又何用於九轉丹砂。七還玉液者也。張神童詩云。磻溪鍊就九還砂。道德文章第一家。三島有期應去也。至今鸞鶴唳棲霞。

玉陽王真人

先生諱處一。號曰玉陽子。王其姓也。家居寧海之東牟。幼喪其父。事母至孝。體貌魁梧。為兒童時。不雜嬉戲。好誦雲霞方外之語。七歲遇東華教主。授以長生久視之訣。年一十有四歲也。偶步山間。見一老翁坐於盤石之上。呼之使來。摩其頂而謂之曰。汝他日必揚名於帝闕。當與玄門作大宗師。言

畢乃起、拽杖而行。先生從而不捨。啓曰、公何人也。答曰、我乃玄庭宮主也。回首不知所在。自茲之後、語言放曠、不與世合、行止顛狂。適大定春二月中、因暇日遊宴、至范明叔之遇仙亭。乃見終南山重陽祖師在焉。祖師觀其骨格非凡、乃曰、汝肯從吾否乎。先生曰、僕所願也。敢不唯命。遂侍左右、與邱劉譚馬、定爲莫逆之交。修真祕訣、靡不窮討。祖師呼而告之曰、文登縣鐵查山雲光洞、是汝登真之所、可以往居、幸無怠懈。汝之名號、他日吾與汝送去。先生於是拜辭而歸、隱於洞中。至四月間、祖師將遊龍泉、借范明叔傘以蔽日。邱劉譚馬先行、祖師在後。可半里許、忽擲傘於空中、飄飄然起、西北而飛、不知所往。邱劉輩驚、反走而問其所由。曰、搏扶搖而上、不知所以然也。自辰至哺、傘乃墮於雲光洞前、擊破其柄、中有道號曰、姦陽子、名處一、姦音竹、篇韻中本無此字、蓋祖師之所撰也。字作七人、表金蓮七朶之數。大約擲傘處、與雲光洞相去二百餘里。先生得之、他日來謝。祖師贈之詩云、修行事理記丁寧。只要心中靜裏明。眼界不生龍自住。鼻門無閉虎常停。舌根退味心神爽。耳內除聲腎水清。南北混融歸一處。東西交媾滅三彭。木金厮杓盤桓住。嬰姪相隨自在行。結作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先生拜而受之。從此之後、往來於登寧之間。夜則歸於雲光洞口、偏翹一足、獨立者九年。東臨大海、未嘗昏睡。人呼爲鐵腳先生。邱真人贊之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如此鍊形九年、而入於大妙。順行逆行、或歌或舞。出神入夢、接物利生。適大定戊申歲、世宗聞其道價甚高、乃遣使以幣聘之、遂赴闕。僧徒懷嫉妬心、多輸金於中使、以爲先生非真仙也。鳩酒可以驗之。上以爲

然。乃賜之三杯。先生飲訖，殊不煩躁，終莫能害。上乃驚謝，賜之金冠法服，駟馬安車，勅建全真堂以居之，仍御書額。己酉歲，清明後五日，得中旨還故山。復賜之金帛鉅萬，表而辭之。逮承安三年秋八月，章宗詔求隱逸，召至闕下，朝於便殿，應對如流。天子大悅，勅賜體玄大師，勅修真觀以居之。泰和壬戌歲，勅赴亳州太清宮，主行普天醮事。萬鶴翱翔，太上現於雲中，面赭於日。先生有詩云：聖感傳宣出洞天，金門演教慶無邊。東方雲海玉陽子，特受皇恩第四宣。自此之後，還歸雲光洞。度道士者千餘衆，東牟有遲金者，豪家也。待師甚厚。一旦忽冒風邪，百醫不能療，遂不起。先生憫之，即令煮青魚五十尾，以餅捲而餐之。既飽而起，行步如飛。一方駭然，望風從化。師乞食至登州福山縣，見潘山人身歿將葬，以手拋兩耳，喝言地府不得收，須臾即起，飲啖自若。其子多以財貨謝之。先生微笑，拂袖而去。方在寧海時，二兇徒欲加害於先生，各持杖邀師同飲，俟醉而共加捶焉。未及其酣，二人自相毆擊，其中人痛而死。觀者驚惶，以爲必多相累，無所逃竄。先生即大呼曰：東嶽不得收，須臾即甦。衆憂遂解。行至濟陽縣，告法名者甚多。將及三鼓，先生濡毫落紙，書作賊人二字。復厲聲言有賊。衆皆出門，見執兵器者數人，驚惶逃竄，不知所往。聖水洞前有巨石斜出，可數丈許。遊歷者頗以爲懼。衆議去之。鎚鑿俱興，數日擊毀百分未及其一。師笑而往，連鎚三擊，聲若雷霆，石已墜矣。仍有紫烟罩滿巖谷，三日方散。大定丙午歲，重陽降跡之日，丹陽飛骨之期。先生赴琅琊村，誘化船戶，盡焚魚網，遂感海市現於東南。重樓翠阜，貝闕珠宮，驚駭數郡。因借東坡韻書一篇，文多不載。以至禱龍即

雨烹雞復還、漏瓶注酒、枯槲生枝、不可備錄。逮貞祐丁丑歲四月二十三日、有五色雲自東南來、一青衣捧詔而下、旌幢蔽天、衆皆瞻禮。先生告門人曰、三日已前、衆聖皆至。言訖、焚香朝禮十方。案筆書頌云、躍出乾坤造化權。神光晃朗遍諸天。飄飄鶴馭超三界。喜受金書玉帝宣。落筆而臥、奄然返真。祥光溢於山谷。瑞氣覆於川原。數日不散。平生所集歌詩、近千餘首。目之曰清真集。雲光集。盛行於世。

贊曰、鍊精玉陽、韜光聖水。竹傘柄中、暗傳名號。鐵查山下、多做工夫。三冬抱雪以安眠。九夏迎陽而竚立。故能混南北而歸一處。媾東西而滅三彭。累遭仙聖之傳言。四感帝王之降詔。飲鳩酒而容光不改。焚魚網而海市橫空。潘公已死、聽三喝以重甦。遲老久癯、賜一餐而再起。童子出從於鑪內。老君高顯於雲端。手舉鐵錘。巨石已聞於落澗。口傳玉訣。羣山竟見於瑤峰。無根槲上、枝葉重生。沒底壺中、酒醪不漏。鶴降而壇前屢舞。雞烹而架上重鳴。盜者執兵而反遁。兇徒舉杖而自毆。躍出乾坤之造化。幹回日月之機關。席下門徒、親度者數千百衆。平生手段、共傳者三十六端。故能受玉帝之宣、赴金蓮之會也。張神童詩云、名高曾受帝王宣。感得金書賜體玄。道德已成神已化。鐵查山下水依然。

廣寧郝真人

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道人。家世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資質豐美。

不慕榮仕、深窮卜筮之數。黃老莊列、未嘗釋手。凡遇林泉幽寂之地、則徘徊而終日忘返。大定丁亥秋、貨卜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不回頭。重陽曰、只恐先生不肯回頭。先生頗驚、遽起作禮、邀赴他所閒話。往來問答、如石投水。先生獻詩云、同席諸君樂太古、未明黑白希夷路。今朝得遇達人吟、伏望先生垂玉句。重陽答曰、口愛郝公通上古、口談心甲神仙路。足間翠霧接來時、日要先生清靜句。先生覽之、得意而歸。至來年戊子歲三月中、專往崑崙山烟霞洞、焚香敬謁、甘酒掃之役。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與邱劉譚馬同侍左右。逮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寧海、惟邱公侍側。不數日、復命邱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布衲、剪去兩袖、我要替背、與汝過冬、自綴袖去。先生拜而受之。蓋象古人傳衣之法也。自是之後、重陽南歸汴梁。先生往來河北。乙未歲、乞食於沃州、方悟重陽密語、渙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饑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志在忘形。如此三年、人呼爲不語先生。一夕天色昏冥、偶醉者過、以足蹴先生於橋下、默而不出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爲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過、而馬驚躍、捶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一道者奄然正坐。問之則不語。以手畫地曰、不食七日矣。州民聞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搖手不應、只於橋下復坐三年。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乃忻然而起、杖屨北遊、盤桓於真定間、往來請益者、不知其數。大興宮觀、昇堂誘化、玄風爲之熾盛。以悟南柯示衆云、地肺重陽子、崑崙

太古仙。二人結約未生前。托居凡世。飛下大羅天。共聞玄元教。行藏度有緣。奈何不悟似流泉。別後相逢。再約一千年。自明昌後。復歸東州。別建琳宇。多度門衆。預於三年以前。命匠者鑿爲地宮。發之以璧。日凡一往。偃息其中。告之曰。臘月三十日打算。如是三年。法體康健。語門人曰。師真有蓬萊之約。吾將歸矣。言訖。臥而返眞。正當臘月三十日也。享春秋者八十有四。平生歌頌。深明龍虎顛倒之說。率引卦爻升降之數。目之曰太古集。大行於世。

贊曰。廣寧道人。窮探易象。憎俗態而頓拋妻子。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重陽席下。工夫展轉。手段施呈。茂揚太古之精華。吸盡全眞之骨髓。按龜蛇而交結。運龍虎以盤旋。寧海市中。暗得傳衣之妙。沃州橋下。堅持鍊氣之功。身外觀身。口中安口。三彭滅而水火顛倒。四氣流而鉛汞調和。自然九轉丹成。三華果結。卒赴蓬壺之舊約。預占臘月之盡期。若非跡寄人間。心通象外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處市居山任自然。靜中參透易中玄。而今醉臥蓬萊上。萬古人傳太古仙。

淨靜散人

仙姑者。孫忠翊之幼女也。家世寧海。初母夢七鶴。稽顙舞於庭中。良久。六鶴飛去。獨一鶴入於懷中。覺而有娠。乃生是女。性甚聰慧。在閨房中。禮法嚴謹。素善翰墨。尤工吟詠。既笄。適馬氏。生三子。皆教之以義方。適大定丁亥冬。重陽先生來自終南。馬宜甫待之甚厚。仙姑未之純信。乃鎖先生於庵中。

百有餘日、不與飲食。開關視之、顏采勝常、方始信奉。仍出神入夢、種種變現。懼之以地獄、誘之以天堂。十度分梨、六番賜芋。宜甫遂從師入道。仙姑尙且愛心未盡、猶豫未決。更待一年、始拋三子、竹冠布袍、詣本州金蓮堂、禮重陽而求度。先生贈之詩曰、分梨十化是前年。天與佳期本自然。爲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仍賜之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靜散人。授以天符雲篆祕訣而已。重陽乃南歸汴梁、而委軾焉。邱劉譚馬負其仙骨、歸葬終南。仙姑聞之、迤邐西邁。穿雲度月、臥雪眠霜。毀敗容色而不以爲苦。逮壬辰之春首、亦抵京兆趙蓬萊宅中、與丹陽相見。參同妙旨、轉涉理窟。丹陽乃贈之以鍊丹砂曰、奉報富春姑。休要隨予。而今非婦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脫免三塗。鍊氣莫教蟲。上下寬舒。綿綿似有却如無。箇裏靈童調引動、得赴仙都。仙姑謝而受之。相別東西、各處一方。鍊心環堵。七年之後、三田返復百竅周流。遂起而東行、遊歷洛陽、勸化接引、度人甚多。一旦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道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告門人曰、師真有約、各赴瑤池。仙期至矣。沐浴更衣、問左右曰、天氣早晚。皆對曰、卓午矣。遂結跏趺、奄然端坐而處順焉。顏色如生、香風滿室。瑞氣繚繞、低覆原野。終日不散。時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當此之際、丹陽方居寧海環堵之中。仰而視之、見仙姑乘五色祥雲、飄飄然在空懸之中。笑而言曰、吾先歸蓬閣。丹陽聞之、拂衣而起舞。因作醉仙令以自慶云。

贊曰、不二名高。守一功大。降自富春之族。生從忠翊之家。配丹陽超世之才。殖寧海半州之產。割

愛頓拋於三子。投立往拜於重陽。毀光容而西度終南。冒風霜而東離海上。七年環堵。鍊成九轉丹砂。一句真詮。撞透三關正路。六回賜芋。十化分梨。栽培劫外之因緣。反復壺中之造化。養胎仙而心遊汗漫。委蛻殼而身到蓬萊。大矣哉。懋矣哉。獨分一朵之金蓮。得預七真之仙列者也。張神童詩云。洗盡胭脂兩臉霞。十年辛苦種黃芽。功成穩跨青鸞背。開到金蓮第七華。

金蓮正宗記終

玉芝篇、咏得路曰、豈信蓬壺去不除。兩條歧路接天涯。離中自有庚辛地。陰內長開甲乙花。三景雲從朱頂鶴。五方風引紫河車。崑崙山下焚燒處。一道光風阿母家。

玉芝篇。咏玄牝曰。中嶽嵯峨。日月齊。乾坤枝葉在靈谿。龜蛇往復雲雙段。風雨淋漓水一畦。鑪裏君臣名子午。鼎中夫婦號東西。此中幸有留年藥。何得身心一向迷。

又子母曰。一中有一。一難論。三境元從一處分。赤石洞中藏聖母。絳宮臺上列神孫。碧潭波內真真汞。白玉峯前變變雲。箇是乾坤開闢祖。世間愚俗豈教聞。又華池曰。聖母駕河車。經遊梵釋家。徘徊雙鳳起。宛轉五雲遮。地軸從秋石。天輪輾彩霞。不能知此理。何處覓黃芽。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十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修真辯難參證

自由出版社印行

序

幾黃道渺。厥旨幽深。火記六百篇。淪作趨避塵事而設。東漢魏伯陽真人出。準易精義。著爲參同契。徐從事等。從而箋註之。黃老丹學乃彰。漢晉以來。得其蠡。而遺其精。流爲採取旁術。禍延至今。棲雲山悟元子。姓劉。名一明。以儒入道。博覽羣書。數十年窮理盡性。由參悟。透入三易。著書一十三函。而易居其四。道德經會要一函。參悟直指一函。西遊原指四函。指南針一函。會心集一函。指南三書共一函。知其名。未見其書。今春正月。新安鮑生。名蘭浦。字浚亭。號崑峯。派名陽用。從事玄學久矣。孔君昭璞。授之書。交採抽添結圓之旨。行承亦有日。以余曾遇至人。折節事余。幾六年也。至日。乃以悟元子著修真辯難全編。印證於余。始得反覆探討。書爲湖北長春觀主崔名教淳律師。募梓悟元子全書之一。上下共二卷。上有崔序。序言是書前編。言簡義該。意在學者。先識正途。不致惑於淫辭邪說。誤入外道旁門。以害性命大事。是故言愈淺近。則道愈顯明。雖略讀書。蠡識字義者。亦可尋踪而入。由淺及深。最爲初學切要之書。崔知論及此。故能發願首刻是書。續爲盡刻所著。乃爲圓願。崔之護道傳宗。此功此德。倍於悟元子矣。不有崔

刻何由廣佈。他日得是書。而因入正宗者。劉則度師。而崔乃引進者矣。不知頂禮而閱是書。必是妄人也。要知是書得成。乃由讀破萬卷而來者。則其所著三易等書。不有數十年苦學。斷難發泄者也。然卽是書而論。惟於位關一竅。致開功訣未備。則於虛空大交大媾。從何入手。所謂坤方不死之人。從何會面乎。如是。則全部無用矣。余感作者刻者。一片婆心。千古一遇奇緣。余既有所聞。淦亭請問甚懇。不敢自秘。爰爲採擇師傳。謹述補於問答。則中義泄未備下。似註非註。似批非批。上以求印於悟元子。下以請證於得讀是書者。書垂成。恍惚感至悟元長者。爲易一答。諱非原本。易自從學某手。余述云。均沐印證。可易是書爲某子修真辯難參證。語畢遂隱。燈光黯然。乃坐夢耳。既覺。香氣猶存。而非蘭非麝。爰立註於原答之下。不敢爲真。亦不敢爲幻。三才本一氣。萬古本同心。余卽悟元子。悟元子卽余。又何異焉。書成。爰并識諸序。以告鮑生。鮑生閱是書。慎毋勿如昔揣。是書乃吾宗之至寶。當如東漢魏氏書讀之。若得三易註畧各種。幸卽示我。道光九年春二月穀旦。吳興後學。金蓋山人閔一得。謹序於上洋水仙宮。

原序

金城唐介亭先生來武昌。見示樸素老人所著道德會要諸書。並留存觀中。以爲有志修真者法。中有前後辯難一書。初反覆熟讀。悅其前辯。言簡義該。意在學者。先識正途。不致惑於淫辭邪說。誤入外道旁門。以害性命大事。是故言愈淺近。則道愈顯明。雖略讀書。雖識字義者。亦可尋踪而入。由淺及深。最爲初學切要之書。慈悲之德。不綦大歟。然綜其所著各書。卷帙浩繁。重刊不易。明經秦瑤圃先生。乃雅意捐資。先刻辯難全編。餘俟仁人君子。有發願飲助者。續成此舉。以廣流傳。是則爲塔合尖。廣種功果。實初之私心而虔祝者。書目並載於後。謹爲條其匡略。弁諸卷首。嘉慶十六年三月。長春觀道衲崔教淳樸然子序。

悟元子自序

八四

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又曰。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夫理卽道也。道卽理也。陰陽之道。卽性命之道。此理此道。位天地而育萬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最幽最深。至精至微。知之者。成聖成仙成佛。迷之者。爲人爲物爲鬼。然不得師訣。千譬百喻。以有形無。以實形虛。或露枝條。或泄根底。甚難窮究。加之後世旁門曲徑。穿鑿聖道。紊亂仙經。各說其說。各是其是。認真經書之喻言。埋沒古人之本意。或流而爲闡丹。或誤而爲爐火。或執其色身。或著於空寂。邪說淫辭。流行宇內。卽有一二志士。滿眼針刺。兩耳梆鈴。聰明無施。主意不定。一入網中。終身難出。此予辯難所由作也。辯何難。辯其似是而非。似真而假之難。辯其古人托言隱語。指象畫形之難。其中天道聖功。性命源流。藥火是非。無不一一分漸。書成之後。又恐頭緒渙散。語句冗繁。閱者不能會通一貫。故外著二十六條。名曰修真後辯。撮其大要。分出題目。言淺意顯。文簡理明。去譬喻而就實義。削枝條而拔根蒂。庶乎同道者見之。一目了然。於陰陽性命之理。可以極深研幾。深造自得。而無難矣。吁。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時嘉慶三年歲次戊午三月三日棲雲山樸素散人悟元子劉一明自序於自在窩中。

悟元子自著後序

莊子謂。大道不稱。大辯不言。蓋以道本無名。有何可稱。道本無形。有何可言。稱且不可。言且不可。更何可辯。然世有稱道者。有言道者。一自有稱。則是非混雜。而道不真矣。一自有言。則邪正相爭。而道有假矣。稱道不真。言道有假。不是稱道。反是謗道。不是言道。反是埋道。謗道埋道。塞修真之門。阻行道之路。爲害最大。此予不得不強辯。以破其稱之不真。不得不細辯。以劈其言之有假。辯不真之稱。則不可稱之道。學者可不難於漸悟。辯有假之言。則不可言之道。學者可不難於默會。難悟者。能使自悟。難會者。能使自會。此前後辯之存心也。雖然。既有辯矣。謂之無言可乎。既有言矣。謂之無稱可乎。既有稱矣。既有言矣。猶辯不真之稱。有假之言可乎。人亦稱矣。我亦稱矣。人亦言矣。我亦言矣。焉知人之稱者真乎。我之稱者不真乎。焉知我之稱者真乎。人之稱者不真乎。焉知人之言者假乎。我之言者不假乎。焉知我之言者假乎。人之言者不假乎。誰真誰不真。誰假誰不假。是不在稱道。不在言道者。見而自知之。吾烏乎辯乎。悟元子再序。

棲雲山悟元子修真辯難前編參證

桐城劉一明先生著

金蓋後學閔一得參證

大清乾隆壬寅中秋之夜。月朗星稀。悟元默坐棲雲峯頂。神入恍惚杳冥之鄉。形歸虛無寂寥之境。

卽境通玄。門開山見。從而深入。何等活潑。箇中正子活子。躍如昭如矣。學者莫作序事文看過。

衆弟子侍側。候至中宵。一弟子啟而問曰。師不動不搖。無聲無臭。其悟道乎。其坐忘乎。三問而三不答。

非序事。乃假點此刻玄用耳。師是師。不作悟元子會。當作衆弟子侍側會。則得此則師字義矣。其旨腦在不動搖。無聲臭。故能由悟入忘。而中宵之一。乃啟而問。問有著落。子字非虛文。子動而口現於門下矣。故必三問而三不答。答在其中矣。是明明一幅陽動寂採。無上玄況圖象也。二千五百人曰。師無動搖。師無聲臭。有一以視之一者誰。子中之悟元子。要知一子之啟。啟自門內者也。厥口有三。曰天曰地曰人。三

而一則得。一而三則失。故此三問三不答。答字大有玄義。不歸於一。則答失所歸。烏乎可。吾故曰。三問而三不答。答在其中。學者審之。

弟子復請曰。師不發一言。母乃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圻。不足與語乎。悟元熟視良久。從容而告曰。此非爾所知也。

此則是假問答以明妙義。以後亦然者。毋庸言外探討。此則立意。蓋示門下當自靜省。故熟視良久。而仍告以非爾所知云。

弟子問曰。敢請其故。悟元曰。吾將以天地爲逆旅。以日月爲過客。以萬物爲游絲。以世事爲夢幻。以人情爲寇讐。以富貴爲浮雲。以形骸爲桎梏。以四大爲枯木。以六根爲孔竅。以身心爲灰土。何動何搖。何聲何臭。

是僅答其所以能無動搖。所以致無聲臭焉耳。其實卽是學啟佞關初步功法。悟元子極欲點破。無如世衆正在沉溺。急切棒喝。無從下手。故姑以放下身心入門。而逗有借假修真妙用。乃在於以六根爲孔竅也。蓋言看達一切。心志斯一。我於斯時。卽從六賊孔竅。透入希夷神域耳。無如學者不悟何。是乃舉世通病。法惟導之使由而已。

弟子曰。如師所言。一無所有乎。悟元曰。安得無有。弟子曰。所有者何。悟元曰。惟知有道耳。弟子曰。然則道無爲乎。悟元曰。安得無爲。道有體有用。有進有退。有逆有順。有急有緩。有止有足。有始有終。有先有後。有爻銖。有層次。有變化。有等。等大作大用。安得無爲。弟子曰。弟子入道多年。閱盡丹經。參訪多人。毫無一知。望師慈悲。稍開茅塞。悟元曰。道爲天地所秘。鬼神所忌。非可立談。若非齋戒。不得妄聽。弟子拜退。一四大不著而身齋。二諸慮俱息而意齋。三迴光反照而眼齋。四聲音不入而耳齋。五香臭不到而鼻齋。六是非不動而舌齋。六齋已畢。復進而請曰。弟子齋矣。敢問其道。悟元曰。未也。尙有一齋未完。如何敢問。弟子曰。六齋之外。還有何齋。祈師指明。悟元曰。尙有心境一齋。此一境其穢汚。更甚六根。六根爲外賊。有時而來。有時而去。心境爲內賊。此境有識神居之。爲萬劫輪迴之種子。此境不齋。六齋無益。弟子大驚而退。

莫謂六齋無益。第此六齋。皆屬有心。齋至於心。出諸自然。亦得謂之克齋矣。此六齋也。一一出諸自然。則自可名心齋也矣。

於是掃淨萬緣。離種種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片刻之間。如凍冰解散。毫無滓質。復誠敬跪前。泣而問曰。蒙師慈悲。已齋無齋。無齋可齋。齋之不齋。不齋而齋。不齋誰齋。誰齋

其齋。齋者不齋。不齋是齋。知齋非齋。齋無可齋。若欲真齋。齋不見齋。齋既無齋。何用強齋。悟元子曰。爾知齋矣。爾已齋矣。可與問道。可與聞道。

功到此際。道體全現。一點卽悟。若令從此體認。而仍有無不立。人法雙忘。造至無所。無邊自入無量化域。身機心機。自與造化合一。更令散齋七七。不失此況。待到時至。隨機應點。自己身證自然。而六通具足。何先天之或昧。而胎有不結不圓乎。如是開導。大可頓超無上知德。僅允以知齋已齋。可以問道聞道。不爲當下點破。又不爲加鞭策進。或卽座前面試。相機棒喝。自必一了百當。乃竟坐失此機。惜哉。蓋此種高弟。能自勉。能精進。其去生知。僅隔一線耳。余惜未之遇。余若遇之。余必乘機踏入。是乘其銳。巧以接引。必奏奇功者也。縱或有阻。而佞關一竅。自必大開而常開。採取結養脫化等等。乃可隨問隨點。總以無住無所。覺而勿著爲用焉耳。悟元先生。豈不識此。蓋亦設此問答。以明至道。未必有此高弟得遇焉。有則未必如此失機者也。

問曰。何爲道。答曰。道者。先天生物之祖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包羅天地。生育萬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在儒則名曰太極。在道則名曰金丹。在釋則名曰圓覺。本無名字。強名曰道。擬之則非。議之則失。無形無象。不色不空。不有不無。若著色空有無。

之象。則非道矣。

按所答。道之本體。和盤托出。則此金丹大道。學者知所從事矣。其旨腦。在一無著。覺而勿著。便是矣。

問曰。道既無形無象。是渾然一氣。何以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答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道之用言。無形無象。是就道之體言。太極未分之時。道包陰陽。太極既分以後。陰陽生道。若無陰陽。道氣不見。惟陰陽迭運其中。道氣長存。歷萬劫而不壞。在先天則爲道。在後天則爲陰陽。道者。陰陽之根本。陰陽者。道之發揮。所謂太極分陰陽。陰陽合而成太極。一而二。二而一也。

問曰。太極分陰陽。是卽兩箇陰陽矣。何以古人又言兩重天地。四箇陰陽乎。答曰。兩重天地。先天後天也。四箇陰陽。先天後天陰陽也。先天陰陽以氣言。後天陰陽以質言。先天陰陽。太極中所含之陰陽。後天陰陽。太極中生出之陰陽。金丹大道。取其氣而不取其質。於後天返先天。故曰先天大道。

問曰。先天後天。陰陽各有分界。何以又云後天中返先天乎。答曰。先天一破。生出後天陰陽。而後天陰陽。一動一靜。其中又生先天。至人於此後天中。採取所生一點先天之

氣。逆而運之。返本還元。復全太極之體。故曰還丹。

問曰。陰陽既分。先天後天矣。何以又有內陰陽。外陰陽之說乎。答曰。內陰陽。卽後天之陰陽。生於形體。外陰陽。卽先天之陰陽。出於虛空。形體陰陽。順行之陰陽。天地所生者也。虛空陰陽。逆運之陰陽。生乎天地者也。所謂內外者。以用言耳。

問曰。陰陽既有內外。五行亦有內外否。答曰。五行從陰陽中出。陰陽有內外。五行安得無內外。如十天干。十二地支。五行皆二。以天干而論。丙爲陽火。丁爲陰火。甲爲陽木。乙爲陰木。庚爲陽金。辛爲陰金。壬爲陽水。癸爲陰水。戊爲陽土。己爲陰土。以地支而論。亥水爲陽。子水爲陰。寅木爲陽。卯木爲陰。巳火爲陽。午火爲陰。申金爲陽。酉金爲陰。辰戌二土爲陽。丑未二土爲陰。陽爲外。屬於先天。陰爲內。屬於後天。此先後天之所分。內外藥之所別也。

問曰。內藥了性。外藥了命。乃是修持性命。各有時節矣。易曰。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則是逆施順運。兩不相關矣。何以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也。答曰。祖師慈悲。分明說了。爾自不悟。夫內藥了性。卽後天而奉天時。外藥了命。卽先天而天勿違者。用逆道。先發制人。所以奪造化而結丹。奉時者。用順道。天然火候。所以融五

行而脫丹。前後兩段工夫。故曰性命雙修。內外一齊修持。故曰逆順並用。

問曰。性屬陰。命屬陽。是太極所分之陰陽乎。答曰。此有分別。性有氣質之性。有天赋之性。命有分定之命。有道氣之命。氣質之性。分定之命。後天有形之性命。天賦之性。道氣之命。先天無形之性命。修後天性命者。順造化。修先天性命者。逆其造化。大修行人。借後天而返先天。修先天而化後天。混而爲一。性命凝結。是謂丹成。性命者。陰陽之體。陰陽者。性命之用。但有真假之分。先後之別。惟在辯的詳細。認的分明耳。

問曰。性命必賴陰陽而後凝結。則是有陰不可無陽。有陽不可無陰。何以又有羣陰剝盡。丹成熟之說。到底用陰乎。不用陰乎。答曰。所用者。真陰真陽。不用者。假陰假陽。真陰真陽爲先天。假陰假陽爲後天。先天成道。後天敗道。

問曰。何爲真陰真陽。何爲假陰假陽。答曰。陽中之陰爲真陰。陰中之陽爲真陽。此所用之陰陽。古經所謂陰陽得類者是也。亢陽無陰爲假陽。孤陰無陽爲假陰。此不用之陰陽。古經所謂孤陰寡陽者是也。

惜此節所泄類字未爲透頂泄出。蓋此精義。先聖所秘。故僅引丹經曾泄者歟。然此義。泄不徹透。後之學者。仍在荊棘中也。余故於陰符經立解正義中述示焉。無如唱

和。絕少知音。噫。丹經所謂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此兩句訣法備矣。味此類字。知在先天中討同類。大地生人。龍虎無量。其中合星合潮者。亦自有無量數。可接可取。第以見不見爲可否焉。此道惟吾北宗得之。其謂種者。義更精矣。不知徹用種義。適合水火空煮之譏。見此批者。幸勿草草看過。然此探法。豈僅不寬衣不解帶哉。鄴鄴寬廣。百里之內。不面不期。如磁吸鐵。而邇若同座也。惟位關寂開者。行乃不妄。亦不幻也。

問曰。陰陽交感。天地自然之道。何以有孤寡。答曰。吾已曾言矣。陰陽交感。卽是真陰陽。不交。卽是假陰陽。其真假。在交不交上分別耳。

問曰。陰陽既有交感之道。則道出自然。何待修持。答曰。後天陰陽。有時而交。有時而不交。聖人先天學問。順中逆運。使長交而不散。所以人能勝天。而不爲陰陽所拘。

謹按是答。當循馬丹陽還元秘旨功法。不入歧途。謂須深耕以置種。浸灌無虧。所以待時也。已而人機齊應。是爲天人合發。乃可假幻以鉤玄。箇中反覆。鬼神莫之測。不假混沌片時。不得圓成。不置身心局外。必有飛走等虞。鍾祖處之泰如。呂祖得而三失。訣惟清和兩字。以濟以調。乃得四季長春。人定勝天也。其卽所謂先天學問歟。蓋

以節節事事而先於天。乃得時至不落於後。切勿胡思雜測。致入岐途。而悟元子述既及此。不爲和盤托出。余恐後學。仍在荆棘中求生計。故爲述而補之。

問曰。陰陽之交。在內乎。在外乎。答曰。然後天陰陽在內。先天陰陽在外。在內出於自然。在外出於作爲。

若論後天之交。全在逆施。而答曰自然。先天之交。全在無爲。而答曰有作。是猶貼兩色身之內外言歟。抑貼兩幻法身氣感之內外言歟。以貼兩幻論。陽幻藏有先天陰。陰幻藏有先天陽。若從先天。則當逆施。故曰有作。若從後天。則入順行。故曰自然。如是之答。謂之泛答。似非悟元子之本旨。應從幻法氣感而言。方有精義。蓋按丹法。有形有象者。曰後曰內。無聲無臭者。曰先曰外。當其兩幻相值。神凝氣結。出之自然。鬱而外透。達於虛際。亦出自自然。已而太極應感。沛然元注。充乎兩幻。箇中玄況。筆難罄述。呂祖三還三失。正此時至焉。必須步步合作。乃得泰定。是乃悟元子所述有作之宗旨。學者慎毋泛泛體之。

問曰。在外陰陽。必不關乎我身。或謂在天地。或謂在彼家。是否。答曰。愚人不明在外之義。或吐納天地雲霞等氣。或採取婦女紅鉛梅子濁血。棄正入邪。作孽百端。殊不知外

者。包羅天地。不屬於我之謂。有生之初。原是我家之物。因先天一破。假者用事。真者退位。日遠日疎。與我無涉。所以爲外。這箇秘密。不遇真師。難以識認。

按所聞。是也。然以秘密之物。端從同類中求之。曰內曰外。乃從現前而言。其實是一物。何有陰陽內外哉。行從先天立脚。天地日月。雲霞紅鉛。梅子等等。質皆是假。氣皆是氣。豈類外氣哉。古哲縷示。皆有妙用。第非初學所能。更非執著可得。惟能步步不離先天。從頭尋討。先天之先。伋關八達。觸著撞著。無不先天。如一亮紗大羅羅帳。物物珍珍。洞明洞見。只須具得千手千眼。隨意檢收。向所失物。全在此中。然不得遇真師。囑開伋竅於前。具此千手千眼。法身於後。從何識得。悟元子秘不之泄。余故述以補之。

問曰。先天之物。與我疎遠。則必一身純陰。不得執此身而修。何以易有不遠復。以修身之說。答曰。大道不離此身。亦不執此身。在外求之。非我同類。便是入於邪道。在我求之。一己純陰。便是著於後天。是特有法在。能使無者而復有。去者而仍來。所以謂還元返本。

按此答云云。已詳前批。前批云云。正是此答特有之法。學者可詳味之。誠行無不驗。

也。究此特有之法。還自齋心一訣入手。此訣習透。然後循行馬祖所授口訣。加一恒字可也。

問曰。既不在身內。又不在身外。先天之物。果在何處。答曰。在玄关一竅。夫所謂玄关者。乃四大不著之處。非有非無。非色非空。非內非外。又曰。玄关曰生殺舍。曰陰陽竅。曰生死關。曰混沌穴。曰龍虎壇。曰龜蛇曰。竅恍惚鄉。曰杳冥地。曰出納戶。曰戊己門。等等異名。總謂玄关竅。在身非心。肝脾肺腎。非眼耳鼻舌身意。非三百六十骨節。非八萬四千毛孔。古來仙真。不肯分明說破。所以諸多旁門。妄猜私議。皆於一身色象中求之。大錯大錯。吾今與你指出。要知此竅。在於六根不著之地。五行不到之處。恍兮惚兮。其中有竅。杳兮冥兮。其內有門。自開自闔。呼之則應。敲之則靈。明明朗朗。現現成成。迷之則遠隔千里。悟之則近在當前。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下數十年窮理工夫。不能見此。按此答。先生於此一步。乃自窮理而得。似在殼中。卻未真得者。余卽於所示見焉。先生之失。失在看書與窮理耳。有識功從虛寂入手者。自知余言不謬也。此節大病。在於呼敲兩句。與後歸功窮理得見焉。夫此一步。惟從虛寂兩字入手。功到極處。一切玄況。概須覺而勿著。古哲所謂無思無慮。忽然透入玄況。若歸故土。絕勿爲異。置此

有無動靜實虛空色等等。見若勿見。覺若勿覺。厥關開否。不之究。若稍住滯。便落窳外幻妄。不可不戒。人能寂守此訣。一念不生。忽如夢覺。浩浩兮無涯。冥冥兮莫測。古哲謂神真入竅之初境。已而機忽自泯。古哲謂爲神造混穆。忽復覺微種種。而中寂如故。古哲謂爲立竅自具之活元運。按此運機。乃正我末至夫活子之初之立況也。學者此時。必若身凌萬仞峯頂。眼界無際。高深如之。古哲名爲竅中正子之玄況。已而生殺互應。變化無端。應接繁庶。我仍寂視。念不稍動。古哲謂爲竅中之活午。斯時。法惟加行退攝。攝返先天。不令陰盛陽衰。致於中和。而亦寓有沐浴功法。是爲真入真感真應焉。蓋此立竅。直與造化一鼻呼吸。虛不極。靜不篤。萬無開入之理。古哲謂此箇中。總而天地五行。陰陽三才。生滅於此。大修行人。無不於此築基者。天水地人神鬼六種仙眷。皆於此出。西王母女修正途十則則中備言之。其得之由。在於機感機應云。

問曰。位關一竅。既不在身。又不在外。而曰陰陽竅。本身豈無陰陽乎。答曰。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形中又含陰陽五行之氣。陰之靈爲魄。陽之靈爲魂。魂魄在身。如室之有人。位關者。卽魂魄出入之門戶。但此門戶。無形無象。在虛空中閭闢。而魂魄亦

在虛空中出入。因其在虛空中。所以不在身內。亦不在身外。卽此身之一動一靜。亦在虛空中。故爾自靜思。此身如何能行。如何能立。如何能坐。如何能臥。如何能言。如何能默。如何能屈。如何能伸。諸如此類。皆從玄关中出。這箇消息。果在何處。若能知的。則見陰陽之門戶。可能保全性命矣。

按此玄关。誠非擬議可得。蓋以竅非凡竅。直是先天後天界限之處。丹經體云。念頭動處是玄关。則此玄关。究當於脊前宮後。寂虛以俟。功到自然。無不得現也。此說聞自駐世神仙黃李二真人。一得常獲神驗者。不敢自私。謹以補述云。

問曰。陰陽既在身中。則性命之修持在己。非可假借於他人者。何以古人又云。莫以此身云是道。須認他家不死方乎。答曰。此就後天言耳。人自有生之初。性命一家。陰陽一氣。漸生漸長。年至二八。陽氣已足。一陰潛生。於是乾與坤交。乾虛而成離。坤實而成坎。離中藏性。坎中藏命。坎陷其真。猶虎奔而寓於西。命不屬我。而我之所有。純陰之物耳。若執此身而修。不過修此後天之精氣已耳。焉能到的純陽完成之體。故必須他家不死之方。卽坎中所陷一點陽精。因其坎陷。非我所有。故謂他家。非身外一切他家之說。若著身外。便是毀謗聖道。當入拔舌地獄。緣督子曰。一點陽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

在乎玄關一竅者。此也。

按此答。尙是地仙家固元初步功訣。若玄關不開。事亦無濟也。先師太虛翁曰。緣督子以通儒而得真傳。惜有所秘。然曰不在心腎。而在玄關一竅。蓋已不泄泄之矣。第不透泄。適足誤人。先師之論如此。今按悟元先生此答。無亦受誤於陳說也歟。陳說蓋有爲而說者。戡破陳說。惟吾南宗泥丸陳祖也。陳祖慨之。故謂紫陽張祖。運心不善。夫以紫陽張祖之聖。尙被誤於陳說。又何怪乎緣督趙真哉。余閱其書。載有無遮佛會。又曰不得真傳。安知採取。則此採取真訣。趙真亦必聞之。第如悟元先生。乃畏玄譴。故其所泄止此。然曰不在心腎。而在玄關一竅。亦已暗示功訣。蓋以後學真破元虧。惟宜深耕置種。乃能假幻鉤玄。不識深耕置種。無由返本還元也。欲事深耕。功從三觀始。三觀功熟。乃事置種。種者何。同類也。知識同類。又諳採取。胎尙賴結。賴圓。豈僅元固已哉。不爲之指示終始。未有不仍事邪說者也。聞之太虛翁。翁謂邪說之行。病在功不破關。類不識類。破關直指。無過置此身心於先天之先。行到自自在在地位。不勞功力。玄關自開。自見自入。第當知忌著相著想。又忌當面錯過。蓋功造初見。既見之時。若一動念。玄關立隱。箇中玄沉。立必隨念而變。致莫中止之虞。訣惟置

我神志於不識不知之地。行到萬慮不生。一靈亦泯。是造混穆極境。是已深入玄竅。竅中地位矣。忽而一念頓動。寂而視之。覺有如吸應呼。不擊自鳴。乃是一陽初動之候。須加寂如一訣。又忌木住一弊。訣惟循動透入。是正玄關洞啟之候。倘犯木住。古哲名爲僵立內外。學造此候。旋必如春如夏。境得日煖風和。花明柳暗。我若真瞥真聲。六門緊閉。一竅不開。是爲錯過。若因馳騁顛倒。昧我本來。是爲逐物。亦足自誤。訣惟廓放真元。與境元合。而內存涵志。一意內虛且寂。已覺箇中。得有無上湛潤。外境庶繁。聽之而已。是爲功造正午。萬路齊開之玄況。訣惟從事退陰。然亦不過意存斂志。其元必自若雲歸洞。第見霞繞空谷。倏忽由和返肅。是造申酉玄況矣。寂視久之。況現冬象。則事乾卦初爻。學者至此。未可住手。訣惟神收下極。功造遍體充和。悠然住手。是爲從事玄關初步功法。如是行滿百日。再商進步。而於置種等等訣。有力者預謀元種。無力者。寂隱市朝。至上。莫如淨結無遮佛會。謀成隱成結成。自各有無上上大用。如上所云云。只了得深耕一著也。古哲名爲性學命學之始基。是乃悟元先生秘未之泄之大道。余恐後學。誤入歧途。畢生莫救。故爲補述於此。然是歷古聖真。山盟海誓。三更時候。口授之訣。未嘗形之紙筆者。學者見之。毋作等閒看過。其要。全

在深耕一著。深耕功淺。得收無多。深耕功熟。得收盈倉。此是至理。幸勿自誤。所謂置種者。乃構生龍活虎於丹室。用以感致真元。男則致夫坤元。女則致夫乾元。兩元氣感。交於虛際。必有所生。吾用我媒。引至箇中。結成夫婦。是爲神仙延年而已。惟能廓我鄴鄩。內感三元。假中真火。剝陰留陽。日行月煉。打成一片。待時作用。得感坤母。應敕人元真一。降配我中。真真合德。自得真火如然。煉生黍珠。以志引落中黃極中。如珠盤旋。霞雲覆護。存若女孕。乃爲結胎。法惟虛寂以存之。既惟日溫時養而已。如是休養。功到是一非一。是二非二。乃爲致成天仙之功訣。我師太虛翁之立論如此。此卽悟元先生所謂。到的純陽完成之體之真真功用也。若遵先生所示。尙屬幻幻氣感。交生之元。未得卽謂純陽完成之體。火候功法。亦未盡泄。余故述而補之。

問曰。性命屬於坎離。心是離。腎是坎乎。答曰。此後天幻身之坎離。非先天法身之坎離。法身坎離。以離去其陽爲離。以坎陷其真爲坎。離去其陽。則所有者必陰。坎陷其真。則所藏者必陽。離爲日魂。乃麗明之象。然外雄內雌。魂中有魄也。坎爲月魄。乃晦暗之象。然外黑內白。魄中有魂也。中陰中陽。具乾坤中正之體。爲真陰真陽。乃性命之根。丹道探此二氣。合而成真。超凡入聖。是豈後天有形之坎離可比乎。

問曰。坎離既是真陰真陽。取坎填離。所取者何陽。所填者又是何陰。答曰。此就後天中返先天而言。所填之陰。卽我家之陰。後天之物爲假。陰乃離內七般硃砂。身中涕吐精津氣血液也。七般靈物。時刻難留。坎中之陽。卽他家之物。先天之真陽。取此坎中之真陽。以填我離內之假陰。如猫捕鼠。是以先天化後天。以真陽制假陰耳。不得以假陰認真陰。假陰天地所生者。真陰生乎天地者。何得相混。

問曰。真陰陽。假陰陽之實迹。可得聞乎。答曰。真陰陽。如世間媒妁所合之夫妻。假陰陽。如世間私通苟合之男女。私通苟合。一朝事敗。性命有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媒妁所合。光明正大。生子生孫。誰得而拆。誰得而敗。蓋以真者成事。假者敗事。故至人不用假而取真也。

問曰。和合陰陽。以黃婆爲媒娉。黃婆在何處。答曰。中土也。易曰。黃中通理。蓋中土所以和陰陽。合四象。攢五行。修行若無此土。陰陽何以和。四象何以合。五行何以攢。特以土爲陰陽四象五行之信。故春夏秋冬四季。各有土王十八日者。取其信也。

問曰。土有真假。先天後天之分乎。答曰。如何無有。譬之春夏秋冬。各有土王十八日。此土乃無形之土。屬於先天。土之氣也。大地之土。乃有形之土。屬於後天。土之質也。氣爲

眞質爲假不特土之眞假如是。卽四象五行亦然。

問曰。假土旣不用。何以大地假土生物乎。答曰。眞者借假而施功。假者借眞而生形。無假不現眞。無眞不現假。假卽在眞之中。眞卽在假之中。大道後天中返先天。亦是此意也。

問曰。坎離若還無戊己。雖含四象不成丹。此戊己二土。卽眞假之別名乎。答曰。此戊己卽吾所謂先天之土。而非言後天也。蓋先天有戊己。後天亦有戊己。以先天而論。離中有己。坎中有戊。戊乃靜中之動土。屬陽。己乃動中之靜土。屬陰。所謂鎖位中宮者。卽靜土。所謂招攝先天者。卽動土。具此二土。以合坎離。則水火相濟而結丹。逆道也。以後天而論。離之一陰爲假陰。乃不正之陰。明於外。而暗於內。爲不靜之己土。坎之一陽爲假陽。乃不正之陽。正氣閉而邪氣彰。爲妄動之戊土。具此二土。傷人性命。則水火不濟。而敗道。有此分別。何得一概而論。

問曰。先天戊己同用乎。分用乎。答曰。以還丹而論。以內之己土。而招外之戊土。以己求人而採藥。以大丹而論。以外之戊土。而就內之己土。以情歸性而結胎。此分用也。採藥之時。內之己土不倡。則外之戊土不和。外之戊土不動。則內之己土不應。內外同濟而

藥自虛無中生。出結胎之時。內之已土不迎。則外之戊土難就。外之戊土不動。則內之已土難施。動靜如一。而胎從自然處結就。此同用也。

問曰。還丹大丹之理。如何分別。答曰。還丹者。還其原本。後天中返先天也。大丹者。修其原本。無象中生實象也。蓋人自陽極生陰之後。日復一日。陰剝其陽。先天之氣消化。分數大缺。還者。以法追攝。漸採漸收。復其本來原有之數。如物已失而復得。已去而復還。此還丹也。然本數雖足。若不經火煅煉。不能以無形生有形。以無質生有質。故必於還丹之後。重安爐。復立鼎。以鉛投汞。以汞養鉛。用天然真火。煅煉成眞。變爲金剛不壞之物。與天地並久。與日月爭光。方能全的一箇原本。否則還丹已就。而不修大丹。雖有原本。必不堅固。終有得而復失之時。

還丹末後一著。按卽混俗之妙用。丹道必經之要著。其中旨契。各有趨向。未可一概論也。然皆名爲重安爐。復立鼎。曰鼎曰爐。喻言耳。悟元子示。乃漢唐以來成法。尙未追溯太上心宗。故有重安復立等說。是或踪循裴航故事。或循薛祖隱妙。皆是踵循要道。全其妙行者也。惟吾太上心宗。不外先天立脚。還丹在此。大丹在此。是爲不二法門。至精至微。至玄至奧。然又極中極庸。極淺極近者。體而事之。箇中浩渺如大海。

要妙如何。沙學者只須修具千手千眼。煉築無際無邊大法藏。藏有吸金大寶石。我則於中。撿而襲之。此一寶石。生自無極。無形無象。無聲無臭。先哲不得而名之。第以無質生質。而又似石非石。強名曰寶石。夫豈磁石乎哉。人之真一實似之。至夫千手千眼。與夫無際無邊大法藏。還從克己一功中煉出者。先師太虛翁玄論如此。究其功法。不外萬緣放下。一意留坤。開啓功用。如是如是。不敢自私。謹以補述。悟元先生所未示云。

問曰。還丹。天丹。卽內藥外藥乎。答曰。有數說。以丹道終始而論。則延命之術爲外藥。了性之道爲內藥。非外藥不能脫幻身。非內藥不能脫法身。外藥所以結胎。內藥所以脫胎。以還丹而論。坎爲外藥。離爲內藥。以大丹而論。真鉛爲外藥。真汞爲內藥。古人之言。各有所指。不得泥文執象。

問曰。真鉛在坎。真汞在離。還丹已結。鉛汞相投矣。何以大丹又有鉛汞。豈非四箇鉛汞乎。答曰。還丹。坎中之鉛。離中之汞。是後天中所藏。先天之鉛汞。將此鉛汞返出。是謂還丹。又曰。金丹。又曰。真種。又曰。真鉛。點一己之陰汞。如磁石吸鐵。此汞卽離內七般硃砂。汞得鉛氣。霎時而乾。後用已死之真汞。中天然真火。溫養十月。抽添運用。鉛氣片

片飛浮而去。祇留得一味靈砂。純陽無陰。法身成矣。

問曰。金丹乃鉛汞相結而成。既云以汞制鉛。又曰溫養十月。鉛飛汞乾。豈不前後矛盾乎。答曰。這箇天機。古今來不知迷殺多少學人。千人萬人。誰能知的。夫靈砂者。先天至陽之物。因陽極生陰。先天入於後天。真中有假。若不得他家真鉛以制之。則此靈砂。終非我有。蓋真鉛內藏先天真一之氣。以此鉛氣點我靈汞。則汞自不走。此汞已死。若不將鉛氣抽盡。靈砂不結。何則。鉛雖先天之氣。然自後天中出。外陰而內陽。帶有陰氣在焉。將此陰氣抽盡。方能剛健中正。露出一顆黍米寶珠。內外光明。通天徹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悟真云。用鉛不得用凡鉛。用了真鉛也棄捐。此是用鉛真妙訣。用鉛不用是誠言。於此可知用鉛之說矣。

用鉛如此。用汞可知矣。鉛汞其然。四象五行。天地人物。不其然乎。是卽用氣不用質之義。此則更進一步。乃是用先不用後之大道焉。此之謂能知返還之妙義。學者當體行之。經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煉道合自然。返還之次序如此。返還至此。則可生死自主矣。功不至此。亦必遇魔而退。退至聽天。豈不惜哉。究其功用。端自盡已始。未有己不盡。而能盡性致命也。我師太虛翁遺訓如此。

問曰還丹大丹有分別。火候亦有分別乎。答曰有分別。還丹火候在活子時。大丹火候在正子時。活子時者。不刻時中分子午。正子時者。一時辰內管丹成。刻中子午者。刻刻有陰生陽長之機。遇子而進陽。遇午而退陰。入藥鏡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言意度其陰陽消息而爲之。正此不刻時中採藥之活子時也。一時丹成者。此一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難得而易失。生死所係。性命所關。至人於此一時。奮大用。發大機。天地之數奪盡。萬物之數奪盡。驅龍就虎。以虎駕龍。入於黃房。結爲至寶。乃一時結丹調和之正子時也。

問曰活子時。正子時之來。如何得知。答曰不知如何作用。以活子時而論。先天真陽。爲後天所蔽。不能自發。卽有時而發。爲人欲所混。亦必旋有而旋失。何以故。認假不認真耳。至人於此先天一發之際。用法追攝。漸採漸收。積藥已足。溫之養之。氣足神全。正子時到。大藥發生。用片晌工夫。採而服之。與我真汞相合。復全混沌之一氣。此合大造化也。服丹之後。混沌七日。死而復生。換過後天卦爻。露出先天根苗。從有爲而入於無爲矣。

按此一段開示。乃從秦漢以後功法入手。故有等第說張。其法繁難。見效易。而得成

者。千萬衆。一成而已。其病不從先天之先立脚耳。體其功法。重在有作有用。先天之氣。萬無或遇也。則其所謂混沌。直是陽陷於陰。故須七日。陽始得透。然有間得通靈。幻化世人何知。從而崇奉於大道。無一或合者。吾宗戒之。得雖德薄。不敢附和云。我師太虛翁亦嘗論及。謂此一段功法。孤修雙修。均須外侶維持。孤修者。入定而已。囑備上品引磬。耳邊擊之。俟韻垂絕。復又擊之。定淺者。一擊卽醒。定深者。或三。或五。或七。無不醒也。若或移動其軀。得醒者。十無二三。卽醒。必發奇症。雙修亦然。如是不醒。須囑外侶。移神注定。或竟與定口鼻緊對。自能致醒。苟或迷昧。雙修則雙死。單修則單死。先師曰。余昔遊洞庭。路過草菴。菴爲靜師卓錫之所。靜師常開無遮佛會。亦有年矣。是日。余未入門。一老嫗自內出。情甚張皇。頃有一童。追呼媽媽。情甚歡喜。嫗問之曰。慶姑醒矣。嫗隨返。余竊異之。乃從入。未及問。慶姑已下階。見余大喜曰。果是果是。乃引入室。慶曰。東座某某。西座某某。北座之左某。右卽弟子。弟子神出。見師凝立菴側。遂醒。疑是夢。不期果是。因述合堂念佛入座。乃有此變。余聞。靜審合堂無死機。乃取引磬。按序擊之。東西皆蘇。惟慶左座七擊不醒。乃令慶坐定。右并囑聚精滙神。注向定軀。刻許亦蘇。羣皆伏地叩曰。某等正入霧鄉。莫辯東西。忽得蒲牢風送。心志

稍定。乃覺左座一僧。桐廬慶姑姑表兄。年十六。庵主靜師弟子。僧曰。某被迷霧迷瞶。誤入冰窖。身僵不得動。鐘聲惶惶。僵迷更甚。忽得煖氣。觸透身心。心乃活。聞師呼我。始如夢覺。余告曰。是爲入定。今而後。倘復若此。慎毋移眠床榻。仍以磬招。無不醒者。同定先醒。慎勿下座。必俟俱醒。乃可下也。此番合堂入定。千古奇緣。惜纔混沌未造。清空能到春和。再見星月。碧永千尋。芙蓉夾岸。復入混穆而醒。其去得道不遠矣。今惜靜師亦入殼。菴無主者。余敢從經不從權乎。然已上干卿雲覆護。佛天必有恩蔭者。此余凝立庵側之由。慶姑勉諸先師之則。樵雲先生探載金蓋日記。此可爲修真者鑒。得故述補於此。

問曰。金丹之道。一得永得。如何有死而復生之險。答曰。正子時。乃接命之一時。當眞鉛投汞。鉛汞相融。百脈皆息。萬慮俱寂。入於混沌之竅。一不小心。大丹卽漏。蓋以此時。爲緊要之關口。接命在此。傷命亦在此。所以古人云。混沌七日死復生。全憑侶伴調水火也。

問曰。結丹消息在自己。侶伴如何能調水火。答曰。此非外之侶伴水火。是內之侶伴水火。乃同心合意之人。能調陰陽。以助我力。所謂先因我主他賓客。次反我賓他主人。彼

我會而性情合。人已通而鉛汞結。一水一火。在鼎爐之中。自烹自煎。一龍一虎。在造化窟裡。相吞相啗。神凝氣聚。嬰兒有象。若非侶伴之功。安能到此。但此侶伴。最不易得。噫。凡俗欲求天上寶。尋時須用世間財。若他少行多慳吝。千萬神仙不肯來。

按答所示。乃貼虎龍姤交之內侶。故曰同心合意之人。然非泥水。尙屬氣神德合作用。而所得。乃是一粒復一粒之天寶。寶而非寶。不二聖姑所述止啼之物。是黃葉。非真金也。悟元先生。想未親歷。故以古哲得致。虛空感降。天寶視之。乃有嬰兒成象一語。後學須細體會。若果侶屬置種之侶。不寬衣。不解帶。一龍一虎。均以清淨氣神。會透虛空。卽於虛空淨境。相吞相啗。我於其下。但廓鄴鄴。寂虛以俟。得有種龍種虎神交生物。自必下投吾谷。我但加倍寂虛。自與吾汞鎔合。惟戒內起雜念。必無他變。功竣之後。覺吾此中頓倍安泰焉。倘沐天緣。竟於種交之際。感降上天聖父聖母。精交虛際。必有天寶。如月如日。合璧虛懸。我於其時。鄴鄴曠廓。兼吾真陰。積如玄圃。淵深無際。則可以意上迎。自得天寶。如針投芥。亦無他變。倘我此中。鄴鄴未具。真陰無多。只可竊叨遺蔭。身如背暴日中而已。若或不量。妄意上迎。必有火焰崑崗。玉石俱焚之變。雖有知音侶伴。同成灰燼也矣。古哲所謂天寶。乃是此寶。所謂世財。乃是鄴鄴。

與真陰也。蓋此天寶。烈過火毬。已無真陰以配。我身命相隨之。色身立成灰燼者。此無救法也。若如先生所得之寶。雖屬生龍活虎交生之物。致而來歸。亦須自問。倘吾性學未徹。命學未備。亦有非常之險。乃須知音侶伴。默相調護。可致安泰。蓋當寶歸北海。大忌南炤火炎。此火。卽是慾火。實以其時。必有非常逸趣。我非童真。卽或童真。知識早開。必有所聞。世風如是。真已非真。一旦身得逸趣。難免溜墮情海。此爲至險。不可不預防嚴。先生亦曾計及。故前有一不小心之戒。學者值此。急須攝此身心於無何有之鄉。且須定情於脊前心後。是之謂循良背。然猶有復然之虞。此須知音外護。從中警醒。三人咸共遵行。亦以擊磬爲號。古哲遺有則律。律載法提湧泉黑煞。升會海底命立。逆自海北極處。從後升騰。經背達腦。滙聚虛際。卽從虛際。往前下注。自覺火降。由面下膺。必有巽風內鼓。旋見大地立黃。已復天清地寧。乃可寂守立竅。行夫乾卦初爻。四六呼吸而止。是之謂助調。蓋卽於侶伴身中。行其內運。升而外注。我身者。又必假用法磬。所以致四成一耳。至若世所妄構。此種聖侶。貴爲帝王。富有天下。而德若四配。功若伊周。不有宿因。杳不一遇也。至人憫之。乃有深耕置種。假幻鉤玄之妙用。非好異也。以此聖侶。純是天緣。否則得道難矣。古哲得遇有幾人哉。悟元

先生泄而未備。備而未詳。故爲補述焉。

問曰。修行人。首戒慳吝財物。旣曰要世間財。又曰。慳吝神仙不肯來。到底用財不用財乎。答曰。用而不用。夫財者。人之所愛。以財爲用。易取人之歡心。易買天之眞寶。而天人無不在其術中矣。倘無財而欲得眞寶。是強取強求。不但天不我從。而人亦不我順。便是少行慳吝。神仙怎得而來。此世財之所以必用也。然財易足。敗人德行。傷人性命。一惜其財。則我爲財所愚。無不聽其財之使用。故必德先財後。以德爲本。以財爲末。此世財之所以不用也。但此世財。有世間之善財。有世間之凡財。不可不辯。

問曰。財足取人歡心。財足買天真寶。此說不近於閨丹爐火事乎。答曰。人乃坤方之人。非世間之女子。寶乃天上之寶。非世間之金石。坤方之人。乃不死之人。卽世財所招之神仙也。天上之寶。乃中有一寶之物。卽世間所尋之眞寶也。倘以女子金石猜之。便是毀謗聖道。初世爲人之輩。

問曰。所用世財之說。其卽法財乎。答曰。財是財。法是法。是兩件。非一事。乃法財兩用之說。法者。修持煅煉之作用。財者。誠心所求之禮物。有法無財。則懸虛不實。而他家之眞寶不露。有財無法。則火候有差。而我家之器皿不當。法也財也。兩者缺一不可。故曰法

財。乃法中有財。財中有法。非世間金銀錢財之說也。

問曰。財既非金銀之財。何以抱朴子。聞道二十年。家無積聚。不得爲之。上陽子謂貧者患無財。有財患無侶。張三丰謂。金花朵朵鮮。無錢難修煉。此又何意。答曰。此中機秘。非師罔知。不得冒猜。夫修真之道有二。一係上德。以道全形之事。一係下德。以術延命之事。上德者。純陽未破。以道全形。不用財。而行無爲之功。即可了性。性了。而命亦了矣。下德者。先天已失。如貧者無財。必借他家之財。以術延命。而行有爲之道。方能了命。命了。而性始可修矣。抱朴子聞道二十年。是聞得以道全形之事。家無積聚。不得爲者。是無法財之積。不得以術延命。非以無金銀之財。而不得爲。果係必用金銀之財。抱朴子係貴宦之家。何以無積聚。又如馬丹陽。半州之富。何以棄家入鐵查窮居。劉海蟾何以棄相位。而遊江湖。羅狀元何以棄富貴。而受貧澹。古聖先賢。比比皆然。豈有棄自己現在之銀錢。而又尋他人難遇之財物乎。可知別有道理。而非世間凡財也。

財如是。人可知矣。以半州之富。卿相之位。何求不得。至如秦皇漢武。五千四十八之鼎。九千九萬。又何難有。阿房宮賦不云乎。粉白黛綠。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可悟矣。欲修斯道。佗關不開。真先不復。而鄴鄂日傾。流珠四散。無一而可。要知佗關一竅。

外包三才。內充四大。本無內外。無處無所。乃是一氣。何有通閉。特爲外物自堵自塞。能置身心於先天之先。三才與我。本是一物。箇中真先。原無得失。所失種種。猶如內庫珍藏。移於外庫。我但靖我內庫。物物件件。取歸如寄。所謂上德下德。均據現在而言。人知自悟。但自靖我內庫。步步不離還返。行我煉精返氣。煉氣返神。煉神返虛。煉虛返道。造至道返自然。則我內庫已成。無上法藏。三世三才。返成一粒黍珠。有何上德下德可分也哉。那有了性了命之別乎。是乃太上心宗還返之訣。悟元先生未之泄。余故述而補之。原夫先生所謂世。世卽吾身也。所謂財。財卽吾身之財。所謂精氣神者是。其所謂善。善卽先天。其所謂凡。凡卽後天。先天成道。後天敗道。故不可以不辯。先生悉而不泄。蓋懼立譴耳。然余以爲大道之晦。究緣先哲運心不普。世謂紫陽張祖。三傳匪人。三遭天譴。余謂三譴之由。由於寓隱。致使邪淫。引爲證盟。則所垂書大足誤世。翠虛陳祖見及此。故有不普之譏。瓊瑄先生張祖像讚。亦有微辭。是蓋譏其寓隱。誠以天地樂人奉道者。著書壽世。以度有緣。是猶天授。翠虛有言曰。我將度盡世人。又曰。天其不天乎。若然。泄瀉道奧。又何忌哉。爰爲補述於此。

問曰。旣非世財。則外護之說。亦是荒唐。何以杏林付道於道光。囑之曰。汝急往通邑大

都依巨富大力者爲之。答曰。世財有真假。外護豈無內外乎。內之外護。乃是金公。所以成法身。外之外護。卽世之外護。所以保幻身。此身未離凡世。猶有災患。外護乃護持我性命。助我成道者。通邑大都。修世間法也。蓋以此道。易起人謗。通邑大都。混俗和光。所以使人不識。而得以潛修密煉。慧能隱於四會獵人之中。道光復俗。以了大事。均是此意。

薛祖之隱通都大邑。而依巨富有力者。石祖使之。又曰爲之。蓋已以太上心傳密授也。蓋通都大邑。乃是大丹材庫。巨富而有力家。所蓄更精而近。祖於其中。廓其鄴鄂。洞其佞關。朝迎夕迎。不惟法身日固。天寶必自惠來。假名混俗。乃是一時之權宜。究其易服改裝。豈以時尙崇道而然哉。內旣事玄。自應道服。所謂行堯之言。服堯之服焉耳。謂其避謗。尙是俗情。似非祖意。謂與六祖同轍。是也。然其情勢。似非一轍。六祖禪學。已造無住無所。不必定隱人海。且值同衣嫉妬。依獵起居。足爲幻護。且其三更授受。乃是無遮。依獵居處。足以護法。法乃法身。幻乃幻體。假幻鉤玄。亦是大事。有此兩義。隱故乃爾。薛祖之隱人海。只爲迎得才一而然。此外無須如此。我師雖足真仙。曾言之。得故述補。以備並參云。

問曰。修道乃光明正大之事。何以易起人謗。答曰。此道也。異於世道者。世道以名利恩愛爲重。修道以名利恩愛爲輕。世道以聰明伶俐爲真。修道以聰明伶俐爲假。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二者相反。所以神仙之道。世人之所不樂爲。不以爲愚。必以爲邪。大修行人。外圓內方。混俗和光。正爲此耳。

問曰。修道者。原欲絕俗離塵。萬緣俱寂。今日混俗和光。得不染於塵俗乎。答曰。空寂無爲。乃得丹以後之事。若未得丹。而卽無爲。則造化何由奪。生死何由了。混俗和光。正爲奪造化。了生死耳。雖曰在俗。而實脫俗。雖曰在塵。而實出塵。到的大丹凝結以後。不待空寂而自空寂。方可絕俗離塵。不應世事。行九年面壁之功。以期超脫也。

謹按此答末句。先生於太上心宗。尙未徹底洞悉也。否則卽於上答中。洞泄所以和光。所以混俗。則此修真奧妙。得尋得入。舉世學人。自不仍泥陳法。致不必從面壁。豈非大大般若船乎。無如先生。泄不洞悉何。蓋雖遺有深耕置種大法。無如力不能行。勢不可辦。如吾薛祖者。元旣破。真旣失。法惟權隱於通都大邑。洞開玄竅。放光引至世散元一。收修鄞鄂。再依巨富有力之家。虔行格至上天天寶。結我聖嬰。了此大事。如是以後。單亦不孤。而雙非徒雙。何愁溫養乳哺。脫化粉碎。等等後事乎哉。此訣不

泄。大道不明。縱或胎結胎脫。不行九年面壁。萬難粉碎虛空者。以其所結之丹。真中有假耳。其病在求速效。而未得其真信無無之一。唱道真言。謂爲遺此苦功於這箇嬰兒做了。堂堂大路不走。偏在羊腸鳥道中作生活。做得功成。仍是凡夫身分。多此九年教養。而終不如聖嬰一輩。太上心宗。大道丹法。進一步。淘洗一步。所謂淘洗者。步步命學。返至自然。究其功效。乃以彌輪佞況。煉成存似黍珠。古哲功法本如是也。譬田一畝。米只石許。而糶有十挑。加去穀糠。又有石許。學者要知別揀稍纖。田米何可作食。情勢蓋如是也。是以古哲於此一道。必自煉心入手。乃能步步返元。造至虛無可慮。寂無可寂。先天乃現。如是虛寂。造至自然。佞關乃開。闕開。始能左右逢源。天寶始從此得。如是結圓。故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無須加行面壁也矣。

問曰。九年面壁之功。行必九年靜坐乎。答曰。非也。所謂九年者。卽九還之義。面壁者。不是定坐。特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而期無一毫滓質之物。如壁立萬仞於前。一無所見。萬法歸空之義。乃靜養嬰兒脫化一著。非旁門靜坐止念。面壁存神。以九年爲九轉也。按此行功於還結養圓之後。似屬穩當。不知極費大功。而不中廢者。古有幾人哉。不如太上心宗。微性卽以微命爲尤妙。訣中至訣。微一凝一。積少成多。乃合丹書一粒。

復一粒之義。先師太虛翁曰。譬如深耕布種。以至收穫。墾春。糴易錢銀。未爲精妙。必須以白易黃。以黃易珠。襲藏內庫。如是變易。外庫一空。斯無誨盜之禍。是乃以蠱易精之妙用。是卽自有返無。由假返真之至訣。日日如此。月月歲歲如此。乃正合夫日計月計之義。無如鮮克知遵。積不知化。以致精蠱並貯。藏不勝藏。外而誨盜。內而紅腐。錢化青蚨。銀化雀蛤。是皆不識還返先天妙義耳。古之至人。步步還虛。造至自然。乃合良賈之深藏。行止得自便。猶以百萬資財。易至握不成握。故能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脫立脫。欲化立化。是已造夫虛空粉碎地位。何勞面壁九年哉。

問曰。嬰兒。卽嬰兒姤女之嬰兒乎。答曰。此有分別。嬰兒姤女之嬰兒。乃坎中之陽。後天中所藏先天之氣。聖胎之嬰兒。是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與真汞配合而成象者。所謂陽神者是也。

問曰。陽神陰神。功用之異。可得聞乎。答曰。陰神乃後天之識神。陰符經所謂神而神者是也。陽神乃先天之元神。陰符經謂不神而神者是也。神而神。順其生死。生則存。死則去。爲萬劫輪迴之孽根。不神而神。逆其造化。從虛空中結就。生死不礙。超然獨坐。乃生仙成佛之真種。大修行人。修其先天。化其其後天。消盡歷劫輪迴孽根。露出先天金剛。

不壞之神。與天地同久。日月爭光。若夫中下二乘。不知先天。祇在一己下工夫。靜守識神。稍開狂慧。自爲得道。豈知四大歸空之後。陰靈無依。祇得別尋房屋安身。所謂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也。

謹按佛乘。原不以識神爲心神。後代禪學。不明佛旨。乃以昭昭靈靈爲心。認識爲真。夫豈達摩卽心卽佛之旨哉。唱道真言。專以煉心爲主者。蓋以心卽是道。而心爲識神。佔居。故須加功煉死其識。識死。道心乃見。識心。是輪迴種子。道心。乃金剛不壞之神。寂體金剛。圓覺華嚴。楞嚴。何嘗以識爲真哉。煉心失旨。是乃釋氏後學。豈知釋氏後學。並非煉心。乃是順識而守識。故墮入妄。是犯楞嚴純情則墮。墮入順識。大非唱道真言所說之煉心。心而曰煉者。乃死其識。心乃活焉。心無識佔。心亦何待煉而後明哉。學者須具隻眼看書。則頭頭合旨矣。悟元子所示中下二乘之學。是順識守識之學。非滅識死識之學。細體味之。言下本自分明。學者讀而不辯。則必誤謂唱道真言。不足循行矣。余故識此數言。預爲後學棒喝云。蓋以順識守識。乃中下二乘。滅識死識。爲無上上乘。同一心學。乃有聖魔之別。學者省之。

問曰。元神識神之來因如何。答曰。元神。乃二五之精。生於混沌鴻濛之中。非色非空。無

形無象。乃天地陰陽之氣。結聚而成者。卽人受生之始。父母精血。交合杳冥之中。有一點造化氤氲之氣。入乎胞胎。始而無形生形。無象生象。五官百骸。四肢五臟。不期然而然。父母亦莫知其所以然。胎中卽具先天靈氣。元神已藏於中。此元神之來因也。識神者。卽後天之陰神。歷萬劫而不壞。在輪迴而不息。當嬰兒出胞時。方入其竅。與元神相合。混而爲一。此識神之來因也。

問曰。識神既與元神相合。修識神。卽是修元神。何以又說修識神爲一己之陰乎。答曰。此有說也。當人生之初。識神原與元神相合。及至二八。純陽之體一破。分而爲二。先天氣散。後天氣發。識神用事。元神遁藏。久而純是識神當權。元神滅迹。其不死能生者誰乎。若執一己而修。不過修此識神。縱能極往知來。奈何屋壞移居。終落空亡耳。

問曰。先天一散。後天用事。知其先天在於何處。而乃可復乎。答曰。先天雖爲後天所蔽。而先天猶未盡泯於後天。古仙云。一毫陽氣不盡不死。就於一毫不死處下手。從無守有。何難返本還元也。

問曰。後天爲有形有象之物。何以云無。先天爲無形無象之物。何以云有。答曰。後天有形有象。乃陰濁之物。有其假而無其真。所以云無。先天無形無象。乃純粹之精。有其真

無其假。所以云有。丹道取坎填離。卽以有而填無也。

問曰。先天無形無象。如何能取坎填離乎。答曰。氣雖無形。而其理實具。特患人不自知耳。果其知之。以實形虛。以有形無。天地裡黃芽生長。徧滿乾坤。金花開綻。以法追攝。漸採漸煉。祇等水淨金生。因其時而復之。何難之有。

學者不從真假上考問。乃從取義上更問。故於真假。發揮未透。蓋取坎填離。原卽是返本還元之真義。學者不知推問。乃以取字上著脚。便又在用上討消息。若知從坎離上究有無。以証真假。則有大門得入。大路可行。厥體不究。而究用法。故以後俱在用上推尋矣。遂致先天面目。依舊不明。先天面目不明。玄關一竅。從何勘入。玄關不開。箇中大交大姤。斷難承當。元從何處返。真從何處還乎。水淨金生。固有時候。真假根源。尙自茫然。真假面目。從何識認哉。今古丹法難明。病在捨本究末耳。我道道藏。載有先天道德經。全部皆明道體者。無人知取究參。斯經文義淵深。幸有息齋李先生。爲之註解。余擬從而體註之。庶幾人知體味焉。得而伏揣。後先了然。真假得辯。余擬取作分金爐用之。惜余學淺才疎。而年又垂邁。駐世神仙。無緣重遇。眞師沈太虛存時。惜書未之遇。有疑莫問。有難莫辯。渴欲卽註以體以參。竊有未敢云。

問曰。丹道有火候。有功運。何以云不難。答曰。不難者。一時之得藥。所難者。火候之細微。故悟真云。縱識硃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果火候不差。工夫細微。亦不難也。

火候細微。到時有佗況。能識中和義。毫髮自不差。苟昧先天立脚一訣。往往當面錯過。大道根源不明。藥生不知。縱識火候。徒事功運而已。余竊有心慨。故語及此。問曰。既云一時得藥。則火候工夫無用。何以又言工夫細微。答曰。所謂一時者。乃得藥之效。所謂火候者。乃修持之功。還丹最易。煉已最難。聖人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於此一時之中。運動神功。採藥歸壺。結三百日之胎。於霎時中。最爲易事。然煉已不勤。火候不謹。則鉛至而汞失迎。坎來而離不受。彼到而我不待。必至當面錯過。得而復失。

要知煉已。卽是煉心。功法無過唱道真言。唱道真言。所以得爲丹經指南針者。以有此煉已精義耳。熟揣是書。參以參悟。天仙之道備矣。先師太虛翁遺訓如此。問曰。如何知彼來而我待。答曰。不知如何能得。太上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物非凡物。乃藥物。此精非濁精。乃真精。此真非凡真。

乃天真。此信非常信。乃實信。此信一來。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大修行人於此。驅龍就虎。以虎會龍。收於黃庭土釜。結而成丹。這箇天機。悟之者。近在咫尺。迷之者。遠隔千里。

按此恍惚杳冥。風生雲起。皆爲箇中之玄況。然而玄關不開。玄況不現。煉已功虧。竅開不之覺。苟不置我身心於先天之先。已亦不知煉也。欲置身心於先天之先。先自六齋始。六齋齋竣。再事齋心。於此齋心之際。功造自然。無動靜。無方所。乃真近乎自然。玄況真境。而玄竅開如亮紗幔。虛空孔孔常開。寂仍如昔。紗幔亦化。眼前已卽箇中。絕無出入。何有內外。功造此際。乃有種種玄況。覺現無隱。我只以不有有。不無無。但自省內。內亦如外。而惟凝虛凝寂。是卽所謂玄用之用。萬無錯失於其間者。先師太虛翁玄論如此。足以爲是答補。爰故錄之。

問曰。黃庭土釜。卽中宮黃庭穴乎。答曰。此乃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無形無象之真土。而非身內有形有象之黃庭可比。特丹道所言。黃庭不落於有無。不逐於方所。以採藥而論。則謂黃婆。以煉藥而論。則謂土釜。以結胎而論。則謂黃庭。黃婆者。調和陰陽者也。土釜者。烹煉鉛汞者也。黃庭者。靜養谷神者也。若以後天黃庭穴爲真。如何和陰陽。煉鉛汞。養谷神乎。陸子野云。真土無位。真意無形。卽黃庭土釜之謂歟。

問曰。眞土既無位。眞意既無形。凝結聖胎。亦無位乎。答曰。無位。是就採藥之時言之。若結胎之時。則陰陽相合。土在其中。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混然一氣。丹元有象。雖無位。而實有位。但有位。非一切著空執相之位。仍是無形。不過有動靜之分耳。

問曰。土本靜。而今云動。得毋涉於假乎。答曰。此非尋常動靜之土。乃先天眞土之動靜。動者屬陽。爲外黃婆。靜者屬陰。爲內黃婆。所以通兩家之和好。故無位而動。內黃婆。所以傳一時之過送。故有位而靜。動者。所以採藥。靜者。所以煉藥。不動而先天之氣。如何招攝的來。不靜而先天之氣。如何凝結成胎。此內外之別。動靜之分也。

問曰。土之用。有內外。四象之用。亦有內外否。答曰。四象加土。卽五行。外五行。所以採先天而了命。內五行。所以成後天而了性。內外俱了。性命雙修之道也。

問曰。性屬內。命屬外。然則一身無命乎。答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具。氣卽命。理卽性。氣不離理。理不離氣。卽性不離命。命不離性。焉得有性無命。

問曰。人身既有命。則修一身。卽全其命。何必再求他家。答曰。命屬先天。性屬後天。人自先天之氣失散。於命有虧。若執一己而修。則所修者空性。若執一身而修。則所修者濁物。縱能保的現在之氣而不失。焉能攝得已失之氣而復還。必用他家不死之方者。所

以招攝其已失之氣數耳。

問曰。先天氣。無形無象。既失則無矣。如何能招攝的來。答曰。祖師口傳心授之秘。正在於此。萬劫一傳之道。亦在於此。夫物從何失。還從何求。先天之氣。因一陰來姤而失。今仍於一陰來姤處招攝。故物現在。不待他求。順手可得。易曰。不遠復以修身者。是也。雖然。招攝先天。莫先貴乎得人。若不得人。先天不復。子野云。藥出西南是坤位。欲尋坤位。豈離人。分明說破。君須記。只恐相逢認不真。若非明師口授。此藥此人。豈易識哉。

先天之氣。乃是先天太極之真陰真陽相交而生之氣。在天曰乾元。在地曰坤元。在人曰真元。亦曰人元。三才之氣曰元。所稟之理曰一。元卽命也。一卽性也。命曰我。性曰彼。原是一物。一類一家。以其各有寄體而強名之。乃有元一理氣性命彼我陰陽龍虎等等之名。其實一道而已。自此後學。執名而辯形。紛紛執見。而心目眩。邪說流行。賢者不能不惑。其源誤於天律。載有妄傳遺殃一條耳。古之至人。無不信古。是以著書立說。每多寓隱。適爲邪說家引作證據。我師太虛翁憫之。爰爲筆述律宗口授一則曰。虛靖律師。夜侍長春邱祖於演鉢堂。祖爲述解失從人失。還從人求。曰。此我祖正陽帝君。金口口傳之訣。這兩人字。不可混會。上句人字。指人事。下句人字。指

人元。是言先天之氣散於人事。不可復得。惟知求元於太極。元無不復。要知世上三元。元根太極。在天曰天元。在地曰地元。在人曰人元。人元之失。不求之自。元何克復。故曰失從人失。還從人求。且更有假幻鉤絃一訣。先哲名曰置種。但當置我身心於先天之先。不惟元復。一旦隨至。我則虛以待之。寂以凝之。是亦兩句之絃用。律師曰。然則何以又有坤方不死人說乎。祖曰。元寓於坤。資生萬物。三才賴之。故曰生門。是言元寓於坤。以坤位西南。而坤又稟資成之德耳。按坤又號人門者。人爲萬物長。故號人門。方曰不死者。物有生滅。而元無生滅。坤亦賴以固焉。先哲以其寓有生元。因故名以不死方。復以物得坤寓而生。人亦物也。故曰坤方不死之人。則此人字。不是仙。不是佛。乃是人元之謂。不得誤作凡人會也。人知如是體認。虛寂以迎。先天之元。無不立復者。得復。元自凝。何藉乎爐。何藉乎鼎哉。況爐與鼎。古哲之寓言也。世人不悟。乃有等等邪會焉。律宗枕秘所載如此。余以先生此答。乃有莫先貴乎得人。又曰。氣因一陰來姤而失。仍於一陰來姤處招攝。大足流作邪說家證印。故述師述以補此答所未備。況夫人元之失。豈僅專與陰姤而失。佛經載有以手出精之失。戒淫編有外好龍陽之失。醫籍載有夢泄之失。而謂必於失處求復。又曰所失原物。現在易

復。若如余述所說。原處原物。萬無尋復之理也。惟吾先師所述。來從太極來。去歸太極去。則我求復。必當迎自太極。其理至正而至真。然按先生答中。失從何失。還從何求。必自律宗後學口授。而誤以人字作何字。大有關係。見者宜慎參之。先生既以辯難名其書。則此兩字。不可不辯也。見者審之。余於乾隆壬子秋。訪至道於駐世神仙黃名守中。時仙年五百餘歲。生於宋代。元初進中國。月支人。順治十二年。受三大戒於高士崑陽王先生者。謂人性命。得從何處得。失從何處求。不得心傳。何能還返。然人性命有先後。先天性命。散歸無極。後天性命。散歸天地。天地雖大。無極之後天也。人身無形之性命。得自無極。人身後天之性命。成自父母。是爲有形之三寶。故其失守。歸還地天。所謂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是也。古之至人。先後散失。統自寂求於無極者。蓋以無極。氣包先後故耳。寂求之法。虛寂我色身。湛寂我法身。乃以不招招。不攝攝。不凝凝。統惟循之自然。蓋以自然。烝融三才耳。才三而氣一也。本無去來。無有無。無動靜。無生滅。不可得而名。強名之曰太極。人言無極生太極。實則太極而有極。無極出焉。故曰太極也。若然。無極太極。有祖孫之義。藏有以尅爲生之妙用。是卽金丹還返作用。余聞之先律師者又如此。更有深耕置種。假幻鉤玄。大作大用。此非海誓。

山盟不敢口授。然亦不外寂求一法以成之。駐世神仙。持戒律祖。玄論皆乃爾。然此金丹至道。惟我律宗存而循之。律外宗門。書雖充棟。求如沈黃兩律師心傳。如是而已。非未之聞。殆亦不敢泄耳。

問曰。性命乃我之性命。修持在乎自己。他人不能代力。今言不離人。得母求於人乎。答曰。此人非外人。乃不死之人。卽本來之真人。古仙云。若要人不死。須尋不死人。名曰金公。金公原是我家之物。因走失於他家。迷而不返。我家所有。一己純陰。若執一己而修。何能濟事。故必喚回金公。與我木母配合。方能生藥結丹。

按所答。悟元先生明明說了。然不回味。余上贅述。此理總難測也。其曰不死人。又曰本來真人。更曰金公。原是我家故物。走入他家。必須喚回金公。乃能濟事。何等分明。是言先天之氣。走歸無極去了。故須喚回。若泥他我作色身體之疑。竇四啟矣。余味先生答中。與我木母配合。尙欠精細。若據黃真師口授。人之先天走失。非僅金公揚去。木母亦必大歸。我身所住心神。皆屬金公婢妾而已。法宜喚回金公。迎還木母。重振家計。乃合玄義焉。蓋人妄念一動。則神飛而氣散。精亦必泄。未有氣散而神不飛。精不泄者。如是則先天性命。俱不在家。家中所有。皆是後天性命。故曰純陰。余故謂

須喚回金公。迎歸木母。則金木併。而生生之道乃備。木母不歸。扇熾之禍不泯。金公斷難安居也。先生遺此一段要義。似屬缺典。故爲補述之。

問曰。金公如何喚回。答曰。喚之甚易。特患不能認得。果能認得。一呼就到。如空谷傳聲。未有不來者。蓋金公之去。因我遠疎而去之。今知其爲救命之物。親之愛之。當時還家。絕不費力。

要知金公之去。由於權臣當政。艷妻扇熾。木母大歸。以致金公得有蒙塵之羞。訣惟擯絕權奸。迎歸木母。肅清宮政。然後商事復辟。金公自必惠臨。絕不費力者。是乃性命雙修之道。究其功法。不外息心靜氣。造致虛寂。極至極篤。而造自然。則此宮政朝政。咸清咸肅。金公自至。木母自歸也。若著一毫識認念。必有後患者。先生答不及此。蓋失此迎歸木母先著。落在識認一邊。似與金丹大道。未全合焉。故謹述補。以證高明云。

問曰。金公喚回。即可接得命否。答曰。未也。金公來。是真種到手。從此方下實落工夫。及時耕種。黃芽發生。溫之養之。到的成熟。吞而服之。方能接得住。

余聞之。駐世神仙張蓬頭。張其寄姓也。故明忠臣瞿諱式耜之子。嘉慶間來金蓋。貌

若三十許人。余聞其名久矣。因叩以陰陽門派。究以何派爲的。仙曰。汝師太虛翁。應有開示。何問我。余跪而訴曰。然。師謂有得於太空。有得自通都大邑。有得自丹室。有得自壇靖。更有得自丹座。而皆非旁門。仙曰。得自太空者。以太空爲法體。以三才爲藥物。乃是無上上乘。得自通都大邑者。以六合爲法身。以活虎生龍氣化之材爲藥物。得丹室者。以法身爲鄴鄂。亦用龍虎爲種爲媒。致感太極陰陽交生之物。以意攝歸黃庭爲丹本。得自壇靖。以丹室爲鄴鄂。法身爲玄竅。法虎法龍。神凝丹室。攝歸玄竅。產生真一。留一配元。以爲真種者有之。或用虎龍爲媒。致合太極陰陽。神凝丹室。而虎龍亦有所生。乃留太極交生之一與我。致還虎龍所生元一。以一歸龍。以元歸虎。寂然各歸而止。皆屬上乘。此下尙有中下兩乘。汝師勿道是也。汝守吾示而行。能虛爾心。寂爾神。忘爾氣。世財充足。所得必富。汝欲事此。培德爲先。德大則福大。上天泄此妙道。所以度一而濟萬。志在長生。上天未必鑒佑。汝自量材以行可也。余乃拜而受之。是日也。五綵雲羅。時許乃散。仙師指而示曰。小子懷之。今日事。天神已感鑒矣。何不筆以誌之。待時授之。世可也。余今錄於答後者。蓋感師恩。罔敢自私。惟願志士息心自體以行。幸甚望甚。

問曰。接命之道。有性理否。答曰。不能修性。焉能立命。蓋性者命之寄。命者性之存。性命原是一家。焉得不修性。

問曰。性命一家。了命即可了性。何以又有修命之後還當修性之說。答曰。修命時所修之性。乃天賦之性。修命後所修之性。乃虛無之性。天賦之性。從陰陽中來。虛無之性。從太極中來。不得一例而看。

問曰。修虛無性。有火候乎。答曰。修性之理。乃以道全形。抱一無爲之事。雖云無爲。其中有防危慮險之功。非寂滅全無之說。所以能歸於真如妙覺之地。

修性之理。只看利鈍。原無火候可說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明不徹。固無止理。大明大徹。何可稍忽。蓋命有止境。而性無止境也。止境尙無。何有火候乎。卽以佛經證之。觀世音。明照大千世界。如看掌上紋。釋迦文佛。明照三千大千世界。如看掌上紋。性光可謂至矣。然與毗盧遮那如來較之。只有如來千瓣蓮座片瓣而已。則文佛性光。尙欠九百九十九瓣。卽此可悟性無止境者也。何有火候可說哉。

問曰。歸於真如妙覺。卽到道之盡頭地乎。答曰。未也。打破虛空。方爲了當。倘以虛空爲事。猶有虛空在。不得謂盡頭地也。

此之盡頭地。是言命理則近。是以道言之。命與性。無有窮盡者。證之佛經。四大部洲。粒粟可藏。微塵可納。散而言之。世之數。億萬恒河沙數。沙沙含有億萬億億恒河沙塵。世數與道。皆無盡者矣。是以志士精修。修無止境。謂有止境。所積德功。必無足問者也。

問曰。先修命而後修性。既得聞命矣。又有先修性而後修命之說。何也。答曰。此言頓悟之後。而漸修也。蓋人秉氣有清濁。性根有利鈍。秉氣清。而性根利者。一遇師訣。頓悟圓通。即認得未生以前本來面目。穩穩當當。從此不廢漸修之功。保全這箇面目。所謂由性而修命也。至於秉氣濁。而性根鈍者。即得師訣。不能直下看透。故必由漸而頓。由勉而安。此所謂由命而修性也。

問曰。修命之道。即漸修之功乎。答曰。先天之氣。由漸而消。今欲復之。亦由漸而復。悟真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又古仙云。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此皆言漸修之功也。

問曰。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觔。若得真訣。一直修持。如何得差。答曰。真火本無候。是不刻時中分子午也。大藥不計觔。是工夫不到不方圓也。不刻時中分子午。進之退之。隨

機應變。而非有時節可定。工夫不到不方圓。採之煉之。養氣全神。而非有觔兩可限。特以金丹大道。至細至微。有吉凶止足老嫩急緩之層次。不得不謹慎也。

問曰。吉凶止足老嫩急緩之旨。可得聞乎。答曰。復其先天爲吉。順其後天爲凶。藥已成。熟爲足。火功到處宜止。藥氣方生爲嫩。藥氣已過爲老。藥未得而宜急。藥已得而宜緩。知得此者。丹可還。胎可結。逆順運用。無不如意。

問曰。先天之道。逆道也。何以言順。答曰。所以盜先天之氣。返其陽也。順者。所以成後天之功。退其陰也。返陽退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問曰。先天之氣。亦天地所生。何以天不我違乎。答曰。氣雖天地所生。至人能安身於天地之先。待其一生。而卽採之。使天地不我覺。故易剝卦上爻曰。碩果不食。蓋留其一陽。止而不進。將爲返還之本。所以謂先天之學也。

問曰。剝者。以陰而剝陽。何能由剝而返陽乎。答曰。剝者。天地順行之造化。留一陽而不進。聖人逆運之造化。由剝而復。後天中返先天。用六而不爲六所用。蓋欲借陰以救陽耳。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見。

問曰。道在天地之間。光明正大。何以云盜。答曰。天與人以氣數。不過暫爲借貸耳。借久

必討。於是天地乘人之不覺。暗盜其氣。盜盡則死。至人善知造化者也。不待氣盡。而乘天地之不覺。反盜天地之氣。延年益壽。若不盜而明取。已爲天地所覺。縱能逆而制之。倖而得之。已失真而獲假。所以謂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惟其先乎天。則天地在我術中。無不爲我所用矣。

先生此答。雖非杜撰。然非正論。尙泥世間所解盜字耳。若從三皇拆字立解。其義頗精。盜也者。物次於皿之義也。次。藏也。謂猶國之庫藏。家之倉箱。在天則無極。在身則立竅。至人隱其名。故謂曰盜。循是說以解盜字。似爲穩便。至如天地之與人氣。氣無聲色。出之自然。人死氣歸。氣自歸元。地天收之。亦出自然。取討且無存意者。而謂天亦乘人不覺而取之。句有語病。是不脫子書家措詞習氣。況以道論。三才不但一家。直是一氣。無出無入。何取何與。曰得曰失。人之擬議則然也。至人視之。三才一我。六合一心。物物件件。統藏無極。自無得失去取。收精遺屢。并無內庫外庫之隔也。第所藏有所。而主藏有司。取與亦然。有如取金於庫。取畫於堂。取馬於廐。取衣於箱。取具於舍。取粟於倉。取食於厨。取薪於場。而各有所有司者在。欲取欲與。如志而已。無庸顧指而氣使也。如是而還返先天。又何難焉。於此可悟夫欲仁仁至之意旨。無如學

者。不知自盡其心耳。何吝何慳。何奪何討之有。而曰地天不覺。似也。乃謂在其術中。的是大語病。蓋以還返造化之大道。而以術字該之。不脫子書家法。況夫覺字。乃修養等等功法至要之旨。修至大成。不過圓覺而已。當人置身於先天之先。寂俟機兆。而收之者。正以機氣初形。乃爲黃芽而有用。非乘地天不覺。而行其竊攘。當人染欲元飛。造物收於無極。乃造物之愛道。亦是葉落歸根之義。人知還返。求自復之。現現成成。是猶飢食渴飲於父母之前。無庸計取者也。義理如是。一雜子書家法。堂皇經義。變成權詐。失之毫釐。謬於千里。措詞可不慎乎。

問曰。人秉天地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則我爲天地間之一物耳。何以能勝於天。而天在我術中乎。答曰。聖人之所以能勝於天者。以其有包羅天地之道也。包羅天地。在天地之外逆運。故能我命由我不由天也。

此說固有本。而其所以能勝之義。尙未徹底透示。乃是權說。學者要知三才之出。出自太極。兩大與人同秉一道。而兩大以無心爲體。我人以有心爲用。原夫造化以無心寄之兩大。而以有心寄於人者。以我人處其中耳。故凡造化之挽回。世運之升降。天地總其成而已也。蓋此升降。乃順氣化。世有盛衰。運失其道。運道之權。權在乎人。

不在兩大。人能法道。道法自然者。人能靜體氣機之來。不及者補之。有過者損之。凡夫剛柔強懦溫涼燥潤滯放等等機來。總以致得中和。無有偏勝。則生殺當而進退宜。以之理運則運亨。以之理丹則丹結。斯不負道付人掌之職。天地賴以位。萬物賴以育。以有是理。故人亦得稱才。而與兩大並列爲三。學人知有此理。則心心體道。不稍維私。一如先哲。不小其身。不負其心。以此有心。造物付以治世而有之。非爲一己而有也。乃是太極所有。而出藏於我也。故有謂人爲天地心。世運之盛衰。人實使之。天地不與也。人有此職。是以一夫不獲。若撻之於市朝。儒宗述之。度盡衆生。佛道任之。蓋以實有是職。是任也。先生所答。乃屬後天權變說法。非經論也。不可以不辯。況人在六合。渺如滄海粒粟。以秉有是心。受有是職。古哲任之。不略推遜者。實見此心。卽天地元氣中之元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在道曰道心。在佛曰佛心。在儒曰天心。原非指夫肉團之心也。肉團之心。但能生血而已。至夫人定勝天之天。是後天。非先天。謂道逆行者。非逆其道。乃逆返歸元。按卽左傳逆女之逆也。乃以術字貼道用。恐悞後人。故爲之辯云。

問曰。人力勝天之道。可得聞乎。答曰。道者。先天虛無之一氣。爲生天生地生物之本。聖

功在虛無中著脚。故能天不我違。試觀世人。有命犯孤寡夭折窮困者。或行一大德。立一大行。孤寡者。反而多子孫。夭折者。反而長壽。窮困者。反而富貴。德足勝天如是。道之勝天。亦何足怪。

所答是也。然於人能勝天一道。究未剖示。何不將虛空立脚之聖功。明白示之。夫此一氣。生自太極。本無出入。何有去來。皆因人感而應。氣無存心者。致運盛衰。感有偏勝耳。氣不任其咎也。至人知之。立身於無。審心於虛。世人心感不可測。而天氣之應。自必動現於虛際者。至人乃於機兆時。或生或殺。必有端倪。靜審自得。乃爲挽回於兆初。當迎當遏。絕不費力。世未之知。而我道冥全。是猶人寂省心。念起必覺。乃於兆際。或聽或否。皆得自主。何待念行。始爲拂遏哉。蓋以身乃氣也。念動則氣應。其捷如响。推之天人應感之速。亦如是者。應感而回。是之爲勝。有何大作大用存焉哉。先生未之示。故爲補述之。

問曰。修道亦積德否。答曰。如何不積德。道之不可無德。猶陽之不可無陰。德者。爲人之事。道者。爲己之事。學道之人。若不先積德。鬼神所惡。常有內魔蔽竅。不能深入。修道之士。若不先種德。天地不喜。動有外魔阻擋。不能前進。不論學道修道。以立德爲先。逢凶

化吉。遇險而安。決定成道。蓋道有盡。而德無盡。古來仙真。成道以後。猶在塵世。積功累行。必待三千功滿。八百行完。方受天詔。悟真云。若非修行積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德豈不可修乎。

所答是也。能事呂祖三尼醫世說述。遵其三尼醫世功訣。大可卽身以醫世。不費一錢。不勞絲力。乃有位育天地實驗者。溯爲律宗秘寶。今已梓行壽世。有志大道者。可無悟真所云之憂。大得身世並益云。而先生未之述及。想亦未之聞耳。

問曰。真修行人。一貧如洗。衣食皆十方而來。何有銀錢以積德乎。答曰。積德不必定用銀錢。無銀錢之德。比用銀錢之德更大。出家人方便二字。爲最要之著。如苦己利人。言語老實。不吐十方。施藥捨茶。修橋補路。引人作善。稍有益於人者。爲之。稍有損於人者。不爲。俱是積德立行。如是行去。人緣已結。天緣有望。不但利人。而且利己。

所答大是。上德下德者。皆先持行。如是三年。宿業可贖。然後從事醫世。大功可得也。問曰。專一積德。無妨於修道之功乎。答曰。如何能妨。外而積德。內而修道。以德佐道。以道全德。道德並行。內外同濟。聖賢腳踏實地之事業。而非若中下二乘。空空無爲。執心爲道之虛學也。

竊按醫世大道。乃是卽身以醫世也。大是聖人腳踏實地大學問。是至道。非法力也。究其效驗。實實落落。身安而世治者。但須開得佗關。方可下手。蓋其所事。不外性命。而有德功並臻之驗。是丹道之無上上乘。有志大道者。請事可也。其中作用。以頭爲天。以絳闕爲都會。以坤腹爲閭闔。訣中至訣。意迎無極真氣。降注腹心。透脊達背。以得心清氣恬。遍體沖和爲宗旨。不計歲月。日行三次。功驗不之間。蓋以此宗。乃無上大乘心學。按卽中庸大道。而一事清則迎乾。事和則迎坤。以此二氣。致之中。和者也。是爲寓德於道之實學云。

問曰。儒家存心養性。道家修心煉性。釋家明心見性。三教聖人。皆以心性立教。今云心不是道。實有所不解。答曰。道是道。心性。是心性。而非言。心性。是道也。夫所謂存心養性者。將欲行其道也。修心煉性者。恐有害其道也。明心見性者。乃欲全其道也。是用心性修其道。而非修心性卽是道。況云存養修煉明見。則非空空無爲矣。果其一空。其心爲道。則心卽是道。修心卽可長生。養心卽可不死。又何必尋師訪友。求問真訣乎。

問曰。心既不是道。得毋任其心之出入乎。答曰。心爲生生死死之根蒂。乃害道之物。修行人下手。先將此物。斬草除根。方能一往直前。不被他擋路。聖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心之害人。甚矣哉。

按卽心死神方活義。是指識心。下文所示。皆是道心。

問曰。道心獨非心乎。答曰。道心者。天地之心。是心非心。空空洞洞。無一理不具。無一物能著。乃五行精一之神。曰眞陽。曰眞鉛。曰眞種。曰黑虎。曰金公。曰眞精。曰神明。曰水中金。曰坎中陽。曰他家不死方。曰九三郎君。曰靈明童子。等等異名。總而言之。曰道心。此心。無形無象。無聲無臭。世人罕得而遇。卽或一遇。而不認真。當面放去。聖人以法追攝。從虛空中。結就九還七返。超凡入聖。在儒則爲中庸之道。在釋則爲一乘之道。在道則爲金丹之道。後之緇黃。不知聖人一脈大道。妄言釋道之理。異於儒。何其愚甚。

問曰。金丹一乘之道。卽中庸之道。何以孔子罕言命乎。答曰。罕言者。未嘗不言。不過不輕言耳。蓋命理幽深。其中有奪造化。轉生死之機。言之起人驚疑。然大學中庸。俱身心性命之學。其中有大露天機處。特人不自識耳。至於贊易十傳。無非窮理盡性至命之學。後世不明大理。各爭教門。彼此毀謗。彼烏知道義之門。卽衆妙之門。亦卽不二之門乎。

問曰。孔子旣言命矣。何以不並傳火候。答曰。明卦爻。卽是傳火候。其吉凶悔吝之理。卽

抽添進退之實功。其中天機大露。在人自會之耳。

問曰。顏子在聖門。居德行之首。聞一知十。於夫子之道。不違如愚。亦足以發。夫子深嘉。宜其能了命。何以短命而死乎。答曰。了命不了命。在道理上分別。不在幻形上講究。未了道。雖生如死。能了道。雖死如生。蓋所死者幻形。而不死者道。顏子得孔子之道。居人。不堪其憂。而樂在其中。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已得先天真一之氣。歸根復命。不爲陰陽所拘。到得聖人地位。自不愛此幻形。可以死的矣。觀於匡人之辱。對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亦足以見生死由己不由天。至於孔子不幸短命死之說。是借顏子。而勉衆門人之意。果其短命而死。豈有明道而短命者乎。豈有使不短命之人而學短命者乎。言下分明。何得錯悟。

問曰。道成之後。壽與天齊。何以顏子三十二歲。卽死乎。答曰。成道以後。身外有身。是云真身。又云陽神。陽神乃金剛不壞之真身。道至陽神出現。回視幻身。如一堆糞土。何足戀之。聖賢暫存幻身者。不過爲修真身耳。真身既存。幻身無用。不棄何爲。

問曰。孔子七十餘歲而壽終。豈成道猶不如顏子之速乎。答曰。孔子以救世爲心。將欲行道於天下。以斯道覺斯民。至西狩獲麟。已知道不能行。又不忍大道絕世。故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開後世之聾聵。聊以盡救世之願。至於心願已了。辭世而去。顏子道成。已有孔子前而救世矣。自無用力處。故不妨脫化而早去。

生死得以自由。孔顏皆能而不爲。見之經書。先生豈不見及。蓋必有爲而言也。若以正論。畏匡一節。孔子信天。顏子亦信天。故能不懼不死。短命一節。乃正孔顏之順命。不敢逆天以自由。故死。故慟。若謂師在不敢死。父在可以死乎。是正顏子之不逆命。非關幻法之有無也。三教宗旨。學重立命。而正所以安命。故皆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先生自必見及此。而茲答乃爾者。蓋必有所爲也。況已於上答中示曰。幻有死生。而道無死生。後學可以會悟矣。無如世之修道學道者。各有私念而修而學耳。余復何言。蓋世之忻慕。全在下文所叩。全是貪生好奇兩大病。得吾先生後答。吾恐聞而退席者。不僅五千也。悲夫。

問曰。幻身不能成道。何以世傳黃帝鼎湖跨龍昇天。許真君拔宅飛昇乎。答曰。實有此事。但不是這樣說。金丹大道。是取坎填離。依坤歸乾。道成之後。羣陰剝。盡變爲乾體。打破虛空。爲大羅天仙。是所謂跨龍上天。而非言肉身乘龍而去也。至於拔宅飛昇之說。乃一子成道。九祖昇天之意。亦有大功大行。玉帝敕封。恩及全家。移居於天民極樂之

國。受其天祿。或移家於洞天福地。避其煩惱。世人不知。以爲飛昇。成仙而去。抑思神仙。乃修煉而成。彼無修無證。如何得仙。於此可知。拔宅飛昇之說。更有一等愚人。直以爲房屋宅室。一並拔去。試問神仙。皆在虛空之境。房屋土木。重濁之物。虛空如何載的。況神仙包羅天地。何物不可得。而猶愛此塵世之土木乎。噫。幻身且棄。何戀土木。何不三思。

余曾以是事。叩之太虛翁。翁曰。此道千真萬真。皆非虛妄。究其得到白日飛昇。乃從假幻以煉真。始而化赤成白。既而化白成氣。繼則化氣成炁。加煉歸虛合道。以致自然。無非還返先天。然非今日那。明日此。乃是一時辰內功法。日計月計。歲計乃成。方其道成還舉之際。純是先天氣凝之身。所服衣履。悉屬氣化。是故日中行立而無影。吾嘗三遇泥丸翁。以叩之。答曰。汝猶昧夫還返之非妄。余凝思間。蒙爲一手取余巾。一手自擎戴帽。囑余俯察。惟見巾影。巾外一無有。余方驚異。復蒙以帽戴余頭。而以余巾自戴。亦惟察見余巾。而余頭影無帽。乃笑曰。汝可悟矣。然功從實朴朴地下手。乃能還虛。微沙未化。微沙影在焉。余因述叩拔宅一義。答曰。是有兩門。一法一道。法幻而道真也。吾考古今拔宅昇舉者。七十餘所。而由道昇者。惟黃帝桓立與貞白也。

他若伯陽淮南旌陽輩。皆假法以顯道。實則避地海島。加修還虛等等。道成與否。未可知也。是乃肉身偕宅而去者。若夫黃帝桓立貞白。乃是肉身冲舉。餘皆蜨殼。共有八百餘位。然非三官保舉。玉詔詔昇。不能倖舉者也。而謂昇盡幻法乎。可謂仙非凡證乎。我師所述如此。茲爲補述。蓋以證夫冊籍所載。無一而非真者也。我師又曰。拔宅聖功。功從卯守始。卯守功訣。以天地爲法身。大氣盤旋。下包地局。上包雲際。由遠縮近。行功不息。一旦氣罡合。造至罡氣護身。風雲不能侵。厥效見矣。漸至門啟。蛇獸不能入。功更進矣。習煉不止。待時移居。亦自不難。然三千年內。惟伯陽魏祖。遠遊許祖。兩仙能之。而吾泥丸李老師。以爲道非切己。余故未之敢習。又曰。拔宅之舉。古哲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淮南旌陽。蓋已然矣。淮南三族遐舉。八公之力也。旌陽以黃白積功。門下從行。因干天譴。擬以法度。乃以炭化歌妓試之。八百有零之衆。克守三戒者。惟玉真隱真等十人。故而長嶼超遷。七百九十零一不得度。乃有龍沙識文遺世。戒律宜守。前車可鑒焉。我師述之。蓋非無意也。爰併附識於此。

問曰。幻身既無用。何以修行人或有死後臨葬。棺中失屍。或棺中有竹杖。或棺中有衣履。豈非並幻身而帶去乎。答曰。此不可一概而論。或有道成以後。脫離幻身。而法身顯

化於一方。積功累行。數十年間。功完行滿。上朝玉帝。不露天機。示死而去。人不知妙用。見其棺中無物。便以爲肉身成仙。亦有道未成。而避患。或用幻化之術。以拄杖衣履代身。其身遠遁。示其無迹者。亦非肉身成道也。太上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以脫幻身者。去其患耳。

問曰。亦有留形住世而不脫幻身者。何也。答曰。此亦不可一概而論。有道已成。功行不足。而留形立功者。有了命未了性。不能脫幻身。而留形住世者。若性命俱了。功行完足。猶戀幻身。不肯捨去。此名戀家鬼。神仙之所不樂爲也。

按戀家鬼。必是不明性學之頑仙。不惟性未了。而其命非天命之命。乃憑識神以固幻身一流。謂之了性命。是世論。乃爾。否或志成無上乘。非戀形。乃煉形。致無微妙幻形。乃爲全受全歸者。古哲有之。則不得以戀家鬼目之矣。此不可以不辯也。

問曰。了命不了性。猶爲幻身所累。何不了性而超脫乎。答曰。看當日所得乎師者何如耳。果其始終通徹。了命之後。又了性。脫幻身而出法身。自不容已。或有僅知命理。而不知性理。只可爲陸地神仙。長生不死。雖要脫幻身。而不能脫。倘自知還有向上事。訪師問訣。明得末後一著。從有爲而入無爲。不爲幻身所累。身外有身。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矣。

問曰。無爲之道。乃上德全形之事。何以下德延命者。亦行無爲之道乎。答曰。上德者。本原未虧。靈窟未閉。若得真訣。一了百當。直超彼岸。故行無爲之道。而有爲之事。卽在其中。性了而命亦全矣。下德者。先天已虧。百病俱發。縱得師訣。不得直下純一。必須由漸而頓。由勉而安。到了命之後。與上德者同歸一轍。始可以無爲矣。非言上德者。只行無爲之事。下德者。只行有爲之事也。至於道之極處。有無俱不立。天地悉歸空。不獨有爲用不著。卽無爲亦用不著。其所言有爲無爲。悉是就修行下手處而論。不但上德下德者。下手有分別。卽男女修行下手處。亦各不同。

問曰。男女下手處。分別如何。答曰。男子下手之著。以煉氣爲要。女子下手之著。以煉形爲要。煉氣者。伏其氣也。伏氣務期其氣回。氣回則虛極靜篤。歸根復命。而白虎降。煉形者。隱其形也。隱形務期其滅形。形滅則四大入空。剝爛肢體。而赤脈斬。男子白虎降。則變爲童體。而後天之精。自不泄漏。可以結丹。可以延年。女子赤脈斬。則變爲男體。而陰濁之血。自不下行。可以出死。可以入生。故男子修煉。曰太陽煉氣。女子修煉。曰太陰煉形。

問曰。女子煉形。不伏氣乎。答曰。女子性陰。其氣易伏。而赤脈最能害道。其所重者在此。故下手則在著重處用力。赤脈一斬。氣自馴順。非若男子性陽。其氣難伏。譬如伏氣三年。女子一年可伏。果是女中丈夫。得師口訣。行太陰煉形法。三五年間。即可成道。其法更比男子省力。但女中丈夫。最不易得。不易得者。女子剛烈。須過於男子百倍之力者。方能濟事。若與男子等力者。萬萬不能。

問曰。大道不分男女。何以男女有分別。答曰。其道則同。其用則異。蓋以秉性不同。而形骸有別。故同一性命之道。而行持作用。大有不同也。

問曰。赤脈如何斬。答曰。赤脈。本身後天之陰氣所化。陰氣動而濁血流。欲化其血。先煨其氣。氣化而血返於上。入於乳房。以赤變白。週流一身。自無慾火炎燥之患。慾火消。而真火出。從此穩穩當當。平平順順。保命全形。自不難耳。

問曰。金丹成就。吞而服之。女轉成男。老變爲童。此事有否。答曰。此言其理。非言其形。女子成道以後。剝盡羣陰。變爲純陽之體。與男子成道相同。故曰女轉成男。老者成道以後。復還先天。成其純陽之體。與童子圓滿相同。故曰老變爲童。非言其變幻像也。

問曰。道既不關乎幻像。何以六根不全者。不授道。答曰。六根不全者。名爲廢疾之人。乃

無用之人。道爲天地所貴。竊陰陽。奪造化。是大聖人之事。彼廢疾之人。安能作此驚天動地之事。不能作者。非不欲作。乃形有所限。氣有所塞。若付大道。必將有用之寶。置於無用之地。決遭天譴。故不敢授。果六根不全。而行大功大行者。則指以性理小乘。使其修來去之路可也。至於金丹大道。決不敢授。此中秘密。惟聞大道者。自知之耳。

問曰。亦有六根全。而不得命理。僅了其性者。彼豈不知有命理乎。答曰。命理。乃九還七返。金液大還丹之道。萬劫一傳。若非真正丈夫。抱金剛之志。負聖賢之姿者。不能得。而真師亦不敢傳。卽強欲傳之。暗中鬼神阻擋。蓋以其人非載道之物。傳之匪人。泄天機也。若性理守中抱一之道。卽中下之流。德行之士。不妨度引以全形。蓋以性理。乃自有之天機。無竊取造化之說。不大關係。然非其人。不得妄傳。大抵學人上智者少。中下者多。故祖師以性理度中人。以命理度上智。因人而立教耳。亦有傳授之師。僅知其性。而不知其命者。亦有學人僅得其性理。而不知其命理者。不可一概而論。

問曰。金丹大道。萬劫一傳。不幾絕於世乎。答曰。所謂萬劫一傳者。是至尊至貴。不敢輕傳之意。故古人成道以後。不得其人。數百年在世混迹。必得其人而後去。如正陽得純陽。純陽得海蟾重陽。皆數百年。始得其人。古人謹慎如此。其不得妄傳可知矣。紫陽三

傳匪人。三遭天譴。此又不得妄傳之証也。

鍾呂兩祖。了性了命後。以未得傳人。因而留形住世。吾宗知其住世之由。禪宗不知。乃有戀屍鬼之譏。可見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此可補於留形辯後。一得再識。問曰。金丹大道。只付上智。中下之人。必不可得乎。答曰。亦有得者。在人學之如何耳。果其腳踏實地。爲一大事。自卑登高。由淺及深。愈久愈力。苦盡甜來。真人一見。必喜接引。若本來自己根行淺薄。又無大志。如何能聞金丹大道乎。

問曰。學道亦有法乎。答曰。修行成敗。全在學上定高低。一處不到一處迷。一事不知一事難。雖賴明師傳授。還要自己會悟。未聞道之先。要像箇爲性命之人。爲性命者。酒色財氣。一無所累。貪瞋痴愛。一概拋卻。除道之外。別無所計。真心實意。親近有道之士。如敬天地神明。毫無欺心。再加苦志立德。努力積行。不到明理之後。勢不休歇。雖終身不能明道。亦不懊悔。如此居心。聖賢暗中接引。真師亦自喜懽指點。今人不實心學道。卽遇明人。亦不肯低頭。卽低頭。三朝兩日。卽便要道。稍不如意。以爲無緣。卽便遠去。生平又不積德立行。專在衣食上留心。世事上打鬧。爭勝好強。貪瞋痴愛。無一不備。偶得傍門小事。如獲珍寶。自滿自足。卽有高人在前。亦自負有道。不肯就正。欺心如此。尙欲得

真道乎。若是至人。一出頭來。便異於人。又有志。又會學。又老實。又聰明。不肯空過歲月。自誤前程。故道光明心見性之後。自知還有那邊事。又必訪求明人。卒得杏林之傳。以成大道。呂祖三次還丹未成。後得崔公入藥鏡。而大丹始就。彼二公者。皆虛心而有受益之效。後之學者。心高氣傲。予聖自雄。不肯著實爲性命。專弄虛頭。猶欲妄想神仙。不是求福。反是折福。何其愚也。

按答述呂祖以崔公入藥鏡。而還丹始就。立乎立乎。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若作公案看過。熟讀其書。不會其題。鮮不沉水入火。自取滅亡也。知其題。而昧卻虛心。與夫高傲自雄。仍必當面錯過。而有寶山空回之歎。其病乃在不肯著實爲性命。專弄虛頭耳。虛頭者。我道身無極中之一頭。乃是三才八公之一。懸於須彌峯頂頂下之物。人知取以入藥。安於鏡後。煉歸鏡前。斯不犯著。又不落空。吞而服之。乃謂之得。乃謂之成。此是呂祖煉得崔公入藥鏡。而丹始成之公案。余憶我師太虛翁。曾發立論。謂有如此立義。然曾又有立謂立關洞開。世財空乏。此寶得來。不有以配。則亦必有沉水入火之虞云云。余故採補斯答之後。以證悟元子答。非無口授。後答云云。殆有未敢顯泄焉耳。

問曰。呂祖三次。還丹未成。豈所得之不真乎。答曰。呂祖之道。得於正陽真人。千真萬真。不真如何能還。特已還而仍失耳。夫修金丹之道。採藥須知老嫩。煉藥須知止足。結丹須知凶吉。溫養須知抽添。脫丹須知時節。更有藥之真假。數之多寡。用之逆順。有等難能之事。倘差之毫髮。失之千里。呂祖還丹。三次未成。必火候細微。有見不到處。故當面錯過。得而復失。所以學人學道。須要徹始徹終。通微達妙。一無所疑。方可下手。臨爐無差耳。

按述等等。以呂祖之聖。必能通微達妙。安有火候細微之失。其必前示功法。特少崔公入藥之鏡。以鏡箇中。先天不之凝聚於中。後天不因以化。是亦名爲專弄虛頭。不有真陰以濟。而真水真火不會。其物不化。安得爲我而聚存哉。呂祖之失。以此。既得其書。顧名知義。用以煉之。且以結焉。呂祖蓋以清淨入手者。自得崔公入藥鏡。用以弄虛。虛自全歸。仍不失夫清淨宗旨。玄乎玄矣。書名之妙。乃如此。悟元子知之。而未敢爲從學者述。第於此答而逗以一無所疑四字。爲智音從學者道焉。大道之不輕泄。又如此。

問曰。始終通徹。下手修爲。即可成道乎。答曰。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師所

授者。不過指其真藥真火。大關大竅。至於用之巧妙。行之急緩。成之遲速。在學者。力量大小。志氣銳弱。性根利鈍耳。故大道作爲之法。有上中下三法。在人量力而行之。問曰。三法爲何法。答曰。上等法。乃自在法。中等法。乃權度法。下等法。乃攻磨法。自在法者。頓悟圓通。一了百當。淨倮倮。赤洒洒。圓陀陀。光灼灼。行住坐臥。不離這箇。如明鏡止水。無物不照。無物能瞞。從容中道。安而行之。天人合發也。權度法者。後天中返先天。順道中行逆道。以真化假。借假全真。隨機應變。因事制宜。利而行之。內外相濟也。攻磨法者。秉性魯鈍。識見不大。必須心地下功。全拋世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千磨百煉。擇善固執。苦人之所不能苦。受人之所不能受。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從一切艱難苦惱處。狠力作造。忽的露出本來面目。從此直下實落工夫。與上中之法。同一揆轍。此勉強而行之。以己求人。也。三法皆古來仙真。口口相傳之秘訣。教人量力而行。不能行上法者。行中法。不能行中法者。行下法。總以了性了命爲歸結。出此三法。再無他法矣。

按此答。太上復生。不易其言也。然皆以煉心工夫入手。而保命在其中。卽此一答。先生之功。大矣哉。性學至此。其命學必等上中。從此晉參崔公入藥鏡。一煉必得。而況

中而上者乎。余等只宜從事下法者也。噫。學者要知根器如邱祖。尙從下法入手。況根器不及邱祖萬萬乎。聞之先師太虛翁。翁謂邱祖太乙臨凡者。而受大難七十二。小難無其數。跌死凍死餓死。不在小難之中。凝然順受。卒中金闕選仙。昇證天相。爲萬世師。五祖籍封帝君。旁及劉祖亦加帝號。吾輩何人。敢以下法爲苦乎哉。先師又謂邱祖道成應闕。悲慟不能起。呂祖奏曰。邱某自以太乙臨凡。尙受折磨乃爾。世人根器淺薄。不勝其磨。則道統難有繼承。是以慟。玉帝慨然慰曰。世人有爾三分。證果與爾等。上界天仙。不期稽首。若崩厥角。祖乃謝恩而退。有此公案。載在道藏。此後學之大幸。然不可執以自慰者。先師語及此。先師能不以自慰。其垂戒後學也深矣。余故錄以自警云。

問曰。聞之仙有五等。皆此一道乎。答曰。不是一道。煉九還七返金液大丹。了命了性。成金剛不壞之體。千百億化身。隱顯不測者。天仙之道。卽萬劫一傳之道。從後天中返先天。還元返本。歸根復命。凝神聚氣。留形住世。長生不死者。地仙之道也。受三甲符籙。煉上清三洞妙法。飛雲走霧。避三災八難。來去無礙者。列仙之道。南宮護身之道也。修真空之性。極往知來。出陰神而屍解。不落惡趣者。鬼仙之道。卽以道全形之道也。降伏身

心。保養精氣。住世而無苦惱者。人仙之道。乃培植後天之道也。此五等仙。惟地仙再進一步。行無爲之道。即可到天仙之位。其餘皆有劫數。欲證天仙。尙有許多層次隔礙。無金丹之道點化。萬難有成。

聞之先師太虛翁曰。修行人。能得太極交生之物爲聖胎。謂之天仙。得自地天交生之物爲聖胎。謂之地仙。得自虛空真陰真陽之元作聖胎。謂之神仙。得自生龍活虎。虛空交生之物爲胎者。謂之人仙。更知加迎太極之一。以點化之。是爲水仙變化莫測。稍亞天仙。非僅不壞已也。

問曰。成聖成仙成佛。皆曰成道。何以曰金丹。又何以曰九還七返金液大還丹。不曰道。而曰丹。何也。答曰。道者。先天渾然一氣。太極之謂也。丹者。圓滿無虧。活活潑潑。以象太極。丹卽道道卽丹。其名有二。其理則一。金之爲物。亘古今而不壞。與天地而並久。取其至堅也。九者。金之成數。七者。火之成數。皆屬於陽。返還者。復於純陽無陰之地也。道本無爲。而法有作。因其無爲。陰陽變幻。不能無虧缺。聖人用法修持。金火煅煉。既能使虧者復圓。又能使圓者永久不虧。還其太極。還其無極。而至於無聲無臭。寂寥之境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故曰九還七返金液大還丹。曰丹者。是因經火煅煉而名之也。

問曰。修此大丹。動處好修。靜處好修乎。答曰。道通寤寐。道達幽明。動靜不拘。至於大修行人。活潑潑。外圓內方。何妨在市居朝。

問曰。在市居朝。未免有人情世事。何能一心修道。答曰。在市居朝。正好奮大用。發大機處。乃上等作法。蓋金丹。在人類中而有。在市朝中而求。古人通都大邑。依有力者爲之。正在此耳。

問曰。道在虛空。又在人類中。市朝中。何也。答曰。惟其在虛空。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如其知之。行住坐臥。俱是道也。人類中。正好修持。市朝中。最好作爲。豈靜處安身。萬法皆空。始爲道乎。

處市居朝。大修行人。隱有大作用。第處市爲德。而居朝爲行。德無行不德。德而有行。道乃成也。悟元子言之。而此中另有道用在。未必有如余昔所聞。蓋余所聞。德乃無上大德。行乃無極大行。不費一錢。不勞絲力。立而行之。雜處僑人廣衆之中。絕無同異。人故無得而擬議者。自朝至暮。中惟處市不處。如入虛寂。不朝居朝。如包六合。有時而德行相濟。隨願並成。有時而專修一德。德足乃修其行。有時而專修一行。行就乃完其願。古哲行之。箇中妙行。不外三尼醫世。而神事黃帝陰符。文昌陰陽。究其入

手要訣。出自清靜妙經。人不得而知。已惟盡心以行。此余之聞於雞足真人者。謂其律宗世修之常道云。

問曰。行住坐臥。俱是道。何以又有煉睡之一事。答曰。煉睡是初學之事。凡人睡臥。神入陰窟。氣散四肢。夢寐顛倒。罟獲陷穽。無不投之。日所積者。不如夜所耗。故必打煉睡魔。使心神居室。清氣上升。濁氣下降。庶得行道無阻。古仙云。睡了一時。死了一時。睡了一日。死了一日。日日有功。無睡千日。便了事也。又云。一年不睡。下丹結。二年不睡。中丹結。三年不睡。上丹結。此爲的言。若虛室生白。神明常照。雖寐猶寤。不妨去睡。參同契云。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此不爲睡害事也。不到此地。不可睡。前輩蜀地國清寺。張翁湟中。睡仙張翁。俱是初而煉睡。後而長睡。此煉睡之証也。

問曰。上丹中丹下丹。丹有三乎。答曰。總是一丹。分而言之。下丹者。煉精化氣。中丹者。煉氣化神。上丹者。煉神還虛。三丹之名。就層次而言。到的還虛地步。精氣神混而爲一氣。是爲金液大還丹也。經書三田三關之說。是此意。

按丹法。並非今日煉精。明日煉氣。後日煉神也。一刻之中。具此三法者也。卽如一部丹書。從頭至尾。層次雖多。亦非今日行一層。明日行二層。皆在一刻之中。經行勿缺。

者也。故能得無偏勝之虞。然而大非關限未通者。能如是。蓋關有前三後三。通關所以理任督也。前三所以理任脈。後三所以理督脈。任通乃可理督。其理如此。然情實不然。還宜卽吸卽呼以理之。按吸。吸自海底陰蹻穴。自穴逆吸。透尾經脊。踰枕達巔。入於天谷。巔卽崑崙。人頭是也。谷卽人腦之中。乃上田也。卽自腦中下降。由鼻至上脣。乃與任合。會於華池。池乃舌底。故人口爲華池。是乃理督之成法。呼則起自華池。順經重樓。重樓卽人喉管。從此順降絳闕。絳闕卽膺卽胸堂。從此達中黃。卽中田。從此達腹。駐於臍後深處。處曰氣海。卽是下田。從此達陰蹻穴。穴在囊門之前。卵囊之後。乃任督交聚處。是爲理任之成法。蓋皆以意導氣。由想合道。乃初學通關必用之成法。呂祖曰。三三通。一半功。神而通之。閉巽風。巽風卽鼻息。心靜致極。息微若閉。導成胎息之法。道至胎息。乃是三三通後之神功。蓋非別有神功也。學者初事通關。且循吸呼意導入手。關限已通。三田不蕪。功加虛極靜篤。則此胎息亦泯。乃爲眞息。息者。止也。功造眞息。亦息。百脈亦停。六腑五臟咸安咸泰。一點先天。乃從此步收得者也。學人要知曰停曰息者。乃言精細之極。不覺其起其止耳。乃正此氣周行一身。全部丹書。細微層次。統於此一刻中。周行無缺。丹書所謂奪盡造化之大作用。切莫

輕視。如是日行歲事而無間。天仙且必成。況其亞次乎哉。其訣不外二化一還與二合也。今且節節步步返而又返。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易曰。不遠復。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活活潑潑。存乎其人。學者念諸。

問曰。精氣神。後天乎。先天乎。答曰。是先天。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冥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從無守有。頃刻而成。豈可以後天有形之物視之。故大修行人。煉先天元精。而交感之精。自不泄漏。煉先天元氣。而呼吸之氣。自然調和。煉先天之神。而思慮之神。自然定靜。先天成。後天化。學者努力修持。方能有驗。否則後天且不保。而況先天乎。

先生此答。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也。蓋此從無守有。是還返之要訣。是以無爲萬物之母耳。按此句。似將經文存字改了從字。然存則自然。而從則著意。初學必由從而能存者。故不必定從經文。仍改存字。此正先生有意而改。並非誤筆也。

問曰。既云頃刻而成。又云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何也。答曰。頃刻而成。是得藥之效也。煉精煉氣煉神。是漸修之功。火候之妙。

問曰。三品大藥。皆屬先天。金丹卽此三藥而成乎。答曰。三藥雖屬先天。然無形無象。猶

屬於陰。不能結聖胎。須得虛無先天真一之氣點化。方能無形生形。無質生質。而三藥變爲純陽矣。

問曰。無形生形。無質生質。則聖胎有象乎。答曰。是法相。不是色相。法相。是相非相。蓋一氣從虛無中結就。又名陽神。此神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虎兇不能傷。刀刃不能加。出入無礙。非若色相大患之身也。

問曰。有出陰神者。何也。答曰。卽玉液還丹了真如之性者。真如性了。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久之靜極神出。頃刻千里。極往知來。但鬼仙耳。無影無形。若欲有形。還要改頭換面。來世參訪高明。修金丹大道而能之。故大修行人。了得玉液還丹。卽修金液大丹。期歸於純陽無陰之地。而後已也。

聞之先師太虛翁曰。鬼仙道成。而未脫色身者。知有無上大乘。而進求金液大丹。尙有捷法。但須虛寂身心。埤音其知覺。塞其聞見。絕其思慮。一如嬰兒未孩之時。專志誠迎無極真一。則此金液大丹。自必旋得。而宛如夢覺一般。撥發自然真火。不武不文。載煉載養。一旦陰化純陽。天仙可學。然須預置有無存亡於勿問。遇驚勿驚。遇喜勿喜。湛寂之外。概以夢幻泡影視之。庶得真一常存。後天得因而化。因者。依也。依此

無極所降真一也。原此降一。乃屬金液之母。能化身陰。身陰乃是吾身之三寶在身。曰先天。在極曰後天。尙是陰物。法惟依一乃化者也。然功至此。身中識力。必覺大減。勿因怠惰。始若不支。漸復其初。已而漸入泰安。四肢加旺。神色光潤。兩目有光。如是。加迎天罡。返照我身真一。則自身一日生。誠持不間。豈僅一元全復。而世財充滿。他日緣到大還丹降。萬無沉水入火之虞也。又曰。鬼仙道成。不加等等功法。一旦劫臨。四大非我有。無舍得安。不欲遷移。另開生面。何可得哉。先師遺論。有此一則。謹爲錄。附此答之後。以補悟元子所未及。學者參證可也。

問曰。世之投胎奪舍。移居舊住。卽此陰神乎。答曰。不是真如之陰神。卽是元神。以不能了命爲陰耳。至於投胎奪舍之流。乃專弄識神。守輪迴種子。與大道絕不相關。故出此入彼。生死不息。其異於常人者。不過能擇住處。不入異類耳。至於明心見性。入定出神。彼安能之。

問曰。了性未了命。來世生來迷否。答曰。有迷者。有不迷者。不迷者。生來自知性理。又求大丹之事。完成大道。迷者。失其故路。必須明人指點。方能會悟前因。如明時狀元羅真人。若非乃翁提點。亦幾乎忘之矣。雖迷而猶有宿根在。故一提卽醒。若無宿根。雖提不

醒。不但能了性者如是。卽有志之士。終身學道。未遇明師。死後轉生。亦帶宿根。一出頭來。自知有此一件大事。仍在道中研磨。千方百計。一心好道修行。不愛榮華富貴者。皆是有宿根之人。若無宿根。縱彼孤寡貧窮。艱難百端。甘於困死。而不愛入此道也。

問曰。修性者。欲完大道。總要再來人世。修命者。與天同壽。必不來矣。答曰。亦有來者。以術延命之道。非真實大丈夫不能得。非天縱之上智不能行。雖能得之。還要祖上積德深厚。自己功行重大。有無數天緣結聚。方能無阻無擋。順順序序。了此大事。倘祖上無德。自己宿根不深。雖能勇往直前。或限於事之未就。而數已盡。或阻於功之方用。而魔障早來。往往有法無財。有道無力。抱道而亡者甚多。然雖未成道。而來去分明。與凡人大不相同。亦有半功而亡。亦有未半而亡。半功而亡者。再世必係生知。未半而亡者。再世亦必志道。故學道者。須要知的自己有宿根。不可自暴自棄。而一失人身。萬劫難也。

問曰。生知者。可以不求師。而自卽能修持乎。答曰。雖是生知。還有迷處。不遇高明者指點。亦不成道。若遇指點。頓悟圓通。一了百當。下手修爲。無有不成道者。吾曾遇生知者有二。一係江蘇顧公。一移隴西汪公。顧公以宦途所迷。汪公以利途所迷。雖知而不以性命爲重。此其所以迷也。如二公者。必定祖上無大德。自己缺功行。所以牽纏不斷。跳

不出羅網。來生又不知何如。可不惜哉。學者可不及早積德乎。
問曰。弟子亦有宿根乎。答曰。爾無宿根。焉能聞大道之名。焉能聞大道之說。有宿根。無宿根。爾亦不知。吾有數語。爾自知之。卽說偈曰。前生爾姓袁。現生爾姓路。姓袁名成德。姓路名我固。此是前後因。仔細認脚步。言下甚分明。早悟須早悟。弟子言下大悟。卽跪而獻歌曰。悟得前身與後身。他人是我我他人。打開混沌入靈窟。看見原來一點真。一點之真如露電。無頭無尾又無面。拄天拄地難思量。恍惚杳冥中有變。幸蒙恩師暗點破。纔識這箇古董貨。眼前就有真面目。何勞別處立功課。師徒問答之間。不覺東方發白。大地生光。衆弟子各去伺事。悟元子亦獨步於洗心亭矣。

修真辯難前編參證終

棲雲山悟元子修真辯難後編參証

桐城劉一明先生著

金蓋後學閔一得參証

先天精氣神

紫清翁云。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氣卽非呼吸氣。乃知卻是太素煙。其神卽非思慮神。可與元始相比肩。是卽所謂元精元氣元神也。精氣神而曰元。是本來之物。人未有此身。先有此物。既有此物。而後無形生形。無質生質。乃從父母未交之時而來者。未交之時。父精未施。母血未包。情合意投。其中杳冥有物。隔礙潛通。混而爲一。氤氲不散。既而精泄血受。精血相融。包此一點真。變化成形。已有精氣神寓於形內。雖名爲三。其實是一。一者。混元之義。三者。分靈之謂。一是體。三是用。蓋混元之體。純一不雜。爲精。融通血脈爲氣。虛靈活動爲神。三而一。一而三。所謂上藥三品者。用也。所謂具足圓成者。體也。不得言三。亦不得言一。學人多不知三而是一。一而是三。或抱元守一。而落於著空。或煉藥三品。而失於執相。著空執相。皆非還元妙理。還元者。卽還元精元氣元神也。若欲修道。先要知的此三物。在混元中潛藏。離乎混元。便非先天精氣神本。

體。失卻本體。不是元物。心印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從無守有。頃刻而成。曰恍惚。曰杳冥。曰有無。則爲無形之物可知。惟此元精。如珠如露。純粹不雜。滋潤百骸。元氣如煙如霧。貫穿百脈。元神至靈至聖。主宰萬事。知之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不老。學者若能識得此三藥。則修道有望。

學者能自混元中體認三寶。自可不悞。況已慈示滋潤等等。無而非無之義。了如掌文。足以體得。得而守之。自不落於著空。能省從無一訣。自不落於執相。古哲要言。全貴神領。聞而不會。皆足自誤者也。讀此則而仍執相著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後天精氣神

後天之精。交感之精。後天之氣。呼吸之氣。後天之神。思慮之神。三物。有形有象。生身以後之物。男女交媾。精血融和。結爲胚胎。胎中只有元氣。並無呼吸之氣。及其十月胎完。脫出其胞。落地之時。哇的一聲。納受天地有形之氣。入於丹田。與元氣相合。從此氣自口鼻出入。外接天地之氣。以爲氣。此呼吸氣之根也。後天之神。亦於此而生。此神乃歷劫輪迴之識神。生時先來。死時先去。轉人轉獸。是這箇。爲善爲惡。是這箇。生來死去。亦是這箇。出此入彼。移舊住新。無不是這箇。當落地哇的一聲。卽此神入竅之時也。所以

嬰兒落地。不哇者不活。蓋以無神入竅也。初生之時。神氣相御。以爲後天根本。生長幻身。至於交感之精。尤係後有之物。在母胎時無此精。初生身亦無此精。及至二八之年。元陽氣足。滿而必溢。極而必返。陽極則陰生。陰生則陽消。陰氣用事。陽氣退位。無形之陰。又生有形之陰。腎中竅開。真水虧而慾火潛生。稍有觸動。其火上炎。蒸炙一身。激發百骸血脈。五臟六腑津液。盡皆沸騰。上湧聚會於頭頂百會穴。此穴乃百脈聚會之處。其氣血從此穴下降夾脊。至腎脬。過後始化而爲白。過尾閭達陰竅始洩焉。此精不但生時並無。生後亦無。特氣血所化耳。其腎竅不過是出精之門。精何嘗在腎也。所謂交感之精者。因有交有感而有精。不交不感卽無精。至於夢遺。亦由感而有。間有不感而遺者。是氣虛而血脈不固。邪火催逼而出之。此交感之精之所由來也。當陽極生陰。不但精從此有。卽思慮之神。從此而發。呼吸之氣。從此而暴。學者須要識得此三者。皆生身以後所有。而非生身以前之物。以生身以後之物。欲保全性命。延年益壽。超出乎陰陽之外。能乎否耶。學者當三思之。

謹按此身三物。古哲惜之。以能還返。則三可返一。後而非後矣。究其工法。不外從無兩字也。

先天真一之氣

緣督子曰。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悟真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道光云。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皆言先天之氣。爲生物之祖氣。乃自虛無中來。爲萬象之主。天地之宗。無形無象。無聲無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然雖無形。而能生形。無象。而能生象。以言其神。爲不神之神。以言其氣。爲真一之氣。以言其精。爲真一之精。又名真種。又名金丹。又名他家不死方。非後天呼吸氣。思慮神。交感精可比。亦非元精元氣元神可同。蓋元精元氣元神。在後天則爲陽。在先天還爲陰。非若先天真一之氣。歷萬劫而不壞。超羣類而獨尊。生死不拘。有無不立。爲後天精氣神之根本。爲先天精氣神之主宰。乃至陽之物。天上之寶。人罕識之。蓋此物。不在內。不在外。不落五蘊八識。不在五臟六腑。不在六根門頭。不在百骨穴竅。而在乎絃關一竅。有意尋之。則著相。無意守之。則著空。思之不得。議之不可。本來自有。因陽極生陰。走於他家。不爲我有。至人用法追攝。以實形虛。以有形無。激而有象。從虛空中來。採而修之。以陰符陽火。煅煉成丹。結就一粒大如黍米。吞而服之。點先天之寶。以無生有。化後天之物。轉陰成陽。三尸五賊。盡皆滅踪。八萬四千毛神。俱化爲護法。故曰一粒金丹。

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迷人不知此先天真一之氣。是生物之祖氣。是鴻濛未判之始氣。是混沌初分之靈根。或以元氣爲先天真一之氣。或以丹田呼吸之氣爲先天真一之氣。或以抱一守中。爲守先天真一之氣。或以觀空止念。爲觀止先天真一之氣。更有一等。地獄種子。煉五金八石。採紅鉛梅子。以爲服食先天真一之氣。種種歧路。豈足以語先天真一之氣乎。夫先天真一之氣。是混元祖氣。生天生地生人物。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動靜如一。陰陽混成。在先天而生乎陰陽。在後天而藏於陰陽。乃真一而非假一。抱守真一。真一豈可抱守哉。如可抱守。則非真一。而所抱守者。必是假一。觀止真一。真一豈可觀止哉。如可觀止。則一非真。而所觀止者。一必是假。至於千門萬戶。諸多傍門。俱是認賊爲子。棄正從邪。並不知真一之氣爲何物色。無怪乎到老無成。而落空亡矣。悟元初遇龔谷老人。示以修真大道。諸事顯然。惟於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之語。因自己所見不到。模糊十三年之久。閱盡丹經。究未知其端的。後遇仙留丈人。訣破源流。咬開鐵彈。言下分明。了然於心。始知幻虛無真虛無。真一是真一。不於我有。不從他得。不可言象。不可畫圖。以意契之。以神會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通天徹地。爲聖爲賢。成仙作佛。皆出於此。若人知得此先天真一之氣。則大本已立。其他皆餘事。

矣。所以古仙云。得其一。萬事畢也。

得訣以修。頭頭是道。古仙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闥透長安。欲尋真一。誠行自得。第不深造自然。萬無倖得之理。蓋以悟元子所論之道。是爲先天大道。純以還元爲事。苟不置此身心於先天之先。伋關不開。故按悟元所示功訣。不造自然。先天不現。而所得不真。果能抱守止觀。功從先天之先下手。而深造自然地位。則其全神已證真一。以一求一。易如反掌。焉有得假作真之弊。據余所聞。按此所示。其當必戒者。紅鉛梅子五金八石二門。古哲備行。法惟用作種媒。蓋有勾玄大妙用也。若作服食用。斷非神仙家法。故須力闢二門之外。門門堪以證果。第當均以從無爲則者。從無次序。還當循夫內觀外觀遠觀。造至空無所空。寂無所寂。然後晉求聖道。打破虛空。則與虛空先天真一不二不一矣。是爲能得先天真一之道。是余得之於太虛先師。且曾印證於雞足真人者。述以補夫悟元先生所未道云。

真假身心

今人皆曰身心。只知幻化之身心。而不知真正之身心。捨真從假。無怪乎壽數未盡。而身心早累。形如生人。而魂入鬼窟矣。何則。幻化之身。肉身也。幻化之心。人心也。眼耳鼻

舌口意俱幻身之所出。喜怒哀樂愛惡欲皆人心之所出。六根門頭樣樣足以喪生。七情忘念。件件能以致死。磕著撞著。便自發作。不至傷害性命者。有幾人哉。若以幻化身心爲真實。是認賊爲子。以奴作主。一旦天不假年。身在何處。心在何處。其爲幻化之物也無疑。至於真正之身。法身也。真正之心。天心也。陰陽五行。法身之所出。嬰兒。姤女。木母。金公。黃婆。珊瑚。瑋瑋。水晶。碧玉。黃金。天心之所生。五性因緣。俱皆成道之種。五般至寶。盡係煉丹之財。採之修之。起死回生。返老還童。俱此法身。天心人多不識。所以法身埋沒。幻身用事。天心退位。人心當權。以故生生死死。輪迴不息。無有了期。夫此法身。上柱天。下柱地。無頭無尾。無背無面。中立不倚。以言其剛。則粉碎虛空。以言其柔。則萬化俱息。以言其堅固。則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入金石無礙。虎兇不能傷。刀兵不能加。是命之所寄也。此天心。不垢不淨。至虛至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言其靜。則無聲無臭。以言其動。則至神至妙。以言其形象。如偃月。如仰盂。如黍珠。不色不空。卽色卽空。不有不無。卽有卽無。是性之所寄也。知此身心。以修性命。則了性了命。易如反掌。所以古人道。都來身心兩箇字。隱在丹經萬卷書。果是幻身人心。明明朗朗。雖愚夫愚婦皆知。何故萬卷丹經。隱而不言。其所以隱者。必有秘密難言處。豈可以幻化身心目之哉。噫。身心

豈易知乎。苟不下數十年窮理工夫。法身不易見。天心不易明。身心不知。性命何修。學者勉之。

按此真身真心。人人具足。迷者失之。悟者自復。古哲授有追攝等訣。或卽身以事復。或設媒以引還。所以克復克還者。真幻同出於一。分後分先。辯之極易。一乃體也。元乃用也。從用則落後。從體則返先。學者體此。則亦孰爲體。孰爲用。論之詳矣。其所謂秘密難言者。蓋指深耕置種。借假還真等等。攝追妙用耳。然豈外乎身心。第宜明辯真幻於此中。則行有指南。頭頭合道矣。

真假性命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古仙云。修性不修命。萬劫陰靈難入聖。修命不修性。猶有家財無主柄。此皆爲性命雙修而言也。然性有性之理。命有命之理。非窮理工夫不得而知。特以性有天賦之性。有氣質之性。命有天數之命。有道氣之命。天賦之性。良至良能。其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氣質之性。賢愚智不肖。秉氣清濁邪正不等者也。天數之命。天壽窮通。富貴困亨。長短不一者也。道氣之命。剛健純粹。齊一生死。永劫長存。天地不違。陰陽不拘者也。天賦之性爲真。氣質之性爲假。道氣之命爲真。天數之命爲假。真者先

天之物。假者後天之物。先天在陰陽之外。後天在陰陽之中。此真假不同。性命有異。修道者。若知修天賦之性。以化氣質之性。修道氣之命。以轉天數之命。性命之道得矣。且性者心之所生。心爲神舍。心明則神清。神清則性定。所以道性之造化。係乎心。命者人之一叩。叩則必應。應則氣活。氣活爲命蒂。人卽身也。所以道命之造化。係乎身。命屬他家。性屬我家。先求他家不死之方。以立命。後求我家原有之物。以了性。身心不二。性命一家。而性命俱了。傍門外道。不知何者是命。或以後天氣爲命。或以腎中濁精爲命。或以令爲命。不知何者是性。或以靈明知覺爲性。或以頑空寂滅爲性。或以秉受氣質爲性。是皆言命而不知命之竅。言性而不知性之宗者也。何爲性。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卽是性。圓陀陀。光灼灼。淨保保。赤灑灑。卽是性。乾遇巽時觀月窟。月窟卽是性。無欲以觀其妙。妙卽是性。何爲命。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卽是命。恍惚中物。杳冥內精。卽是命。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卽是命。有欲以觀其竅。竅卽是命。窮得此性命。方是知性命。知得此性命。方能修性命。噫。知者且稀。而況修者乎。學者何不早辯之。

所有性命。蓋已和盤托出矣。誠非下數十年苦功。不能了了。

先後天陰陽

先天陰陽。有無是也。後天陰陽。心腎是也。有無陰陽而無形。心腎陰陽而有象。有者。坎中之一陽。爲眞陽。爲妙有。無者。離中之一陰。爲眞陰。爲眞空。陽而曰眞。則非假陽可知。陽而曰眞。則非假陰可知。有眞陰眞陽。則必有假陰假陽。眞陰陽。出於先天。在太極中運用。假陰陽。出於後天。在一身內存藏。假陰陽。身存則存。身亡則亡。而有壞。眞陰陽。出於無形。運於無象。而不朽。蓋心腎陰陽。乃父母交媾精血之所化。有氣有質。所以隨身而有無。至於先天陰陽。從法身而出。乃虛無一氣所生。有氣無質。所以與天地而長久。此先天後天之別也。然先天陰陽。雖生於先天。一自有身。便藏於後天中。所以屬於坎離。坎者。外陰而內陽。其外陰。卽後天之陰。內陽。卽先天之陽。離外陽而內陰。其外陽。卽後天之陽。內陰。卽先天之陰。此又先後天之別也。且後天陰陽。只行於一身。順其造化。子時一陽生。腎中有一陽之氣。上升而晝運血脈。午時一陰生。心中有一陰之氣。下降而夜運血脈。陰陽失運。晝夜旋轉。人自先天埋藏。後天用事。思慮過度。以傷神。淫慾取樂而耗精。精神衰敗。暗消其氣。氣盡則死矣。至於先天陰陽。運於虛空。逆其造化。當活子時到坎中。一陽來復。卽進陽火而生育。當活午時到離中。一陰來姤。卽退陰符而溫養法身。乃至法身成就。十月氣足。脫出聖胎。則仙矣。此又先後天之別也。噫。一身後天

陰陽。且不能了性了命。彼以男女爲陰陽而行邪術者。其罪尙可言歟。學者果於先後天陰陽辯的分明。急求真師印證。庶幾有造。倘不識陰陽真假。妄想一言半語。卽欲竊奪造化。超凡入聖。焉有是理。學者可不三思乎。

所辯精極。學者宗之。進道有路矣。知於此中推而誠事。卻大有作用。而非若傍門。悞看近取遠取之用。仍於有形有象上立脚之謂也。悟元子謂非一言半語可通玄。正指此中有大立用耳。然果知於先天之先立脚。自必左右逢源。先師太虛翁謂修至無我。自明三才一物。箇自分三。爲忘融化。古之至人。能以三才爲法身。以有無爲陰陽。而以真一爲無極。有無不之動。動靜不之住。湛然寂然。終始如之。爲我乃天心。古之至人能如是。學者則之。由暫至常。由勉至安。不亦妙乎。我師妙論如此。此可以補悟元子論所未及。故述證之。

內外五行

五行攢而金丹成。金丹虧而五行分。此理之必然。但陰陽有二。五行卽不是一。何則。有內五行。有外五行。有天之內外五行。有地之內外五行。天之五行是運。地之五行是氣。天之五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地之五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亥十二支是也。甲丙庚壬戌爲陽爲外。乙丁辛癸巳爲陰爲內。寅申巳亥辰戌爲陽爲外。子午卯酉丑未爲陰爲內。獨自五行。只是一箇。何至有四箇。特以五行者。陰陽二氣所生。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天之五行。天之陰陽所化。金木水火土。各有陰陽之氣。甲丙庚壬戌。具有陽氣。乙丁辛癸巳。具有陰氣。此天之陰陽五行也。地之五行。地之剛柔所化。金木水火土。亦各具剛柔之氣。寅申巳亥辰戌。具有剛氣。子午卯酉丑未。具有柔氣。此地之陰陽五行也。天之五行主動。而動中亦有靜。動中靜。卽乙辛丁癸巳也。地之五行主靜。而靜中亦有動。靜中動。卽寅申巳亥辰戌也。以天地全體而論。則天之五行屬外。地之五行屬內。以天地分形而論。則天之甲丙庚壬戌爲外。乙丁辛癸巳爲內。地之寅申巳亥辰戌爲外。子午卯酉丑未爲內。此四箇五行。內外陰陽之理也。人身亦然。有天干五行。有地支五行。天干五行者。元性元情元神元精元氣爲陰。仁義禮智信爲陽。地支五行者。游魂鬼魄識神濁精妄意爲陰。喜怒哀樂慾爲陽。至於心肝脾肺腎之陽。胃膽三焦膀胱大小腸之陰。乃後天有形有象之濁物。又不在四箇五行之例矣。惟此四箇五行。以法身幻身合而論之。以天干五行。而運地支五行也。以法身幻身分而論之。法身以仁義禮智信。而全性情精神氣也。幻身以精神魂魄意。

而含喜怒哀樂慾也。以上皆天地人內外五行之分別。五行有相生之道。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又有相剋之道。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更有生中有剋。剋中有生之道。生中有剋。後天順行之道。剋中有生。先天逆運之道。學者若能知的生剋。識的逆順。則五行之理了了。

這篇精理。閒時熟揣。行時體認。一一會悟。了了心目中。習而又習。體而精體。則值忙時偷行。得勿錯亂。造至忘時。自得勿背。學者毋得自誤。失之毫釐。謬有千里者也。蓋吾輩有生以來。背道違真。箇中放收。失規失度。大非若嬰兒內局。初起修持。必須置身於虛。立心於寂。勿助勿忘。如是湛寂。無所無時。所謂但滅動心。不滅照心。造到不虛而虛。不寂而寂。然後專一體認。則內所現。盡出先天。只仍一一寂視之。如是久之。現景愈淳。乃可從事維持。酌加取去。而無或失焉。究其始基。必先熟揣斯論。按步持行。節節身體。戒雜住著。不爲聞見亂志。且置功效於勿問。忘時忘日以持此爲要。囑。一身全病悉除。自能步步中規。乃有滴滴歸源之妙。學者毋得作老僧常談視之。憑你智慧過顏閔。不有真工不入門。先師太虛翁遺論如此。余感悟元子慈腸。故錄師示。以告同志云。

內外藥物

藥物有內外。工夫有兩段。修道者。若不知內外二藥。如盲人走路。聾子聽聲。終無得手處。何爲內外。內藥者。一己所有。外藥者。他家所出。一己所有者。靈汞是也。他家所出者。真鉛是也。靈汞非水銀。真鉛非黑錫。俱天生之至寶。非世間之濁物。蓋靈汞者。姤女也。爲妻主內。真鉛者。嬰兒也。爲夫主外。靈汞雖爲天寶。其性好動。見火則飛。不得真鉛制之。則必遊行無踪。未免真中有假。恩中生害。如世間女子無夫。久必失節。故用真鉛制真汞。鉛汞相投。夫妻相得。遇火而反有濟矣。但此靈汞。一己現有。不待他求。至於真鉛。自陽極陰生之後。走於他家。不屬於我。必須先尋此物。歸於我家。與真汞合配。始無陰差陽錯之患。以其鉛屬他。汞屬我。故有內外之名。人我之別。丹經所謂七返者。卽返此真汞之本性。所謂九還者。卽還此真鉛之本性。至於他家之稱。非人我他家之說。是真鉛未來。屬他外也。真鉛既來。屬我內也。其所謂外者他者。因未來言之耳。非真實有他家也。內外之說。亦是此意。原其生身受氣之初。鉛汞一氣。非有內外之別。並無人我之分。及其圓極而虧。鉛汞分爲兩處。始有人我內外之說。但此鉛汞有兩義。不可不知。當修還丹之時。取黑鉛以制紅汞。鉛汞相投。結成還丹。此亦內外二藥之別。及其還丹結

就。又名真鉛。以此真鉛。吞而服之。點一己之陰汞。霎時而乾。復用已乾之汞。溫養真鉛。結成大丹。此亦內外二藥之別。學者若能明的兩層內外藥。則還丹大丹之事。可以了了。

所論內外我他。點極明白。學者知所事矣。乃更慈示兩層內外藥。尤爲難得。以後階級。從可追尋。慈哉慈哉。是書之出。道宗之運。可重振。未審學者知晉追研否。噫。悟元子示。尙屬小還。而大還工訣。不外置此身心於先天之先。引至三才元一。會合一身元一。究其作用。端在從無兩字。蓋無極。而一始現。然非釋氏後學所尙之無。是乃極有不有。乃得極無。得而服之。是無也。名曰萬物之母。是爲三才之根。得此一無。乃大爲還。先師太虛翁玄論如此。述以補證斯論所未全泄云。

大小還丹

悟真云。赫赫金丹一日成。又古經云。還丹在一時。溫養須十月。噫。還丹之道。豈易知哉。蓋還丹有小還丹。有大還丹。小還丹。名曰金丹。大還丹。名曰七返九還。金液大丹。所謂小還丹者。後天中返先天。以鉛制汞。以水濟火。以金公配姤女。以黑虎駕赤龍。以烏龜吞朱雀。以他家制我家。還其我家之故物。復其我家之本真。乃還元之道。所以名曰還

丹。又曰金丹。經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者。卽此小還丹也。所言小者。僅還其元。復其當年之原本。如虧者而又足。去者而復還。此丹雖還。尙未經火煅煉。一時不謹。猶有得而復失之患。故曰小還。於此再加向上工夫。重安爐。復立鼎。將此還丹。溫之養之。以至虛極靜篤。貞下起元。復運陰符陽火。漸抽漸添。自無而有。自微而著。十月胎全。瓜熟蒂落。脫出法身。是曰大丹。至於別造乾坤。再安爐鼎。子生孫兮孫又枝。爲十極大羅真人。不在大小還丹之數也。世人不知大小還丹之分別。而直曰金丹之道。妄想得師一言半語。便欲成功。何其愚甚。其他傍門外道。俱不足論。卽就其所得之真者論之。或有知煉己。而不知採藥。或有知採藥。而不知安爐立鼎。或知安爐立鼎。而不知調和之法。又有僅知小還丹。而不知大還丹。半塗而廢者。噫。始則有爲。終則無爲。苟知始而不知終。欲成大道難矣。學者須原始要終。必無一毫之疑惑而後可。

論中重在安爐立鼎。古哲原亦如是。鄙見以爲世財不充。原始已難。況要終乎。是以太上慈開置種假幻一門。以授律宗。始則致元以固法。繼則迎一以結丹。何等堂皇。何等自在。若如悟元所論。原是要妙。然或世財未充。鮮無不至沉焚者也。況無夙植。不得倖遇乎哉。余故爲述所聞。以補斯論所未備。且此原始要終。必啟誹謗。欲令從

學無疑萬不可得者也。

運用吉凶

悟真云禍福由來互倚伏。還如影響相隨逐。若能轉此生殺機。反掌之間災變福。又云。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卻生恩。蓋以金丹之道。先要識得吉凶之理。而後可以進退隨時。運用由心。否則吉凶不知。是非罔辯。冒然下手。則必火生於木。禍發必剋。非徒無益。而又有害矣。何爲吉凶。以藥物而論。方生則吉。已過則凶。西南爲吉。東北爲凶。元神爲吉。識神爲凶。元精元氣爲吉。後天精氣爲凶。真身爲吉。幻身爲凶。天性爲吉。氣性爲凶。道心爲吉。人心爲凶。以採取而論。水火相濟則吉。水火不濟則凶。金木相併則吉。金木間隔則凶。先天化後天則吉。後天賊先天則凶。急緩遲速。隨時則吉。文烹武煉。失度則凶。褒多益寡則吉。棄正從邪則凶。殺中求生則吉。生中帶殺則凶。以還丹而論。有人有己則吉。有我無人則凶。情來歸性則吉。性去隨情則凶。集義而生則吉。義襲而取則凶。龍虎不傷人則吉。神氣而散亂則凶。他家之陽來則吉。我家之陰凝則凶。自剝而復則吉。自夫而姤則凶。坎來而離迎受則吉。彼到而我不待則凶。以鉛制汞則吉。以陰消陽則凶。藥足溫養則吉。持盈未已則凶。以大丹

而論。龍虎相爭則凶。龜蛇蟠繞則吉。結丹一時則吉。混沌七日則凶。同心侶伴則吉。外來客邪則凶。防危慮險則吉。水冷火炎則凶。固濟牢封則吉。失誤覺察則凶。胎完脫化則吉。未完急出則凶。以上皆內外二丹吉凶之理。必須節節通徹。事事精詳。方可下手。更有剝之碩果。復之災眚。泰之命亂。否之後喜。夫之无號。姤之含章。既濟之終亂。未濟之暉吉。凶中有吉。吉中有凶。吉凶不定。變化無常。倘知之不真。即行之不當。毫髮之差。千里之失。若於運用吉凶處。打通消息。真知灼見。進之退之。急之緩之。損之益之。無不隨心如意。步步得力也。

所論極精。學者慎毋忽。然有極簡妙訣。果能念念清和。自造無上乘者。蓋如悟元子論。尙屬地仙家法。瓊瑄先生所謂。其法繁難。不易成者。是也。若余所述。乃是天仙家法。所謂以身爲鉛。以心爲汞。以定爲水。以慧爲火。究其火候。以中以和而已。既無卦爻。又無觔兩者。悟元子不之述。故爲補述如此。學者更能於先天之先立脚。而以清和兩字。理此身心。自能造致中和地位。一無流弊焉。先師太虛翁立論如是云。

前後爐鼎

悟真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兔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又云。

偃月爐中玉蕊生。硃砂鼎裏水銀平。觀此。則知爐鼎爲修煉之首著。若無爐鼎。藥自何收。丹自何煉也。但爐鼎。非外面銅鐵泥土之爐鼎。亦非閨丹女子之爐鼎。乃道之大造爐。威光鼎。古人以乾爲鼎。坤爲爐。蓋取乾陽健。坤陰順之義。乾鼎坤爐。卽是陽健陰順也。所謂偃月爐。硃砂鼎。亦陰陽健順之義。言偃月取陰中生陽之義。言硃砂取陽中有陰之義。陽健陰順。陰濟陽。而陽濟陰。方是修道真正之爐鼎。若舍陰陽健順四字。而別求爐鼎。則是行邪道。而非正道矣。但爐鼎亦有分別。有還丹爐鼎。有大丹爐鼎。還丹以乾坤爲爐鼎。烏兔爲藥物。大丹以虛無爲爐鼎。一氣爲藥物。此還丹大丹之分別。然還丹中。更有坎離爐鼎。不可不爲早辨。蓋此爐鼎。最爲緊要。若不知之。雖有乾坤爐鼎。而金丹末可遽結。何則。偃月爐。真火所生之處。硃砂鼎。真水所生之處。知此爐鼎。以水濟火。水火同宮。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自然結爲至寶。此寶一結。復入於虛無鼎爐。運動天然真火。無質生質。無形生形。神全體就。脫出聖胎。並虛無爐鼎。亦無用矣。至於向上一著。別有爐鼎。非可於語言求者。噫。鼎鼎原無鼎。爐爐亦沒爐。身心兩箇字。舉世盡糊塗。

通篇立論。至顯至明。末後點出身心兩字。苟非親授口訣。那知向上一著。悟元子既

已直泄學者自當領悟矣。曰乾坤。曰坎離。曰虛無。而於偃月。點曰真火所生之處。於硃砂。點曰真水所生之處。又曰知此爐鼎。以水濟火。水火同宮。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自然結爲至寶。此寶一結。復入虛無鼎爐。運動天然真火。無質生質。無形生形。神全體就。脫出聖胎。並虛無爐鼎。亦無用矣。云云。悟元子蓋已和盤托出。復又點曰。不外身心。則其所謂向上一著。別有鼎爐者。直是迎一化元。元隨一化。身心虛無。絕無分別。古哲所謂粉碎虛空這一著。有何鼎爐。有何火候哉。悟元子知之悉矣。故曰鼎。鼎原無鼎。爐。爐亦沒爐。云。究其工法。還自有無均不立。動靜一般持。故能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耳。

內外火候

古仙云。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悟真云。縱識硃砂與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全藉修持力。毫髮差殊不作丹。此皆爲火候而發。後人不知古人立言之意。或執真火本無候之語。不流於寂滅。卽落於忘形。或執不知火候也如閑之句。不疑於子午卯酉之時。必惑於採取年月日時。亦有因語句矛盾疑惑。而不深究者。噫。古人立言。各有妙旨。雖立言不一。而其意皆同。所謂真火本無候者。言真火本無一定之時候。遇陽生之候。

卽進陽遇陰生之候。卽退陰。不是言火常運而無候也。所謂不知火候也。如閑者言運火而必有一定之候。煉已待時。陽生卽進火之候。陰生卽退陰之候。非言時日之死候也。本無候。須知候。同一機關。所以入藥鏡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此言十二時中。皆有陰到陽到之候。意料其到。遇陽卽進陽。遇陰卽退陰。陽到陰到。皆是可爲之時。言下分明。何待細辯。但火候不一。有內火候。有外火候。有採藥火候。有煉藥火候。有合丹火候。有結丹火候。有溫養火候。有脫丹火候。有服丹火候。有結胎火候。有脫胎火候。有修性火候。有修命火候。有文烹火候。有武煉火候。火候居多。總要知其分數爻銖。止足老嫩之候。隨時運用。不使有毫髮之差耳。噫。月之圓。存乎口訣。時至子。妙在心傳。人候之妙。豈易知哉。今人不知火候。最細最微。執古人一言半語。便通元之句。直謂一無可說。一無可傳。殊不知一言半語之妙。乃真師附耳低言。指示一點天機之秘。而非言傳火候也。世間一藝一技。且有多少法則。而況性命大事。豈能一言半語了悟乎。學者何不一三思。

開示極細。的是地仙家法。若余所聞。貴在知時識候。時知候識。則進退合度。應文應武。自不失宜。箇中之維持調護。只在學者滅動不滅照。機現自覺。隨機分處。致之中。

和。念不偏勝。捷在轉瞬。絕不費事。第非虛極靜篤。流入莽蕩昏迷。則時到不知。機現不覺。是大害事。果能用志於寂。置心於虛。不照而照。一靈常存。何時之或失。機之或蒙也哉。苟遺斯訣而他求。縱得洞悉卦爻等等。訣繁條瑣。適足素擾。萬難保無毫髮之差殊也。是於太上正宗。一概掃除。專以致虛致一爲體。亦以中和清和爲用。南宗陳白二祖。蓋嘗印證於律宗鍾呂老祖者。故陳譏悟真一書。運心不普。而白題紫陽像讚。亦有微辭。所謂帶些鉛汞氣者是也。然須熟揣所論。步步節節中精義。息心體會。至再至三。箇中精義。了了無遺。加之虛極靜篤。而一靈存照。則時至必覺。機現必知。等等火候。何難中式合規哉。律宗大旨。專一還返先天。造至中和。不失心傳而已。至謂一言半語。乃屬真師附耳低聲所示之秘。恐啟後學猜疑。流入左道。學者審之。蓋非的論也。況據鄙見。儒宗一貫。亦只一句。此蓋學到垂成。一點玄悟。是亦至理。卽或附耳低言。必係學者師前危坐。機現有阻。現於形色。師知就示。不可高聲。聲高則驚之故。何嘗存有密示之意。學者不可錯會。是有關係之文。余故不敢不爲申說云。

他家我家

悟真云。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又曰。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

此皆指示先天藥生之處。後人不知古人祕諦。見他家家字句。或猜爲女子。流於闡丹之術。忍心汚行。作孽百端。入於禽獸之域者。不可枚舉。彼烏知先天之氣從虛無中來者。安可於有形有象中求之乎。夫人秉先天之氣。借凡父凡母之精血而有身。則人身卽有此先天之氣矣。但此氣日生夜長。陽極必陰。乾宮之陽。走於坤宮。於是乾虛爲離。坤實成坎。曰離者。離去其陽也。曰坎者。坎陷其真也。陽陷於陰。不屬於我。故曰他家。悟真云。要知產藥川源處。祇在西南是本鄉。西南者。坤方。乃陰極陽生之處。子野云。藥出西南是坤位。欲尋坤位豈離人。分明說破。君須記。只恐相逢認不真。此人名曰不死之人。又曰真人。古仙云。若要人不死。須尋不死人。卽他家不死方。曰我家者。我之真陽離去。所以離爲我。曰他家者。我之真陽爲陰所陷。所以坎爲彼。因有坎離之分。故有他我之名。他我之名。是就陽未復來言之耳。果若陽復。則他卽是我。我卽是他。只是一箇。無有兩樣。黃鶴賦曰。效男女之生。必發天機而作。泄天之機。曰效曰泄。是就世法而泄道法。非言男女卽道中之他我。後人不知古人立言妙義。直以他家爲外面之他家。作禽獸之事。敗壞教門。求其來生爲人而不可得。尙欲望仙乎。夫丹經凡言彼我者。以陰陽言。凡言主賓者。以運用言。凡言顛倒者。以招攝言。凡言有無者。以動靜言。

凡言龍虎者。以性情言。凡言鉛汞者。以浮沉言。要之總不外乎陰陽二字。究之不外乎性命二字。然實不外乎身心二字也。彼世間孽根罪人。未明聖賢大道。以女子爲他家。以首經爲至寶。以梅子爲長生藥。是非修聖道。實是謗聖道。當入拔舌地獄矣。噫。家家有之。而非自家所有者。蓋其用之不可見也。若欲求之。大要法財。必於神州赤縣者。以其見之不可用也。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一身尙且無。他人豈能有。內裏既不見。外邊更何求。此中秘密。苟非精明陰陽。深達造化。識得先天真一之氣者。安能知之。

悟元子示。直破萬重黑暗。有功立學。非細。惜於不死方方字。不離人人字。未爲確切點明。悟元子乃信古者。其過蓋緣古哲秘隱太過。所謂運心不普。泄而不泄。遺誤後學。此吾張祖三遭天譴之由。而世誤謂妄泄所致。已被斥於駐世至人。雞足道者矣。道者曰。悟真所謂不死人方。按卽達磨之神州赤縣。道藏所稱大赤天宮。子野所謂豈離之人。乃卽大赤天人。故曰真人。按斯天宮。乃爲人元之本位。人元既虧而求復。自應於斯宮求之。蓋斯宮也。以身而論。位不離乎心腹。則書所言。達磨所訪。悉皆符合矣。且以理論。人則荷乾而履坤者。坤之方位。先天之坤在正北。後天之坤在西南。古哲蓋以人元倚於坤者。故曰坤方不死之人。又按法籙。亦以乾爲天門。艮爲地戶。

巽爲鬼路。坤爲人門者。學人不可以悟乎。其說出自律宗。述以補證斯論之未泄。

真正首經

悟真云。白虎首經至寶。又云。鉛遇癸生須急採。此皆言首經。爲先天真一之氣也。白虎屬西方。爲兌金。首者。先天祖氣。經者。常行之道。先天祖氣藏於坎中。爲陰氣所陷。不能自出。兌之少女。有坤宮真土。代母用事。能發坎中之陽。以歸於坤。而現象首經。卽初三偃月。又曰天地之心。又曰先天之氣。又曰真鉛。以其積陰之下。靜極而動。陽氣初復。爲先天祖氣所行之常道。故曰首經。所謂首經者。以體言。所謂鉛遇癸生者。以用言。夫鉛者。壬水也。壬水清。癸水濁。壬水一生。如珠如露。難得易失。當其現象。急宜下手。若稍有緩。癸水卽生。癸水一生。則壬水潛藏。落於後天。不堪用矣。採壬水。卽是採真正首經。此經先天而生。後天而存。生天生地。生人物。順之則死。逆之則生。爲仙在此。爲凡在此。本來仙凡無異。因陽極生陰。乾之中陽。走於坤宮。乾中虛成離。坤中實成坎。先天乾坤。變爲後天坎離。而真經於是潛藏矣。大修行人。以法追攝於一箇時辰內。還此真經。煅煉成丹。名曰金丹。吞而服之。返老還童。長生不死。可知金丹。卽是首經。但未煉則謂首經。已煉則謂金丹。金丹首經。一而已矣。非有兩也。後世迷人。不達祖師妙旨。直以十四歲

之女子首經猜之。噫。首經是首經。非聖賢至清至潔之經。乃凡夫至濁至汚之經耳。夫經者。徑也。徑卽道也。道字從首。從彳從止。彳止。卽動靜之氣。氣之首。非首經乎。然則道卽首經。首經卽道。是首經也。無形無象。無聲無臭。擬之則非。議之則失。不可畫圖。只可神會。非濁血之經可知矣。至於五千四十八黃道之說。乃陰極生陽。先天來復之秘。而非定十四年也。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其餘八日。歸於何處。蓋五者。土之生數。千十者。土之成數。四者。金之生數。土屬坤。金屬兌。自兌至坤。陰極生陽。西南得朋。月現庚方。非首經乎。八日者。八日兌上弦。金水平分。陰陽相和。正在黃道之中。乃陰中生陽。陽氣經行。歸於中道。非五千四十八黃道乎。且八日者。七日之多一日。天地以七日而來復。當陰極陽生。七日復。而八日經行。增長歸於中道。正合五千四十八黃道之說。又八日者。三五相合。三五合。而陽氣純。一氣渾然。中立不倚。如十五之月。光輝圓滿。正行天地之中。亦合五千四十八黃道之說。七日復。八日弦。三五合一。總是靜極而動。陽氣經行之首。上著脚耳。祖師立言奧妙。大有關係。豈可以人間十四歲之女子首經妄猜哉。至於十四歲女子之首經。乃是陽極生陰。非是陰極生陽。蓋血屬陰。經血通。卽是陰生之所發現者。何得錯認經血純濁之物爲先天至清之氣乎。悟真云。竹破須將竹補宜。抱

雞當用卵爲之。參同云。同類易施工。非種難爲巧。蓋我之先天有傷。必用我之先天補之。方是同類真種。我之性命不固。仍以我之性命接之。方是同類真種。若失自己本來原物。而尋他人之物。豈是同類真種乎。夫人各有性命。人之性命。不能與我猶我之性命。不能與人。此理不辯可知。果男子得女子之首經。而能成道。何以女子得男子之首精。而不能長生。果男子修道而用女子。則女子修道亦必用男子矣。此理又不辯而可知。吾勸同道者。速把孽坑填平。急將兩眼睜開。分其邪正。辨其是非。積德立行。以爲長久之計。甚莫在迷城裏作生活。漆桶裏尋明珠也。

快哉斯辯。如老吏之定爰書。一字不可移易。取以懸諸國門。孰敢道一否字。卽此一篇文。定必昇作神仙領袖。借其於同類真種上。眼界不開。開示不大。想於虛空一功。未經真師澈授耳。蓋人與地天。並列爲三者。同屬先天真一所生。若以同類而論。三才還是一氣。一而三。三而一者。縱因此身陽極而虧。古哲謂竹破竹補。不向三才生處追尋。更於何處求復。此理昭然。則當念念不捨真一。以一索一。如心使身。一自降充。破補何難。第人自昧。一味順流而逐末。不知返本而還元。以致陰長陽消耳。悟元子既知還返妙義。何不廓其慧力。朝斯夕斯。身爲世唱。先以身試。身陰盡。則身陽純。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由勉而安。由安而得。無見小。無欲速。由刻而時。由時而日。由日而月。由月而年。何必另尋工法。山河大地。莫非鼎爐。蠢動含靈。莫非藥物。如何採。如何結。如何烹煉。溫之養之。成之脫之。至於粉碎虛空而止。悟元子俱聞命矣。行爲世唱。不亦快乎。莫謂德行未巨。尙有三尼醫世書在。大可並行而不悖者。噫。自好若悟元子。而學問造至此。宇宙雖大。求如悟元子心德。豈有二三種子哉。駐世神仙。乾隆嘉慶間。駐有幾尊。而悟元子不得一遇。不解真不解。識此聊以自警云。

伏煉九鼎

參同云。惟昔聖賢。懷元抱真。伏煉九鼎。化迹隱淪。又古仙云。伏氣不服氣。服氣須伏氣。服氣不長生。長生須伏氣。此丹經要語。後人不知其義。事服食者。用九鼎而煉藥。作閨丹者。度九女而採氣。噫。九鼎之旨。豈鐵鼎女鼎哉。若猜疑爲鐵鼎女鼎。是將祖師度世之天梯。變爲鄴都之路引矣。豈不可悲可傷。夫所謂伏食者。乃伏先天之氣。以實其腹。而非服餌金石草木之謂。所謂九鼎者。乃金丹九轉。純陽無陰之義。而非爐火換九鼎。閨丹用九女之說。夫先天之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如露如電。來無踪。去無影。難得易失。至人以實形虛。以有形無。攢年至月。攢月至日。攢日至時。於此一時。奪三

千六百年之正氣。回七十二候之要津。伏此一點先天真陽。入於造化爐中。凝結爲聖胎。是曰伏食。結胎以後。運天然真火。煅盡餘陰。露出乾元面目。修就金剛不壞之物。名曰九轉大丹。是云伏煉九鼎。此乃法身上事。從虛無中結就。並無男女等相。不干氣質皮囊。故古仙云。鼎鼎原無鼎。藥藥亦無藥。其所云爐鼎藥物者。是借爐火烹煎之象。形容修煉金丹之法。而非實有爐鼎之說。夫金丹者。太極也。太極中含一氣。一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則必靜。靜極則必動。陽極則必陰。陰極則必陽。陰陽互爲其根。四象五行。八卦甲子。萬象萬物。卽於此而生矣。此造化順行之道。若欲盡性至命。則必奪造化。轉生殺。逆五行。顛倒氣機。復還混沌之一氣。完成太極之本相。豈有形之爐鼎能煉乎。所謂煅煉金丹之說。卽完成太極之旨。太極者。圓成之物。圓極必虧。故借修持以保全。太極本無虧。因陰陽而有虧。欲全太極。先調陰陽。陰陽混合。一氣運轉。復還當年渾然太極本相。是曰採藥煉丹。因其藥欲混化。故名混化藥物者爲鼎。因其藥欲煅煉。故名煅煉藥物者爲爐。因其煅煉成真。經久不壞。故名之曰金丹。其實鼎爐金丹。皆假名託象。顯露消息耳。名象尙且無。更何有女鼎爐竈之穢行邪事耶。噫。自從會得長生訣。年年海上覓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著意尋。

辯極通明。有功立學之作。是有旋乾轉坤妙義。其入手在篇首古仙云云內。訣中訣。在篇末四句偈。而中旨作法。乃在化迹隱淪。究其所事。懷元抱真而已。蓋元乃一之元。一乃元之主。元無一則散。一無元不存。是於懷元而抱真也。抱真化元。是爲工法。箇中妙用。隱有借假返真之義。所謂那麼不那麼。不那麼卻那麼。而實無那麼。乃爲兩邊事一齊了。如是知音。德圓乃遇。千古同慨。

元關一竅

經云。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苗根。要知些子元關竅。不在三千六百門。特以此竅。乃至元至妙之關口。生死在此分。聖凡在此別。爲古今來。祖祖相傳之秘密。非等閑猜量而知。後世學人。不遇真師。或認口鼻。或認眉間。或認顙門。或認百會。或認咽喉。或認夾脊。或認尾間。或認心竅。或認黃庭。或認丹田。關元氣海。凡此等類。皆非元關一竅。夫元關者。無形無象。豈有定位。不色不空。焉有方所。若以方所定位目之。則爲有形有象之物。卽不得名爲元關矣。蓋此竅。不著於幻身。亦不離乎幻身。不著幻身者。非一切有形之物。不離乎幻身者。非可於身外求也。既非身外物。又非身內物。則必有不內不外者存。是特有天機焉。所以古人不敢筆之於書。而又不肯秘而不言。喻之曰生殺舍。

元牝門。龍虎壇。龜蛇竅。戊己門。生死關。刑德門。陰陽戶。衆妙門。希夷府。仙佛地。性命竅。元神室。虛無穴。威音國。等等異名。無非明此一竅。紫陽云。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此語。天機大露。其如人不能識。何哉。悟元子今不惜兩片皮。重爲祖師傳神寫影。發其所未發。泄其所未泄。以神會之。以意契之。而告同人曰。此竅。樣如蓬壺。外小而內大。深不可測。非圓非方。黑白相符。幽明相通。其門高五丈。闊四尺。有門兩扇。一開一闔。左有青龍蟠。右有白虎臥。上有朱雀飛。下有烏龜伏。恍兮惚兮。杳兮冥兮。其中有真人居焉。名曰谷神。號曰長生壽者。日食黍米粥。夜飲鴻濛酒。有時唱清平。有時緊閉口。一呼則竅門開。一吸則竅門閉。故經云。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乃生天生地。生人之孔竅。成聖成佛。成仙之家鄉。安爐立鼎在此。採藥烹煉在此。結丹在此。脫丹在此。有爲在此。無爲在此。始終功用總在此。但此竅。在四大不著之處。在寂寥虛無之境。有意求之不可。無心求之不得。修行之人。須要將此一竅。先當追求。真知灼見。方可下手。採取天寶。若不知此竅。縱辛勤千般。勞苦萬狀。終無進益處。學者可不自勉自力。盡心窮理哉。

謹按斯辯。揆之師傳。悟元子之見。揣自書中。未經真師證印者。其病根。憑書體竅。志

在灼見真知。中聲去毒已深。箇中三尸。乘間布幻。故有高闊闊開色聲等等幻景。自迷
 自昧。妄以取證諸書。自信真灼。可以下手。不知已入熒夷綠甕羅剎遜洞矣。當時若
 遇真師一喝。令置此心於先天之先。寂而又寂。惟存一覺。則不落於枯滅。遇有有有
 無無無際無所。真真幻幻。隱現於中。吾則以氣機處之。則所現所隱。自各還返。吾則
 總以審得湛寂立景。爲真爲正。憑他時時新。局局變。吾只寂視寂體。不造混穆而仍
 湛如者。不可出定。則凡所謂生之採之。烹之煉之。或結或圓。或溫或養。聲去造聲去成造脫
 造化。一一體之自然。而畧加維持。毋任偏勝。此惟從念中無念一訣入手。是爲佞關
 開入後作用。方其未啟之際。總惟置此身心於先天之先。由勉至安。自得開現。不勞
 追求。古哲所謂追求者。乃是追返先天之謂。並無擬議於其間也。平時一著擬議。臨
 行必有幻景歷現。悟元子中聲去病。正在平時閱書體擬所致。故其自述一節。學者不
 可率從。要知曰關曰竅者。不過說有此步。並無關竅具焉者。所謂關也者。有阻之之
 義。竅也者。得通得容之義耳。學者知於先天之先立脚。而又深造自然。目前立況。卽
 是竅中立況。何勞追尋乎哉。先師太虛翁論如此。蓬頭張真人。泥丸李真人。雞足黃
 真人。赤脚李真人。立論印證。皆如此。謂此佞關。開無方所。景無定景。若使開有方所。

景有定景亦不得名立關矣。蓋此立關前包億億萬年。後包億億萬年。箇中立理立境。微塵之細無有或遺。觸而應現。捷如影響。得入與否。卽在機觸之際。或後或前。均不得入也。故古哲修持要訣。端自虛極靜篤上。定審動靜之啟幾。若或妄感。關亦妄應。大有關係存焉。機可妄動乎哉。古哲以此關竅。無理不備。無境不具者。學人克己不淨。淨不造至自然。立關真境。自難倖入者也。余述至此。慨然嘆曰。惜吾悟元子。昔未聞也。是有大關係。入道成道之能否。全看此竅之是否。余敢不爲補述乎。此則述竣。悠然而寐。不知所之。始而星月橫空。旣見遠山如畫。郵亭枕流。登而睇之。平波萬頃。月印湖心。一舟潑刺而來。問渡否。三問不答。若會其意。釋履而登。舟子曰。可矣。旣登。乃巨艦也。波浪大作。舟巨不至覆。浪平已抵岸。斯時已置此身於無何有之鄉。是故浪作不之驚。波平不之喜。舟子頗然之。於是相登岸。而履未曾釋。余不自異。舟子亦大然之。且曰。若然。子固知事立關者也。語畢。岸非岸。乃一淨居也。後有峭壁。下一池。有童自外入曰。有客出迎。乃吾悟元先生。科頭藍褐。率侶四五。兩黃冠。三長老。隨一白衣。由竹徑登坡。見余卽拜。禮甚恭。余答拜。及起。一無聞見而醒。漏已三下矣。是乃應感之妙義。第不知舟子之爲誰。爰識此以參云。

天罡消息

參同云。循斗而搖光兮。執衡定元紀。三丰云。運轉魁罡斗標。煅煉一爐真日月。掃盡三千六百條。修真之道。須要知的斗罡消息。方能逆施造化。扭轉乾坤。規弄陰陽。而不爲陰陽所規弄也。天罡者。乃北斗第七星。一名破軍。一名搖光。一名標星。係北極之權臣。執生殺之衡。握造化之柄。運五行。推四時。生萬物。爲列宿之領袖。運氣之樞紐。其任最重。其功最大。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亦具此天罡之氣。主宰生死。掌握性命。其功與天上之斗罡無異。知此者生。昧此者死。但此罡星。有先天後天之分。不可不知。後天之罡星。日行十二經絡。融通一身血脈。煉罡氣者。以人罡合天罡。內外一氣。以避百邪。究之顧外失內。虛而不實。未益於彼。先傷於我。至於先天之罡星。與本來主人。相親相愛。君臣一心。並行不悖。乃至元陽一破。先天入於後天。背主求榮。結連外寇。始而護我性命者。既而傷我性命。猶虎奔而寓於西。絕不相顧矣。何則。罡星所坐者凶。所指者吉。因其不指於我。而指於他。指於他。則生氣在他。殺氣在我。殺之不已。則我之性命傾矣。大修行人。求他家不死之方者。正以求取罡星所指之生氣耳。取氣之法。總不離乎罡星。罡星坐我家。則生氣在他家。罡星坐他家。則生氣在我家。是必移罡星。坐於他家。方能

有造。移罡之法。亦無難處。只要將他脚跟一扭。即便翻身回顧。歸家認祖。這箇天機。不著於聲色。不落於空寂。不是自己有。不是身外求。現現成成。明明朗朗。世人遇而不識。每每當面錯過。所謂破軍前一位。誓願不傳人者。此也不傳人者。非真不傳。恐傳之匪人。鬼神所不容耳。不容者。以其此事。爲天下希有之事。得之者。生死自主。性命自由。天地不能役。陰陽不能拘。非大忠大孝者。承當不起。非大賢大德者。載負不得。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而非一切傍門外道。所可揣摩其一二。噫。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永劫沉淪。金蝦蟇。玉老鴉。認得真的是作家。其如人多不識罡星。何哉。

按此一論。學者當誠奉作寶。則是天神深秘之道。悟元子慈泄乃爾。余爲學者。佩感無涯。知而誠行。三尸自滅。余聞四十有九年矣。欲泄未之敢者。恐遭譴耳。昔呂祖還丹三成而三失者。爲未得此一訣。及得崔公入藥境。復又證諸鍾祖。始敢用天罡。密受律宗以世守。是爲太上心傳。得此一訣。古哲暗合而已。舉世學人。但知返照。豈知卽是扭轉罡星一訣乎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今而後。學者得有指南矣。豈僅還丹可結。已可藉以克盡。先師太虛翁曰。立學步步無魔。全仗扭轉天罡一訣。得而體之。乃卽回光之返照云。先生泄之。余故竊爲學者慶幸焉。

生殺刑德

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道德經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然則殺雖傷生。而亦能衛生。刑雖傷德。而亦能成德。只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夫人自有生以後。秉氣質之性。受父母精血之氣。加之識神歷劫之塵。生平積習之污。一身上下。盡皆陰氣盤旋。只有一點陽氣。秘在形山。隱而不現。古人所謂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者是也。但一身雖陰。若未交後天。猶是先天用事。不能爲害。大智者。於此防危慮險。固濟真陽。不爲後天陰氣所侵。則直超彼岸。而刑殺之法。無所用之。所謂法以除弊。無弊則法莫施。此刑殺之所不用也。至於先天潛藏。後天用事。陰氣俱發。通身是病。有已發者。有未發者。有歷劫生根者。有現劫生根者。有出於天者。有出於人者。古怪百般。魔障萬樣。使無抑陰扶陽之法。化邪歸正之術。則陰氣日長日盛。必至消盡其陽。傾喪性命。是刑殺之所必用也。刑德生殺。四者相需。蓋刑所以成德。德所以用刑。殺所以衛生。生所以救殺。倘只刑而不德。殺而不生。則刑殺過刻。必至和氣有傷。倘只德而不刑。生而無殺。則生德無威。必至客邪潛入。是必生殺兩用。刑德並行。斯無意外之患。不測之憂。夫刑殺者。所以化陰氣。生

德者。所以保陽氣。陽氣盛。而陰氣自退。陰氣消。而陽氣自固。生殺刑德。豈小補云哉。修行人。若明的刑德樞紐。知得生殺運用。則刑之德之。生之殺之。刑中有德。殺中有生。用刑以保德。用殺以扶生。逆來順去。緩急進退。無可無不可矣。

刑德生殺。採取烹煉溫養。所必憑以致功者。斯論已詳。而於如何得知得行。尙未述及。蓋有致知致得之訣存焉。其訣惟何。操持照顧四法而已。四法謹備。機兆必覺。不爲氣化混濛。則刑德生殺得當。而丹道乃圓。是命學之大關鍵。然非性學淳者。鮮不棘手。

上德下德

古經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又云。上德者。以道全其形。下德者。以術延其命。是皆言上德下德。身分有別。而作運亦不同。蓋上德者。體全德備。乾陽未傷之人。未傷者。是未傷先天之陽。非是未破後天之身。當乾陽具足之時。純粹至精。渾然一氣。五行攢簇。四象和合。寶物佳珍。件件俱全。若無保守之法。則必陽極生陰。圓極卽虧。知之者。急求明師口訣。不待陰生。卽用以道全形之法。運天然真火。煉盡一身陰氣。用六而不爲六所用。以成後天之功。陰盡陽純。長生不死矣。若夫下德者。自陽極陰生。

之後。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諸般寶物皆失。若以無爲之道修之。猶如鼎中無種子。水火煮空鑪。濟的甚事。是必竊陰陽。奪造化。後天中返先天。則當年故物。方能無而復有。去而又來。還我一箇完完全全。全家當也。還其原物。命基已固。別立爐鼎。行無爲之道。溫養聖胎。十月氣足。脫出法身。與上德者。同歸一途矣。後人不知何者爲上德。何者爲下德。乃直曰精漏者爲下德。精全者爲上德。何其謬甚。夫交感之精。係後有之物。濁中之濁。豈可以此爲憑證乎。至於十六歲破身之說。乃言二八一斤。陽極生陰。陰生而後精生。是就陰陽定論。不就歲數定論。如就歲數定論。世有十六歲而精通者。亦有未至十六歲而精通者。尤有過十六歲而精通者。此又何說。可知上德下德。不在後天上講究。而在先天中分別。先天全。則爲上德。先天虧。則爲下德。方是定論。更有不明大道之流。乃曰命爲重。性爲輕。或曰性爲重。命爲輕。皆非也。夫性命必須雙修。工夫還要兩段。上德者。不待修命。而卽修性。性了而命亦了。下德者。必先修命。而後修性。了命又必了性。了命者有爲。了性者無爲。有爲無爲之道。爲上德下德者。下手而設。若到大道完成。不但有爲用不著。卽無爲亦用不著。至於向上一著。別有妙用。又不在有無之例。若學者不知上德下德之設。而卽求有爲無爲之旨。豈能知真有爲真無爲乎。不知真

有爲眞無爲。不但性不能全。命亦不能保。性命之所以然處。全在上德下德處。分別出來也。學者可不深究乎。

論辯極精。古人罕道。非身體力行。窮究數十年。不知辯也。竊按精漏未漏。致功有難易。方其時到陽生。功到交姤地位。童眞值之。但覺徧體酥麻。而氣機向上。其曾漏者。氣機易以向下。向上者。不化精。卽化氣。故安穩。若一向下。念觸凡趣。則必直注玉莖。大危大險。此亦至情。極宜急行兜勒。後透尾閭上升。乃可無漏。無如人心至活。氣機至靈。行到此步。倘眞童耳聞心知。有此交姤一事者。功到此步。念自及莖。氣則立注。余於童身時。曾漏三五次者。此正悟元子所謂先天有傷。其傷在耳聞心知之際。其精未漏。其竅已開。一經功到念動。立有此變。是亦天機之有順行之理耳。今世童子。不知此行者。十無一二。故卽童子進修。亦宜令其於陽生之時。卽向後穿後透。不廢塞艮一訣。則陽自留爐。不抵男根。截其出路。此爲要著。不幸犯漏一次。求其下次不犯。極難極難矣。余自九齡入道。行至十一歲。而大漏。後幾成弱。廢功不行。命乃保。可不懼者。爰補贅此。以告同志。且余更有所聞。今古丹書未經分晰者。先師太虛翁曰。聞諸吾師泥丸氏云。上德下德之說。出自老子。而參同契所云。與古丹經所引。引同。

而義異者。古經所引。其分別在無以有。以是貼上乘下乘而引者。參同所引。其分別在無爲有爲。是貼部位上。作用有不同。古經所引。考與清靜妙經經義略同。參同舊解。有貼氣質而說。有貼學業而說。吾師嵩山二五老人。謂契經。但講丹道。而其口訣。乃在上德下德。上開下開等句。是貼一身部位而言。與道德經經義不同云云。小艮氏今核悟元子所辯。似貼參同舊解說法。均屬正論。後學取以合參乃妙。故并述於此。

有爲無爲

悟真云。始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爲衆始知。但見無爲爲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此修真始終作用之法。後人不知有作。是何說。或子午運氣。或運轉河車。或心腎相交。或任督相會。或聚氣腦後。或氣衝頂門。或調呼吸之氣。或煉交感之精。或肘後飛金晶。或搖骨而擺髓。或吞日月之精。或服雲霞之氣。或爐火而煉金石。或御女而取閨丹。或煉天罡之氣。或聚五臟之精。如此類者。千有餘條。雖道路不同。而執相則一。以是爲有爲之道。失之遠矣。

所闢種種。洵非大道。尙屬可行。而謂失遠。蓋有爲也。據余所聞。內惟爐火。與御女。雖

亦古法。而五臟柔脆者。萬不可服金石。色身不化。身外無身者。萬無御女得益。二門以外。得訣不真。然亦慎毋身試。先師遺論如此。悟元子俱闢之。蓋亦慎謹焉耳。不知無爲是何說。或守黃庭。或思顙門。或思鼻端。或觀明堂。或守臍下。或思夾脊。或觀空。或觀心。或止念。或忘形。或默朝上帝。或鑑形凝神。或思神出殼。如此類者。千有餘條。雖用心不一。而著空則同。以是爲無爲之道。錯之多矣。

所述種種。除鑑形思神二門不可學外。餘皆可因進道。第不可執此爲大道耳。先師遺論如此。

夫著空執相。皆是在臭皮囊上作活計。破插袋上用心思。彼烏知聖賢大道。不著於空。不執其相。有不空不色者在乎。

所闢是也。若知是用假以返真。則便是修真正路矣。學者須當會悟。方不負作者一片婆心。

所謂有作者。非強作強爲。蓋人自先天埋藏。性命不固。若不得栽接之法。返還之道。焉能延年益壽。完成大道哉。有爲者。欲還其所已去。返其所本有。此係竊陰陽。奪造化。轉生殺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鬼神不能知。蓍龜不能測。人焉得而見之。人

不得見。則非一切執相之事矣。

所論是也。然要知三關九竅不通。血氣有阻。治病不暇。而暇遠作栽接乎。古哲所示種種。正爲修此大道張本。若不爲此而然。則爲臭皮囊上尋活計矣。焉得不闢乎。所謂無爲者。非枯木寒灰之說。蓋以真種不能到手。須假法以攝之。既已到手。則原本復回。急須牢固封藏。沐浴溫養。防危慮險。以保全此原本。不至有得而復失之患。

所論極是。然要知真種之失。失由中擾。既已假法攝歸。可不急事止念觀空等法。況夫內觀外觀遠觀。出自清靜妙經。止念之旨。呂祖不云乎。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止亦徒然。然則止念觀空等訣。何可闢乎。悟元子闢之。蓋闢夫枯滅爲道者也。

及其身外有身。神通廣大。至誠前知。孰不知之。始則求其他家。終則保其我家。方是有爲無爲。知始始之。知終終之之妙旨。豈一切執相著空者。所能窺其涯涘哉。學者若遇明師。先求其有爲之道。後求其無爲之道。更求其有無不立之道。則修真之事。方能大徹大悟。不至有頭無尾。半塗而廢也。學者須宜勉力。

論至此。學者可以知其所以宜闢矣。以彼所事者。知此昧彼。故斥其執與著也。悟元子蓋亦深知金丹大道。豈能就授。亦必先付理氣通關等道。然後續付追攝還元等

等作用。用靈元復。理必戒以止念。從事觀空。引正返照。則所復不失。而牢封妙義。卽在其中。而非執有執無。所能造致者。不闢不能悟。此又所以立辯之苦衷也。學者可不體認乎哉。

子午卯酉

古經云。不必天邊尋子午。身中自有一陽生。又云。冬至不在子。卯酉誠虛比。則是子午卯酉。無一定之時。無一定之方。其所謂子午卯酉者。亦因理而強名之。蓋一陽生爲子。一陰生爲午。陽與陰合爲卯。陰與陽合爲酉。在時爲陰陽之生旺。在方爲陰陽之中正。是以陰陽而定子午卯酉。非以子午卯酉而定陰陽。故當陽氣方生。急須進陽。不可使陽氣消耗。故曰子時進陽火。當陰氣方生。急須退陰。不可縱陰氣增長。故曰午時退陰符。進陽而至於中正。則陽氣平和。此時宜休歇。須當以陰濟之。庶無剛而過躁之患。故曰卯時宜沐浴。陰退而至於中正。則陰氣平順。此時宜止息。須當以陽濟之。庶無柔而過懦之失。故曰酉時宜沐浴。三丰所謂遇子午專行火候。逢卯酉沐浴金丹者。正是此意。後世傍門外道之流。不得真傳。皆認天邊子午卯酉之時。或子時守腎。午時定心。卯酉靜坐。或冬至養陽。夏至抑陰。卯酉二月無爲。噫。此乃天之子午卯酉。與我何涉。夫天

有天之時。我有我之時。人秉天地之正氣而生。一身卽具天地造化。自有陰陽。何須求天地之陰陽。若求天地陰陽。不過是後天有形有象之陰陽。豈能復我先天至陽之氣。超出乎後天陰陽之外耶。後天陰陽。皆順行造化。有生有死。若執後天而修。終在五行陶冶之中。有時四大解散。一靈難留。未免又移他地。別尋住處矣。獨是子午卯酉。非可於身中求。亦非可於身外求。大抵在於虛無求之。方有著落。蓋陽生者。非身之動。非心之動。非腎之動。亦非眼耳鼻舌之動。乃坤中孕震。後天中先天發現之謂。陰生者。非神之昏。非氣之濁。非精之發。亦非聲色香味觸法。乃乾下藏巽。先天中後天忽來之謂。至於陽進而歸於中道。乃先天復其半也。陰退而歸於中道。乃後天消其半也。進陽火。退陰符。陰陽相當。大小無傷。兩國俱全。天地至中至正之道。在是。聖賢精一執中之道。亦在是。學者若能窮究到此處。修真竅妙。可以了了。其如人多將此四時錯認。而不細心窮究。何哉。

慈哉斯示也。竟將身歷玄秘。和盤托出。壽諸梨棗。古哲所未能泄。悟元子竟乃爾。可爲後學焚香頂禮。謝地謝天。重整衣冠。端肅望空。再三稽首。謝而筆此。以告得見是書者。噫。陰符經天人合發之活子活午。萬卷丹經曾泄否。惟吾律宗天仙戒授乃口。

授之。悟元子且以壽諸梨棗。自刻以後。是乃天授。道宗之運轉矣。然見是書而敢傲忽者。天律有言曰。傲忽真訣。削其靈根。塞其玄竅。有不告戒而授受。殃及九祖。吾師太虛翁。告授此秘。曾告余曰。師告勿聽。師勿與罰。受者凜之。幸毋傲忽。余以是書。壽泄此秘。恐貽悟元子罰。不敢不以述告同志云。

生死有無

易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陰符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此皆言生死之根。有無之竅。學人不達此理。皆以有呼吸之氣謂生。無呼吸之氣謂死。噫。以此爲生死有無。差之多矣。殊不知人之生死。雖不離乎呼吸之氣。而其根源。並不在乎呼吸之氣也。人自有生以來。內藏先天精氣神。以養法身。外得後天精氣神。以長幻身。及至二八之年。後天用事。先天退位。順行造化。陽氣漸消。陰氣漸長。而生死之根。於此立矣。自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陰氣旺而陽氣衰。正不勝邪。一日之間。千生萬死。忽而陽氣盡。陰氣純。其不歸於大化者。誰哉。至於嬰兒孩提。猶未交於後天而夭死者。是特所秉先天不足。陽氣不生。日久自散耳。惟大修行人。知生死之關。明有無之竅。於生身受氣之初。逆施造化。竊奪陰陽。既能扶陽氣漸生。又能抑陰氣漸化。更能使陽氣長生而不死。陰氣長死

而不生。所謂死中求生。無中生有者此也。古仙云。識神生復死。元神死復生。又悟真云。須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這生門死戶。不在眼耳鼻舌身意。不在精神魂魄。氣血。不在五臟六腑。不在百脈三田。而在四大不著。太虛空谷之中。明朗朗朗。現現成成。但人不下肯心。爲世事所擾。爲恩愛所牽。爲財色所迷。以故當面不識。遇寶空過。果是箇中人。認定這箇門戶。穩著脚步。於生我處還其元。於死我處返其本。黑中生白。雄裏懷雌。長生不死。有何難哉。但所謂生者。生其真身。死者。死其幻身。幻身不死。則真身難脫。真身不生。則幻身不死。生死不並立。真幻不同途。非若傍門外道。以幻身生死爲真。以真身生死爲假。以先天虛無之氣爲假。以後天呼吸之氣爲真也。學者欲了生死。先窮其生死之理。生死之理既明。則能長生不死。則能無生無死。修道至無生無死。方是了卻生死。莊子所謂攝精神而長生。忘精神而無生者是也。知生死。知到此處。齊一生死。有無不立。大道可成矣。

談道談到此。世有幾人。非不知也。不肯言也。吾師太虛翁。不論亦已。論必徹底。恐誤後學。故不敢訥。

先後坎離

經云。別有些兒奇。又奇。心腎原來非坎離。此中秘密。可爲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蓋先天造化。無形無象。不著於有。不落於無。無形而能生形。無象而能生象。何得以心腎爲坎離也。夫心腎者。乃後天有形有象之物。不但不是先天坎離。而並不是後天坎離。乃後天坎離之滓質耳。所謂真坎離者。以水火言之。坎爲水。離爲火。然水中有真陽。火中有真陰。真陰真陽。乃乾坤健順中正之氣。故曰坎離者。乾坤之繼體。本來陰陽一氣。因先天太極一分而陰陽出。陰陽一出。乾與坤交。乾中之陽。走於坤宮。坤中之陰。入於乾宮。乾虛而爲離。坤實而成坎。於是先天乾坤。變爲後天坎離。離者。離去其陽也。坎者。坎陷其真也。離卦外陽而內陰。陽失其實。則外陽必係假。坎卦外陰而內陽。陰陷其真。則外陰必係假。陽亦不純。陰亦不真。此後天坎離也。然雖外陰陽不真。而陽中所藏之陰。爲真陰。陰中所藏之陽。爲真陽。真陰藏於假陽中。真陽藏於假陰中。此後天中所藏先天之坎離。先天後天。皆不關乎心腎。後世學人。不但不知先天。而並不知後天。只認心腎坎離爲真。或以男女爲坎離。大錯大錯。夫人之坎離。猶如天之日月。天之日月來往。推運四時。生長萬物。人之坎離動靜。調和神氣。衛持性命。天之日月。並無方所。人之坎離。豈有定位。但人自交後天。順行造化。假者用事。真者潛藏。先天爲後天所蔽。不能自

出以故有生有死。不能長生而不死。惟大修行。人知的先天坎離。又識的後天坎離。於後天中返先天。於常道中行仙道。取其坎中先天真陽之氣。以填於離。取其離中先天真陰之氣。以歸於坎。則坎離後天之陰陽。亦渾化而返其真。仍是乾坤相合。陰陽一氣。太極圓成之物。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矣。古仙云。一點陽精。秘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乎位。關一竅。則心腎無陽精。不是真坎離。又可知矣。至於先天大道。尤有借陰以藏陽。借陽以退陰之坎離。別有秘密。不在先天後天之列。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坎離豈易知哉。

議論精確。能知領會。箇中工訣。躍如也。深得古人授受之妙。豈僅震輶豁瞽已哉。

煉己築基

呂祖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紫陽云。若要修成九轉。先須煉己持心。參同云。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然則欲修金丹大道。非煉己築基不能。獨是煉己築基。不是兩事。乃是一理。築基不在煉己之外。煉己卽在築基之中。非煉己之外再築基。築基已畢。又煉己。所謂煉己者。以用功言。所謂築基者。以固氣言。煉己純熟。則還丹可望。築基堅固。則神室穩當。煉己築基。豈小事哉。呂祖三次還丹。煉己不熟也。紫清半夜風雷。築

基不固也。二公者。乃神仙中之耳目。教門中之領袖。工夫不到。猶不方圓。而況他人乎。何謂煉己築基。己者。私欲也。有我也。有己也。基者。實地也。根本也。人之所以不得成道者。因其有我有己也。一有己我。私心滿懷。不能腳踏實地。千魔百障。蔽塞靈窟。步步阻滯。事事糊塗。六賊胥生。七情朋黨。喪其良心。傷其真性。搖動本命。神昏氣濁。無往而非妄念邪心。尙欲進德修業。以成大道。能乎否耶。祖師教人。先須煉己築基者。是欲人在實地。上下工夫。自卑登高。由淺及深。用漸進之功也。夫人自有生以來。幻身帶父母精血之氣。藏歷劫識神之陰。又受後天五行之氣。內外純陰。只有一點陽精。隱而不現。正不勝邪。邪蔽其正。若非將內外陰氣。煨煉退去。陽精如何返出。此煉己築基之功。不可缺也。試明煉己築基之要。懲忿窒慾。煉己也。心灰意冷。煉己也。忘情絕念。煉己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煉己也。不貪名利。不戀聲色。煉己也。損己利人。虛心請益。煉己也。衆善奉行。諸惡不作。煉己也。志念不退。勇猛精進。煉己也。主心一定。至死無二。煉己也。牢固陰精。不傷神氣。築基也。全身放下。物我皆空。築基也。以天地爲懷。以萬物爲體。築基也。幽隱不欺。暗室無虧。築基也。虎兇不怕。威武不屈。築基也。生死不顧。疾病不憂。築基也。煉己築基。兩不相離。能煉己。即可築基。能築基。卽是煉己。歸到實處。煉己築基。一而已。

若能煉已築基。工夫到時。還丹可結。大丹可修。噫。築基時。須用橐籥。煉已時。還要真鉛。煉已築基。豈易事乎。

此則乃成道之立律。學者謹銘之心。刻刻不間。行住坐臥。每刻心中。字字默誦一遍。方克持守。細體築基用橐籥。煉已要真鉛。慈哉斯示也。據鄙見。佞關竅不開。真功沒捉摸。天鉛積如山。取母遺鑰橐。非橐取數窮。有鑰探歸櫃。欲完大道基。功只在慎獨。

內外侶伴

經云。混沌七日死復生。全憑侶伴調水火。又云。託心知。謹護持。照應爐中火候飛。特以修持大道。全要侶伴相應。而後可以有爲。倘侶伴不當。或無侶伴。一己孤陰。動必有凶。何能竊陰陽而奪造化乎。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三人同志。足以防危。侶伴乃性命所賴。道德所藉。修真者。始終不可或離者也。但侶伴不一。有內侶伴。有外侶伴。外侶伴者。知音道伴。乃生死相託。患難相扶。有善則勸。有惡則規。同心合意。彼此資益。共修大道者也。內侶伴者。乃西南坤方不死之人。負剛烈之氣。具正直之體。抱果斷之才。掌生殺之權。握生死之柄。除邪扶正。賞善罰惡。轉禍爲福。逢凶化吉。內魔不得生。外魔不敢侵。所以護性命。運造化者。在神爲靈官。在宿爲天罡。在方爲金星。大修行人。以此爲侶伴。

同心合意。託以性命。則性命可全。委以造化。則造化可逆。開天門而閉地戶。留人門而塞鬼路。用殺機而求生機。顛倒陰陽。直有可必。故外之侶伴。或可以無。內之侶伴。決不可少。倘內侶伴一失。則性亂命搖。心迷神昏。先天失而後天發。出生入死。魔障百端。無所不至。故修道。以結同心侶伴爲第一著。但同心侶伴。人最難識。其本體無形無象。無聲無色。無背無面。惡化則爲夜叉。善化則爲菩提。變化無端。隱顯不測。人皆當面錯過。不肯認真。因此日遠日疎。與我隔絕。若有知音者。忽的尋著。結爲同心。行住坐臥。須臾不離。更得外之侶伴。共相勸勉。內外共濟。還丹大丹。俱可成就。但內侶伴固難。外侶伴亦不易。苟非有大功大行。大福分大緣法者。不能兩全。修真志士。寧失其外侶伴。不可無內侶伴。內侶伴。所以成法身。外侶伴。所以護幻身。法身事重。幻身事輕。長春真人云。病卽教他病。死卽教他死。至死一著。抱道而亡。卽此輕幻身重法身之謂歟。學者可不知之乎。

所論乃道宗至秘之文。卽其剖示內侶伴。分有虛實兩法。是皆爲得天寶而設。一言得自坤方。一言得自知音。坤方之來。來自虛空。然無媒種。何由感至。則此媒種。爲之內侶亦可。然按余聞。以爲外侶者。知音侶伴。直是眷屬。而古哲用以爲媒。勾致無形。

無象之至寶。以爲大丹丹主。育化真元。故亦名曰外侶。惟如丁許裴李四大古仙所娶者。乃爲內侶焉。於是又設外侶以護之。箇中作用。第一世財致充。第二克己無缺。第三尋覓外護法。用磬魚。分省他我。遺有致調陳法。是概用磬以省陽。用魚以省陰者。當其交與化也。用魚用磬。不先不後。不疾不徐。調至極和爲主。此可意會。不可言傳。余按悟元子論。似精似詳。然尙有淆混。且多未述。想但得其名。而未聞其說者。卽其所述味之。乃因知音侶伴。悟入坤方求寶者也。故有寧無外侶云云焉。原夫求寶坤方一訣。法用置種設媒。箇中火候。全憑外侶審報無差者。先師太虛翁云。凡夫感致之物。有元有一。而元有濁清。一有先後。元清則靜。元濁則搖。推其所自。清則自先。濁則自後也。欲辯後先。全憑一己。外侶不得與焉者。箇中至要。全在自己學問。世財充足。學問到家。方能辯識先後。世財充足。方能直受無妨。至如火候之當否。雖可自主。古哲恐有差失。故立致委外護一法。以有得失死生關係存焉。先哲口授如此。而悟元子反於此節不之重。則於虛空感致一宗。箇中功法。必未全聞也。至夫塵世知音。洵豈易得哉。秦皇漢武。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之得。達磨尊者。中印梵王王子。中印國土不小。而遠求於震旦赤縣。乃得千掌和尚。駐世千二百載。不遇而逝。此非宿

世結有證助奇因而時又適值萬難湊合者是不猶泛海求珠乎捨坤方可求不求偏欲於茫茫塵世冀遇余無如千掌壽算達磨福德故以知音塵侶一門記惟俟夫世之大有宿緣者踵而行之不敢阻亦不敢勸學者要知坤方是卽道言之大赤天宮釋言之神州赤縣世傳神州赤縣是汴梁附會之言不足爲據也吾眞師雞足黃眞人謂屬太極中之無極無極無定位而元有定名曰天元曰地元曰人元吾處三才之中形沒歸地神升附天者蓋以有形有象耳是言後天則然也吾身之得生非此後天之形神也先天元一盡乃各歸其類故有歸地附天之說若然吾之先天元一虧失自當求復於人元人元爲人先天而安充於無極之中古哲名此元一爲坤方人者以人倚坤而立也原此人元說有則有說無則無動靜虛實生死亦然者人能若有勿有無若勿無動靜語默一能如之已合先天本體從而一志求復求充立得充復捷若響應自必油然而灌注是爲志盡人道滿願克成之妙法眞師口授又如此

盡心窮理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蓋聖賢大

道有始有終。有本有末。知其始。明其終。究其本。窮其末。方能從頭至尾。大徹大悟。有往有利。倘一事不明。卽一事有迷。知之不真。卽行之不通。學者必須窮其理。而後可以行其理。致知力行。缺一不可。其理爲何理。卽天地造化之道也。造化之道。有體有用。有始有終。其間陰陽迭運。消長互更。變化無端。然其最要處。總在一氣。一氣總不外乎虛無。這箇樞紐子。非色非空。非有非無。不可有心求。又不可無心得。難描難畫。難思難議。順之則生。人生物。逆之則成仙成佛。性命於此寄。生死於此出。悟之者。立躋聖位。迷之者。萬劫沉淪。窮理者。卽窮此理也。窮透此理。方能行得此理。但此理有火候。有工程。有權變。有遲速。有急緩。有收放。有隱顯。有方圓。有盈虧。有止足。有等等作用。先須明其道。次要知其法。道法兩用。性命雙修。方是無上一乘之道。乃腳踏實地之道。腳踏實地之道。須要循序漸進。不得躐等而求。何爲循序漸進。積德立行爲第一著。煉己築基爲第二著。以鉛制汞爲第三著。鉛汞相投爲第四著。溫養還丹爲第五著。大藥發生爲第六著。服食金丹爲第七著。凝結聖胎爲第八著。以汞養鉛爲第九著。抽鉛添汞爲第十著。防危慮險爲十一著。胎完止火爲十二著。九年而壁爲十三著。脫胎出神爲十四著。乳哺嬰兒爲十五著。別安爐鼎爲十六著。神化不測爲十七著。打破虛空爲十八著。以上皆

修道之要著聖功之全能。果於此等處。認得清白。打的透徹。有始有終。力行不殆。性命可了。但世上學人。認假不認真。不肯盡心窮理。輕視性命。未曾入門。便要升堂。未盡人事。便想仙道。自己不出一力。便要他人真寶。略不如意。稍著苦惱。即便退步。半塗而廢。委之無緣。如此舉止。何能近聖賢門牆。夫聖賢之學。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其理精微。其義幽深。普龜難測。鬼神莫知。非一言半語。可以了悟。苟非下數十年窮理死工夫。不能揣摩其一二。非積德立行。勇猛精進。一意不回。不能感動乎真師。若箇丈夫。以性命爲一大事。夙夜不懈。極深研幾。窮神知化。有時苦盡甜來。福緣忽到。磕著撞著。將往時無頭無尾。一切疑團。如水消瓦散。始知的生平心思。不是錯用。可嘆世之學人。不思性命之事爲何事。不推性命之道爲何道。糊塗學道。糊塗修道。妄想一步登天。立地成聖。無怪乎爲盲師時師所誤。而終在鬼窟中作生涯也。試觀世之一技一藝。亦必細心久學而後成。況此生死大事。爲天下希有之事。豈能容易而知乎。昔我仙留老師。初在蜀川參學。來往於白石歸清之間。十有餘年。未得究竟。後到漢南。以師事紅溝道人。其志愈堅。其行愈苦。八九年間。總無會心處。後遊甘肅皋蘭阿干鎮。得逢余丈人。機緣相投。始明大道。以仙留老師志誠學道。功行異人。落魄江湖三十餘年。方能聞的香風。彼一

切癡迷漢。朝學而欲夕得。昨學而欲今得者。何其愚哉。吾勸同道者。立不朽志。存長久心。除妄想。念重性命事。窮造化理。死心踏地。一層層剝進去。一層進一層。直剝到道之骨髓處。方見的大地塵沙。盡是珍寶。信步走去。頭頭是道。大徹大悟。通前達後。一往直前。何患性命不了。大道不成耶。

學知盡心窮理。自克原始反終。是知行並進之學。知之者心。行之者身。知行並進。身心不貳。是爲腳踏實地。能自第一著。實實體返體還。伋關自開。伋關一開。金丹大道修復。不落虛妄。而致開之訣。端白克己第一著始。克己功法。端自淨心除妄始。從此死心踏地。一層層剝進。剝去一層。直剝到道之髓處。始知真妄本無相。念妄則妄。念真則真。真妄之現。現於念動。古哲故以念頭動處爲立化。蓋陽曰立。陰曰化。金丹大道。修返純陽之義。然而陽極則陰生。欲使箇中無陰。無是理也。古哲修之。一歸於真而已。是於日生日返。融歸於一。斯一難名。強名曰竅。然則所謂學入關竅者。學歸於一。毋使陽散陰泛焉耳。生一日。返一日。學問豈有涯岸哉。故古仙云。元始天尊。開闢至今。無刻不採取。無刻不烹煉者。則知元始天尊。無刻不事還返也。故無生老病死苦。謹按修真辯難全部。闡發古哲欲發未發處。數不勝數。有功立教之作。惟於立關

一竅篇中節去自述一段。乃爲完璧矣。學者要知一身關竅。各有真幻二氣。是卽易經所謂一陰一陽之爲道者是也。玄門所重。在於感應。真感則真應。幻感則幻應。感應從類。其理如是。若然。彼家我家。亦各具有真幻二氣者也。古哲事空事寂者。志在克己以全真也。至道真源。不在氣機之隱現。而在隱現莫測。心不之搖。念不之動。乃爲全真。以真感真。玄關乃開。開真則所現所隱亦真。隱現既真。則取煉還返無妄。而得效亦真。蓋此玄關一竅。上包過去。下包未來。箇中真妄。各隨類感。隨感隨應。神祇無得暫阻。有此要妙。古哲鑒之。是以致功玄學。首以克己爲第一著。悟元子取以此篇作全部關束。深得古人著書宗指。學者慎毋以有一節之失。乃置全書於高閣。悟元子之失。正是智者千慮之一失。余爲參證。乃正愚者千慮之一得。余學問較之悟元子。豈僅小巫大巫已哉。是余真實語。筆以告夫同志云。

棲雲山悟元子修真辯難後編參證終

道譜源流圖

謹按雲隱呂律師所纂原本以

玄玄皇帝爲道祖。以 純陽帝君爲道宗。今仍之。

道祖

玄玄皇帝	金闕帝君	東華帝君	正陽帝君	純陽帝君
姓李名耳字伯陽。隱老聃。仕周爲柱下史。唐初追崇廟號世祖。玄皇帝法錄稱太上老君。	卽周朝函谷關令尹喜。受道德經。著關尹子書。元朝追封金闕帝君。道書稱尹真人。法錄稱金闕後聖降生天尊。	姓李名詵字元陽。號小童。春秋時人。君春秋時人。元朝勅封全真大教主。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少陽帝君。法錄稱臧師元陽上帝。世稱鐵拐李祖師。	姓鍾離名權字雲房。號正陽。又號都散漢。西漢時人。元朝勅封正陽開悟傳道靈教帝君。	姓呂名巖字洞賓。號純陽子。唐朝進士。元朝勅封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嘉慶五年奉旨加封靈元贊運四字以昭敬典。

太極仙翁

姓葛名玄字

孝先東漢時

人法錄稱雷

露元省天樞

上相東華太

極左宮仙翁

垂恩廣救慈

悲大帝世稱

老葛仙翁

果老仙師

姓張名果號

果老唐元宗

朝授銀青光

紫光祿大夫

後居恒山

南華莊子

名周嘗爲楚

國漆園吏著

有南華經

鄭真人

名思遠東漢

時人法錄稱

思遠鄭真人

抱朴子

姓葛名洪字

樛川號抱朴

子爲太極仙

翁之姪孫世

稱小葛仙翁

著有抱朴子

道宗

純陽帝君

正一天師

姓張名道陵。爲漢留侯張良七世孫。先獲黃帝九種丹書。後遇老君於蜀都之玉局。受盟威品。法籙全成。上靈雷霆。秦省都天大法主。六合無窮。高明大帝。封號正一輔元神化靜應顯佑真君。道傳其子衡。子子相傳。爲正一派。居江西龍虎山。

柳真君

名榮字飛卿。晉代人。至唐朝得度後。封宏教真君。

韓真君

昌黎伯之姪。名湘。元朝封宏教真君。

陳真君

名七子。後唐時得度者。世稱藍采和。元朝封宏教真君。

曹真君

宋之外戚。名臣曹彬之孫。世稱曹國舅。元朝封宏教真君。

何仙姑

本男子。姓徐。名肇臣。嘗出定。家人獲其屍。及返。適有何氏女新死。遂附焉。後得度。去世。人稱何仙姑。元朝封元君。

海蟾帝君

姓劉名操。字遠相。得度。來南。自號海蟾道人。元朝勅封海蟾明悟宏道純佑帝君。是為南宗啟教祖師。

紫陽真人

姓張名伯端。字平叔。號紫陽。北宋時人。著有悟真篇。雍正十一年。奉勅賜號神仙。

杏林真人

姓石名素。字得之。號杏林。亦宋時人。

紫賢和尚

姓薛名道光。號紫賢。初為僧。與紫陽真。人友。後繼石杏林真人。乃授以道。

陳泥丸祖師

名楠。字南木。號泥丸。一號翠虛翁。宋朝人。著有翠虛篇。

白紫清真人

本姓葛名長庚。後繼海南白氏名玉蟾。封紫清真人。著有詩文全集。行世。

彭鶴林祖師

名相。字鶴林。宋末時人。啟編林正宗。

重陽帝君

姓王名嘉。號重陽。又號雲風。南宋時人。元世祖時勅封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是為北宗。

長春帝君

姓邱名處機。字通密。山東文登縣人。重陽帝君授以至道潛修龍門山。後應元世祖皇帝三聘。出山。一貫止殺。天下初

趙大宗師

名道堅。號虛靜。南陽新野人。勅封泥元宗師。真君傳以心印衣鉢。付三大戒。并以元世祖皇帝命開龍門。派御賜二十

留紫元真人

五祖。代為南宗。名元長。亦宋時人。

鞠九思

沙道路

定、復還其十
八大弟子、分
十八路以招
撫天下流民、
全生安社皇
帝乃追封其
傳道師五代、
皆加崇帝君
號、勅封長春
爲長春全德
神化明應主
教真君、稱以
儒仙、命主全
真道教、開龍
門正宗派、並
封其同學者
六人、其十八
大弟子、皆以
招撫功、賜封
號、爵大宗師、
字輩密付之、
使日後流傳
戒法、爲龍門
正宗第一代
律師。
宋太宗師
名道安、賜號太元。
尹大宗師
名志平、賜號清和。
孫大宗師
名志堅、賜號太素。
夏大宗師
名志誠、賜號守一。
宋太宗師
名得方、賜號太玄。
王大宗師
名志明、賜號清真。

真君成道後、
奉勅供奉其
像。乾隆年間、
高宗純皇帝
御題聯句、
曰萬古長生、
不用餐霞求
秘訣。一旨止
殺。始知濟世
有奇功。

于大宗師

名志可。賜號光範。

張大宗師

名志素。賜號冲和。

鞠大宗師

名志圓。賜號抱朴。

李大宗師

名志常。賜號崇真。

鄭大宗師

名志修。賜號光敷。

張大宗師

名志遠。賜號凝神。

孟大宗師

名志穩。賜號敷化。

葉大宗師

名志玄。賜號洞明。

何大宗師

名志清。賜號明真。

楊大宗師

名志靜。賜號明遠。

潘大宗師

名德冲。賜號冲和。

長生真君

姓劉名處元。號長生。封長生輔化宗元明德真君。開隨山正宗。

長真真君

姓譚名處端。封長真凝神元靜經德真君。開南無正宗。

丹陽真君

姓馬名鈺。封丹陽抱一無爲普化真君。開遇仙正宗。

太古真君

姓郝名太古。封太古廣甯通玄妙極真

君。開華山正宗。

玉陽眞君

姓王名處一。封玉陽體元廣慈普度眞君。開嵩山正宗。

清淨元君

爲馬丹陽眞君之妻。孫氏名不二。勅封清淨淵眞玄虛順化元君。開女眞清淨正宗。

以上邱劉譚馬郝王孫七宗。爲北宗七眞。

劉仙姑

宏濟眞君

姓程名濟。明建文朝臣。

道藏精華第一集之六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全集精裝六冊。不分售
平裝十冊。可分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歷代古真
增訂者 (名見各書不具列)
太乙山人

出版者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自由出版社

發行人 曹哲士
電話：九一一二〇三六九一四

本社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

